

撞鬼咩地產Agent(實體書已經出版)

作者: 五月的天氣有點熱

Powered by [紙言](#)

真•做地產

真•做地產

嗨，我叫Charles，不久之前還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量地官，但現在是一名地產經紀，雖然入行沒有很長時間，但對於從事地產這行業頗有心得，已經完成了數十宗委託，可以說一句：「我是地產經紀我自豪。」

你看，坐在那裡的中年胖漢流著大汗、神色慌張、驚魂甫定都正在簽單便知我辦事能力不俗，但誰又知道十分鐘前他經歷了什麼呢，哈哈！

你說是我恐嚇他逼他？怎麼會呢，我都不是那種人，我是很守規矩的呢。你會這麼想，肯定是不知道地產經紀的真正工作了，讓我告訴你吧！

一般大眾以為地產只是買賣和租賃，其實不然，地產還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工作。什麼？你說只是買賣或租賃後的跟進，以及跟發展商和律師樓打交道而已？非也，不過當然這都沒有錯，但我所指的是其他，猜到嗎？給你一點提示好了，「救殭清道夫」，有這提示很容易猜吧！

無錯，You got

it，地產真正的工作就是捉鬼。當然，這真相不是很多人知道，甚至從事地產行業的人也不是全都知，因為要做到這位置先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大膽鎮定；二，有遇過而沒有辭職。

如果所有人一入行便告知這真相，你認為還有這麼多人願意入行嗎？當一個行業入行的人越來越少，最後便會變夕陽行業，結果就是消失殆盡。

可惜，現在地產行業面對太多競爭，途徑多了，直接成交多了，經地產找樓的少了，發展下去，地產這行還是會消失，可能到時真的要轉行做捉鬼師傅，想起也頭痛。

好吧，廢話說多了，再說你們便會棄坑，還是告訴大家那位中年胖漢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吧，如果你心血少，會嚇壞的話，我也沒有辦法，畢竟我不會遷就你，你好自為之吧，哈哈。

這位中年胖漢是今天Walk-in的客人，不要看他只穿簡單襯衣短褲和涼鞋便以為他是廢中，看人要看整體，他左手戴的江斯丹頓足夠用來付首期有餘，所以人真是不可以貌相。

可惜他不打算買樓，只是想找一個三房單位給自己和寶貝法國鬥牛犬住，也沒差，反正也是生意，我也不會拒絕。根據他的要求，找到三個有鎖匙的單位，然後我便帶他去看。

一般收到的新單位，特別是有鎖匙的，我們也會先去看一下，拍照、拍影片或拍VR，當然這只是術語，懂的都知道其實是要看一下單位有沒有「翻新」的必要。不過這三個單位，有一個是沒有照片、影片和VR的，所以當時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也事前暗示了中年胖漢，但他好像聽不懂，不過沒關係，反正有我在場。

其實我也是有部署的，把什麼也沒有的單位放在最後，希望先看的兩間會有合適，可他就是不喜歡，不是嫌景觀不夠開揚，就是嫌裝修不合心意，偏偏要看第三間。好吧，「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既然我跟他再三暗示和硬銷這兩個單位不果，我已經作了最壞打算，但都希望不用我出手。

可是現實永遠不如預期，在大堂登記後上平台花園，中年胖漢雙眼立即發光，我想他應該是預見到了跟寶貝法國鬥牛犬在這花園追逐的愉快畫面，我想這次大概不妙了，我只好不斷祈禱單位不用「翻新」。

來到單位所在的六座，跟樓下保安驗證身份後，便乘電梯到十九樓。電梯門一開，一陣寒氣襲來，我便心知不妙，只好祈禱寒氣不是來自我將要去的單位。

帶著中年胖漢穿過走廊，越接近單位，寒氣越大，我身後的中年胖漢也打了一個噴嚏，還自言自語道：「估唔到咁舊嘅屋苑走廊都有冷氣咁好。」

雖然我很想吐槽，但只怕說了他會害怕，然後一溜煙的跑走，害我少了一宗生意，不過又不能說謊，這有違職業操守，所以我只好回答：「哩度無冷氣㗎，可能係啱啱有戶人家開冷氣好大又啱啱打開過門，所以感覺涼啲。」

這牽強得小朋友也會笑的答案，想不到他竟然接受了：「哦，原來係咁，你咁講又似啱。」我立刻翻了白眼。

來到門前，我最不期待的畫面出現了，寒氣正正來自這單位，而根據經驗，由這寒冷的程度可推測到，這「住客」是「四房」級數。

先打個岔，鬼是有分級數的，不同行業有他們專門的術語，而我們地產行業就會用戶型來區分，萬一其他人聽到也不會害怕，而行內人聽到亦會知道我們的意思，而等級由細到大分別是：劏房、Studio、一房、兩房、三房、四房、地花、天台、複式、House和Villa共十一級。我Senior Salesperson這職位，應付「四房」已經很勉強，再高一級便要交由Account Manager處理。

當然，鬼都不全是壞的，和人一樣，也有善良的鬼，級數並不代表壞的程度，只是代表它的潛在破壞力，不要問我鬼的分級有什麼準則，潛在破壞力怎計算，我也不知道。

「希望哩隻『四房』係好『住客』。」我心裡想。我先吞了一大口口水，再深呼吸，然後鼓氣勇氣敲門，為的就是先通知單位內的「住客」，好讓它們迴避，然後再開門——現在就算普通經紀，入單位前都會先敲門或按門鈴，這習慣就是由我們流出。

鎖匙插入後，我根據往常經驗把門扭開，但神奇的事發生了，門怎樣都打不開，就像有人故意在單內把門鎖上一樣，我開鎖他上鎖，試了數次後，我清楚知道來者不善，我把情緒控制好，再跟中年胖漢說：「唔知係咪條匙配得唔好，無咁易開到，有時我都會遇到哩啲情況，真係尷尬，畀多少少時間我。」我一面跟他說，一面在門鎖上憑空畫了符咒，然後門便輕易的打開了。

「噢，通常都係咁，講完佢就會開到，哈哈。」我口裡對他這樣說，但心裡想的卻是另一回事：「今次大鑊，哩個『住客』睇嚟會幾棘手。」

果不其然，甫開門便看到一個大黑影由客廳「倏」的一聲飛了去房間方向，幸好中年胖漢看不到，畢竟這行就是要在客人看不到的情況下把「住客」處理，減去他們的憂慮。幸好這單位還未算很陰森恐怖，也未變得令人有不舒服的感覺，只是室溫異常寒冷，看來這「住客」住進來不是很久。

為了令他放下戒心，我一面開燈開窗並引導他行去窗口方向，一面半開玩笑地說：「哩個單位幾好㗎都，冬暖夏涼，冷氣錢都慳返，你睇幾涼，真係好嘢嚟㗎，個景又夠開揚，仲要向西南添，所以都多人睇哩間，你係啱就要快啲落決定喇。」

當他專注於客廳飯廳和窗外景觀時，我便向房間走去，逐一檢查「住客」究竟藏了在哪。慶幸在第二間房便發現了它，它是一個小孩的大小，雖然相貌模糊，但由高度和身型線條可以推斷出它是一個小女孩，大約七歲左右，我本著「鬼之初，性本善」的心態，嘗試跟它理性友善的對話，哄哄它或許可以請它離開：「妹妹，你唔應該一個人留喺度㗎，你應該有個地方要去，不如等哥哥請你食糖，食完之後你就開開心心咁去個度喇，好唔好呢？」可惜它並不受這一套，還顯露出「四房」的惡相，身型膨脹成兩米多的大黑影，模糊的樣子變得猙獰，房間的溫度一下子下降到冰點，房門也「嘍」一聲大力關上，我可以想像到中年胖漢被嚇一跳的樣子。

「唔好意思呀，啱啱門門有風大力咗嚇親你，我有個Urgent Call要傾，你可以自己睇住先，我好快傾完。」我大喊，隨後便聽到他一句「唔緊要，慢慢。」作為回覆。既然客人安頓好，便要專心對付眼前的「住客」。

由於房內氣溫已經降到零度，我感覺到體內的水份開始凝固，我把摺起的衣袖放下，盡量保持體溫，然後拿出卡片和頸繩作為武器對付它。

無錯，卡片和頸繩正正是我們對付「住客」的武器，不要以為這些都是普通材料，其實都是大有來頭。卡片是用檀香木加符紙製成，還用隱形墨水寫了符咒，另外打印的墨水也是由朱砂、黑狗血、童子尿混合製作而成；而頸繩也是用朱砂染色的紅繩編織而成，再經七位得道高僧用七七四十九日無間斷唸經加持，所以這兩件武器絕對是來頭不小。

「妹妹，想返轉頭仲嚟得切，我身上有糖，可以畀你食，食完就上路投胎，萬一我哋打起上嚟，你就會畀我打到魂飛魄散、永不超生，你自己諗。」我盡最後一絲努力避免打鬥，但它並不領情。

它二話不說，一掌打來，我來不及閃避，只好用手格擋，還是被它拍飛到牆上，又傳來巨響。

「Charles，你無事呀嘛？」中年胖漢立即問道，他的聲音由遠至近，我知他正向房間走來，我必需阻止他，否則他會有生命危險。

「無事無事，咩事都無，你繼續睇，唔駛理我。」我試圖蒙混過關。

「哦，咁好喇。」明顯地，我成功了。

我爬起來，幸好香港的建築用料好，牆壁完全沒有損壞，而眼前的「住客」，看來是沒有談判的餘地，必需收掉才行。

「係你逼我㗎，我要認真喇，唔好怨我。」我拿出六張卡片，為什麼是六張？因為六六無窮的原因。我一面用頸繩攻擊，一面飛卡片限制它的行走路線，終於用六張卡片形成限制其移動的圓陣，然後把頸繩套在它身上，唸經淨化它的怨念、減弱它的力量，好讓我可以收服它並交給師傅超渡，助它投胎。無錯，打得它魂飛魄散只是嚇唬它，我基本上是不殺生的，在我而言，鬼也是生命，只是另一種形式表現罷了。

我邊唸經，「住客」邊痛苦的掙扎，一時變回小女孩哭哭啼啼，一時又變回大黑影恐嚇威脅，十足電影情節，但也只是強弩之末，受圓陣及頸繩控制，它根本無力反抗，只能發生最後的悲鳴。

突然，房門被打開，冷暖溫差形成一陣風，把圓陣吹散，「住客」變回小女孩形態伏在地上大哭，我下意識的看向房門，果然是中年胖漢壞我大事。

他一臉難以置信又略帶憤怒兼有少許驚訝的看著我，不用他開口我已經知他想說什麼，我只好搶先他說：「你聽我解釋先，件事唔係你睇到同諗咁樣嘅。」

「估唔到你收埋個細路女喺度禁室培育，唔怪之得一上到嚟你就咁奇怪匿埋喺間房度，你哩條變態友，我要報警。」中年胖漢說完便拿出手機打九九九，我想阻止他但根本分身不暇，不過我也很肯定這次是接聽電話的人聽過最荒誕離奇的一次報案，當然會被視作玩電話處理。

由於圓陣被破壞，「住客」逐漸回復力量，儘管我拼命的唸經壓制，但它的力量太強大了，終於突破圓陣，頸繩也被它扯斷丟在角落，再次變回兩米多的大黑影，同時間，我聽到身後傳來「啪」一聲，是電話跌在地上的聲音，中年胖漢一定很後悔開了這房門。

「本來我都想低調處理咗佢，啱啱差啲就搞掂，但你一開門就破壞咗成件事，而家條頸繩都爛埋，得返我手頭上幾張卡片，我要拎返張證先搞得掂佢。」我對著嚇呆了的中年胖漢說：「你快啲執返部電話行返出廳，唔好阻住晒。」

他還是無動於衷，於是我大喝他：「喂，瞓攞醒未？執埋部電話走出廳喇，唔好阻頭阻勢呀！」聽到我破口大罵，他終於如夢初醒，倉皇的拾起電話跌跌撞撞的爬出廳。

由於EA證是掛在頸繩上，而頸繩被它拋在後方的角落，我要拿回必需穿過它，或者逼它離開這位置，然而我只餘下手上數張卡片，要成功引導並困住它絕不是易事，但也只好放手一試。

第一張卡片，我飛向它的左面，逼它向右移動，離開角落，而它亦正中下懷，為了避開而向右躲開，但距離遠遠不夠，我唯有再飛一張，而它亦只向右移動了一小步。

「仆街，以佢步幅，我飛晒啲卡片都未拎得返張證，點搞？」我心裡正思考對策，可是「住客」並不給我任何思考的空間，它縱身一撲想撲倒我，幸好我反應快避開了，但卻在落地一刻滑倒在地。

「What the.....」我放聲大叫，因為滑倒我的正是剛剛中年胖漢的尿，我整個屁股也沾滿了他的尿液，真是禍不單行。

「住客」爬起來，模糊的臉像被畫筆畫上了一條長而彎的線，它帶著這異常詭異的笑容向我一步一步逼近。

它越接近，我腦袋越空白，雖然想逼自己想對策，但越逼越是想不到，我可以想像到我的人氣被它吸乾後，成為滿身尿液的乾屍的畫面。

「尿？」我靈光一閃，大聲問中年胖漢：「喂，你係咪處？」

「咩話？」他疑惑的回答。

「我問你係咪處呀！處男呀！」我更大聲的問。

「哩個時候仲問哩啲做咩，我哋都就死。」他哭著說。

「屌，問你就答喇，快！」我快要躁狂了。

「我.....我係，咁又點？唔畀呀？」他也惱羞成怒。

「咁就得喇，三萬Thanks。」說完我便在尿液中打滾，盡量把整個人也沾滿尿液，而「住客」也走到面前，跪下準備吸乾我的人氣，我看準時間用沾滿尿液的手抹它的尿，它頓時彈起，就像被強酸侵蝕般痛苦，拼命的用雙手把尿液抹去。

「掂，童子尿果然Work。」我乘勝追擊，整個人撲向它，用充滿尿液的身體在它身上亂鑽，它痛得直翻滾，大黑影狀態也不能維持，漸漸變回小女孩，而我亦趁機拿回我的EA證，貼在它額頭上。

「妹妹，我唔想殺生，我知你留喺度一定係有心願未了，所以先唔想去嗰度住，我請你食粒糖，你講我聽等我幫你喇。」我嘗試最後一次，可是它還是不願讓我幫忙。

「既然你咁堅持，我只好收咗你，對唔住。」我唸咒後，無數的EAA字樣由EA證釋出，覆蓋滿整個「住客」的身體，然後「住客」便慢慢縮小，被吸進EA證內，我也成功收伏了這「四房」級的「住客」，而房內的溫度也變回炎熱的夏天溫度。

「唉，成身尿，臭到仆街，沖個涼先。」我走出廳，對中年胖漢說：「個『住客』我搞掂咗，遲吓我會拎去畀師傅幫手超渡，我沖個靚涼先，一陣落去簽埋份租約佢，你瀨咗尿都去廚房洗洗佢喇。」語畢，我便去洗手間洗澡和洗衣服。

之後的事大家也知道了，就是順利簽約，你問我經歷完這些為什麼他還願意租這單位？當然是因為我的售後服務好，而且這單位已經變得最「乾淨」的緣故了。

地產行業是不是跟你所認知的很不同呢？我還有很多故事未分享，不怕的話便繼續看下去吧！

初生之犢不畏鬼

初生之犢不畏鬼

香港其實有很多凶宅，但由於凶的程度不同，甚至有些連報導也沒有，就算有報導，也不會清楚指出是哪個單位，除了保安和鄰居外，其他人根本不會知，特別是私樓，更加是想把這些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無他，因為這會影響樓價，所以我這種地產Agent是絕對不能消失。

然而，剛入職的我，對這種事情毫無認知，只是單純的從盤機有沒有提示來分辨單位是否凶宅，所以我第一次遇見「住客」是剛入職不久的事。

作為新人，由於不太熟悉附近樓盤，所以很多時都會拿著鎖匙跟其他新人到處參觀，什麼豪宅啊、私人屋苑啊、夾屋啊、居屋啊、公屋啊、村屋啊，我們都會去看一遍，一來記熟屋苑位置，二來記熟屋苑佈局，三來拍下照片影片，日後可以給客人看。

但誰也想不到，在一個只有兩年樓齡的低密度私人屋苑內，我們遇到匪夷所思的事。

這屋苑是區內最新入伙的，整個屋苑也是採用歐陸式風格，內園很有歐洲風味，一個典雅的噴水池矗立在整個內園的中心，灌木叢就像迷宮般由噴水池延伸出來；大堂仿效維多利亞時期設計，牆壁掛著壁畫，橫樑位置也有雕塑修飾；每一座也只有十層高，純白色牆身配以淺藍色玻璃，古典中又有點前衛的感覺，所以很多洋人也喜歡住在這裡。

我們一行六人，由其中一位有牌的大師兄Chris帶領去參觀一個放賣的開放式單位。這是最高層的單位，所以附送天台，業主從未住過，純粹用作投資。我們先敲門再進單位，不知是我眼花還是真的有什麼東西在，開門的一刻我看到有東西在眼尾快速走過，但我再仔細看卻沒有任何東西在，可能只是小昆蟲。

甫進門，大師兄便開口介紹單位，當我們是客一般，不過我們基本上沒有理會他。整個單位一眼便看完，除了洗手間外並沒有任何間隔，一個小露台勉強可以放下一張椅子，看著內園景觀，還有少許海景，幸好屋苑距離繁忙的路段比較遠，而且是低密度住宅，所以感覺寧靜舒服，還有偶爾的海風吹拂，真的十分寫意，樓價貴也是有原因的。

正當其他人依然沉醉在醉人風景、拍照留念之際，我便率先參觀洗手間。開燈往內看，又再次有黑影在我眼尾快速走過，這次我確信沒有看錯。

「點都唔會連續兩次都眼花啫？」我心裡想，於是決定隨著黑影消失的方向尋找，終於在浴缸內有驚人發現。

「What the.....」我被嚇了一驚，不由得驚叫出來，而躺在浴缸內的黑影雖然沒有臉，但從它的肢體語言亦知道它也一樣，十分驚恐。至於其他五位同事聽到我大叫後也走過來查看，但好像什麼也看不到一樣，對我投以奇怪目光。

當中有位早入職一個月的同事Justin——他在我們當中是扮演真師兄的角色——好像猜到些什麼，語帶相關的問：「做咩呀Charles，係咪有啲乜嘢？」

「無.....無啲咩.....啣？」我根本不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真實，為免令他們受驚，我選擇沉默，但他們看似不接受我的答案，只有Justin明白我的用意。

「你係咪撞鬼？」大師兄Chris直接的問，我跟Justin對望了一眼，不知該給什麼反應，是怪他太聰明還是太愚蠢？

而正正是因為Chris的直接，其餘三位新人顯得害怕，開始嚷著感到寒冷，想快點離開云云。

「我都話無嘢，唔好聽佢亂噏喇，只係啱啱見到好似有甲由，所以叫咗聲啫，哩個世界邊度有鬼嘅！」為了安撫大家，我只好說一個善意的大話，儘管剛才那個黑影正在我身旁飄著。

「有甲由？快啲走，好驚。」其中一個女同事Rita邊叫邊跑出單位，而另一位女同事Fion也跟著出去，儘管她對蟑螂沒有特別害怕。

「你哋出去先，我想洗個臉。」我臉上的汗像豆大，畢竟我也是普通人，會害怕鬼，但既然我看到它，趁這機會嘗試跟它溝通一下也未嘗不可。

待其他人也出去後，我鎖上洗手間門，開著水喉，用水聲盡量掩蓋我的聲音，我對著它壓低聲線說：「你唔駛驚，我無惡意，你點解會喺度嘅？係咪有啲咩要幫手？」

它呢呢喃喃，說著一些我根本不懂的語言，或者說是聲音更貼切。我突然想到，可能因為我們的頻道不同，所以我根本聽不到它的說話，所以才會有什麼筆仙、銀仙、碟仙之類，但我又沒有這些道具在身上，如何是好？

我想了一會，決定用最簡單的方法：「一陣我會問你是非題，如果答案係『是』，你就去我左手邊，如果答案係『否』，你就去我右手邊，有無問題？」語畢，它往我的右面移動，想不到學得真快。

「你係咪唔會害人？」我斬釘截鐵的問，畢竟我還是有點忌諱，想快點弄清楚，它聽後，緩緩的移動到我左面，我也放下了心頭大石，可以繼續跟它放心傾談。

「你係咪有心願未完成，所以先留喺度？」始終電影都是說鬼還在人間，一定是有心願未了，聽完我的問題後，它並沒有移動。

「我有無嘢可以幫到你？」這是自討苦吃的問題，說完後便立即後悔了，而它仍然一動也不動的站在我左面。

「咁我可以點幫你？我唔知你遇到咩事，你有無辦法可以講到畀我知？」既然已一腳踩進坑內，便做好人做到底吧！

這次它猶疑了，不斷的在左右兩面遊走，這令我有點害怕，往返十數次後，它最終在我的左面停下，看來它還是想到告訴我的辦法，只是礙於我現有的溝通工具，根本不知它的辦法是什麼。

「Charles，你喺廁所搞咁耐嘅？係咪有咩問題？」門外傳來Chris的聲音。

「哦，無嘢無嘢，出緊嚟出緊嚟。」我愴惶的說，但下一秒鐘，洗手間內便傳來重物跌倒在地上的聲音。

「咦？發生咩事？點解我會瞓咗喺度嘅？」我發現醒來時正躺在電梯大堂的梳化上，額頭瘀青了還留有血跡，其他數人看到我醒來後，都鬆了一口氣，並立刻圍攏過來。

「你個Charles呀，咁大壇嘢都唔同我哋講聲，好彩我哋聽到聲就衝入去爆門，如果唔係你都唔知點算，下次記住唔好自己一個去處理喇。」大師兄Chris教訓道。

「即係你哋全部都知道晒？」我懷疑的問，眾人亦點頭回應。

「雖然我哋見唔到，但都估到。」Alex說，而Rita及Fion也猛點頭。

「我諗住唔好嚇親大家，同埋應該我自己會搞得掂，所以……」我低著頭不好意思的說，而且越說聲線越小。

「頭先嗰個『住客』想上你身，唔係我哋嚟得快，你就無救，但好彩佢只係『Studio』，所以都唔難應付。」Chris自豪的道。

「雖然唔明你嘢乜，但都要多謝你先，不過隻鬼佢點？」我追問。

「我收咗佢喇，係咪型先？」Chris自豪的答。

「吓？點解你要咁做？佢好可憐㗎，我啱啱就係諗住幫佢，你轉個頭就收咗佢，佢死唔眼閉、憎我一世㗎！」我抱怨的質問他。

他聽後不以為然，冷冷的說：「唔好咁天真喇Charles，你咁嘅諗法遲早會害死你，佢哋最叻扮嘢，唔可信，唔好話我無提醒過你。」說完他便轉身離開，並語帶命令道：「既然Charles都已經醒返無事，我哋都快啲走，仲有其他盤要睇。」

雖然氣氛緊張，但礙於大家還是新人，不敢違抗命令，所以還是乖乖離開，而這次跟「住客」的初次接觸，亦為我打開了一條與眾不同的地產Agent之路。

對不起，壓住你

對不起，壓住你

在我初入職之時，有一次看房的經歷挺深刻的，這是發生在氣溫不足十度的一個下午。

容我打個岔，介紹我店的布局。我店有兩面入口，一面向商場一面向街，分別是兩條不同的Team，而我是面向街的那條Team，街客相對少，但信我，我們之間並不存在競爭，反倒是很和睦，還會相約一起玩。

這只是又一個的平凡下午，所有同Team同事都去了午膳，餘下的只有我一人，而這也是常態，畢竟午餐我一般很少會吃，所以這個難得的街客是上天注定要我接的。

這位客人是一個年約四十的男子，衣著整齊，梳著一個All Back髮型，臉上的鬍渣顯得英氣十足，加上經過充足鍛鍊的肌肉，十分陽剛，盡顯男士魅力。

跟大部份客人一樣，他也是先在門外看廣告，而我看到他駐足觀看了一會後，便出去跟他攀談，一般無心的客人看到有人走出來便會離開，而他並沒有，反而反客為主，先開口問我：「我想搵兩房單位，Budget大約萬五蚊，一個人住，無寵物，我見你廣告哩間都唔錯，唔知仲有無？」

我看著他指的廣告，慣常的回答：「哩間應該仲有，你入嚟坐低，我幫你Check吓。」隨後便帶他入店內坐下，並在電腦尋找合適的單位。

「係呢，請問先生點稱呼？」我這才發現自己還未知怎樣叫他。

「我姓吳，唔該，你有無卡片？」他簡單且帶禮貌的答。

「Sorry啊吳生，因為我啱啱入職，仲未有實體卡片，電子版本嘅就有，我Whatsapp畀你，你電話係幾多？」我也以禮相待。

「好，96084071。」他爽快的答道，而我也立即儲存他的號碼並發了卡片給他。

「好，吳生，總共有三個單位可以睇，都係兩房萬五蚊左右，而且都係匙盤，全部都係你啱啱想睇嗰個屋苑。你等我一陣，我拎埋幾條匙就行得。」說完我便起身到身後借匙，然後拿著員工證和經理的EA證便出發。

當然，這次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看樓經歷。

這個屋苑一共有三期，其中有一期是在地鐵站上蓋，也是最大型和最多人喜愛的，但這次要看的是第一期，亦是相對最陰森的一期，當然，不能純粹因為它陰森便斷定它有問題，只是這次剛好是發生在這裡而已。

事情是發生在第二間房子，也是廣告顯示的那一間，不過要先澄清，我事前是不知道這房子是有問題的，而電腦也沒有顯示它是凶宅。

單位是在十樓，這屋苑一層有八戶，而巧合地，單位正正是最入最尾的一戶，就像酒店一樣，尾房普

遍也是人氣最少，也是最令人不舒服的。

「咯咯」我先敲門，然後再插入鎖匙開門，「咦？奇怪嘞，點解扭左定扭右都開唔到道門嘅？」我越發焦急，但也沒有聯想到是鬼怪之類的問題，只是覺得門鎖太舊，有點難開罷了。

「你試下拉實道門再開。」吳先生出言提醒，而我也試著去做，果不其然，門輕易地開到。

進入單位後，並沒有任何異樣，我把全屋的燈也亮著，並把客廳的窗戶打開，用以疏通空氣。

這業主著實品味不錯，客廳用的是水晶吊燈，整間屋也以歐陸風格裝修，還在客廳及飯廳各以鏡面作牆，提升空間感，令本身只有三百多呎的小單位，乍看之下像六百多呎般大。此外，業主更提供全屋傢俱給租客使用，全部都統一是歐陸風，立即貴氣起來，吳先生和我也看得目瞪口呆，十分喜歡。

期間我也有簡單介紹單位大小、座向、樓齡、會所設施、周邊配套等，但他並沒有很在意，只是自顧自的四處看，房子雖然不大，但他最少花了二十分鐘在看，還拿著拉尺在量度，經驗不多的我也膽敢說他很喜歡這單位，應該可以順利簽到第一單生意。

但幸福來得太突然，離開得也太狠心，一切直到他走進洗手間便宣佈完結。

「Charles，」他一臉嚴肅的從洗手間叫出來：「你過嚟Feel吓。」我不虞有詐，跟他換了位置，我進了洗手間而他走了到客廳。

我以為只是有坑渠臭味而已，腦內已經想好超過三個的解答方案，怎料竟然沒有一絲臭味，反而傳來撲鼻的花香。「唔通係假天花漏水？雖然佢話叫我Feel吓，但咁直觀嘅嘢唔駛Feel喇吓話？」我隨即望向假天花，十分乾爽新淨，甚至沒有使用痕跡，洗手間出了什麼問題？

正當我轉身打算走出廳問吳先生之際，我感覺到了，我想這就是他要我感受的東西。他見我面有難色，確定我感受到後，便催趕我看下一間房子。

下樓後，我直截了當的問：「啱啱喺廁所，我Feel到個頭好似有啲嘢壓住咁，好唔舒服，你係咪叫我Feel哩樣嘢？」

吳先生點頭道：「無錯，我行返出去廳之後，再望返入去就見到入面有個細路女企咗喺洗手盤度，佢觀察咗你一輪，然後挨埋落你度，所以你就Feel到個頭有嘢壓住。」

「唔好意思，我唔知哩間係凶宅，電腦都無Mark到。」我立即向他賠個不是，以免令他發怒而損失了寶貴的第一個客人。

「唔緊要，都唔係你嘅錯，哩間的確唔係凶宅。」他邊搖頭邊說：「個細路女係住隔離屋嘅，只不過隔離屋有人住，人氣太多，而佢道行太低，所以被人趕咗過嚟啫。」

「嘩！吳生，乜咁你都知咁犀利嘅，你識法科嘢？」我真心佩服他。

「識少少喇，不過我見佢無惡意唔係想傷害人，純粹係想搵返屋企人啫，不過佢時日無多，再係咁佢會無得投胎，你搵個師傅超渡佢等佢早日升天喇。」我聽著他的說話，心裡想的卻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而吳先生彷彿看透我的心思般，補了一句：「積返啲陰德，對你日後做人嘅運勢都有幫助，哩間屋我好鍾意，我會租，但前題係處理咗個細路女先。」

「好，我問吓阿頭點做先，仲有一個單位會唔會睇埋？」我本著反正鎖匙也借了的心態問，但等到的答案是「唔駛」兩個字，也沒差，最重要是已經有合心意的，只要解決這問題後便能成功簽約，於是他簽了「睇樓紙」後便離開，而我亦把情況轉述經理。

「你遇到哩啲唔驚咩？」經理Kerry問，他把我帶到商場一角，遠離店鋪，單獨跟我談話。

「本身都有少少，但個客話隻鬼無惡意，所以我就無咁驚。」我直白的告訴他。

「好，你畀個單位我，我幫你處理，哩啲唔駛畀業主知，我哋低調處理就OK。」他搭著我膊頭說。

我把正確單位告訴他後，他拍一拍我膊頭便一起回店，行了數步，他像突然想起什麼般，對著我叮囑道：「返到鋪唔好四圍同人講哩單嘢，唔係人人接受得到，等你考到牌之後，我會推薦你考一個內部試，唔係人人考得，但你應該無問題，總之記住，一切都要低調。」

「好，明白，我唔會同人講。」我特地把聲線壓低再回答。

數天過後，我順利簽得第一張單，雖然不是新人當中第一個簽單，但總算完成了經理給的目標，而經理究竟對「小女孩」幹了什麼，我當時完全不知道，也沒有多問，直到我後來內部試通過後才真相大白。

謎之聲

謎之聲

「嘩！啱啱嚇死我，同個客去睇樓，一開門就聽到有人講『Hello』，道門門埋自己又識開返，嚇到我同個客急急腳咁走。」Rita在店內對大家說，心還有些餘悸。

「係咪真呀？定係你聽錯同門唔實道門，被風吹開咗啫？」Alex半信半疑的問。

「係囉，哩個世界邊度有鬼先得嘅。」Chris也摻一腳，並大說他的經驗：「我做咗咁耐，帶過咁多客，從來都無遇過鬼或者靈異嘢，所以一定係你搞錯。」

「大師兄都話無，就一定無，佢咁多經驗，係咪先？」Justin半挖苦半認真的說。

「唔好嚇我啦Rita，我啱啱都驚咗，好彩聽佢哋講返先無咁驚。」Fion放下心頭大石。

「聽完你哋咁講，可能真係我聽錯喇，個客都受我影響所以都聽錯埋，應該都係我自己嚇自己多，哈哈」Rita被說服了，傻傻的大笑，或者說她更傾向相信這個解釋。

「一定係咁喇，平時你都成日做埋啲柒嘢，今次應該都係咁上下。啊，唔好意思。」Alex發揮毒舌本領。

「喂呀，咩柒嘢，我先唔係。」Rita故作生氣道。

現場大家七嘴八舌，由本來膽戰心驚的恐怖氛圍，漸漸變成互相開玩笑的輕鬆氣氛，但大概只有我是確信這件事的真確性。

雖然說人的集體潛意識能夠影響他人，令其他人也看到相似的幻覺，但只有兩個人的話，真的有可能嗎？還是只是惡作劇？作為已經遇過兩次靈異事件的我，也雄心壯志起來，決定去一探究竟，親身調查一番。

「Rita啱啱借咗嘅係145、176同180匙，我都借去睇下先。」我邊查看借匙記錄簿邊自言自語。我先查了凶宅網，確定這些單位本身、同層和上下都沒有意外發生過，所以應該都是「乾淨」的，不會有鬼，但也難保會有遊魂野鬼住了進去。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先去調查145匙所屬的屋苑第一期單位，電梯門打開，走廊並沒有怪怪不舒服的感覺，而單位也是很光亮，絕不陰沉，怎樣看也不像會有鬼怪，我簡單的拍了影片介紹單位作日後之用，然後便去第二期的餘下兩個單位查看。

第二個調查的是176匙的單位，電梯門打開，走廊也沒有任何異樣，當然單位也是一樣，由於樓層較低，陽光不太照到屋內，但整體來說還是十分不錯，裝修精緻，清潔乾淨，地板剛打完蠟還是反光的，牆身也雪白無瑕，就像全新一手住宅一樣，也可以肯定不會有鬼，似乎有鬼的是第三間屋。

我隨意的拍了介紹影片後，正打算離開，就在我的手還未碰到門柄之際，門便自動打開了。

「有無咁大風呀？我門晒窗噪喎。」我還未意識到是靈異事件，只是以為風太大的緣故。而當我關門

的時候，好像隱約聽到有聲音說：「Bye bye。」

「What the fuck？」我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倒，心裡毛毛的，自我壯膽道：「聽錯啫，唔係嘅。」不過我的目的既然是調查事件，所以硬著頭皮再打開一次門，我已不再在意有沒有聽到「Hello」，因為眼前的景象絕對比「Hello」更震撼，亦令我非常後悔再次打開這扇門。

剛剛還是全新的單位，現在卻變成蛛網密布，石屎剝落，地板殘缺破爛，天花燈破爛不堪，牆身的離奇污跡水跡隱約拼湊出一個成人一樣的身影，還傳來陣陣惡臭，非常陰森可怖。究竟哪個才是真？抑或兩個都是真？

我站著良久，完全不懂反應，「Hello」之聲不絕於耳，而牆上的人形污跡好像動了，動作好像變了，我霎時間也未能接受眼前的事物，我揉了揉眼，發覺單位仍然是如鬼屋一般；我關上門再打開，鬼屋的景象還在，好了，看來我要接受現實。

突然，身後有股力推我進屋，我雖然拼命蹬腿，手捉緊門框，但那道力實在太大，就像背後有列失控的列車要用我的肉體頂著令它停下般，這種事大概除了蜘蛛俠便沒有人能做得到，所以我被這股神秘的力量推了進內，而門也隨即猛被關上，關門聲可比雷聲。

「頭先嗰吓門聲咁大，應該有人嚟睇吓發生咩事啫？」我心想，因為我現在完全無力反抗，正等待救援。

我被推到屋的正中間，那道力轉而把我壓在地上「大」字型的躺著，然後就像動畫般，由我肚臍開始，延伸到地板，出現了一個陣式，雖然躺在地上看得不太清楚，但勉強看到「陽」和「遠」兩字，另外兩字則看不清楚。

同時間，附在牆上的污跡竟然變得立體，並慢慢爬出來，原本是一個人的身影，慢慢分開成為兩個，並向我走近。它們說著我聽不明白的鬼話，大概「鬼食泥」就是這個意思。

雖然不知道它們在說什麼，但由它們的行動，我也大概猜想到，一個站得比較遠，像在準備什麼；而另一個則圍著我檢查，又用手觸摸我，十足驗貨。驗貨完畢後，它點頭示意另一隻鬼，然後自己便躺在我身旁，站得遠的那一隻鬼隨即口中唸唸有詞，躺在地上的鬼身體也有陣式展開，應該是跟我一樣的陣式，我清楚的看到其中的「還」字。

「仆街，原來係『還』唔係『遠』，想上我身還陽，頂呀，點得？我仲未搵到錢享福㗎……」我心裡如是想，但縱使我用盡力氣，卻依然不能動彈，所以完全阻止不了它們的行動。

我慢慢感到身體升起了，想不到人生第一次一試飛翔滋味是被鬼奪舍還陽，我依然拼命掙扎，希望有奇蹟發生，可是我依然動彈不得，只是因為身體浮空，能有些微晃動，然而這些微的晃動正好救了我一命。

「啪」，是證件掉在地上的聲音；數秒後，「嘭」，是我掉在地上的聲音。本身承托著我的力量突然消失，我被重重摔倒在地上，而手腳也重獲自由。至於另外兩隻鬼則雙手遮眼，像一直在黑暗環境突然看到光一樣還未適應，而我亦趁這神賜的空檔，拿起地上的證件便奪門而去，而常看恐怖電影的我是絕不會犯電影主角的低級錯誤，所以我關上門並上鎖，然後跑落樓梯直奔二十層到電梯大堂看到活人才鬆一口氣。

驚魂甫定後，我才想起要看看究竟救我一命的是什麼，我逐一把身上的東西以剛才浮起的高度丟到地上，最後發覺原來是經理Kerry的EA證，幸好看樓要帶證件登記，否則這次我便要領便當了。

當然，這次事件我也沒有跟其他同事提起，只是向經理Kerry匯報，而他也慶幸我沒有發生意外，至於單位的真面貌是哪一個，我也沒有再深究，但願第一次看到的是真貌吧！

新樓開賣，要入飛嗎？

新樓開賣，要入飛嗎？

「今個星期六有個新盤開示位，係你哋入職以嚟第一個，雖然唔係我哋主區盤，但始終係一個世界盤，所以都想你哋出去企吓感受吓，我哋唔同嘅樓花Team次次企，但哩啲世界盤都可以企吓試吓。」經理Kerry跟大伙喊話。

「知道。」眾人回應。

「今次我對大家要求唔係好高，每人撈到一枱就夠，雖然未做過，不過我相信你哋可以做到，始終你哋質地唔差。Chris，你作為大師兄之前有經驗成功撈到過，一單就落袋十幾萬，大家有咩唔明可以問我或者問佢都得。」Kerry繼續對大家大派定心丸。

「嘩！乜大師兄你咁勁，要跟你學吓嘢先得喇。」Alex率先發言，Chris聽著很自滿，完全聽不出說話背後的意思，還是特意忽略了背後的意思呢？

「一單落袋十幾萬，正啱，我都想，咁就可以一次過買返隻AP戴。」我心裡下定決心，要跟他們倆都討教，畢竟有成功經驗定必有可學習之處。

「大家要幾多張價單、攻略圖同對數表？我諗住Print定，星期六撈客用。」Chris問眾人，但大家也沒有頭緒。

Kerry眼見大家不知所措，便代為答話：「每人兩份喇，唔夠之後再印。」Chris收到指示後，便立即去辦，很快眾人的手上便多了一疊撈客工具。

「仲有一樣嘢好重要要提大家，因為除咗Chris之外大家都未有牌，所以到時要醒目啲，小心EAA嘅人捉，到時我會再詳細講。而家大家睇熟份攻略圖先，起碼到時有人問都知有咩貨同咩價，一陣再教大家計數。」Kerry說完後便離開了。

此時，我捉了Chris坐在一旁，認真的問他撈客技巧和細節，而他也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畢竟難得有他能表現的機會，這對平時常被輕視的他來說是絕對難得的機會。

「Charles，仲有一樣嘢一定要提醒你，到時撈客見到啲著背心外套、背脊大大隻字寫住EAA嘅人就要醒水收埋啲嘢行開坐坐，佢哋專捉無牌嘅人。」Chris溫馨提示，我隨便的點點頭應付了他。

「另外，」Chris煞有介事的輕聲說：「我知你見到『住客』，考吓你，你知唔知點解發展商會畀我哋Agent優先去睇示位同地盤？」我被他這突如其來的一問考倒了，一時半會想不出答案。

「都係同啲鬼有關？」我由他的問題嘗試推理答案。

「係有咩關呢？」Chris再問，而我真的想不到，只好低頭向他再請教。

「示位係將個樓盤嘅賣點整出嚟Show畀人睇方便賣樓，但整個示位咁大工程，要用咁大空間，而哩個Area絕對唔係話有就有，換言之即係哩個Area本身係長期丟空For整示位用，長期丟空的話你覺得會有咩問題？」Chris繼續用半解釋半啟發的大師兄腔來教導我。

「你意思係會有污糟嘢？」我絕對不是愚笨蠢鈍的人，Chris的意思我絕對明白，但還是將信將疑。

「Bingo，所以先要畀我哋Agent優先睇，順手清理啲『住客』。」Chris顯得非常滿意，就像我是他親手培育的一樣，續說：「遲啲棟樓起好之後會有啲單位現樓發售，又會先畀我哋Agent參觀咗先，之後再畀客參觀，你知唔知點解？」

我稍為想了想，始終想不到原因：「唔知喎真係，斷估你唔會想我答『因為要我哋愛上先賣到』哩啲咁行嘅答案啫，但新樓係最乾淨，點會有鬼呀？」

Chris左面嘴角微微上揚，露出有點陰險又沾沾自喜的笑容，然後告訴我答案：「雖然新樓理應最乾淨，因為照理未入伙係唔會有人上到去跳樓燒炭自殺，但事實真係咁咩？」他頓了頓，像想我回話，但我並無此打算，於是他無奈繼續說：「新樓的確係未有住客自殺，但地盤工業意外呢？又或者塊地本身已經有人枉死過呢？特別係後者，哩啲真係無人知，所以要我哋Agent去望一望，清潔清潔，以免以後嚇親啲買家。」聽後我恍然大悟，我承認我忽略了這些原因，亦更清楚知道發展商做的任何事背後的真正意義，大機構果然每一著也暗藏玄機。

跟大師兄學習過後，我便埋頭苦幹去研究攻略圖，但除了價錢跟戶型外，其他我都一竅不通：付款辦法有這麼多，哪個才是真？關鍵日期又是什麼？「一柱」是什麼意思？要計什麼數？這些問題一直纏擾著我，大概要到經理Kerry再次回來後才得到答案。

不一會，Kerry低著頭按著電話回來，站在眾人面前說：「我哋晏啲去Preview，半個鐘之後出發，而家教你哋點計數先，一人拎張紙坐低。」隨後他用了其中一個單位作例子，教會了我們計數：「大家重點記住，Down返我哋公司個App，照搽就會幫你計埋幾錢先過壓測，好方便，同埋啲日子要好清楚，臨約後幾多日正約，訂要畀幾多，稅要畀幾多同幾時畀哩啲。無問題的話，記得拎埋頸繩同卡片，我哋而家出發去Preview。」

「啊，之前同你哋提過，我哋Team仲有兩位師兄，做咗好耐好熟，有咩都可以搵佢哋幫手，」此時鋪外出現了兩人的身影，一個比較樸實，另一個比較花俏，Kerry續說：「阿Tom同Simon，你哋可以搵佢哋合作多啲，學多啲唔同嘢，而家真係出發，遲到。」說畢，大伙便魚貫走出鋪，分別乘上由Alex和Simon駕的車出發到荃灣。

「而家係發展商畀我哋公司嘅專屬時段，係咁多間地產裡面嚟講嘅第一間睇，一陣可以影定啲相同拍定啲片，放上網吸客同遲啲Send畀客。」Kerry在示範單位入口跟大伙說完，便帶領我們進場。這是我首次參觀示範單位，接著下來兩天，我便要做未入行前最不想做的工作——撈客。

入場先看一段發展商準備的樓盤介紹宣傳片，然後順著指示前行，會看到電梯大堂的標準、樓盤特色的介紹、數個不同的戶型展示，有已裝修，亦有無改動的交樓標準、會所的特色設施、最後是大樓模型。

這一路走來，沒有看到什麼異樣，整個場地除了是人，都還是人，並沒有之前大師兄所說的「住客」，是因為人太多所以躲了起來，還是已經被清除了，抑或是根本不存在呢？我狐疑的朝Chris看去，他當下也立即意會到我的疑問，於是招了我過去。

「Charles，啱啱你有無留意到一房有裝修嗰度有兩個人企咗喺露台？」Chris問道，我搖搖頭表示沒有留意，於是他繼續說下去：「啱啱佢哋喺度講緊數，你無留意無人行過去咩？」我繼續搖頭，於是他便帶我到該單位解說。

他看了看單位之後直接問：「你覺得哩個單位同其他單位有咩分別？」

「有咩分別？無咩特別啊，裝修咗靚啲囉。」我認真的答。

「嗯.....睇嚟你都仲要啲時間鍛鍊，唔好用眼睇，而係用感覺去睇。」Chris試圖指導我。

「感覺？好虛無啫，有啲難。」我盡力嘗試，但始終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咁你見唔見到露台角落頭個個耷低頭企喺度嘅女人？」Chris再問。

「見到。」我簡短的回答。

「佢唔係人，係『住客』，你睇下佢腳踭唔到地，不過應該啱啱傾掂數，所以就仲喺度無收佢。」Chris說完後我特別留意腳根，果然不到地。

這更讓我疑惑了，之前他不是說所有「住客」都是不懷好意的，怎麼這次看到又不收服呢？當我想問時，他搶先開口。

「既然個師兄見到都無收，咁我哋都唔好多管閒事，不過唔知其他公司會唔會唔收佢。題外話，講多少少畀你知，我哋幾間公司收『住客』嘅方法都唔同。我哋紅色就用傳統中國道家，即係林正英啲啲，符呀、童子尿呀、黑狗血呀咁；黃色就用西方方法，聖經聖水啲啲；藍色就用佛教方法，唸經佛珠啲啲；綠色就用泰國方法，養鬼仔佛牌啲啲，鬼打鬼；其他細行就古靈精怪，各適其適乜都有。亦都因為方法各異，大家對『住客』嘅態度都唔一樣，所以唔知之後其他行家會點處理。」Chris一次過向我解釋，但我不打算認真記在心。

看完示範單位後，我們一行人再乘車到大圍的工地盤實地考察，大概了解了位置、地形之類，眾人也沒有發現什麼異樣，只是對附近景觀有意見，看著攻略圖研究不同單位應怎樣銷售，唯獨Kerry說了一句當時令人不以為然的說話：「哩個地盤希望順利。」而在大半年後，這地盤的第三期的確出現了沉降問題，幸好未有人命傷亡，但要整幢拆卸重建，但都已經是後話。

在看完示位跟地盤後，我們便收拾心情，準備一連兩日的撈客。而撈客期間並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最後大部份人也撈到最少一枱客，雖然無人飛，但總算達成Kerry的目標。

考場如墳場

考場如墳場

地產代理監管局規定，凡從事地產行業的人，不管是前線銷售員還是開地產公司，都需要考牌，作用是為了提高地產行業的專業性和控制地產從業員的質素。牌照有兩種，分別是地產營業員，俗稱「S牌」或「細牌」，以及地產代理，俗稱「E牌」或「大牌」，只有有地產代理牌照的人才可以開地產公司。

而我考的當然是更容易的地產營業員牌照，我們Team的人，除了Tom、Simon和Chris外，其他都是未有牌的，所以我們也報了考牌，而我報的是十一月下午在九龍灣的考試，而這一天終於來臨了。對於久疏考場的我，這次考試難免有點緊張，幸好全都是選擇題，遇到真的不懂還可以依靠運氣。

簡單介紹一下考試，讓各位都有個概念。考卷有兩部份，分別是基本知識和查冊，第一部份共四十條，答對一半或以上才算合格；第二部份共十條，也是答對一半或以上才算合格。而座位安排就像平常考公開試一樣，只是隔得更開更疏落，考卷也有數個版本，以防作弊。

這個考試總共三小時，但只要完成可以隨時早退，而我亦只花了一小時左右便完成，畢竟比想像中容易，而且有上公司提供的考牌班，簡直如有神助，考完便知道可以一次合格。

但這都只是基本，因為我的真正挑戰是公司內部試，而Kerry事前已經囑咐我，只要考完試便通知他，所謂我一出考場便致電給他：「喂，我考完喇，之後我要去邊考內部試？」

「O唔Ok呀考得？現場你應該見到好多人喺度撈人，入面其中一個同其他人完全唔同，你搵到佢佢就會有安排。」電話裡傳來Kerry的指示。

「考得都Ok，唔難，合格無問題。」我自信的回答他，然後續說：「好，我搵搵個人先。」

的確，在考場門外站著不同地產公司的西裝代表在派卡片和傳單招攬新人，不過這也是正常，往有魚的魚塘釣魚是常識吧，最多想從事地產行業的人一定是考地產牌照的地方。

「究竟嗰個人係咩樣？真係明顯到一眼就睇得出？」我邊掃視場地邊想，但始終發現不到那人的身影，或許他把自己隱藏得很好，又或許是我大意看漏了，於是我逐個行近去觀察，但還是找不到。

「睇嚟要打畀Kerry求助先得。」這是我當刻的第一個想法。正當我拿出電話打算撥號之際，一個戴著藍色頸繩的人走過來，遞了一張傳單給我，上面釘著他的卡片，並說：「想做地產可以入我哋公司，我哋唔駛扣底薪，拆帳都高，福利全行最好。」

我接過他的傳單，但留意著的並不是他的說話或傳單，而是他身後的一個身影，我的直覺告知我，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禮貌地敷衍他後，便向身影的方向急步走去，但身影已經不知所蹤了。我突然回想起Kerry的說話：「入面其中一個同其他人完全唔同。」我認真想了想，認為並不是字面意思這麼簡單。

「大概此『人』不同彼人，始終係安排內部試嘅人，應該唔係咁簡單就可以搵得到，不過咁都正常，始終內部試係為咗應付鬼而設，哩個『人』係鬼嘅機會都大，我估大概搵佢都係考試項目之一，問題係我點先可以睇到佢。」我正為自己推理出的結論煩惱著，畢竟我不是天生有陰陽眼的人，要看得到

鬼魂應該要用其他方法。

「我印象中要見到鬼，一係搵師傅開眼，一係搽牛眼淚，一係時運低，一係有過瀕死經驗，但我四種都無，應該得瀕死經驗可以即時做到。」我上網搜尋「如何可以製造到瀕死經驗而不需要真的有生命危險」，結果顯而易見，答案是沒有。果然要得到一樣東西，必要先放棄另一樣東西，等價交換原則在任何事情上也應用得到，真的是世間真理。

正當我來回踱步思考方法之際，其他考生也陸續完成考試離開考場，一時間整個空間便熱鬧起來，而招攬新人的代表也像蜜蜂看到蜜糖般蜂擁而上，場地人氣一下子多了，鬼也會退避三舍，要想看到鬼應該更艱難。

可是世事往往出人意表，人氣多了又如何？考試就是會有不合格的人，他們運氣差，臨場發揮不好，把該記得的都忘了，結果考不好，一切都是倒霉鬼惹的禍，而數量多得驚人，有些人甚至誇張得背著三隻倒霉鬼！

這些倒霉鬼面目大部份並不特別猙獰，反倒是像個沒精打采的上班族，慵慵懶懶的在別人背上吸取陽氣，我敢怒不敢言，第一這絕非人人相信，第二我也沒有方法幫到他們除掉倒霉鬼。

此刻鬼的數量好比墳場，為何剛剛在考場內我竟然一隻也看不到呢？這絕不是我用「專心考試」四個字作為藉口就能搪塞過去的事，難道我並沒有天份？

「喂.....」我背脊發涼，寒氣直竄全身。

「你係咪Kerry嗰個新人？」字與字的尾音拖得長長的，是典型的鬼話模式，我循著聲音慢慢轉向左面，差點嚇倒，眼前出現的正是一個擁有模糊五官的臉孔，還懸吊著一隻眼珠的鬼，它正跟我說話。

我不敢直視它，僵硬的把頭強轉回向前看，然後斷續的回話：「係.....係呀，我叫.....Charles，係...係...係嚟考.....內部試嘅.....嘅。」而它始乎意會到我的恐懼，於是變了一個正常的樣子移動到我面前，並緩慢的說：「唔好意思，啱啱唔記得化妝，我係內部試考官之一，今次負責你考試嘅，我叫Peter。」

「你好Peter哥，啱啱你喺邊？我一直都搵你唔到。同埋你講嘢係一定要咁慢咁似鬼？」我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說完便後悔，因為尋找他也是考題之一，而我竟然直接說找不到他，有夠笨的。

「都唔係嘅，哈哈，我講嘢都可以好快，只係想配合返個形象啫。」Peter立即轉了語調，鬼的感覺頓時消失，他笑著笑著，突然一臉嚴肅的說：「啱啱我一直都喺你背脊，你竟然一直都發現唔到，哩樣的確幾失望，差啲想Fail你，但好彩之後你見到哩班倒霉鬼，即係你有見鬼嘅能力，咁就可以繼續考核。」

「但我想問，點解啱啱喺考場入面我見佢哋唔到，同埋點解你啱啱又會喺藍色條友行過嚟時走咗？」我大膽的問Peter，而他也大方的回答我：「考場入面見唔到係你道行問題，有得Train，至於我啱啱點解要落嚟，係因為藍色條友見到我先過嚟，你無發覺佢一開始講嘢係望你背脊而唔係望你咩？」聽完Peter說話後，我回想剛才的畫面，又好像如他所說一樣，我以「哦」作回應，結束這個話題。

「咁考試內容係啲咩？」我把話題帶回正軌。

「好簡單，」Peter壓低聲線，令整體氣氛緊張起來，我也受感染變得緊張，然後十分凝重的清楚吐

出三個字：「收咗我。」

「吓？收咗你？」我重複一次，確定我沒有聽錯，而Peter也點頭示意，我無奈的問：「但我咩都唔識，又無道具，點收？」

Peter笑而不語，只是雙手放後站著不動，看來並不打算再答我任何問題，看來我可以用任何方法達成目標。

「咁我有幾多時間？」這問題很關鍵，而Peter依然沒有說話，只是舉起三隻手指。我追問：「三個鐘？」Peter再沒有任何表示，只是站著不動。

我用電話調校了三小時倒數，便正式開始我的內部試。我首先上網搜尋「如何捉鬼」，但結果都是些捉鬼師傅的廣告，或者捉鬼的用具；然後我嘗試搜尋「捉鬼教學」，結果竟然是不同遊戲介紹，我只好苦笑，決定不靠網上資源，只靠自己多年看林正英的經驗來處理。

但林正英捉的是殭屍，而我要捉的是鬼，方法可以混為一談嗎？我上網找到了符咒的畫法，學著林正英咬破自己的指頭，用鮮血在考試筆記上畫下一道又一道的符貼在Peter身上，然而Peter是沒有實體的鬼魂，符咒貼不到所以無效。

「雖然貼佢唔到，但如果用嚟做個結界又得唔得呢？」我坐言起行，用四道符貼在地上形成結界，然後慢慢收窄，果不其然，Peter也跟著結界縮起雙手，以免被結界所傷。

「睇嚟雖然掂唔到，但依然會佔用空間，但哩個結界封唔到頂，要封埋個頂先得。」語畢，我把四道符輕微對摺做出弧度，由無封頂的長方柱體，搖身一變成為四角錐體，空間一下子減少很多，Peter整個身體也瑟縮起來避免結界劃傷他。

「雖然行動受到限制，但該如何收服他呢？」我想不到辦法，只是緩慢的圍著他邊走邊想：「佢咁淡定覺得我一定可以收到佢，即係應該佢知我身上係有啲用嘅道具喇，一定係Kerry同佢講，咁所以我有啲咩係用得著呢？」我在我的手提包內尋找用具，最後只找到Kerry的卡片。

「我諗應該係靠張卡片，因為佢可以確保到我必定有嘅嘢就係卡片，無理由求其用枝筆都可以捉到鬼咁搞笑。」我拿著卡片研究，但始終找不到當中玄機。

「或者就咁飛張卡片過去就得？但佢唔係實體，飛嚟都打唔中，無鬼用。或者可以試吓就咁拎張卡片出嚟對住佢。」於是我拿著卡片逐步逼近Peter，而他好像也意識到什麼，開始掙扎反抗，然而結界封鎖著他的行動，我走到他面前，拿出卡片對著他，雖然他極力反抗，但是身體由腳到頭漸漸化作一縷輕煙，被吸進卡片內，然後卡片背後便多了一隻鷹的記號。

考場的人所餘無幾，剩下的都是考官和工作人員，看到我這次內部試的人基本上沒有，這張卡片應該是唯一的證明。

「喂，我已經收咗佢。張卡片聽日畀返你。」我對著電話另一面的Kerry報告內部試結果後，便出發去剪髮。

拍到有鬼呀

拍到有鬼呀

在考牌和和內部試之後，等了應該一個月左右，終於出成績。如我所料，兩個考試也順利過關，我正式成為地產Agent，而且是能夠捉鬼的那一種真•地產Agent，告訴你們一個秘密，要區分那Agent是否具備捉鬼的能力，看他的牌照號碼便會知道，只要是六位數編號入面有疊字，這個便是懂得捉鬼的Agent，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內部試會於同一日考，因為要同時呈報給地產代理監管局。而後來我才知道，鬼的級數總共細分為十一級，S牌跟E牌的分別是S牌應付的是「四房」或以下級數的鬼，而E牌則是應付「地花」或以上級數的鬼，不過這只是籠統的劃分，細分來說，職位也是一個影響因素。還有，鬼我們會稱之為「住客」。

在這段時間過得非常充實，一邊要學捉鬼的知識跟技巧，一邊還要學日常普通的地產Agent工作，所以基本上每日也是在加班中渡過。

在日常的Agent工作當中，最有趣的要數拍影片了，而行內稱之為拍KOL。其實拍KOL也不是什麼新鮮特別的東西，只是順應社會潮流而誕生的產物而已。拍KOL其實一點也不難，只是對著鏡頭介紹樓盤，把自己包裝成樓盤專家，而這些又不需要直播，可以仔細編好台詞、綵排走位以及無限NG和後期製作，所以基本上只要有心便能拍得好。而作為真•地產Agent，拍KOL、拍照、拍VR不是拍拍而已這麼簡單，真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看看單位有沒有「住客」，要不要「翻新」，「翻新」即是除靈，清除收服單位「住客」的意思。

而在我學習的這段期間，雖然也有帶客看樓簽單，但也算是相安無事，並沒有遇到什麼古怪靈異之事，直到我再次重臨那第一次遇到「住客」的屋苑，再次走進那一個待售的開房式單位。

我選這單位除了是因為它是我第一個去看的樓盤外，還因為它真的很漂亮令我很印象深刻，當然還因為我想再次親眼確認那個「住客」是否真的被大師兄Chris收服了不再存在，畢竟在我心內，我還是想幫助它。

重臨舊地，屋苑依舊漂亮吸引，歐陸式風格的內園很對味，典雅的噴水池仍舊矗立在整個內園的中心不停地噴水，像迷宮般的灌木叢修剪得十分整齊；仿效維多利亞時期設計的大堂還是如此尊貴，牆壁掛著的壁畫還是那麼的富藝術感，橫樑位置的雕塑修飾沒有沾染半點塵埃；十座純白色牆身配以淺藍色玻璃的十層建築還是敬業的站著，無論看多少次，這種古典中帶點前衛的風格始終是我的最愛。

「咯咯咯.....」我敲一敲門，向「住客」表示我準備進來了，然後便輸入密碼，這種智能門鎖其實我本人覺得挺難操作的，永遠也不知道如何喚醒它，只好靠運氣，幸好這次我運氣比較好，只試了三次便喚醒了它，所以能順利開門。

門一打開，便能感受到屋內的熱氣迎面向我襲來，這是密室的空氣經過多日被太陽蒸焗的結果，而這股熱氣亦正好表明單位已經「翻新」，看來大師兄真的已經處理好它了。

「既然係咁，今次就齋拍片算，不過應該點拍好呢？第一次有啲緊張。」我關上門，在單位踱步並自言自語。

這個開放式單位基本上一眼看完，除了洗手間有門外，其他都是恰如其分地放在應放的位置，沒有任

何間隔牆；露台外面除了看到內園景，還會看到海景；而天台的風景.....我忘記了這是頂層單位，有附設天台，天台樓梯不是在單位內，而是要由走火樓梯上去，這亦為二百呎多些少的斗室省下不少空間。

我離開單位，走入走火樓梯，往天台有一道上了鎖的門，幸好業主當初有留下鎖匙，所以能夠順利上天台觀摩。天台雖然只是一百七十多呎，但感覺比單位更大，景色更美麗，由於業主從未住過，想當然天台也沒有什麼擺設，但可以參考其他住戶的天台設計，除了必備的燒烤爐外，有的是私人高爾夫球練習場，有的是私人泳池，有的是露天茶座，設計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

「好，我已經諗到點拍條片。」說完便轉身離去，往單位走。

面對智能門鎖的刁難，我這次試了兩次便喚醒了它，順利輸入密碼，打開門，剛剛的熱氣不再，換來的是清涼的室溫，果然有空氣流動就是好，關上門後，便拿出電話開始拍片。內容不外乎自我介紹、介紹單位以及天台，而過程當然不是很順利，忘記對白、說錯話、咬字不正、腦內一片空白.....各種各樣的問題也出現，為一段不足四分鐘的片段NG了十數次，花了個多小時，總算完成人生第一條KOL，拍好後回舖再做後期剪接便大功告成。

這一切一切，一直都是那麼簡單和順利，但原來暴風雨前夕，真的是會風平浪靜。

回到舖後，我把三段片段合作一段，並完整播放一次，看看有沒有地方需要剪接或重新配音。奇怪的是，每當我經過洗手間時，便會有輕微的雜音，介紹洗手間時更是連續不斷。雖然聲音很小，接近聽不到，但作為完美主義者的我還是有點在意，於是我把這些有雜音的部份消音重配，奇怪的是雜音並沒有消失，我重複了數次，結果也是一樣。

「垃圾Apps，消音咁簡單都做唔到，廢嘅。」我當下第一個反應是怪責這剪片程式，的確我有點被它惹毛了。碰巧，此時大師兄Chris剛好回來，看到我正納悶，於是問：「Charles，做咩發晒呆咁，唔識剪片呀？我教吓你。」

我搖搖頭，將整件事和盤托出，於是他便跟我一起研究，希望可以找到解決辦法。可是，他看完一次原片後，不斷重複的看我剛進門的那數秒，我有點不解，直接問道：「大師兄，問題係啲雜音，唔係入屋哩幾秒嘞，你做咩係咁睇哩幾秒？」看著滿頭問號的得，他只是不愠不火的吐出四個字：「你睇真啲。」聽罷，我認真的跟他看這數秒鐘的片段，終於發現了點端倪，我望向Chris，他點了點頭，我頓時倒抽了一口涼氣。

在確定我發現到後，他便將片段直接跳到介紹洗手間的部份。他又重複這十數秒的片段，直到我有所發覺。

「仔細啲聽，啲雜音每隔幾秒就重複一次，好有規律，好似不斷重複緊一句說話咁。」我總結出這點，Chris也點頭，但依然繼續循環播放這十數秒的片段，這意味著還有我未發現的東西隱藏在當中。

我金睛火眼的盯著電話屏幕，終於在重看了第四遍時發現到浴缸內轉瞬即逝的一團白煙，這團白煙可以清楚看到五官，大小有如一個成人，要說是巧合確實說不通，唯一的解釋就是單位依然有「住客」！我第一時間想起的就是當初我遇到過，Chris聲稱收服了的那一個。

「你聽到嘅所有雜音，都係嚟自於佢，而且都係講緊同一句說話，不過正常人係唔會聽得明，除非你死過一次。」Chris解釋。我聽到後顯露出失望的表情，而他見狀，便施施然的續說：「你又話幫我。」

「吓？」我聽得莫名其妙，問道：「我話過幫你的咩呀大師兄？我唔記得嘅。」

「個『住客』講唔係我講。」Chris沒好氣的說：「上次你自己招惹返嚟嘅蘇州屎。」

「但上次你唔係話收左佢喇咩，點解仲喺度？」我腦內有十萬個為什麼。

「我邊度收到，我都唔合格，唔似你一次就考到，我考普通牌都考七次。你個時新人純粹呃你啫，廢事你哋驚咗唔做哩行。」Chris坦白的笑著回答，我也不知道他這樣說是單純還是坦白。

「吓？等我仲一直咁內疚，原來佢無事，咁我要去幫返佢先得！」我興奮起來，因為終於可以兌現承諾，但同時，另一個問題在我腦海浮現，忍不住衝口而出問Chris：「咁你上次點救返我？」

聽到這個問題後，Chris先是報以微笑，然後淡然的回答：「嗰隻係『Studio』，見到人其實都驚，我同佢傾幾句講吓數，佢就放咗你。」

「你點同佢講數？你又知佢係『Studio』？你唔係話考唔到嘅咩，點解會知咁多？」我追問他，我相信這是他特地鋪設的伏筆，引我繼續問下去。

「雖然我考唔到啫，但我做咗咁耐，識咁多人，點都會會問到同偷到師嘅，加上我之前返大陸讀書嗰時自己揸車已經死過一次，所以見到溝通到，只係考唔到啫。」Chris依然輕描淡寫的帶過這話題，然後突然話鋒一轉，嚴厲的喝叱道：「你要問嘅都問完之後，就到我講喇，你諗都唔好諗返去再幫個『住客』，你唔會幫到佢，只會無埋條命，唯一幫到佢嘅方法只有收咗佢再超渡！」

「我相信唔只得哩個方法，一定仲有其他！」我一意孤行，無視Chris的告誡，決意用這段時間所學來幫助它。

而這次拍的片，我沒有上載到公司的電腦，而是開了一個Youtube帳號公開發佈，更一度被大大小小靈異節目、頻道、專頁、愛好者轉發瘋傳，甚至經同事再傳到我的手上，他們紛紛猜測真正地址和單位在哪。

這個網絡熱話，除了Chris跟我外，無人有確切的答案，而我在發佈後亦已經立即不留痕跡的刪除了該片段，讓它只流傳在網絡上。

打生樁

打生樁

自從片段出街，我的心一直不安，因為我很怕有人會知道是哪個單位而去收服它，始終在這區有點年資的地產Agent一看便知是哪屋苑，要找到是哪個單位只是時間的問題。

「早晨！」和我一樣上早更的Rita剛回到舖便跟我打招呼，我也點頭回應。

「Charles，你知唔知喺邊個單位呀？」她一臉興奮的問我關於片段的單位，我為了保護那位「住客」，便裝傻充愣的答：「唔知喎，啲間隔間間都差唔多，點會估到，而且條片咁假，我諗都係後製嚟，哩個世界邊有鬼㗎，哈哈！」

「唔係喎，我就覺得係真，因為個單位係我哋之前跟大師兄去過嗰個嚟，即係你量低嗰個呀！」Rita十分興奮，對自己的發現明顯感到自豪。

「點會呢，上次大師兄都話收咗佢，你一定係認錯。」我嘗試說服她，但顯然是不管用，她肯定的道：「一定唔會，我同Fion對返上次影嘅相，啲風景一模一樣嘅。」

「係咩？咁你哋有無打算再去多次現場睇睇？」既然說服不了，只好用恐懼令她們卻步。

「咪玩啦，我哋驚嘅，好似你上次咁點算？無人救我哋㗎。」Rita連忙耍手擰頭拒絕，恐懼獲勝，哈哈。

「咁又係呀，好彩上次多得大師兄，如果唔係都唔知會點，帶客或者自己Preview都係去啲安全嘅單位好，好奇害死貓。」我帶著關心跟勸世的語氣說。

跟Rita的對話完結後，我決定立刻去一趟，因為我相信如果連新人都知道單位是哪個的時候，經驗老到的前輩肯定一看便知，假如我還在這裡磨蹭的話，說不定那「住客」便會被收服，我再也履行不了承諾，會抱憾終身。

去到分行，那條鎖匙已經不翼而飛，我心裡很是焦急，內心小劇場不斷上演，究竟借走鎖匙的是普通Agent，還是真Agent呢？純粹帶客看樓還是前去收服「住客」呢？這些想法充斥在腦裡，但與其空想，不如早點採取行動。

我連忙查閱借匙紀錄，找到借匙的同事和電話，立即致電給她。

「嘟嘟.....嘟嘟.....」大約響了十秒，我的電話輕微震了一下，意味著對方接電話。

「喂？」話筒對面傳來一把說半鹹淡廣東話的女聲，聽落像三十多四十歲。

「喂，Carey你好，我係同事Charles，想問你條一零六號Key係咪喺你度？」我斬釘截鐵的問。

「係呀，我轉頭上去睇，而家同個客睇緊另一個單位，你幾時要？」她回答道，而根據她的回答，我想那「住客」大概都安全，畢竟她不是去『拍片』之類，而是真的有客人。

「咁你睇完先，我去樓下等你，而家行到過去我諗應該差唔多，你睇完再畀條匙我就得。」既然安全，那便不用太著急。

大約十五分鐘之後我到了屋苑，登記後第一件事便是致電Carey，確認她還在看該單位後，我便坐在電梯大堂等待，但我也不是白等，因為我的腦同時也在想一會應該如何跟那「住客」溝通，始終大家言語不通。

想著想著，我不知不覺的睡著了，還發了一個夢。夢裡我是第一身視覺，彷彿身歷其境，是其中一員，臨場感十足。地點是一個建築地盤，我和一班工人圍著一個坑，坑前有一個黃衣道士及他的神壇，情況跟電影裡的林正英作法差不多，他拿著一張符唸唸有詞，然後用蠟燭的火燒著它，再憑空比劃了數秒，便丟進坑內。接著他又命人帶來數隻活雞，割喉放血，任由雞隻們亂走把血噴灑在地盤每個角落，直到血噴盡，便一併丟下坑內。隨著把雞屍丟進坑內，整個儀式也到尾聲，最後是一位西裝筆挺的人拿著鐵釧象徵式的把土剷進坑內便禮成。整個儀式如束後，我好奇的走近坑內查看，當我走近到探頭便能看到坑內情況時，突然有人拍我膊頭，詭異地，我回頭看卻不見人，但膊頭依然有被拍的感覺，而且越來越強烈，甚至去到搖晃我的程度，就像天崩地裂般，最後我感覺到額頭被彈了一下，痛感把我從睡夢中拉回現實，原來是Carey，剛才是她喚醒我，我尷尬的跟她打招呼，拿過鎖匙便獨自上單位尋找「住客」。

我直接打開門，並沒有事先敲門，畢竟我是來「撞鬼」的，並沒有要它迴避的打算。「吱……」門打開了，門較發出這罕見的詭異聲音，但單位卻異常溫暖和光猛，半點陰森的感覺也沒有，怎看都不似是鬧鬼的單位。

「我嚟咗喇，我係嚟兌現承諾嘅，你出嚟啦。」我在單位內像精神病患般對空氣叫喊，然而「住客」並未現身，我查看單位每個角落，嘗試尋找其身影，但都無功而還，最後只好上天台碰碰運氣。

往天台的樓梯不在單位內，而是後樓梯往上行，但不知何解，今天的後樓梯特別寒冷，才推開防煙門，懾人的寒氣便立即湧出，直侵骨髓，冷得我打了一個哆嗦。循著樓梯往上行大約二十級便到達天台的出口，我慣常的推門，卻怎也推不關它。

「無理由㗎，唔通鎖咗？」我用力的扭動手把，確定門沒有上鎖，便嘗試用盡全身氣力推開它，但依然一動也不動。我仔細的查看門邊，看看是否有什麼東西把門卡住，但始終沒有發現，心裡正納悶：「搞咩呀，點解開唔到嘅？」我懊惱的看著門，突然感到背後有一股寒氣，而且更感覺到身後有東西正逐漸靠近，我知道這正是我要尋找的「住客」。

正常情形來說，在死胡同遇到鬼，是十分恐怖的一件事，輕則花容失色，痛哭流涕；重則屁滾尿流，當場昏迷。然而我卻興奮莫名，因為我終於找到此行的目標。

「我係嚟兌現承諾，返嚟幫你㗎。」雖然我知道跟它不能溝通，但希望我的肢體語言和表情能夠將我的心意傳遞給它，畢竟肢體語言在溝通中佔了很大的比重。

然而，「住客」並沒有停下與我溝通的意思，它慢慢走近——或者說是飄近更貼切，不發一言越飄越近，隨著它的靠近，我感覺到的是冷酷無情的冰冷，令我也心生畏懼，腦內不自覺的播放出各種鬼片式的恐怖場面，緊接著的便是我伸手進褲袋內，緊握著我的卡片和EA證，以備不時之需。

還有兩米左右的距離，整個空間的氣壓把我壓得喘不過氣，我勉強吞了一下口水，你絕對想像不到原來吞口水是真的很大聲，電影都不是瞎編的，而我也準備好隨時作戰。

最後一米，它終於停下，抬頭看著我，不要問我怎樣判斷五官模糊的它是看著我，這只是我當下的感覺，而我崩緊的神經也頓時放鬆，雙手從褲袋抽出，微微舉起以表善意，與此同時，它也伸出手向我襲來，直擊腦門，下一秒我只感覺到頭腦內有股涼意，眼前一黑，腳步一浮，身體很重，但個人很輕，看著自己身體滾落樓梯，卻沒有半點疼痛。

「哥哥，跟住我行。」突然傳來一把清澈響亮的少女聲，我環顧四周也找不到有人。

「快啲，時間無多喇。」再次傳來少女聲，這次我十分肯定聲音出自「住客」，但很奇怪，為什麼我能聽得如此清晰呢？可是我並無時間深究下去，因為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我。

穿過防煙門，原本瑰麗的走廊竟然變成興建中的工地，還未封頂，可以直接看到地下，而「住客」亦由少女的身形漸漸變成小女孩的身形。

「哥哥過嚟吖，我哋要落去下面。」它拖著我走到工地電梯前，跟著工人一起落地下。

工地還在施工，工人絡繹不絕的在工作，一會運送泥土，一會搬著鋼筋。

「你做咩帶我嚟哩面？哩度係邊度嚟？」我質問她，但她不發一言，只是拖著我一直行，直至去到一個由貨櫃改建成的辦公室為止。

「點算，今日又有個工人.....」一個頭戴白色安全帽的中年男對一個西裝筆挺的小鬍鬚男報告，但很快便被小鬍鬚男阻止：「入去先講。」語畢，他們走進了貨櫃內，小女孩也示意要我跟入去。

「白生，今次已經係今個星期入面第九單，真係好邪，要搞搞佢.....」中年男說。

「搞？點搞？你搞好的工地安全意識，做足啲安全措施好過。我同你講，哩單嘢啲西人發晒爛渣，你醒醒定唔好再有事發生，冚唔住喇喇。」西裝男白先生警告道。

「唔係呢，我哋啲工人都議論紛紛，今次唔做啲嘢佢哋就會罷工逼宮喇喇，我唔係講笑嘅老闆，我都安撫完一輪，佢哋先肯等埋今次我同你傾嘅結果。」中年男連忙說。

「真係煩，一定唔可以停工，佢哋有咩要求？」白先生不耐煩的問。

「佢哋話有咁多事發生，係因為動土騷擾到附近啲先人，所以先有咁多意外發生，因為佢哋要搵替身。要安全無事發生，就要為個地盤搵個守護神。」中年男道。

「竊撚線，迷信！」白先生斬釘截鐵的說：「我從來都唔信哩啲嘢，再講如果真係咁，點解最近先發生咁多事，而唔係一開始就發生？Ridiculous！」

「寧可信其有呀，白生。你諗吓，做場Show就可以令佢哋安心，又唔係貴，最緊要係佢哋再無藉口唔做嘢，何樂而不為？」中年男遊說著。

「好喇好喇，最緊要無事發生，進返個進度，一切交界你負責。」白先生說完便揚手示意中年男出去。

「知道，咁我準備好晒啲嘢再畀你簽名，我同班工人講聲先，唔該白生，幾時都話你係好老闆嚟。」說完中年男便離開。

「哥哥，跟住我行。」小女孩不知何時走進來，把我嚇了一跳。

我跟著小女孩尾隨著中年男走到工地中央，只見中年男大聲召喚所有工人集合，宣布著開會結果：「大家好，有好消息！啱啱我已經同白生傾好咗，佢會無條件支持我哋去做場法事安撫班先人，大家唔駛再驚。」

「咁就好喇！」、「白生好嘢！」、「終於可以放心做嘢。」、「黎生萬歲！」一時之間整個工地變得熱鬧起來。

「冷靜啲先大家，我轉頭就會去搵個相熟師傅擇個吉時吉日嚟做，等大家快啲安心做嘢。嚟，白生咁撐我哋，大家識唔識做先？」中年男黎先生問道。

「當然識做，只要我哋安心，追返進度話咁易，免費加班又點話，大家話係唔係先？」其中一個工人大叫，其他也跟著一呼百應。

「好喇好喇，最緊要係師傅嚟到之後，大家記得利利市市，唔好話我唔提醒大家，個師傅啲護身符好靈嘅，我全家都搵佢，全家都好平安。」此刻黎先生更像在黃大仙工作的推銷員。

看完此幕之後，我頭腦再次有股涼意，原來又是小女孩伸手進我腦內，眼前事物就像快轉一樣，在黎先生通電話的一幕停下來。

「喂，老任，場法事準備成點？聽日就係，你要嘅嘢我已經準備好，聽日睇你表演。」黎先生對著話筒說。

「係呀，人選我搵咗，個坑都已經照你意思挖好，咁啱有個噴水池要放，可以放喺個位。萬事俱備，只欠你哩股東風啫。」黎先生續說。

「放十萬個心喇，哩啲嘢絕對無人知，我收得好埋。係啊，佢哋信到十足十，唔會有事嘅。唔講住先，聽日見，拜拜。」黎先生掛線後便繼續工作。

而小女孩表情開始變得恐怖，是一個充滿仇恨的樣子。接著，她帶我去到一個貨櫃前，示意我進去查看。我嘗試開門，但開不到，小女孩沒好氣的一腳踢在我屁股上，我應聲向前仆倒，直接穿過鐵門。

貨櫃內接近全黑，微弱的光線只從門縫硬擠進來，我雙眼在漆黑中要良久才能適應視物。只見貨櫃內放滿雜物，以正常成年人來說，半點移動空間也沒有，但對小你在重重的雜物中，有一個小孩被蒙眼綁著，口被堵著，默默啜泣，渾身發抖，從身型和衣著看起來，跟「住客」小女孩有九成相似。我靠近並嘗試安慰她，可是無功而回。

「哩個就係我。」小女孩不知何時進來，嚇得我跳了起來，然而她若無其事的續說：「而家畀你睇嘅係過去嘅時空，我哋哩個狀態係可以任意穿越過去。」

「咁點解……」我話未說完，小女孩便打斷我：「點解畀你睇？」我點頭，然後她冷冷的答：「因為你話會幫我。」語畢，她走近我身旁，冷不防又再伸手進我腦內，坦白說，我已經開始習慣這種感覺。

快轉的畫面正好停在跟我夢境相似的場景，一大班工人把坑重重圍住，坑前有一個黃衣道士和神壇，

這黃衣道士應該就是跟黎先生通電話的老任，接著的發展跟我的夢境如出一轍，燒符割雞喉，最後全丟進坑內，最後由西裝人象徵式的剷了一把泥入坑便完結，唯一與夢境不同的是，這次我終於能夠窺探到坑內的情況。

「What the.....」我忍不住衝口而出，因為我完全不能相信現今先進文明講求科學的社會裡，竟然還存在著這種殘忍的習俗——打生樁。坑內的小女孩依然被蒙眼綁著，口被堵著，不能動彈發聲，但任誰也看得出她正用盡最後的力氣去掙扎求生，低沉的「嗚嗚」聲傳遍整個地盤，但在場所有人都無動於衷，故意迴避，裝著看不見聽不到。

與此同時，剷泥車緩緩駛近，情況危急，我不作多想便跳入坑內嘗試為她鬆綁，可是我完全觸不到她！鐵了心的剷泥車毫不留情地把泥土一把一把的送進坑內將小女孩活埋，而在坑內的我亦親身感受到那股恐懼，我撕心裂肺的大叫停手，奈何無人聽得到，看著吊臂把噴水池安放在坑上面，把我也蓋過，我害怕極了！而壓著小女孩的噴水池和坑，在後續的修飾功夫之下，完全沒有痕跡，手工一流。

托我這狀態的福，我可以從坑內完整無缺的爬出來，但當刻的創傷我至今難忘。我不敢直視小女孩，因為我完全可以想像到她此時此刻的心情和表情，我們沉默了良久，大氣之中彷彿只餘下我的啜泣聲。

「你知喺我身上發生過咩事喇。」小女孩打破沉默，我點了點頭，然後她又把手伸進我腦內，快轉的畫面停在一條貼著尋人啟事的燈柱前，相中人正是小女孩，她指著啟事說：「我想見我爸爸媽媽一面。」

我向小女孩做了一個Okay手勢，然後默唸著藉此加深記憶：「96111369、96111369.....」

唸著唸著，我發覺我的頭和背，還有手腳都有點疼痛，就像撞到一樣，而身處的地方亦不是燈柱前，而是後樓梯。

「今次又想畀啲咩我睇？」我疑惑的問，但發覺小女孩不在，心想她大概是在附近，於是起身穿牆到走廊和各單位找她。

「嘍！」我撞牆了，眼鏡也撞歪，額頭紅腫了一大塊，我頓時意會到原來我已經回到現實世界，不再靈魂出竅，不再在過去。

「96111369。」我腦內突然閃過這組數字，無錯，我要替小女孩尋找家人，於是我撥打這電話，接通後電話傳來溫柔的女聲：「你所打嘅電話號碼已關機.....」

「唔係啲！咁點算好？」不知所措、無能為力、愛莫能助是我當刻的想法，但任誰看過小女孩的情況也不會袖手旁觀，更何況我是親身經歷過呢！

「仲有Whatsapp、Wechat、Telegram！」我把電話儲存起來，終於在Whatsapp找到她的家人，傾談交代過後，約了他們來這屋苑跟小女孩見面，而我也功德圓滿。

原來這不是凶宅，而是凶苑，難怪有時在單位找不到小女孩，因為她不屬於一個單位，她是屬於整個屋苑。之後我帶客到這屋苑時再也沒有看到小女孩了，因為後來她的家人報警揭發整件事，小女孩的骸骨當然已安放好可以安息，涉事的人也已經受到法律制裁，而這屋苑因為此事令樓價大跌，發展商信譽跌至谷底，反而帶動成交量急升，果然在香港，怕無樓住的人多過怕鬼的人。

樓上傳來的聲音

樓上傳來的聲音

自從上次「小女孩打生樁」事件後已經過了一個多月，我也未再碰到任何靈異事件，看樓也一直很順利，但當你看到這篇，便知道我又再有故事分享。

「Charles，有枱公屋綠表買賣你做唔做？合作啊。」坐我後面的Fion拍我膊頭問道。

「好，無問題，乜都做。」我爽快的答應。其實我對綠表的交易也不是特別在行，只是在眾人當中，我是唯一接觸過成交過，所以他們便當我是專家，遇到這方面的問題便會問我和找我合作，所謂熟能生巧，久而久之我也就成了專家。

「Charles, I love you，個客預二百五十萬Budget，三百呎以上，想要近啲地鐵站。」Fion向我說出買家的要求。

「咁佢駛唔駛要『九二五』？」我自然的問。

「『九二五』係乜嚟？」Fion聽得一頭霧水。

也難怪，畢竟她還未接觸過綠表客人，當初的我也是不知所云，於是我解釋道：「『九二五』即係借九成做二十五年按揭，因為如果個客想『九二五』嘅話，就要睇埋佢首置係幾時，唔可以過年期，即係十三年內，否則借嘅成數未必足或者年期要短啲。」

「哦……」Fion似懂非懂，看得出她還是未弄清我所說的是什麼。

「唔緊要嘅，你問咗個客先，之後我哋再搵盤，咁會準確啲。」我對Fion說，好讓她知道接下來應該先要做什麼。

趁著Fion問客人詳細要求的空檔，我亦開始在盤機中找尋可以做到「九二五」的盤源抄下來。一般來說，綠表買家都是上車客，首期並不多，絕大部份都是想做到「九二五」，又或者年期及成數其中一樣可以做到足的，幾乎不會願意付四成首期，畢竟可以拿得出四成首期的買家，何不買私樓？付出的首期更少呢！

「Charles，我問完個客喇，佢話要做『九二五』呀。」Fion的答案盡在我掌握之中。

「無問題，哩幾個盤都可以做到，而且同佢Budget差唔多。」我把剛才抄好的遞給她，續說：「你打去Update吓先，順便約埋時間。啊，啱啱唔記得，你問埋你個客整咗准買證未，未整都係白睇，要十四個工作天先拎到，叫佢快啲整。」

Fion點頭示意，然而我想起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時間。我轉身問道：「個客想幾時睇？」

「今個星期四晏晝。」Fion秒回，我心裡不其然罵了一句髒話，我的假期又泡湯了，放假的咀咒，每次放假就會有客人找我或約看樓，萬試萬靈。

「好，咁我銷假唔放，你睇吓約到幾多，我覺得哩兩間可以谷，靚裝有樓層，雖然價高少少，但計返

啲裝修費佢買咗有賺，其他可以用嚟射哩兩間，你覺得呢？」畢竟她應該是最清楚客人要求的，所以要在芸芸單位中選重點單位催谷必定問她。

「佢話要二百五十萬左右，哩兩間都二百七，有啲Over budget，我怕唔得，佢哋預咗拎筆錢出嚟裝修，樓價平啲會更好我覺得。」Fion答道。

「如果係咁，可能哩間好啲。」我指著一間標價二百三十五萬的說：「不過要Check埋凶宅凶層啲啲嘢先，知唔知點Check？」

「上網搵，係咪呢？」Fion帶點不肯定的答。

「喺一半，另外穩陣啲就Check晒同層咁多單位，同上下層嘅單位，睇下有無Mark到，另外睇埋單位查冊有無註上去，你都知上網未必有寫明邊層咩單位，我哋都係盡量Check。」我說完便轉身工作，留下這簡單的功夫給Fion。

一會後，Fion完成我交付的功課，興高采烈的跟我說所有單位都很乾淨，沒有事情發生，還約好了業主時間，到時帶客上去便可，於是我們便安然等待星期四的來臨。

當然期間也是有客人的，只是沒有什麼神怪事情，所以也沒特別要說，只是發了一個奇怪的夢，分享給大家。夢中我在一個過千呎的單位內，極盡奢華之能事，俯瞰維多利亞港景色，但奇怪的地方是這單位竟然沒有窗也沒有燈，黑漆漆的，但卻人頭湧湧，每人也戴著不同的面具，就像開蒙面舞會一樣，但安靜得出奇，行路方式也怪怪的，像未有目標的喪屍般，當我嘗試問隨便一人時便被鬧鐘吵醒，雖然心有餘悸，有點毛毛的，但夢始終是夢，也沒有特別在意。

終於時間來到星期四，是約定看樓的日子，在我的習慣下，Fion已經在星期三及看樓前兩小時也確認了客人一次，確保他會出現，而業主也再三確定會有空開門，萬事俱備。

下午二時，客人準時到達，十分難得。在我眼前的是一個二十出頭，跟Fion差不多年紀的少女，樣子清秀脫俗，經Fion介紹後才得知，原來她是Fion的朋友，叫Kabby，幸運地抽到綠表資格，想買一個公屋單位跟男朋友同居，本身無特別喜好像找什麼地區，只是因為Fion做這區，所以才找這區，真正的好朋友無誤。

「既然係真Friend，咁咩都易傾啲喇，啲價唔駛揸咁多。」我小聲的跟Fion說，她點頭。

「咁不如我哋行，根據你嘅要求，今日總共安排咗五個單位，全部都做到『九二五』，其中有三個約咗業主，差唔多時間。」我邊說邊行，用行動催趕她倆，而她們也識趣的跟著我走。

「哩幾條邨其實已經發展得好成熟，係成個區最先發展嘅地方，民生嘢齊晒，隔離有大型商場，高中低消費係齊度，而且哩區都算名校網，大學、國際學校、Band one英中全部都有，醫院亦有，仲有好多綠化帶同運動設施、單車徑咁，所有嘢一應俱全，好好住嘅。」我背書式的跟Kabby介紹，但她沒有很在意，只顧跟Fion竊竊私語。

大約五分鐘後，終於到了第一個目的地樓下，我照例跟Kabby介紹單位的資料：「哩個約咗業主嘅，單位三百五十五呎，首置係一四年，開價二百五十萬。」這次她終於有點反應。

「嗰大堂都算企理啲，我仲以為會好殘好污糟，唔知個單位點呢？」她好奇的問。

看到她稍為有點反應，我便打蛇隨棍上，專業的回答：「哩間睇相有啲裝修，幾企理唔錯嘅，而且向東南，座向幾好，喺十七樓，仲望返公園，唔會太嘈，仲有啲綠色嘢望吓，令人心曠神怡。」

她聽後變得期待起來，而身旁的Fion也推波助瀾，交出漂亮助攻：「係呀，哩間我都覺得幾好㗎，我都好鍾意，睇相真係唔錯，又啱你Budget，所以先帶你睇。」

登記後便乘電梯到十七樓，來到三十六號室前按門鈴，一段天鵝湖的音樂隨即響起，而業主徐太也立即開門。

「你好徐太，打攞晒，哩位係買家Kabby，哩位係我同事Fion，哩張係我嘅卡片，我哋除鞋先。」我彬彬有禮的道。

「好，唔該晒，你哋慢慢唔駛急，隨便睇。」徐太也有禮的回話。

進到單位後，徐太帶我們參觀及介紹單位的設計理念，基本上我也沒有說什麼，而Kabby也十分受落這設計。

「徐太，單位新裝無耐，啲窗係咪都驗咗？水喉電線都換晒？」我故意問道，因為這對舊單位來說很重要。

「喔，係啊，裝修嗰時已經一次過搞好晒。同埋我哋鍾意廁所大啲，乾濕分離，有得晾衫，所以哩度個則改咗少少，打通埋個騎樓。」徐太繼續介紹。

Kabby看似十分滿意，跟徐太有說有笑，最後依依不捨的離開。我看到她如此表現，乘電梯時便問：「我見你同徐太幾好傾，哩個單位係咪啱？係嘅可以畀口價我即刻同你傾。」

「唔係，嗰單位唔係幾啱，佢個裝修我唔鍾意，買咗都要拆晒再裝修。」Kabby認真的說。

好吧，女人果然變臉極快，我也無所適從，猜不透她的想法。如是者，往後的兩個約了業主開門的單位她也是演員上身，看似十分有興趣，實則完全不喜歡。

「跟住就睇匙盤，首先睇哩間係我哋兩個都覺得最啱你嘅，無論價錢定裝修都好適合，仲要喺MTR隔離，交通超方便。」我對Kabby說，同時向Fion打了一個眼色。

「係呀，哩間我個人推介，識你咁耐，點會唔知你要啲咩，哩間係真係啱你，人頭擔保。」Fion立即附和。

來到單位前，先敲門然後再進入，一打開門，我們齊聲讚歎，「嘩！」同時從我們三人口中傳出，實物比照片更美輪美奐，整個單位裝修得就像私樓一般，所有用料，由地板到燈飾，由廚櫃到爐頭，由洗衣機到雪櫃，由窗簾到冷氣機，由微波焗爐到熱水爐，全部都是頂級名牌，光是這些用料動輒便要五十萬元，究竟有什麼人會用如此豪華的用料在公屋上，還要以如此便宜的價錢賣出呢？這世上真多隱形富豪。

看到這些，我也不用多說，Kabby便已經愛上了，縱使樓層不高，但這也無阻她對單位的愛，簡直如同著魔，Fion見狀機靈的說：「嘩，都話啱你，無講錯啦。啱先睇啲啲都無哩間咁正，但個價就高咁多，唔駛諗，就哩間喇！」

「恩，好，我就買哩間，哩間幾錢？」Kabby問。

「二百三十五萬，可以做到「九二五」。」Fion搶答。

同一時間，樓上傳來了慘叫聲，有點像電影裡被殺的人最後的慘叫一樣，我們聽到後面面相覷，二話不說跑上上層一看究竟。

「啪啪啪……」我用力拍門，力度之大令左鄰右里也出來查看。

「你哋做咩事？哩度無人住好耐喇。」其中一個街坊說。

「無人住？點會呀？我哋啱啱先聽到聲慘叫喺哩度傳嚟，點會無人住。」我著急的說。

「哦，原來你哋聽到，我哋都慣囉，哩個單位由入伙到今日都會不時有怪聲傳出嚟，住過幾家人，最後都係因為哩啲怪聲而申請搬走，漸漸就變咗不受歡迎單位，到後來政府拎哩條村出嚟賣，哩個單位都係賣唔出，一直丟空，唔信你望吓個鎖頭，啲塵成吋厚，點會有人喺入面。」街坊解釋道。

「咁恐怖？咁個單位難怪咁平，我唔要喇。」Kabby被嚇怕了，連忙推卻。Fion也顯得不知所措。

「唔駛驚，好彩係我嚟同你哋睇，哩單嘢我搞得掂。」我自信的對她倆說：「我Feel唔到咩寒氣，哩個單位個『住客』唔會難搞，我三兩下手勢就搞得掂。」

的確，這「住客」應該是「劏房」級，要處理十分容易，但難處在於我進不到單位。我嘗試從信箱口看入去，但可見範圍有限，根本看不清找不到，要想另一辦法才可以。

「有啲咩可以放到入去，然後又能夠代我捉到鬼呢？」我絞盡腦汁，始終想不到辦法。

「算喇後生者，之前啲住客都有搵過師傅嚟搞，始終都搞唔掂，你都係放棄好過。」街坊潑冷水道。

絕不能輕言放棄！我處理不到的話，就要請我師傅——Kerry出馬。我致電給他，將情況和難處都告訴他後，他立即給了我一個辦法：「將我張卡片放入去，叫Peter幫手，你記得邊個係Peter呀可？」

「內部試啲個？」我不肯定的答。

「無錯，你同佢講聲，再放我張卡片入去，佢就會幫手，你有我嘅卡片喺身？」Kerry問。

「無，可能Fion會有，但都唔係上次啲張，Peter點會喺度？」我繼續問。

「哦，唔駛驚，佢係我Partner，隻鷹就係通道，只要有隻鷹，喺邊佢都嚟到，放心。」Kerry的答案令我長知識了。

掛線後，我連忙去找Fion要了一張Kerry的卡片，幸好她未考到牌，未有自己卡片，所以還帶著Kerry的卡在身。

我對著Kerry的卡片說了一次事件經過和請求，其他人都以為我瘋了，街坊也走回家關上門，這更好，少點人知我的真正身份更好，畢竟超級英雄都是低調的。

說完後，我便把卡片由信箱口放入去，Peter便隨即出來，他環顧四周，終於在廚房找到慘叫聲的源頭——一個被埋在地板裡的男人，原來他是建築工人，當初在大廈興建時發生了意外被活埋在地板，但沒有人發覺，而他亦沒有家人，所以當時工頭找不到他便以為他偷走不做了，畢竟當時是很常發生這種事，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一埋便三十多年。在這三十多年，他並沒有放棄過求生，每次當他看到有人在附近時便會叫救命，但始終無人救他。

得知此事後，唯一可以解決這問題的方法便是把骸骨挖出，好好安葬，畢竟這「住客」完全沒有怨念，只是一心想離開，奈何屍骨被活埋令他走不了。

後來我把事情原委跟房屋署說了，負責人也將信將疑，但他也想把單位賣出，於是報警處理，警察派人嘗試挖掘，果然找到一副白骨，隨即立案調查，但畢竟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也調查不出什麼結果，最後把白骨安葬好便結案，單位也再沒有怪聲傳出。

至於Kabby有沒有買那單位？當然沒有，但不代表她沒有買其他，她最後買了另一間鎖匙單位，二百七十萬元，是我當初跟Fion說的其中一間，裝修合Kabby心意之餘，位處半山，景色開揚壯麗也很得她歡心，所以她看後便立即簽約落訂，將先前的驚嚇拋諸腦後。

屍臭

屍臭

最近，我工作的地區發生了一宗自殺案，據說死者是一名外國租客，業主是他的朋友，眼見他最近工作不順，以低於市價的租金把單位租給他渡過難關，怎料他竟然燒炭自殺，還要一星期後傳出屍臭才被發現，單位頓成凶宅，同層單位亦變成凶層，屍臭味更殘留整整一週，揮之不去。

同層業主當然叫苦連天，而同單位的上下各一層亦慘受牽連，因為同樣拖累到二手樓價，即使放租亦難以租出，畢竟是有命案發生過。

就是在這背景之下，該層單位的其中一位業主急急的來到店內放盤想趁早賣掉單位，而招呼這位業主的真正就是我。

「何生，個單位你會唔會畀我哋做獨家，定會放埋嚟其他行家度？你會放低條匙定約你開門睇樓？」我慣常的問。

「唔會，我會放埋嚟其他行，我搬走咗，所以會留低條匙，你快啲幫我賣出去，我會畀利市。」從何先生的答案中看得出他真的很急著賣掉單位，但凶層要脫手真的不易。

「好，我都希望快啲幫你賣出，你幫我簽埋份委託書，幫你做埋免費網上廣告，之後我會上去影相同拍VR放埋上網。」語畢，遞上我已經準備好的委託書給他，並逐一解釋。

何先生爽快的簽過名後便留下鎖匙，頭也不回的離開，而我也第一時間拿著鎖匙上單位一看究竟。

電梯門還未打開，已經隱隱約約嗅到有一些異味由電梯門的縫隙傳入來，但還未算不能接受。然而，當門打開後，反胃的感覺立刻湧現，即使事先戴著口罩也阻止不了這獨特的屍臭味，這味道我不知道怎形容，腐爛的肉臭味，再加難聞的尿味，夾雜著刺鼻的屎味，還有些不知如何形容的臭味，所有氣味混和在一起，在我人生內，完全找不到可以跟它媲美的氣味，這肯定會成為我此生不能忘記的唯一氣味。

「閃先，遲啲再拍。」這是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我完全想像不到這層的住戶要如何面對這惡臭，走廊除了各戶的門、防煙門和電梯門外，根本是完全密閉空間，沒有任何窗戶幫助疏氣，保守估計這惡臭最少要一個月才能散去。

正當我坐言起行，按關門鍵之際，我隱約聽到走廊盡頭傳來類似聖經的誦讀聲：「.....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咁奇怪，有神父驅鬼？」出於好奇，我走了出電梯，循著聲音走去，然而等著我的並不是神父，而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中分男士，他一手拿著聖經對著事發單位大聲朗誦，另一手拿著證件向單位步步進迫，而證件綁著的是黃色的頸繩，而他身後有一位女士跟著，但神情凝重，還看得出她正顫抖著，我猜她應該是業主。

補充一下，各地產公司「翻新」的方法各有不同，雖然有些人入行時並不知道，就如我一樣，只跟公司所教去做；但有些人本身已經清楚分別，便會根據自己所擅長或是有興趣的方法去選擇公司。你猜猜紅黃藍綠四大公司會用什麼方法？給你一點提示吧，有中式、西式、日式甚至港式，試試自己配對

，謎底我暫不揭盅。至於其他小公司會用其他方法，或者找大公司合作，在這我便不一一詳述了，故事繼續。

「原來係行家，睇吓佢有咩符拂先。」於是我站在遠遠的看他表演，始終這是我第一次在電視或電影以外看到用聖經驅鬼，可以看看現實與恐怖片的分別。

他從容不迫的步入單位，口中的唸經聲從未停下，直到他進入單位後，聲音還不斷傳出，只是由聖經章節金句，變成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的命令，而且越發嚴厲兇惡，好奇心驅使下，我也走到單位前一窺究竟。

「魔鬼撒旦，離開哩間屋，哩間屋係神聖嘅地方，喺主耶穌基督嘅羊住嘅地方，我奉主耶穌基督之名命令你立即離開！」行家站在單位中央，對著空氣大叫。

「吓？乜都無嘅，原來係神棍嚟。」我心裡想，但還是忍不住駐足觀看 he 怎樣演下去，畢竟 he 身後正站著疑似業主的人。

原來，這只是暴風雨前夕的安靜，下一秒，單位風雲變色，單位內的燈不斷開開關關，由腐肉和屎尿味混雜而成的屍臭味道越發濃烈。更可怕的是，每次開燈的瞬間，都會看到有個黑影由大門慢慢逼近他們，這黑影起初異常高大，頭上長著角，上身非常強壯，下身對比起來則顯得很瘦削，但隨著逐漸逼近他們，這黑影亦漸漸縮小，慢慢變成一個外國人身形的黑影，最後更變為真正的人，一個外籍男士，一手搭著女士的膊頭，女士嚇得即時彈起尖叫，行家也立即轉身，拿著EA證對著它。

但那外籍男士面對聖經及EA證都沒有表現出害怕，就像正常人般跟女士交談：「Hey, Rose. It's me, Jack. Don't you remember me?」純正的英國紳士腔，聽著很悅耳，還有，Jack and Rose，真的是註定的愛情故事。

「Jack?」業主Rose女士有點難以相信，但從她的身體語言可以看出，她已經放下戒心：「You're still alive? The news report said that you had been committed suicide.」說著說著，她開始走近「住客」Jack。

行家見狀，立即捉著業主Rose女士的手，把她強行拉回身後，並怒吼道：「狡猾嘅魔鬼撒旦，快啲露出你嘅原形，唔好再迷惑人，喺主耶穌基督嘅大能面前，你都係一樣咁無能，快啲離開哩個單位，唔好再扮Jack，我奉主耶穌基督之名命令你立即離開！」

但「住客」Jack沒有退縮，反而繼續走近他們，行家見狀，收起EA證，在褲袋拿出一個小瓶子，有點像實驗室的試管，然後口中唸唸有詞，之後對著Jack邊潑邊大叫：「在天之父，借你嘅名義消滅我眼前嘅魔鬼撒旦，基督引導我令被邪惡附身嘅靈魂得救，唔再被迷惑，驅逐嗰個邪惡嘅魔鬼撒旦，請主以你嘅名義消滅佢！」

被聖水潑灑之後，Jack顯得很痛苦，不停大叫，還在地上翻滾，更苦苦哀求Rose：「Help Rose. Please stop. I'm Jack. I'm your Jack, Rose. I'm hurt. Tell him to stop this.」

眼見Jack如此痛苦，Rose立即拉著行家的手令他不能繼續潑灑聖水，雖然行家想甩開她，但怕用力過猛會傷到他的委託人。而正當他們糾纏期間，「住客」Jack立即起身往大門逃走，行家見狀，連忙拿出EA證和頸繩擲向Jack，Jack立即倒地動彈不得，仔細觀看，原來頸繩一端綁著十字架吊墜，三管齊下才把「住客」牢牢鎮著。

到這裡，可能你會有個疑問：「點解你唔幫手呢？」的確，我出手的話，集二人之力是可以更輕易解決，但這是行規，除非對方要求，否則我不能插手。

「住客」Jack雖然被鎮著，但Rose依然拉著行家不放，不管行家如何解釋勸說、軟硬兼施、恩威並用都不能令Rose接受現實。

「Rose, my baby. Please come to me. Please come with me. We can live together forever.」Jack虛弱的說，但這虛弱的聲音反倒令此說話更具感染力，聽得Rose整個人也融化了，甩開行家的手跑到Jack身旁，替他撥走身上的十字架頸繩，令Jack能再次走動。

「Rose，你唔好中撒旦嘅圈套，你睇真啲，佢唔係真嘅Jack。」行家繼續期望能說服Rose接受現實，可是愛情是令人盲目的，Rose並沒有聽到他的記話，而狡猾的魔鬼撒旦更以Rose作為擋箭牌，抱著她慢慢走到窗邊。

「Rose，come with me. You jump, I jump.」Jack情深的對著Rose說，的確這也挺浪漫的，還神還原了那經典的一幕動作，儘管行家在後面叫得聲嘶力竭，還不斷向他潑灑聖水，但Rose還是踏出了那一步.....瞬間空氣靜止了，聲音也停了，「嘍」，是兩、三秒之後再次聽到的聲音，而緊接著的是十分刺耳難聽的笑聲，就像用指甲刮黑板發出的聲音般刺耳。

「可惡嘅魔鬼撒旦，我唔會放過你，主耶穌基督都唔會放過你！神啊，請賜我力量，讓我可以因神，主耶穌基督之名去消滅眼前嘅魔鬼！」語畢，行家雙手和腳板突然流血，滴得滿地都是血，然後衝上前捉著Jack，Jack顯得比之前任何一次更痛苦，連Jack的形態也不能維持，變回一開始時的原形，高大、長角、上身壯下身弱，但接著發生的事是我此生遇過最詭異的。

行家雙手雙腳的血像有生命般慢慢依附在魔鬼身上，成為一個網，這網逐漸收緊收縮，魔鬼被擠壓得痛苦大叫，巨大的身軀被壓得四肢變形、面容扭曲，終成一個球，最後行家就像初號機暴走般，一口吃了它，就在吃下肚的同時，屍臭味也開始驅散。

「喂，你喺度睇咗好耐喇喎，仲唔走一陣就要落口供。」行家雖然沒有看著我，但我知道他是跟我在說話。

「我走咗，邊有人信你Rose係自己跳落去？」我反問。

「唔通你唔走同啲差佬講返啱啱嘅事，佢哋就會信咩？」他以問答問，但不無道理。

「講得啱，咁我走先，我都係行家，日後江湖再見。」說完之後我便以光速返回舖。

後來我才知，原來他是行內比較有名氣的人，警察也知他的事，因此根本不會被捕，只是這次是他罕有的一次弄出人命，所以循例也被帶回警處問話，但很快也是不了了之。

荒廢村屋

荒廢村屋

我坐的舖總共有兩條Team共用，但大家並不存在惡性競爭的關係，反而是十分友好，會一起吃喝玩樂。

我們有一個群組，是相約大家一起玩的，透過這個群組，我們組織了數次的籃球活動。而最近，鄰Team其中一位同事阿佑便邀約大家一起去他的家舉辦燒烤大會，大家也一致答應出席，很快便約好了時間、分配了工作，期待著燒烤大會的到來。

「阿佑，其實你住邊？」Fion問。

「佢有錢人嚟，住清水灣。」阿佑的同事兼好兄弟Kelvin搶著說。

而另一位同事兼好兄弟Terence也接著說：「喏呀，你唔見佢成日唔駛返工咩？有錢仔唔駛成日返工。」

這是他們三人的相處之道，因為由中學已經認識，所以已經很熟悉，互相搶白是家常便飯，經常吵得很兇，但原來都是互相開玩笑，我們也司空見慣。

「唔係喇，咪聽佢哋亂噏，我住清水灣啲村屋，無錢嘅。」阿佑澄清道。

「咁你要畀定地址我，到時我揸車入去。」Alex說。

「無問題，其實好易去，我一陣喺Group send個地址出嚟，小巴的士都去到。」阿佑邊說邊按電話。

「我哋有九個人，男仔多，嘢食嘢飲都要準備多啲啲。」Rita提醒大家。

「我嗰日會放假，我負責買肉買海鮮，之後早啲入去幫手Set up先。」Justin第一個承擔責任。

「我嗰日有客，可能會遲啲，到時睇下有咩唔夠我再買入去。」我也立即申報當日安排。

「咁我買嘢飲喇。」Chris說，然後再問：「有無人同我一齊買？我一個拎唔到咁多。」

「我幫你喇大師兄。再順手買啲麵包、綿花糖之類，Rita一齊。」Fion對著Rita說，Rita也爽快答應。

「咁我哋都買多啲炭，同埋都買啲肉同腸丸啲啲。」Kelvin搭著阿佑和Terence的膊頭說。

「Justin，我都幫你一齊買肉同海鮮，之後一車過車埋入去。」Alex也找到自己的工作。

「阿佑屋企隔離有棟荒廢咗無人住嘅村屋，聽講有鬼嘅，我哋可以去探險。」Terence壞壞的笑笑口說。

「喂，唔好嚇我哋喇。」Rita掩著耳說。

「唔好聽佢亂講，邊度有鬼，我住咁耐都見唔到。」阿佑推了一推Terence，然後說：「雖然我住咁耐佢荒廢咁耐，但好肯定無鬼。」

「正喎，可以去逆權侵佔佢，香港買樓咁難，咁樣霸返間返嚟幾好。」Kelvin說。

「咁即係到時一齊去探險喇。」Terence雙眼發光。

「贊成！」在座所有男性成員也同意，畢竟人多勢眾，也沒有什麼需要害怕。

時光飛逝，很快便來到約定之日，這天鋪內的同事不多，只餘下我、Admin同事和鄰Team比較年長的同事，其餘的人都去了為晚上的燒烤大會做準備。

「你好，小姐，有咩幫到你？」我對著剛推門進來的女士問。

「我想搵陳小姐。」女士問。

「啊，許太，哩面哩面，過嚟坐。」陳小姐，即是鄰Team的Evelyn立即起身迎上來。

原來是她的熟客，我便繼續坐著發呆，心不在弦的查看電腦。

「Charles，今日你個面又無晒人，得返你一個嘅。」Admin Koey問。

「哦，係呀，一陣去阿佑度BBQ，佢哋去晒買嘢準備。」我答道。

「哦，難怪喇，聽講阿佑住村屋，佢個面好似好猛嘅喎。」Koey煞有介事的說，還壓低了聲線。

「係咩？你又知嘅？」我好奇的問。

「梗係知喇，我住哩度幾十年，多多少少都知啲。佢個面夜晚無咩燈，行返去馬路搭小巴聽講永遠行唔到，要行到有太陽先行到。」Koey把她聽過的都說出來。

「咁驚？唔係啱……」我真的被她所說嚇倒了。

「不過最恐怖係荒廢嘅村屋，聽講入面有殭屍添！」Koey邊說邊伸出雙手，學著殭屍跳。

「Oh shit！你講笑啫？有殭屍咁大件事？」此刻我腦內正想著如何完美缺席今晚的燒烤大會而不失霸氣。

「哈哈，講笑啫，唔駛咁驚，哩啲都係傳聞，都無人真係見過，如果真係有，實上晒新聞喇。」可能Koey看到我被她嚇得面青口唇白，覺得場面惹笑又有點歉意，於是向我闡述她的見解。

「唔係呀，我真係信係真嘅，始終哩啲嘢真係好難講，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我害怕的結束這回合。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樓看完了，客人最後沒有簽約，推卻說要再想想，也沒差，反正也習慣了

，我也沒有放在心，畢竟真正令我擔心的是阿佑家旁的荒廢村屋，他們真的打算去探險嗎？我晚了這麼久才去，可能我已逃過一劫，他們已經自行探險完了。

想著想著，我已經下了小巴，帶著他們要求補充的飲料，往阿佑家走去，到他家要先穿過「之」字型斜路，兩旁種滿參天大樹，一走進去，多大的太陽也顯得無力，只有少許光線能排除萬難擠進這大樹造成的通道。穿過通道後，終於看見一些二、三層高的村屋，根據阿佑先前的指示，走下十分陡峭的斜路，這坡度應該超過四十五度，幸好不是很長，否則肯定會滾下去。走完斜坡後，阿佑的家就在眼下，無錯，還要下一條過百級的樓梯，真的十分艱辛。

這是一棟兩層高連天台的村屋，前面有一空地，對著大海，看著日落，就像一幅畫般美麗。而荒廢的村屋就在眼前，在阿佑家的右面，夕陽映照之下，這屋份外陰森可怖，雜草叢生，還傳來野鳥叫聲，而剝落的石屎外牆被噴上了塗鴉，玻璃窗戶被砸碎了，典型鬼片內會出現的鬼屋模樣，各種各樣的佈置彷彿跟其他人說：「我就係鬼屋，快啲嚟探險喇。」欠的就是一個當地傳說或者是關於這屋的故事。

「間屋你哋係咪已經去咗探險喇？」我弱弱一問，期望他們說已經去了，沒有任何特別。

然而，世事又怎會盡如人意呢。

大師兄Chris搶著說：「梗係未喇，點都要等埋你先一齊去，而且日光日白去邊夠刺激，等一陣太陽落山，食飽之後就去。」

「關於間屋，你哋有無聽過關於佢嘅傳聞？」阿佑問大家，大家紛紛搖頭，見狀，他便續說：「聽講之前曾經有人想買咗佢，但一直搵唔到業主，於是就夾硬搬入去住，打算霸咗佢，逆權侵佔。但點知住咗幾日，個老婆成日話聽到怪聲，同埋喺廚房煮飯成日都有嘢撩佢個頭搞到好痕之類，老公當然唔信，仲話老婆疑神疑鬼，點知有一晚……」

「喂，阿佑，你確定真係要咁講嚇我哋？我哋一陣仲要入去嘅。」Kelvin打斷道。

「咪生人唔生膽喇，有啲背景故事一陣先刺激。」Terence回答。

於是阿佑繼續說：「點知有一晚，老婆約咗班朋友出去玩，得返老公自己一個喺屋企，佢自己叫咗外賣食，食食吓聽到樓上傳出腳步聲，佢覺得好奇就上去望，但咩都無，咁落返樓喇，就見到有四個半透明但無腳嘅人喺度向佢招手，叫佢快啲食飯，佢嚇到傻咗，即刻跑出間屋，點知一出門就撞到佢老婆，佢老婆見到就問咩事喇，老公講完之後打算拖住老婆就走，但佢一拖就覺得老婆隻手好冰凍，之後望清楚啲，老婆個身都係半透明，同埋係無腳嘅，之後個男嘅就嚇到自己跑走咗。」

「嘩！好恐怖呀！」Fion和Rita攬作一團，十分害怕。

Justin則比較冷靜理性，開口就問：「咁個老公最後點？去咗報警？」

「應該都係喇，唔係點會傳到哩件事出嚟。」Alex說。

「無人知個老公點，哩單嘢我都係聽啲鄰居講，好似話嗰時喺間屋隔離嘅樹下面搵到條女屍。」阿佑回應觀眾問題。

「即係話個老婆喺屋企附近死咗？唔係話去咗玩咩？又會喺屋企隔離嘅？」我都忍不住發問。

「哩層我都唔知咁多，或者一陣去探險會搵到答案呢，哈哈。快啲食飽就出發。」阿佑說完便大口咬了一條廚司腸。

一輪狼吞虎嚥過後，眼見眾人也飲飽食醉，Terence便站起身跟大家宣布：「今日探險活動正式開始！」各人聽後也十分興奮，除了Fion、Rita和我。

「真心，係咪可以唔去？」我率先發問。

「你唔係驚呀？咁大個男人都驚？一齊去喇Charles。」Chris用激將法，可惜對我作用不大。

「係囉，我哋都唔想去。」Fion摟著Rita說。

「唔駛怕喎，我哋咁多人，而且男仔咁多，陽氣咁足，咩鬼都怕咗我哋喇。」Kelvin笑著說。

「係囉，一齊去喇。」Justin也加入遊說。

在群眾壓力之下，不，應該說是大眾落力哄之下，Fion及Rita也終於上鉤，而我也因為再沒有盟友而被逼跟上，最終一行九人浩浩蕩蕩的出發。

走上過百級樓梯後，沿路而下，不足五十米便到荒廢村屋前，近看更覺恐怖。雜草叢生又帶點破舊的籬笆緊緊鎖著，不過只有半身高，所以很輕易的可以跨進去。村屋前的空地很大，大約有半個籃球場般，但疏於打理，原本的石路小徑也被雜草遮著，還不時傳來青蛙「呱呱」的叫聲，更添詭異感。更甚的是，自從進入村屋範圍後，就感到特別寒冷，而且天也更黑，但當時的我並沒有對這些事物有足夠的敏感度，導致之後的事件發生。

「好似凍咗好多咁。」Rita的聲音打破靜寂，雖然聲線很小，但特別響亮。

「我都覺，早知著返件襖先嚟。」Fion也認同。

「應該係因為哩面空曠啲應風啲所以先感覺凍啲啫。」我嘗試解釋，完全將之前所學忘記了，現在回想，那股寒氣最少是「四房」級別的，甚至有機會是「地花」級，我們能活著出來真是奇蹟。

我們沿著那條被雜草湮沒的石路小徑走到門前，這是雙門設計，門被鐵鏈鎖著，大門半掩，其中一道門更因日久失修，有一個門鉸脫落，令門搖搖欲墜。

「睇嚟唔可以由大門口入去，我哋搵吓有無其他地方入到去。」Alex提議。

於是大家兵分兩路，沿著村屋左右兩面前進繞個圈，看看有沒有後門或是窗戶可以爬進去，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一個被砸爛的窗戶可以進去，大家亦紛紛循這個入口進內。

屋內的感覺跟屋外截然不同，十分暖和，雖然鋪滿灰塵，十分殘舊，而且有些東西被惡意破壞，但仍舊看得出前住客是十分講究的人，從那些擺設和裝潢可以知道他的品味非凡，雖然外表是破舊村屋，但內裡卻比得上三千呎豪宅的氣派。

「睇吓，哩度邊忽似有鬼？我話真係值得逆權侵佔就真，入面咁有氣派，裝修都慳返，清潔一吓，買返啲傢俬就住得。唔好同我爭，我要咗。」Kelvin打趣道。

「好呀，咁等你快啲搞掂，下次就嚟你『屋企』BBQ。」Justin指著地下說。

當眾人輕鬆說笑時，樓上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

「殊，你哋聽唔聽到樓上有腳步聲？」我小聲的問。

「無喎，邊度仲有人啫，我哋九個係齊度，咪生人唔生膽喇Charles。」Chris說。

「唔係呢，我都好似聽到。」Fion也加入討論。

「Fion你啊，咪畀Charles影響喇，邊有聲啫。」Chris繼續堅持。

「咁你試吓上去睇吓。」Rita也幫口。

「啊，你個Rita呀，哩個時候就加把聲，你唔出聲無人話你啞㗎。」Chris感到被圍攻。

「你話無，咁怕咩上去睇，你唔係驚呀？」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激將法對付他。

「好，Charles同我一齊上去。」Chris打算找我陪葬。

「點解要捉埋Charles？你自己上去咪得囉。」Fion為我解圍。

「你個Fion呀，It's okay，我自己上去。」Chris戰敗，只好無奈的答應。

未幾，樓上便傳來Chris的慘叫聲，眾人聞聲立即跑上去查看發生什麼事。

樓上的第一感覺是嚴寒，就像進了冰箱一樣，而光景跟樓下也截然不同，樓下雖然殘破但還看得出品味，但樓上完全是破爛無裝修，就像最初建成到現在都無翻新過一樣，果然都只做門面功夫，客人看到的都富麗堂皇，看不到的都隨便處理。露出鋼筋的天花板、石屎剝落的牆身、滲水浸泡發脹的牆腳、甚至因風吹雨打而破掉的屋頂，你能想像到的惡劣情況，這村屋也會有。

而最不想遇到的事，正正是由我們登上二樓開始。

「大師兄，你係邊度？」眾人都不願亂走，待確認Chris位置才出發，然而一直沒有回應。

眾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阿佑打破沉默：「啱啱大師兄點解會自己走上嚟？」

「佢話聽到有腳步聲，所以想上嚟睇吓，本身想叫埋我哋，不過我哋唔肯，所以佢自己上咗嚟。」Fion以顫抖的聲音回答。

「腳步聲？」阿佑聽到後先是詫異，後來變得害怕起來：「你哋記唔記得我啱啱講嗰個傳聞？個男人就係聽到樓上有腳步聲，之後就出事。」

「啊，唔好再講，我哋快啲搵埋大師兄就走，哩度好得人驚。」Rita緊閉雙眼，掩著雙耳高聲說。

「我都覺有啲寒，我哋一齊逐間房搵喇，哩個時候分散會好危險，睇戲嗰啲都係因為分散先出事。」

Kelvin提議，眾人也點頭和議。

如是者，大家往最遠的一間房走去，根據電影經驗，要尋找的人往往都是在最後的房間和廁格，所以我們利用逆向思維，由最遠最尾的房間先開始，希望能一擊即中。

房門打開，房間很大，放了一張King size雙人床、訂造的入牆大衣櫃、典雅的梳妝枱，還有一張放滿書的書枱。

「一眼望晒，唔喺度，去第二間房再搵喇。」Justin說。

「咪住，睇埋床下底同衣櫃先，有可能匿咗喺入面。」Terence連忙補充。

「床下底我睇咗無，至於衣櫃應該唔駛睇，你見到佢用符封住，都無畀人搵過，佢唔會喺入面，我哋去第二間房喇。」我試著對大家解釋，大家也很受落，但也變得更害怕。

「點解會有符嘅？」、「係咪有鬼呀？」由他們的表情能得知他們都有這些疑問，但為免其他人恐慌，所以沒有問出口。

我們依序去第二間房、洗手間、第三間房，全都沒有發現，最後只餘下最近樓梯的最後一間房。

這間房緊緊閉上、重門深鎖，沒有誇大，因為足足有五個外加的鎖把門牢牢鎖上，而這五個鎖頭現在還是鎖著，絕對沒有可能進去。

「哩間房佢都唔會入到去，我哋搵晒都唔見，佢係咪玩嘢嚇我哋，呃我哋上嚟之後自己偷偷走咗？」Alex懷疑道，的確有這想法也很合理，畢竟這間房是常人無法進內的。

「其實仲有天台，不如我哋上去睇埋？」Terence再度提出有用的建議，而大伙亦贊同。

我們一行人上到天台，發現門已打開，想也沒想便走出去尋找Chris。天台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有電視天線和水箱，並沒有任何可以藏匿之處。

「無料到嘅，佢肯定已經走咗喇，收隊返去阿佑屋企。」Alex說。

「等陣先，反正上到嚟，不如Check埋水箱，唔係一陣變『藍可兒』香港版就大鑊。」我提議，眾人也同意，於是集眾人之力打開了水箱，果不其然，內裡除了水以外是空空如也，沒有任何異物。

「好，結案，大師兄玩嘢走咗，大家返去屌柒佢。」Alex語帶憤怒。

如是者，我們再次回到二樓，而詭異的事終於發生，本身被五個鎖穩穩鎖上的房間竟然開了門，而Chris正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各人見狀也顯得很驚訝，大家都目定口呆，而率先打破沉默的又是兩位女生。

「啊！死咗人喇，快啲報警！」Fion嚇得花容失色。

而在旁的Rita也跟著大嚷：「有鬼呀！救命！大師兄畀鬼殺死咗！」

當大家都呆若木雞之際，阿佑冷靜的走去檢查躺在地上的Chris，然後安慰大家：「冷靜啲先，佢只

係暈咗啫，無死到。」各人聽到後都鬆了一口氣。

「咁快啲抬埋佢走先，此地不宜久留。」我走近並扶起他，Alex和Justin見狀也連忙跑來幫忙，畢竟一個昏迷的人是特別重的，一個人很難扛得起。

「嘍」！在無風之下，門被大力關上。阿佑、Alex、Justin、Chris和我被關在房內。我們立即去嘗試開門，但無論我們如何用力，門都是不能打開。

「喂，唔好玩喇，快啲開返門。」Justin對著門外喊，但沒有回應，於是隔門怒罵：「屌！快撚啲開門，咪撚玩，一啲都唔好玩，仲唔開門一陣你哋就知味道。」但依然沒有反應。

「喂，好似有啲唔對路，佢哋雖然貪玩，但哩啲時候絕對唔會亂嚟，係咪有啲咩事？」阿佑依然表現冷靜。

「你哋覺唔覺好似凍咗？」Alex冷得發抖，不斷摩擦自己取暖。

我放下大師兄，然後凝重的對大家說：「今次唔係咁簡單，大家冷靜聽我講，咁凍嘅係因為啲陰氣，根據哩個溫度，個『住客』應該最少係『四房』級，甚至係『地花』級，坦白講，『四房』我都仲勉強應付到，但『地花』的話就超出我能力範圍.....同埋我諗佢哋係聽唔到我哋嘅求救，因為似乎我哋已經去咗另一個空間，你唔覺間房好似無咁殘舊咩？」

他們聽完後顯得有點驚訝害怕，但整體還是表現得很冷靜，還四處張望，發覺房間真的發生了變化，本來殘破的房變得更新簇簇。

「咁我哋點算？同埋咩係『四房』同『地花』？」Justin問。

「『四房』同『地花』都係『住客』嘅Level分類，『住客』即係指鬼，最理想嘅辦法就係搵出個『住客』，叫佢帶我哋返去，不過.....」我欲言又止，不知如何說下去。

「不過事情唔會咁順利簡單，個『住客』唔會咁順攤，係咪呢？」阿佑推理出我接著要說的話。

「嗯，無錯，的確唔會咁輕易，以哩度嘅陰氣嚟睇，佢應該有好多怨氣積埋，唔係咁容易解決，可能要徹底『翻新』先得，不過我真係唔Sure得我一個應唔應付到。」我抱歉道。

「咁加埋我呢？」Alex問。

「加埋你？乜你都係？」我驚奇的問。

「係啊，不過一直無講，馬生話唔好四圍同人講嘅。」Alex淡然的說，而Justin跟阿佑則完全聽不明白我們的對答。

「原來係咁，但係.....」我突然想起，於是帶點絕望的說：「我無頸繩喺身，而且身上得銀包嗰一張卡片，恐怕未必夠。」

「我都無頸繩，但卡片就有幾張。」Alex在口袋中拿出三張卡片。

「卡片我都有幾張。」Justin和阿佑異口同聲的說，好像終於盼到希望的曙光般，之後分別掏出三張

和兩張卡片。

「我諗你哋啲卡片未必有用，會唔會有馬生同Patrick嘅卡片？馬生嗰張可以，Patrick嗰張要睇睇。」Alex問。

「我無馬生卡片喺身。」Justin又再次重回深淵。

「我都無Patrick嗰張。」阿佑也跌回地底。

「咁唯有靠我哋兩個。」我望向Alex，然後對大伙說出我的計劃：「我哋一人拎一張卡片保護自己先，至於大師兄就無辦法，我哋盡量圍住佢保護佢喇。喺哩度對我哋好不利，始終係個『住客』嘅地頭，所以我哋以逃出哩個空間為目標，但要逃出去，都要搵到個『住客』先得，我哋被困哩間房，我相信哩度一定有啲蛛絲馬跡。」

「腳步聲。」阿佑突然想起了什麼，衝口而出：「我之前講嗰個傳聞，同啱啱大師兄上嚟嘅共通點就係聽到二樓嘅腳步聲！哩間房可能就係最先有聲嘅地方。」

「都有機會，咁我哋快啲攞吓有咩線索。」Justin說。

「我諗唔駛。」Alex冷靜的說：「你哋睇吓床下底。」

眾人同時望向床下底，發現有團黑影，而黑影發現有人找到它時，便慢慢爬出來，在燈光映照下，黑影真面目漸漸顯露，原來是一個小男孩，他正興高采烈的笑著。

「小朋友，你玩緊伏匿匿？我哋搵到你，你輸咗，講我哋知點離開哩度。」我對小男孩說。

「唔制唔制，我都未玩夠，陪我再玩多陣。」小男孩撒嬌，但在其他人耳裡只聽到不明的聲音。

「咁玩完你要話我哋知點離開哩個空間啫。」我跟他討價還價。

「唔得唔得！贏咗畀你哋離開哩間房就得，如果唔係媽媽會打死我。」他邊說邊揉搓雙臂，就像剛被人打完要呵一樣。

「但哥哥趕時間，最多同你玩多一次，下次先再同你玩過。」我嘗試哄他，盡量減少浪費時間。

「唔得！」他突然變臉，樣子變得嚇人，同時怒道：「一定要贏咗我先走得！」Justin和阿佑看到自然地後退了兩步。

「係係係，同你玩同你玩，贏咗先走，唔好咁嚇吓小朋友，咁你想玩咩呢？」我安撫道。

他頓時變回原來的樣子，童心未泯的說：「我想玩捉伊因。我做鬼，你哋匿埋。」

「捉伊因好啊，不過哩間房咁細，好易搵到唔好玩啱啫，不如我哋將個範圍擴大到成間屋，咁先多啲地方匿埋，好玩好多。」我借題發揮，希望可以離開這間房。

「都係，好喇，咁就開門畀你哋，但如果畀我捉到，你哋以後都要喺度陪我玩，好似嗰個哥哥咁。」他指著Chris說。

「原來佢陪緊你玩，點解唔見佢嘅？叫埋佢一齊玩，多人好玩啲。」我們終於得知Chris不省人事的原因，我嘗試哄小男孩釋放Chris的靈魂，好讓他有機會返回自己身體。

「嗯.....好喇，多啲人係好玩啲，哥哥你都講得啱。」他想了想，最後還是答應了，於是吐出了Chris的靈魂，無錯，是吐，由口裡吐出，非常嘔心，但總算是釋放了。

「大師兄，快啲返去自己身體先，我哋要玩捉伊因喇。」我指著他躺在地上的身體說。

「我數一百聲，你哋要快啲匿埋。我數喇，一、二.....」小男孩已經開始遊戲。

「我諗佢應該係數緊，不如趁機做低佢喇。」Justin小聲說。

「唔得，點可以咁無口齒，我哋要同佢玩，仲要贏，我諗Alex都Feel到，佢唔係始作俑者，佢只係一個小朋友，無惡意。」我試著跟大家解釋：「我哋陪佢玩完之後，仲有機會幫到我哋逃出哩個空間。不過我知你哋無人聽得到佢講咩，所以無論聽到咩聲都唔好出嚟，除非我叫你哋出。」各人沒有更好的方法，也只好照我意思去做。

我們離開房間，在屋內各自尋找藏匿的地方。我根據過往跟妹妹在家捉迷藏的經驗，選了房內開門後跟牆形成的三角空間，這正是「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而且我還抱膝坐地，把自己最小化。

「我開始捉喇。」小男孩宣布遊戲正式開始，我亦控制呼吸，盡量避免發聲，畢竟他就在我眼前翻箱倒櫃，一會後，他便離開房間到其他地方尋找。

不知過了多久，可能是十分鐘，也可能是一小時，畢竟在這情況下，每秒鐘也過得很慢，也不知其他人有沒有被找到，四處也很寧靜，就像恐怖電影般，在鬧鬼的屋內，下一秒突然有鬼出現的Jump scare前夕一樣，無錯，我知，我的確在鬼屋內。我吞下一口口水，在窄小的門縫看出去，沒有任何動靜，安靜得很詭異。忽然，我想起另一個恐怖電影的情節，我倏地向上望，我不知道是恐怖電影真的很清楚鬼的習慣，還是鬼向恐怖電影學習嚇人方法，這一刻，我只知道小男孩在上面一直看著我，不知看了多久，接著的事我也不太記得，大概是靈魂被他吸走，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濕漉漉空間，我想這就是Chris之前被困的地方——小男孩的肚。

而在這裡，我聽到Chris和阿佑的聲音，即是他們也已經被捉到，現在只剩下Alex和Justin兩個希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知過了多久，這個肚子囚室再沒有增加人數。之後不知又過了多久，我們被吐出來釋放了。

「哥哥你哋真係好勁，我完全搵唔到你哋，你哋贏咗，我畀你哋離開哩間房。」小男孩低著頭，心有不甘的說：「但可唔可以話我知你哋匿埋喺邊？」

「我唔知佢哋肯唔肯講啲，但係等我叫佢哋出嚟先。」我邊摸著小男孩的頭安撫他，邊大喊：「Alex、Justin，完咗喇，我哋贏咗喇，可以出嚟喇！」聽到我的呼喚後，他們也陸續現身，在向他們表達小男孩的意願後，他們也很大方的說出藏身地點，然後小男孩便消失了，我們也離開房間到下層。

「我記得你講嗰個傳聞係個男屋主上完二樓落返樓下之後，見到四個半透明人影，但我哋咩都見唔到.....淨係Feel到好凍啫。」Chris對阿佑說，阿佑搖頭攤手表示不知道。

「Charles，睇嚟Boss喺哩度附近。」Alex對我說，我也點點頭，但不知躲藏在何處。

「廚房！」阿佑忽然叫道，我們也順勢看過去，以為有什麼發現，但什麼也沒有，接著他才補充：「傳聞入面個太太喺度煮飯，成日有嘢撩佢個頭，應該廚房有啲嘢，可能係.....吊頸？」

「喺廚房吊頸，所以隻腳撩到個頭？」Chris問。

「都可能係，記得以前聽過個鬼故，講大學宿舍有個學生夜晚溫書個頭都係畀啲嘢撩到好痕，最後發現係之前個學生喺度吊頸。」Justin說。

「去睇吓先。」我跟大伙說，然後帶頭走去，赫然發現廚房內有一女人背對我們吊著，而事情發展亦如電影橋段般，屍體慢慢轉向我們，最後清楚看到樣貌，是一個馬姐，綁著馬尾長辮，舌頭伸得很長，全身血肉模糊，她突然張開眼睛，嚇得我們後退數步、摟作一團，慶幸的是她不能離開這條吊頸繩，所以只要我們不走近便很安全。

由於吊頸死是不能說話的，所以我們正苦惱如何才能跟她對話，就在此時，她身體開始亂動，伸手指向我們身後，明顯有訊息想表達。我們亦不敢怠慢，立即望向後方。

只見寒光一閃，一把用天山寒鐵所鑄成，淨重七七四十九斤又十六兩零四安士的菜刀迎面襲來，手起刀落，把地板輕易劈開，要不是我們反應敏捷，便已成刀下亡魂。未待我們回神，菜刀便再次來襲，我們左閃右避，好不容易才用椅子把菜刀擊飛，此時才看到施襲者原來是一位雍容華貴、年約三十出頭的太太。

「係佢喇！」Alex大喊：「佢就係終極Boss。」雖然眾人都知她是關鍵，但如何對付她我們還是無徹。

「啱啱畀大家嘅卡片，係時候盡地一煲。我哋無EA證收唔到佢，所以我諗我哋要試吓限制住佢行動同佢講數，不過.....」我的說話被Chris打斷了。

「咩卡片？我無嘅。我完全唔明要做啲咩。」Chris非常疑惑。

「啱啱我哋分咗畀Justin同阿佑一人一張我哋嘅卡片，而你暈咗而我哋又無多，所以你無。」我邊解釋邊拿著卡片對著「住客」太太，以防她突襲。

「好彩我都有自己卡片。」語畢，Chris從他自己的卡片盒拿出卡片。

「無用㗎大師兄，你啲卡片唔Work，除非你有馬生卡片，同埋唔好打斷Charles講嘢先。」Justin說。

「我有嘞，要幾多張？」Chris說完便從卡片盒拿出數張Kerry的卡片，我們像看到救星一樣，雙眼發光，而「住客」太太則後退數步，顯得有些避忌。

「快喇，多多都要！」Alex對Chris說，Chris便拿出全部十張Kerry的卡片交到Alex手上。

Alex接過卡片查看，確定是可用便把卡片平均分給每個人，然後說：「冇理哩啲會更加容易。」

「好，既然哩刻人人都手揸幾張卡片，咁個策略可以容錯高啲，聽住，我哋要用卡片圍住佢，個圈越細越好，封住佢嘅行動我哋先有得同佢傾。」我把計劃告訴大家，他們也點頭同意。

我們人人手拿兩張卡片向著「住客」太太進逼，把她圍在牆角，接著慢慢放低卡片，形成一個籠牢令她不能離開，然後便開始跟她談判，就在我們把卡片都放下、放鬆警戒的瞬間，她突然發難，刮起一陣大風把卡片都吹飛，之後趁亂叉著我的頸，然後不知在哪拿出一條麻繩綁著我的頸，再把我像吊頸一樣吊在風扇上。

我不能呼吸，但為免浪費尚餘的珍貴氧氣所以無作無謂的掙扎，只是默默的嘗試解開繩結，可惜完全解不開，快要休克之際勉強用最後一口氣喊叫：「Peter！」

「噉」，一個黑影從Kerry的卡片飛出來把繩切斷，然後接著掉下的我，再幫我把繩一手斬斷，我立刻大口吸氣，好好回復因剛才缺氧造成的休克，而「住客」太太明顯對這突如其來的鬼有所避忌，沒有輕舉妄動，只是在觀察。

「嘻，又要我出馬，你哋啲後生真係無用。」Peter開玩笑道。

「Sor呀Peter，不過幫幫手先，哩個『住客』應該係『地花』級，我哋咩都無真係搞唔掂。」回答的是Alex，我已經無力回答他。

「哈，濕濕碎喇，我幫你哋限制住佢行動，你哋趁機收咗佢喇。」Peter下達指示。

「但.....咳咳.....但我哋咩都無嘍身，收唔到佢。」我喘著氣說。

「點會？用你哋自己咪得，無人同你哋講過咩？」Peter此言一出，我和Alex不約而同的搖頭，Peter見狀便說：「你哋以為點解咁多地產人肚臍咁大？咪就係封晒啲鬼嘍肚入面既負作用囉。操作好簡單，搽扁佢再用口吸就得，想再容易啲就用卡片造飲筒吸。」

我和Alex神同步，表情一致，大家都「擘大個口得個窿」，Peter見到也嘆了一口氣，再補充：「哩個本身係E牌先會學嘅方法，因為風險太大，隨時反噬，但而家無計，只得哩個辦法，不過我諗你哋兩個Share應該都可以應付到。」我們心知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只好見步行步。

「等等先.....」我想繼續說下去，但被「住客」太太的進攻所阻。

「小心！」阿佑大聲說，不知何時，「住客」太太取回菜刀並擲向我們，幸好有阿佑的提醒，否則我肯定已經成為刀下亡魂。

鋒利的菜刀把地板當豆腐般切開，深深陷入其中，要拿出來好比拔出石中劍，然而對於菜刀主人來說，這是毫不費力的一件事，她甚至不必用手拿起，菜刀也自動飛回她手上，難怪剛剛看不到她去取菜刀，原來是自動導航。

「把菜刀有啲棘手，要諗諗計點拎走佢先得。」Peter說。

「聽我講先，我哋而家喺佢嘅空間入面，基本上佢係無敵咁滯，除非我哋實力強佢N倍，如果唔係就唔夠佢嚟，況且我哋喺度真係搞得掂佢都好，我哋之後點離開？我哋應該要帶佢返現實世界再收咗佢先係上策。同埋我同Alex吸咗佢之後，佢成世都喺我哋體內共存，唔可以拎返出嚟再收返？」我趁空檔一口氣說出我的見解及疑問，以免「住客」太太又再襲來。

「要捉佢離開哩個空間其實唔係唔得，只要搵到條連接嘅通道就唔難，至於你哋吸咗入肚之後當然都可以吐返出嚟，不過吸咗入肚會令你能力提升，對你之後『翻新』有幫助，吐返出嚟就無咗㗎喇。」Peter解釋道。

「咁都得？不過我寧願唔要哩啲Buff。」Alex一面嫌棄，我也表示同意，並說：「哩啲Buff唔駛預我哋兩個，我哋只係想快啲走。」

就在此時，「住客」太太趁我們討論時的空檔，拿著菜刀衝向Chris他們，眼見他們沒有任何防備，就像待宰的羔羊般驚慌失措，我和Alex立即跑去救援，但始終趕不及，「住客」太太向橫一砍，一顆新鮮頭顱便隨即掉在地上，我們眾人也只懂失聲大叫，腦袋當機，不懂其他反應，而當「住客」太太拿著頭顱向我們示威時，我們更加是完全喪失鬥志，陷入絕望，眼睛完全看不清眼前事物，直至該頭顱說話，我們才清醒。無錯，那被砍下的頭顱竟然會開口說話，這絕對可以拍成世界奇妙物語。

「你哋班食濕米，咁就無晒鬥志，仲話想走返出去，真係無鬼用，睇清楚邊個畀人斬先喇！係本大爺Peter呀！我點會有事？」原來被砍的是Peter，他在「住客」太太出手前的一刻趕及保護Chris他們。

Peter的頭顱雖然緊握在「住客」太太手上，但身體依然活動自如，他從背後對「住客」太太用關節技，令她手上的菜刀和頭顱先後掉下，然後再用纏身鎖牢牢鎖住她的行動，之後焦急的道：「仲睇戲？我封唔到佢幾耐，快手將啲卡片貼喺佢身上面，削弱佢再吸咗佢喇！」

「哦.....哦，係，知道。」Alex和我都如夢初醒，立刻上前把手上的卡片都貼在「住客」太太身上，分別只留一張作飲管用。

「啊.....好惡，放開我，你班垃圾！」「住客」太太邊扭動身體掙扎邊喊道，可是只得我和Peter聽得明白她的說話，但隨著卡片越貼越多，她掙扎的力度和叫囂的聲音也越來越弱。

「機會嚟喇，飛雲！」Peter突然說出著名台詞，我們也條件反射的說出：「絕招，登龍劍！」之後把卡片捲成吸管，準備把「住客」太太吸入肚，但我突然想起漏了一個步驟，於是開口問Peter：「我哋要點樣先搵扁到佢？」

Peter被我們這問題氣得雙眼翻白，無好氣的道：「咁簡單都要我教？乜你哋平時『翻新』單位唔駛接觸『住客』？用頸繩或者卡片喇！」

我做了一個「原來係咁」的表情，便拿著手上的一張卡片，跟Alex配合，把「住客」太太慢慢壓成球體，而她因為被卡片及Peter鎮壓著，除了樣子可以表現凶狠外，根本沒有任何反抗能力。最終，我們花不了多少力氣便順利將她壓成籃球大小的球體，我們也立即將卡片捲成吸管把她吸進肚內。

「嚟」，整層的燈突然熄掉，伸手不見五指。

「哎呀.....」各人也紛紛哀鳴，我也確切感覺到左臉和下腹被狠狠打了一下。

「噏.....登」，燈再次亮起，各人也倒在地上，而「住客」太太卻不見了蹤影。

「頂，發生咩事？佢去咗邊？」Justin問。

「仆街，唔記得咗哩度係佢話嘅事，佢喺度做戲扮嘢，我哋畀佢過咗一棟！」Alex恍然大悟。

「咁佢而家去咗邊？」阿佑問。

「喺上面！」Chris指著天花板說，眾人也抬頭看，卻什麼也看不到。

「啊！」正當眾人看著天花板之際，Justin發出了悲鳴，大家循聲看去，只見Justin跌坐在血泊中，雙手摀住肚，而Chris則手握菜刀，滿身鮮血，一臉迷茫，不知發生什麼事情，就像電影裡被誣陷的人一樣，直至意識到自己手握凶器，才惶恐的拋下它，並連忙小聲、不斷重複說：「唔關我事，唔係我做，我咩都唔知……」

我立即把刀踢開，並用皮帶和衣服替Justin止血包紮，而Alex和阿佑則把Chris制伏在地，並用衣服把他雙手反綁，以免他再度施襲，而他並沒有反抗，只是不斷唸唸有詞：「唔關我事，唔係我做，我咩都唔知……」

「你哋講得啱，哩度係佢地頭，憑你哋而家嘅能力，喺哩度係搞佢唔掂，佢直情當我哋係玩具咁玩。」Peter看了一眼Chris和Justin後繼續說：「好明顯喺佢畀『住客』上咗身，但問題係喺哩度連我都睇唔透佢而家喺邊個身上，佢係想令我哋大家猜疑對方，再將我哋逐一擊破。而家除咗我之外，你哋個個都有機會畀佢上身，雖然有啲危險，但我覺得最好嘅辦法係將你哋全部都反綁雙手，咁就唔會襲擊到大家。」

聽到Peter的說話，眾人本身都覺得很合理，打算互相反綁雙手，直到阿佑突破盲點：「等陣先，即係唔係話想猜疑你，但你喺度先講完佢會上我哋身，你轉頭就叫我哋綁住自己，唯獨唔綁你，如果係上咗你身，咁我哋咪GG？」大家聽到後也停下手，覺得挺合理。

Peter見狀，沒好氣的說：「你哋個腦裝屎㗎？你哋幾時見過鬼會畀鬼上身？」

「咁又喺嗰，今鋪我撐你，又真係未見過。」Alex說完，便繼續替我綁上雙手。

然而阿佑依然不罷休，繼續辯駁：「未見過唔代表無，哩度係佢嘅空間，佢想點就點，咩都有可能。」

「又好似幾有道理㗎。」Justin和應，接著停了下來不再綁。

「各位冷靜啲先，我哋咁樣籠裡雞作反就正中『住客』太太下懷，不如咁，我哋用紅筷子夾吓大家中指咪知囉！」我提議道，大家點頭同意後我便在廚房尋找紅筷子，然而尋遍整個廚房，也只找到白筷子。

我靈機一觸，拿著白筷子到Justin跟前，禮貌的說一句：「唔好意思，借啲血嚟用吓。」然後未待他答應，使用染血的止血衣服抹了抹筷子，白筷子頓時變成紅筷子。

「得，禮成，邊個第一個夾？」我問。

「我！」Alex第一個舉手走過來，遞出左手，我右手拿筷子夾住他的中指，左手輕輕扶著他右面膊頭，順利過關。

「跟住到我。」我把筷子遞給Alex，同時伸出左手握著他的左手，並語重心長的說：「我嘅清白就

交畀你喇。」

說完後Alex意會到，便夾我的右手，並用右手扶我的左膊，也是安然過渡。

接下來我們走到阿佑跟前，Alex照辦煮碗，但也沒發生什麼事。下一個是Justin，Alex也是搭著他膊頭夾中指，起初他也沒有什麼反應，但數秒後便滿頭大汗，最後昏倒臥地，同時「住客」太太也搵著左膊由Justin身上彈了出來，我和Peter立即飛身封住她的行動，但她發難把我們都擊飛，然後不解的問：「可惡，明明對筷子無用，點解會搞到我飛咗出嚟？」

「筷子無用我哋點會唔知，但卡片有用就得喇。」我喘著氣說完，Alex也撲上去試圖制伏她，但結果跟我一樣，殊途同歸，都是被擊飛。

「你班垃圾太過可惡，我唔玩喇，我要一次過殺晒你哋！」她異常忿怒，樣子變得非常猙獰，完全是惡鬼模樣，雖然其他人聽不懂她的說話，但從她的語氣和容貌的變化，大家也猜到她非常忿怒。

她隨手一揮，整間屋也刮起大風，把我們所有人也吹到貼著牆不能移動，風壓把我們壓得接近窒息，連Peter也只是勉強站著，但完全奈何不了她。

「媽咪。」一把清脆的小男孩聲由樓梯傳來，惡鬼模樣立即變回雍容華貴的樣子，大風也停了，並慈祥的說：「做咩啊寶貝，媽媽嘈親你？」多得這位小男孩，我們有了喘息的空間。

「你同哥哥佢哋玩緊啲咩，好似好好玩咁，我又要玩。媽咪我同你講呀，佢哋超勁呀，啱啱同我玩捉伊因連我都搵唔到佢哋，佢哋仲好好人咁講咗我知佢哋匿埋咗喺邊。」小男孩天真的說。

「係呀，我哋同佢玩咗好耐先落嚟。」阿佑說，奇怪，為什麼他會聽得明白鬼話？

「小朋友，快啲同你媽咪講我哋無惡意，淨係想離開哩度。」Alex對小男孩說。

「你哋無惡意？你哋同啲咩人一樣，擅自闖入嚟仲強姦埋我同三個姊妹，連善姐都唔放過！我唔會信你哋，擅闖嘅人都係仆街，善姐已經畀你哋害死咗，我要親自保護我自己嘅屋企！」她怒氣衝天，把我們都震懾住。

「冷靜啲先，我哋無咁嘅意思，我哋只係嚟廢屋探險，無諗過會闖入咗你個空間。」Justin說，看來大家都能聽到鬼話了，證明大家都已經死過一次。

「咩廢屋？我哋一直都住喺度，點會係廢屋？」她暴怒了，整間屋也震動搖晃著，小男孩也嚇得抱著欄杆哭，「住客」太太見狀頓時停止，變回慈祥的母親安撫她的小寶貝。

「太太，而家係咩年份？」我問。

「咪七三年，咁都要問？」她沒好氣的答。

「喺哩個空間係七三年，但現實世界已經係二零二二年，哩間屋已經荒廢咗好耐，我哋真係嚟探險。」我試圖告訴她真相，不管她接不接受。

「無可能，班人先啱啱走，善姐先啱啱斷氣，點會係咩二零二二年，你哋唔駛呢我！」她選擇不相信。

我拿出電話展示給她看，並說：「哩部叫手提電話，可以隨時隨地都打到電話，邊行邊傾，唔駛企定定喺屋企先傾到電話。」她看著我把玩電話，開始有點動搖。

「傳聞話之前曾經有對夫婦搬入嚟住，最後太太離奇死亡，先生就不知所蹤，仲話先生聽到樓上有腳步聲，然後喺屋入面見到四個半透明體，我諗你哋就係傳聞中嘅夫婦。」阿佑綜合傳聞和「住客」太太的說話推理：「咁個四個半透明體應該就係你個仔同你三個姊妹，你先生係見到佢哋嘅靈體所以嚇到跑走，再喺門口撞到你，諗住同你一齊走，點知發現你都係靈體，之後自己跑走咗不知所蹤。」

「其實你已經過咗身好耐，而家喺度淨係得返你哋三個仲未投胎，但你先生同三個姊妹都已經唔喺度，你唔發覺咩？時間到，佢哋已經去咗投胎，你記返起初初個個都喺度嗰時，佢哋係有人接走，憑空消失，唔係自己開門走㗎。」Peter一語道破：「你哋之所以仲喺度，係因為恨想報仇？係因為未知或者未信自己已經死咗？定係因為陽壽未盡？我唔清楚，但除咗陽壽未盡下面未收得你之外，其他任何原因都會令你哋永遠投唔到胎要做孤魂野鬼。太太，如果你真係錫你個仔，痛心善姐嘅話，就放手畀佢哋走，唔好再留佢哋喺度受苦。」

「嗚……」「住客」太太雙眼不斷滴下淚水，獨自飲泣，小男孩見狀，立即走上前摟著她。

「我知，我知我哋都已經死咗，我一直都知，只係我真係好唔捨得哩個家嘅一切，我想努力維持住，即使每日要我受一次嗰種痛，我都想繼續維持。」她哭著說。

「咁做對佢哋公平咩？你有無問過佢哋想唔想？你咁樣係自私呀！」Alex義正詞嚴地責備她。

「住客」太太聽後哭得更厲害，我即時上前安慰她，以免她一時想不開，化悲憤為力量，把我們一網打盡，畢竟我們在這空間真的無力對抗。

幸好，小男孩是她的解藥，她緊緊摟著小男孩痛哭一輪後，終於收拾心情，決定面對現實。她帶著小男孩、善姐以及我們到樓上，徑直走到尾房，來到本應被封印的衣櫃前，然後跟我們說：「只要我哋大家入晒去個衣櫃入面，門再開門，咁就返到去你哋所講嘅現實世界，大家快啲入去喇。」說完她先扶小男孩進去，然後自己也進了去，善姐則打算待我們都進去才進入，然而我們猶疑了。

「個衣櫃咁細，我哋應該唔可以一次過入晒去再門到門喎。」大師兄把我們的猶疑說出。

「機會得一次，我過咗去之後，哩個世界會崩塌，留喺度嘅實無救，但我唔入去，你哋無論開開門門幾次個衣櫃，都依然係哩個世界。」「住客」太太解釋。

「咁即係點都要塞晒入去喇……但哩個衣櫃只係普通雙門衣櫃，要塞晒我哋九個人，真係無咩可能。」Justin面有難色的道。

「好似日本人搭鐵咁塞晒入去，盡量用盡晒啲空間，上面都唔好放過，而家人得幾多得幾多，入唔到嗰啲再諗辦法塞。」我說完便走進去衣櫃，而Chris、Alex、阿佑和Justin也相繼擠進去，但已經非常擁擠，我們的手腳和身體已經用非一般人類所做到的角度扭曲。

「差你啱善姐，快啲入埋嚟，仲塞得落。」「住客」太太對站在衣櫃外的善姐痛苦的喊話，她身旁的小男孩也附和：「快啲喇善姐，好好玩㗎。」

但善姐依然站著不動，嘴巴一開一合，像是有話想說但只得「咿咿呀呀」的聲音，她說著說著，雙眼

通紅還流下淚，最後對「住客」太太鞠了一個躬，便衝上前大力把衣櫃門關上。由於整件事來得太突然，「住客」太太也未能及時反應過來阻止善姐關門，但她在門被關上的瞬間便立即再打開門，相隔不足五毫秒，然而門外迎接她的，是已經破舊不堪的房間，善姐已經一去不返了。

「終於.....終於返到嚟現實世界。」Chris開心得跳起來。

「太太，哩個就係真正嘅世界，你唔好再被過去縛住喇。」我對著她說。

「嗰幾個闖入屋嘅人都已經被警察捉到，新聞都有報，你睇吓。」阿佑一回來使用電話上網尋找相關新聞，然後遞給她看。

「你哋跟我哋走，我哋會幫你超渡。」Alex對他倆說，她哭著點頭，Alex便和我一人一個，把他們都吸進肚內，留待明天回到鋪再處理。

「咁都無我嘅事喇，我閃先，希望唔駛再有我出場嘅機會，拜。」Peter說完便走，我們五人都跟他道謝和道別。

在Peter剛走後，在現實世界的大伙聞聲趕至，看到我們無事也不禁鬆一口氣，Fion第一個開口，帶點不悅道：「好玩唔玩玩門都有嘅，嚇我哋都唔係咁玩喇，開唔到門又無晒聲咁。」

「喺呀，阿佑你條仆街，搵啲咁嘅嘢玩，好彩我哋熟你，唔係以為真係有鬼。」Kelvin作狀賞阿佑一拳。

「不過你哋都犀利，識魔術㗎？喺嗰面鎖咗門之後，唔到一分鐘就喺哩面出返嚟。」Rita傻裡傻氣的問。

Terence也不忘挖苦一番：「阿佑最叻係閃，一定係帶埋佢哋閃咗嚟哩面。」

雖然被老朋友們賞了一拳及挖苦，但阿佑並沒有反擊，反而衝上前擁抱他們，這真像經歷完生死之後的大團圓結局，當然Kelvin和Terence不知就裡，不過也深深的摟著他。

「好喇好喇，好基呀你哋，我哋快啲離開哩度先喇。」Chris心有餘悸，只想快點離開，各人也紛紛同意，特別是跟「住客」們交過手的我們。

後續雖然Fion和Rita不斷追問、旁敲側擊，但我們也沒有透露半句，生怕嚇壞她倆。而和我見識過「樓上傳來的聲音」的Fion其實也猜得到，只是我們不承認，她便假裝不是遇見鬼罷了。

半身

半身

在香港，作為業主，最不希望發生的情況第一位絕對是單位變凶宅或凶層。變凶宅某程度上還可以自己選擇，只要自住不放租，或多或少可以減少變凶宅的機會，但凶層就不到你控制了。然而，有些凶宅又真的身不由己，即使自住，家庭和諧和睦，也會受牽連成為凶宅，這亦是很多人不喜歡買平台特色單位的原因。如果你擁有，或正在住這類型單位，緊記要小心這些高空擲物。

而我這次應付的，正是由一宗倫常慘案衍生的枉死「住客」。不只這樣，這「住客」還沒有全屍，只得半身，非常恐怖，級數最少是「複式」級，無錯，又一次越級挑戰，真要命。而這一切，都要從一個在地產廣告App找我的人開始。

凌晨一點多，香港人還活躍的時間，當我雙手正忙的時間，一個罕見的通知在我電話彈出。

「你的樓盤廣告有一條訊息。」用了這麼久，還是頭一遭收到這樣的通知，我立刻停下繁忙的雙手，按進去一看究竟。

「哩個單位係真盤？比其他平成二百咁多，有興趣想睇。」電話的訊息直截了當。

「你好，請問點稱呼？哩個單位係真盤，仲要係匙盤可以睇，不過平啲係因為佢係疑似凶宅嘅同層，你想搵咩Budget同Size？」我輸入。

隔了一回，對方回覆了：「高生，原來係凶宅同層，難怪咁平。」

正當我輸入中的時候，他又再發訊息來，訊息是其他廣告的Link，然後問：「哩啲我都有興趣，你有無？」

我逐一打開並對盤，發現全是假盤或價錢比業主的開價低兩成，果然這些地產廣告App是不可信。

「高生，哩啲盤都唔係真盤或者係凶宅嗰，有一間已經賣出，有兩間搵唔到業主，有一間唔係哩個價，仲有一間係凶宅。」我回覆。

「乜咁多假盤同凶宅嘅。」他好像發現世界真理般。

「係呀，哩啲App好多，吸客麻，啲人通常都係咁。咁你想搵點嘅盤？我幫你搵吓。」我再次發問。

過了一會，他再答：「兩房八百萬左右，廣告哩間我都想睇埋。」

「好，你留個電話畀我方便聯絡，我報啲盤畀你同埋睇吓你幾時得閒去睇。」如是者，我人生第一次成功用地產廣告App收到客。

在一個梅雨天的下午，一對醒目的情侶穿著情侶裝在地鐵站向我招手。

「唔好意思，高生，落雨搞到遲咗啲。」我對著男生，即是高先生說，他就是昨晚在地產廣告App約我看樓的人。

「唔緊要，時間啱啱好，係我哋早到啫。」高先生善意的回話，同時介紹身旁的女生：「哩位係我女朋友Yvonne，我哋諗住買個單位準備結婚，見到你廣告嗰個單位幾抵，雖然你話係凶層，但我哋都Okay。」

「無問題，我琴晚都講過，因為係疑似凶層所以會平啲，但都估到價同有成交過，所以問題不大，最主要問題係你哋會唔會介意，既然唔介意就咩事都無。」我對著Yvonne友善的笑，之後續說：「不過我都有準備埋其他差唔多價錢、Size嘅單位畀你哋睇。」

這次看的單位是位於鐵路上蓋的地標式住宅，有商場基座，名牌發展商，醒目的玻璃幕牆設計，即使已經入伙十年，但仍不覺落伍老舊，所以樓價一直居高不下。正因如此，這單位雖然是凶宅同層，但價錢比其他單位便宜兩成，故依然受到買家青睞。

「咯咯」，敲門過後，我便打開門進單位，讓高先生他們查看單位。單位座向東南，高層單邊開揚海景，兩房梗廚四百二十呎，裝修典雅，散發出濃濃文化氣息，而且單位新淨清潔，雖然已經空置多月，但依然光潔如新，看得出業主是一個很鍾愛這單位的有修養、有氣質的人。

「哩度好正呀！BB你快啲過嚟睇吓。」Yvonne從洗手間呼喚高先生，而我亦循聲走去。

「咦，個廁所佢都有花心思啲，酒店式三用花灑、按摩浴缸、電子廁板，幾唔錯啲。」高先生亦被驚豔到。

「係呀，哩個可以話係單位嘅賣點，無其他業主會咁做，你見成個單位都裝修得咁靚，用料都係頂級就知個業主識嘆喇。啲地磚都係意大利磚，貴嘢嚟。」我落力推銷，希望可以一擊即中。

「睇得出，哩間都幾好，變咗凶層真係唔抵。」高先生慨嘆。

「唔係凶層又無哩啲價呢，哩間我今日問過業主，個價都仲有得傾。」我出盡混身解數。

「好，哩間幾好，係咪仲有其他？睇埋先。」高先生拉著不捨得離去的Yvonne出門。

「另一間都係同座，不過低幾層。」我關上燈和門窗，帶他們到其他單位。

我們一口氣看多了三個單位，但他們都沒有特別喜惡，依然被第一個單位吸引著，直至我帶他們到特色平台單位參觀，他們才再一次雙眼發光、讚美不絕。

「哩個係今日Last一個單位，特色地花，實用五百四十一呎加三百二十呎平台，向南望自己內園景，特高樓底，空間感十足，價錢都係八百中，非凶宅凶層，估突價，超筍。」我把優點同時說完。

他們倆到處參觀，還討論傢俬擺位，十足已經買下單位般，還拍照拍片，以作參考。

「佢哩個平台可以喺廳同主人房進出，好方便，而且夠大，約埋啲Friends嚟BBQ都仲得。」我邊說邊打開客廳的平台門，一陣涼風迎面襲來，我傻傻的說：「你睇，雖然係最低層，但係都好涼好扯風，而且望返自己園景，景觀一流，你哋睇吓。」他倆被我說話引導，紛紛出外查看，顯得十分喜歡。

雖然平台很冷而且還有點濕，但無阻他倆的心情，繞行一周後，高先生對我說：「Charles，哩間我哋好鍾意，幫我哋傾，八百二睇吓業主收唔收票。」就當高先生說完這句說話後，一陣強風把平台的

門吹到關上，嚇得Yvonne差點跳了起來。

「你睇，幾好風，冷氣都慳返。」我發揮小宇宙打圓場，續說：「我試吓幫你同業主傾傾，成交期都係三個月，無問題？」高先生點點頭，於是我便開門送他們走，誰知門的玻璃竟然反映出最不想看到的畫面——Yvonne正揸著一個「住客」，正確的說，是一個只得上半身的「住客」掛在Yvonne身上，正邪惡的笑著。

「What the fuck！」我心想：「哩度明明唔係凶宅，點解會有『住客』？我點整走佢？我總唔能夠無啦啦掂條女㗎。」我轉身打算看清楚半身「住客」時，卻看不到，心想：「唔通我眼花？」於是再次望向玻璃，倒影中半身「住客」依然掛在Yvonne身上，我才恍然大悟，這位「住客」生存在倒影中。

正當我思考如何應對時，倒影看到那半身「住客」雙手慢慢移動到Yvonne的頸處，並掐住，Yvonne頓時咳嗽，顯得有點不適，高先生見狀便趨前問候，但她只是搖搖頭表示只是温差令她一時不舒服而已。

「點會係一時唔舒服，咁落去會死人㗎.....得，我諗到點做。」我心生一計，把平台門打開，並故意把數張卡片跌在地上，形成一個風閘般的入口，試圖把半身「住客」留在平台。

「Charles，你跌咗啲卡片㗎。」Yvonne好心提醒。

「哦...係㗎，唔緊要喇，都濕晒要唔返，你哋入咗嚟先，我再拎去丟咗佢。」我試圖把這件事淡化，而確實也起到作用，他們沒有多加理會便走進單位。

「哈，死未，你繼續留嚟出面，我送佢哋走之後轉頭就收你皮。」我得意的想。

我拾起卡片關上平台門的時候，故意搜尋那半身「住客」的身影，然而卻遍尋不獲。我正苦惱之時，Yvonne的咳嗽聲把我拉回來，我抬頭，不自覺的瞄了一眼玻璃，從玻璃倒影中再次看到半身「住客」，她依然掛在Yvonne身上，依然露出邪惡的笑容，依然深深掐住她的頸。

某個事情大概不妙了。

要在離開單位前，這十數步的距離想出一個辦法，並且實行，這難度絕對可以媲美三國時期曹植七步成詩。

「佢存在喺倒影度，唔通我都要喺倒影世界收佢？」我大膽假設，但不能求證，只好豁出去賭一把：「你哋冷靜聽我講，Yvonne，你身上有隻鬼想攞你命，所以你先不停咳，我啱啱試過簡單幫你驅走佢但唔成功，我打算用另一個辦法，有無問題？」

「吓？咳咳，咩鬼呀？我見唔到，你唔好嚇我㗎，咳咳。」Yvonne面容失色，身旁的高先生則冷靜地說：「哩個世界邊有鬼㗎，佢只係氣管敏感啫，唔好搞咁多嘢喇。」

果然不出我所料，高先生並不相信我，這也難怪，始終他看不到，只憑幾聲咳的確很難說服他Yvonne撞鬼，但我無理由袖手旁觀，怎麼說這「住客」都應該是在這單位惹來的，我要保障他倆安全離開。

「你哋唔信唔緊要，但都畀幾分鐘我同佢溝通吓，睇吓可唔可以解決到。」我盡力遊說，Yvonne因

為害怕所以猛點頭，高先生顯得很無奈，站在一旁比手示意我快點做完這場戲。

獲得批准後，我不敢怠慢，馬上領著Yvonne到平台門前，對著倒影中的半身「住客」喊話：「你唔好搞佢，佢無辜嘅，只係嚟睇樓，你想要啲咩？我幫你。」

半身「住客」根本不理會我，只是更加用力的掐著Yvonne的頸，令Yvonne咳得更厲害，更開始呼吸急促起來，有點窒息的感覺。

「好，敬酒唔飲飲罰酒，睇我點對付你。」語畢，我把卡片放在地上圍著Yvonne一圈，形成一個結界，而倒影中的半身「住客」明顯因為倒影中的結界而顯得有點難受，雙手鬆開不再掐著Yvonne的頸，但仍然勉強掛在Yvonne身上。

「咦？我喉嚨舒服返晒，無咗嗰種好痕想咳同呼吸困難嘅感覺喇喎。」Yvonne高興的摸著喉嚨，而高先生雖然不相信我，但聽到女朋友的說話也放下了心頭大石。

「仲未得嘅，佢仲喺你身上，而家只係令佢暫時唔舒服鬆咗手，接住落嚟我要佢離開你身體。」說完，我把頸繩套在Yvonne的頸上，如果由倒影中看，頸繩是套著半身「住客」和Yvonne的頸。

「救命，好痛，啊！」半身「住客」吼叫，縱使聲音大得響徹雲霄，但都只得我一人聽到。

經過數分鐘的掙扎，半身「住客」終於用手把頸繩甩開，而這亦使她不再掛在Yvonne身上。

「你哋快啲開門走先，我喺度搞掂埋佢，快手，一陣佢恢復咗就難搞。」我著急的說，同時手拿卡片鎮壓著半身「住客」，但這只能從倒影中看到，一般人只看到我拿著卡片凌空「擺Pose」，十分中二病。

「仲有，關門前將條頸繩丟返嚟。」我無暇看他們，只專心的鎮壓著半身「住客」，害怕一不留神便被她逃走，而Yvonne聽到我吩咐後，把頸繩大力的拋，剛好落在我腳下。

「Nice，唔該晒，我哋再聯絡。」我拾起地上的頸繩，再次套在半身「住客」身上，她立即像套上金剛箍般痛苦，情況盡在我掌控之中，Everything under control，之後我開始質問她：「你邊度嚟嘅？點解要搞我哋？點解你得上半身，你下半身呢？」

她沒有並沒有回答，只是越發暴怒，整個單位越來越寒冷，比上次荒廢村屋更甚，而爆發點是我問她為什麼只剩半身時，整個空間瞬間冰冷，頸繩也斷開了，彷彿感覺到我體內的血液流動慢慢減慢，就快凝固結冰，這冰點的寒冷是我前所未見的，正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想不到鬼也一樣。

漸漸地，我整個人也像冰雕般動不了，好吧，動不了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要鎮壓住她，但結冰的確有影響，如果還想不到辦法的話，我就真的命喪於此。

而倒影中的她，雖然依然被我鎮壓著，但明顯不再顯得痛苦，反倒是神態自若，瘋狂大笑，顯然是對我的嘲諷，像是對我說：「你根本鎮唔住我，我鍾意點就點。」

「好惡，我唔會畀你得逞。」我拿出更多卡片，將結界封得更密、收得更細，同時將斷開的頸繩繞著手掌，向她壓下去，這一連串的動作，從氣溫回升的結果看得出暫時是奏效的，我也趁這機會對她說：「我唔係想收你，我係想幫你！你講我知發生咩事，點解得返半身，睇吓我幫唔幫得到你搵返。」

然而，半身「住客」並不領情，繼續負隅頑抗，我的鎮壓手段再次變得無力，手指冷得發紫，耳朵冷得沒有知覺。

「叮噹」，就在此危急關頭，門鈴響了，「咔嚓」，門鎖開了，是有行家帶客睇樓，然而行家甫開門就見到我的動作，連忙對她的客人說：「我哋等陣先，有人睇緊，我入去問吓佢，你哋喺出面等陣，唔好意思。」之後便進來了。

「喂，Ching，好惡搞咁喎，幫吓你手。」她從頸上除下佛珠，套在手上並唸唸有詞，從她拿著的公文袋看得出，她是藍色。

在一輪經文加持後，她把佛珠準確套在半身「住客」身上，倒影中的半身「住客」頓時沒有脾氣，軟攤在地，溫度也回升了。

「唔該晒師姐，好彩有你幫，唔係我實GG。」我向她道謝：「我叫Charles，係紅色嘅，大家同源。」

「我叫Jaye，藍色。」Jaye輕撥長髮，好奇的問：「明明唔係凶宅凶層，點解會有『修羅』？」

「修羅」我相信就是他們對鬼的稱呼，感覺十分厲害。

「我都唔知，只係佢淨係喺倒影度先見到，同埋得上半身，有啲特別。」我想了想，忽然有一個想法，連忙拿出電話問Google大神，最後終於找到答案。

「果然不出我所料，但件事都幾慘，怨氣應該都好大，難怪咁惡搞。」我對著電話說，一旁的Jaye一臉狐疑，我轉而面向半身「住客」，對她說：「我知點解你怨氣咁大，當年單倫常慘案都幾轟動，你畀阿媽推落樓枉死，仲要跌正落哩兩個平台單位中間，畀幅牆攔腰截斷一分為二，上半身喺哩面，下半身喺隔離單位，死狀恐怖，一下子造成三間凶宅嘅誕生。雖然唔知點解你淨係出現喺倒影入面，不過我諗你應該都係想搵返下半身啫，我幫你喇。」

說完我拿出EA證對著她，並說：「我先將你安置喺度先，之後過隔離幫你搵，唔痛嘅，好快。」接著很多EAA字樣從EA證飛出來，牢牢抓住半身「住客」，把她封印在證內。

「搞掂，我去幫佢搵返下半身先，不過隔離有人住，我只可以喺平台望過隔離搵，你唔介意嘅可以叫你客人入嚟睇樓先，廢事佢哋等太耐。」我對Jaye說，同時動身開門出平台。

「唔好，搞掂埋先，等多陣好過佢撞鬼，我同你一齊去。」Jaye也跟著我出平台。

我行到中間用作分隔的矮牆，東西張望試圖尋找下半身，但什麼都看不到，回頭問道：「師姐，有無啲反映到倒影嘅嘢喺身？我諗都要咁先見到。」

Jaye搖頭表示沒有，於是我轉而目標在屋內尋找，終於在廚房找到一個玻璃製的煲，勉強可以反映倒影。於是我便拿著煲到平台查看，依然看不到下半身的蹤影。

「唔通唔喺哩度，而係跌咗落街？又或者係已經被人收咗？」我心裡想著想著，突然從倒影中看到一隻傳說生物——人馬，我立即跟Jaye說：「喂你睇吓，竟然有人馬，哩個世界真係無奇不有，傳說都係真。」

Jaye看了一眼倒影，再看一眼鄰居平台，然後彈了我的額頭一下，把我彈回現實，之後沒好氣的說：「好心喇，雖然你同我都見到『修羅』，但哩個世界真係唔會有人馬哩啲傳說生物㗎，你望清楚現實喇，佢就係我哋要搵嘅下半身。」

「係啲，Sor呀，睇睇吓倒影當咗係真實，搞到我咁鬼興奮以為有世紀大發現。」我調整情緒，看清現實，原來是下半身找不到上半身，又因為下半身沒有眼看不到的緣故，於是乎便誤打誤撞，一直依附在別人的上半身上，只是因為別人有真正的下半身，因此依附的位置要遷就一下，要排在真正下半身後面，便成為了人馬，又由於上半身無了下半身，所以高不過矮牆，看不到自己的下半身，所以一直在等下半身回來，投胎不了，久而久之，被殺加上無全屍的怨念，令她變得如此強大。

「我哋快啲收埋下半身，再超渡佢，完咗件事佢喇。」Jaye說。

「我都想，但係點同隔離講？無理由直接同佢講：『喂，你下半身有隻鬼癡住咗，你變咗人馬，我幫你收返走佢喇。』咁樣㗎嘛，佢實當我哋唔係癡線就係騙徒喇。」我跟Jaye說。

「睇我表演喇，你準備定收佢就夠。」Jaye信心十足的道，然後對隔壁平台的婦人大喊：「太太、太太，我有嘢想問問你，可唔可以過一過嚟？」

婦人雖然有點愕然，但還是走了過來，同時，Jaye著我準備，於是我把玻璃煲放上矮牆，手拿著EA證等待機會來臨。

「太太，我叫Jaye，係Agent嚟，想問吓你，知唔知哩個單位丟空咗幾耐？」在Jaye跟太太聊天期間，我用EA證偷偷對著下半身，把下半身抓緊再封印，由於下半身是只有活動能力而無思考能力，故此能輕而易舉的封印，過程無任何反抗，非常順利。

就在太太思考期間，我已經完成任務，Jaye見狀便打圓場說：「唔緊要，我自己返去Check吓，唔該晒你先。」之後轉身便拉著我走。

「唔該晒你，我返去叫經理處理埋哩個『住客』……啊，唔係，應該話『修羅』先啱，我走先喇係咁先喇。」道謝和道別後，我便離開。

到樓下，我第一時間致電高先生，向他道出事件原委，而他也很明白事理，並沒有因為剛才的事怪責我，之後還跟我看過幾次樓，最後以低於市場五巴仙的價錢買了另一屋苑高層海景兩房單位，不過是跟別人買而不是我。

至於那位「住客」，我把她交給Kerry後，他讓上下半身再次二合為一，成為完整的個體，而「住客」向我們道謝後，便拖著一個女性一起離去了。

至於為什麼只在倒影中看得到她呢？Kerry解釋是因為她斷氣前看見自己一分為二，便拼命在尋找自己的下半身，但由於不能動的關係，便在倒影中尋找，直到自己斷氣變了靈魂也不知道，而靈魂是可以隨意動的，所以在強大執念之下，靈魂便進入了倒影，沒有再出來。

後來再翻查新聞，發現這宗轟動倫常慘案判案之後，有篇篇幅很小的新聞稿，才終於知道事情的真相。

大致內容是說該名母親在獄中吊頸自殺身亡，並留下遺書，遺書內容是說當初不是她推女兒下樓，相反，她是拉著危坐在窗邊的女兒，希望她不要自尋短見，這在庭上也有說過，但無人相信。而女兒經

她一番勸喻，本已經打消自殺念頭，豈料在爬回房內之際，母親突然眼前一黑，向前仆倒，把女兒推出窗外，釀成慘劇，而最戲劇性的是，母親這一暈只是一秒鐘的事，她站穩後立刻靠窗想拯救女兒，奈何女兒已經飛墮下去，事情恰巧有人看到，所以人證的證詞便說是她推女兒下樓，而她也深感自責，所以最後在獄中自殺，盼與女兒在陰間團聚。

作為母親，親手害死自己子女一定超級內疚，現在終於團聚，應該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

垃圾屋

垃圾屋

垃圾屋經常有報導，作為不受歡迎單位之一，經常臭氣薰天，影響鄰居。屋主不停檢垃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可能背後藏著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垃圾屋對旁人的影響固然很大，你可有想過，這同樣對屋主自己做成不能挽救的傷害？

作為地產Agent，處理垃圾屋當然不是我的工作範圍，可是，幫業主追租時遇到，又的確不能避免，只能算是我的一個經驗。

「噏.....噏.....」我的電話震了，來電顯示是張太，某單位的業主。

「喂，Charles，有嘢要搵你幫手。」我一接聽電話，話筒對面便傳來張太氣急敗壞的聲音。

「係，張太，有咩幫到你？」我的氣定神閒跟她形成強烈對比。

「我個單位，個租客已經過咗交租日半個月都未交租，人又搵唔到，變咗租霸，但明明哩幾年一直都好準時，唔知發生咩事，我可以點做？」張太道出她的來意。

「咁啊.....租咗幾年，應該都Friend，係好租客先租咁耐，突然消失唔交租，係咪佢轉咗電話同有咩困難？可以試吓上門問問嘅。」我說出我的見解。

「係呀，個客本身自己一個人住，做生意，都做得幾大，對人又禮貌又Nice，無收到過隔離鄰舍投訴，但唔知今個月發生咩事，我又唔識處理，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去？」張太問。

雖然我也未遇過沒有經驗，但客戶有要求，而我又想從中得到生意，這些加分位送上門，無理由拒絕吧？於是我一口答應：「好，無問題，我同你一齊去，你想幾時？」

張太聽到我的答覆後顯得放下心頭大石，鬆一口氣說：「有你咁就好喇，今日晏晝得唔得呢？」

我查了行程，確定時間無問題，便應承了張太下午三點在屋苑入口等，這又是一次自找麻煩的旅程的開始。

由於我未試過做這事，故特地請教一些老前輩，當中另一Team的Lo哥給了我一個很重要的建議：「哩啲事最好就搵執達吏，唔搵嘅話，都要搵個第三者見證，因為有機會要破門入屋，如果係差佬就最好，無嘅搵保安都得，最緊要有個無關係嘅第三者。」

得到重要建議後，我跟張太商量完，決定到時找保安一同前往單位。

時光飛逝，轉眼便到三點，我準時抵達，數分鐘後，一位衣著靚麗、骨肉均稱、相貌娟好的一位年輕婦人向我揮手走來，我也露出笑容迎接。

寒暄客套一輪，我們便進入屋苑。這屋苑要經商場進入，乘電梯上平台，再往各座樓下，而這屋苑的平台花園佔地也不少，園景、池景、球場景的景色也很美。這屋苑在林林屋苑中間，只有少量單位景觀開揚，所以園景單位是很受歡迎的。屋苑由七座大廈分布成半圓圍著平台花園，其中三、五、六座

是中間座數，能享受到園景和開揚景，當中五座更是最受追捧，因為是正中間，景觀是最美麗壯闊，而張太的單位正正是在五座。

來到五座電梯大堂，張太本身打算直接上樓，我叫停她，並詢問管理員：「唔好意思，哩位係十六H業主張太，想問吓你最近有無十六H住客嘅咩消息？因為張太最近都搵佢唔到，又收唔到租，怕佢出咗啲咩事。」

管理員很快的答道：「十六H麥生？無嗰，佢份人都幾易相處，幾有禮貌，無聽過隔離左右同佢有咩爭執投訴，係最近十六樓有人話有啲異味，不過之後我上去睇過，都唔覺有。但講開又講，最近都好似無乜點見到佢，佢係咪有咩事？」

「就係唔知佢係咪有咩事，所以我哋先想上門搵佢了解吓，不過我哋都需要一個第三者在場，所以想搵你幫吓手。」我道明來意。

管理員為免麻煩，本身不太情願，但在張太再次解釋，而且威逼利誘之下，最終還是就範，跟著我們上十六樓H室。

管理員按下門鈴，一首旋律優美的樂曲隨即響起，無錯，是《歡樂頌》，然而在《歡樂頌》響完後，單位內始終沒有動靜，張太按捺不住，敲門說：「麥生，我係張太，你唔開門我就爆門喇。」但仍舊無動靜。

由於門鎖已經換了電子門鎖，張太雖然不知密碼，但她有一張備用的門卡，簡單一拍，門鎖便打開，我們便能輕鬆進入。

不過，這或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門甫推開，撲鼻的垃圾味隨即而至，率先映入眼簾的是胡亂堆砌到天花板的垃圾山，寸步難行，要跨過大大小小的垃圾堆才能勉強進到廳內，但依然是垃圾圍繞，蟑螂、蒼蠅滿屋都是。

「Oh shit！搞乜？我間屋唔駛要啦？」眼前景像令張太快要瘋了。

「你啱啱話有異味投訴，之後又無咗，我諗都係哩度傳出嚟，但咁臭點解關門就聞唔到呢？」我不解的問管理員，但都知道是沒有答案的。

「麥生，你喺唔喺度？」我在垃圾堆裡搜索著，全屋搜遍，終於在其中一間房內發現麥先生躺在用垃圾堆砌成的床上，身旁有一個一比一的當紅明星攬枕，我即時呼喚張太和管理員過來。

「佢係咪死咗？」張太開口便問，然後叫管理員檢查，但管理員連忙拒絕。

「放心，佢未死。」我開腔打救了管理員：「你睇佢，仲有呼吸。」麥先生的胸腔還有起伏。

「唉，污糟邋遢死。」張太邊說邊行去叫醒麥先生，終於把他弄醒了。

「咦，張太？點解你喺度嘅？」麥先生睡眼惺忪的問。

「我嚟追你租㗎，你過咗半個月都未交租，搵又搵唔到人，所以特登上嚟，點知見到你搞到我間屋污煙瘴氣，我唔會再租畀你，唔該你下個月搬走。」張太氣得七竅生煙，立即出逐客令。

「唔好呀張太，我唔搬得走㗎，我會交返租，你畀幾日時間我，我自動轉帳個戶口咁啱唔記得入錢啫，你通融吓，我會交返。」麥先生聽到張太說要趕他走，立即下跪求饒，然而張太並不買帳，依然堅持要終止租約。在聽到張太如此強硬後，麥先生顯得很徬徨，不斷自言自語：「咁我一定死硬，唔好殺我，我唔想㗎。」

起初我也不以為意，直到我目光再次跟攬枕接觸，便知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點解呢？因為攬枕上的明星，動作跟剛剛完全不同，像是活人般會郁動。

我藉詞說攬枕很漂亮，嘗試拿起它看，但被麥先生狠狠地打手拒絕，而且面色一變、目露兇光的對我咆哮：「咪用你隻污糟手掂佢！」這一連串舉動嚇呆了全場人士，而攬枕上的明星表情亦起了變化，露出陰森的笑容。

「係係係，咁我唔掂喇。不過咁靚嘅攬枕，你喺邊買？我我想買返個。」我試圖緩和氣氛，但卻被張太和管理員投來奇異的目光。

「你都覺得好靚呢！」麥先生望著攬枕，中了邪般甜笑著說：「我都唔知喺邊買，我有日行過樓下見到，一眼就愛上，好自然咁就執咗返嚟。」

「嘩！真係好，我都想執返個，你就好喇，咁都執到。」我繼續無視張太及管理員的鄙視目光，盡力令麥先生放下戒心。

「喂，Charles，你有無搞錯呀？我叫你上嚟幫我收屋，唔係叫你上嚟同佢追星！」張太怒道。其實我又怎會忘記，但要令麥先生清醒，消滅攬枕上的明星「住客」才是關鍵，只是現在我有口難言罷了。

麥先生突然醒起什麼，向張太說：「張太，你唔好趕我走，我會交租，畀多幾日時間我，我會有錢。我唔可以畀佢同佢啲屋企人無地方住，如果唔係我實死。」

麥先生又再說出會被殺等的說話，看來事情真的很嚴重，而且單位應該不只有一個「住客」，為了弄清數目，我安撫道：「放心放心，我會同張太講唔踢走你畀你繼續租，不過你話佢同佢啲屋企人，咁究竟Total有幾多人住喺度呢？」張太看到我這樣問，以為我也發瘋了，氣得差點暈倒，沒好氣的走了。

「佢係一個大家族㗎，計埋我，總共有十三個人住喺度，不過我哋相處得好好，無任何糾紛㗎。我同你介紹，嗰度係大哥住嘅，而嗰度係阿爸阿媽……」麥先生指著不同的垃圾堆興奮的介紹，而「他們」果真也逐一現身。待他一一介紹完後，我禮貌的跟「他們」打了聲招呼，然後告辭。

「金翅仆街鳥，估唔到有咁多個『住客』，雖然全部都唔係好高級，應該都係『Studio』到『一房』，但數量咁多都唔易搞，而且佢哋手上仲有人質，睇嚟要搵老闆幫手先得。」我邊行邊想，並跟張太會合。

「張太，雖然有啲難以置信，不過我都要講你知，麥生佢撞咗邪，而單位入面而家總共有十二個『住客』，即係鬼，數量太多我一個人搞唔掂，所以我返到去會搵老闆幫手。我估計所有事情嘅開端係個攬枕，而大大小小唔同嘅垃圾堆都住咗唔同嘅鬼，我諗每堆入面應該都有一件嘢係被鬼附身先會咁，我哋會搞得掂，放心。」我跟張太解釋，但她正如我所料，一頭霧水，將信將疑。

「即係點？我個單位變咗凶宅？」她問。

「當然唔係喇，你單位都無人喺入面唔自然咁過身，所以唔算係凶宅，只係唔乾淨啫，不過如果唔快啲處理，真係好快會變凶宅喇。」我再加以解釋，令她釋疑。

「咁你快啲幫我搞掂佢，變咗凶宅就麻煩。」她心急如焚，而我也不能怠慢，立刻跟Kerry匯報。

「咁你等我一陣，你同業主行個圈先，十五分鐘後喺屋苑入口等。」Kerry見事態嚴重，立刻動身前來協助。

我跟張太說完後，跟她到會所坐了一會，聊了一會兒樓市走勢，Kerry便跟我說已經到了，我們在屋苑會合後，跟他再詳細說了一次情況，便動身前往單位。

「保安姐姐，今次又要麻煩你同我哋行一轉。」我跟大廈的保安說。

「又嚟？唔好喇.....」她想拒絕，但看到張太凌厲的眼神，恍惚告訴她：「唔好就Port死你。」所以她最後還是逼於現實、無奈答應。

再次來到門前，垃圾的臭味依然嗅不到，而且也感覺不到寒意。

按下門鈴，《歡樂頌》依舊響起，但門還是無人應，張太再次拿出後備門卡開門。

門一打開，單位光潔如新，之前的垃圾堆憑空消失，臭味變成香味，蟑螂、蒼蠅半隻也看不到，整個單位一塵不染，而麥先生也乾淨整潔，剛剛的垃圾堆床變了一張標準的雙人床，攬枕的影也看不到。

「咦？張太？乜咁錯盪啊？我啱啱執完屋去咗沖涼，今個月租金我一陣會畀到你，哩排出咗差都唔記得個戶口無錢過唔到數，唔好意思。」麥先生神態自若，剛剛的垃圾屋猶如幻覺。

「發生咩事？點解半個鐘唔夠就乜都無晒？」保安大惑不解，非常吃驚。

而張太也同樣不知所措，她一心上來想徹底解決問題，怎料問題竟然不翼而飛，令她一時之間失去了方向，答不上麥先生的話。

想當然，我也同樣被眼前景像所震驚，自言自語道：「吓？點解會乜都無？明明啱啱我哋三個都見到唔係咁，無理由集體幻覺、記憶錯亂，中咗曼德拉效應㗎.....」

而一旁的Kerry果然是經驗老到，看到此事依然臨危不亂，能打圓場之餘同時亦能仔細查看，尋找破綻：「麥生，你好，我係Kerry，因為張太話你無交租又搵唔到人，所以想上嚟了解吓，無咩特別嘅，而家知係誤會一場就得。」

「不過，」他突然話鋒一轉，對著廳的牆角大喝，同時擲了一張卡片出去：「喺間屋裡面嘅『住客』我唔可以坐視不理，始終佢哋會慢慢吸晒你啲陽氣，令你衰弱死亡。」

卡片不偏不倚正中「住客」的額頭，是「住客」哥哥，同時美麗的景象瞬間回復成為垃圾屋。眾人——包括我——都顯得非常吃驚，我們再次身處垃圾屋中間，被各個高低大小的垃圾堆圍繞著，剛剛看到的椅子、桌子、茶几等，全部都是垃圾堆，我暗自慶幸剛才沒有觸摸它們。

「你嘅『化妝』技術可能可以呃得到佢嘅，但對我就完全無用，嗰陣獨有嘅死人除實在太攻鼻。」Kerry英氣的說，同時也掩著鼻。

「死人除？除咗垃圾味，我乜都聞唔到嘅。」我心裡想，看來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實力差距。

與此同時，麥先生發出哀鳴，並且立刻跑到「住客」哥哥身邊，拔走卡片，痛哭流涕的說：「阿哥，你唔好有事呀，Sita無咗你會唔掂㗎，振作啲呀.....」

「無用㗎，我已經幫咗佢超渡，佢嚟緊會去投胎。佢嘅只係普通遊魂野鬼，並唔係咩阿哥家姐，佢嘅唔係你家人㗎，清醒啲喇。」Kerry語重心長的對麥先生說，但明顯他完全聽不進去。

「阿哥！」淒慘的叫聲由攬枕傳來，寄宿在內的「住客」痛失親人，悲痛萬分，命令道：「Honey，幫我趕晒佢哋走！」麥先生聽到命令後便立刻行動，變得十分強硬，與剛才斯文的形像大相徑庭。

「睇嚟佢就係你口中所講嘅Sita，」Kerry面對暴怒的麥先生非但沒有膽怯，反而更進一步挑釁：「從來都係得把聲唔敢露面，因為你根本唔係真嘅Sita，今日我幫你哋全部超渡，積返啲陰德。」語畢，瞬間再次擲出一張卡片，麥先生見狀，立刻以肉身阻擋，卡片亦被彈開。

「唔准你傷害佢！佢係我嘅Sita！」麥先生失去理智，衝向Kerry，把他撞跌在垃圾堆上，一股「我要打十個」的氣勢，葉問上身，不斷往Kerry的頭攻擊。我見勢色不對，正要衝上前捉住麥先生，下一秒他便被過肩摔放倒在地，昏過去了。

「唔通我空手道黑帶又要話畀你知咩？」Kerry神氣的對倒臥在垃圾堆的麥先生說，然後別過頭，矛頭直指罪魁禍首——攬枕上的「住客」、偽裝成Sita的鬼喝叱：「你嘅傀儡已經暈咗，到你喇，現身喇！」語畢，兩張卡片又再往攬枕飛去。

「噠、噠」兩聲，正中紅心，但都不是攬枕，而是其他家具。

「阿爸、阿媽.....」攬枕「住客」驚叫。

「頂，又有其他幫佢頂咗。不過唔緊要，反正全部都要收，仲淨低九個。」Kerry再拿出四張卡片，分別向四堆垃圾擲去。

「噠、噠、噠、噠」四聲清脆的聲音，宣告著多四個「住客」被超渡，攬枕「住客」泣不成聲，只能眼白白的看著她的家人被超渡。

此時，除了攬枕「住客」外，餘下的「住客」不再坐以待斃，決定主動出擊，用數量優勢襲向Kerry，可是經驗老到的Kerry，以簡單的步法，像跳舞般巧妙的避開所有攻擊，並每個都附加一張卡片，成功超渡。

終於，只餘下攬枕「住客」Sita。她眼見其他十一位家人被瞬間超渡，自己也覺得毫無勝算，但又不想輕易就範，所以決定放手一搏，上了昏迷的麥先生身。

「點解你仲係要咁執迷不悟呢？」Kerry慨嘆。

「住客」Sita沒有理會，向Kerry衝過來就是一拳，然而Kerry俯身躲開，右手拿著卡片一下拍在麥先生額頭，「住客」Sita頓時彈出來，元氣大傷，無力的跪在地上。Kerry行前，正要給予最後一擊之

際，麥先生醒了，抱著Kerry的腳，大聲對「住客」Sita說：「老婆你快啲走，我拖住佢，快啲！」

「住客」Sita本身想趁勢溜走，但看到麥先生因為Kerry的掙脫動作而被甩到牆上時，立即改變主意，飛過去摟著愛郎，細心呵護著他，並泣不成聲的說：「係咪我跟你走，你就唔再傷害佢？」

「我從來都無打算傷害佢，我只係幫佢清醒返，傷害佢嘅人係你哋班『住客』！」Kerry義正詞嚴的答道。

「唔.....唔好跟佢走，我哋咁難得先可以喺埋一齊，以前我哋因為身份問題唔可以一齊，點解而家等到佢死咗，我都唔可以自由咁同佢係埋一齊？」麥先生也痛哭流涕。

「就係因為人鬼殊途，咁樣一齊唔會有好結果！」Kerry不知為何如此狠心，跟往常的他有很大分別。

「條命係我嘅，我鍾意點就點，你哩啲外人憑咩幫我決定？」麥先生繼續駁斥。

「你仲係咁執迷不悟，如果真係愛佢嘅，你應該放手畀佢投胎，你而家係令佢永不超生！」Kerry也毫不退讓。

「夠喇！」插入對話的是張太，她早已感動落淚，她哭著說：「佢哋都係苦命鴛鴦，你聽完佢哋嘅故事，睇埋佢哋而家嘅互相犧牲，唔通仲有假？唔通唔感動？我哋成全佢哋喇，畀佢哋繼續生活落去，唔好拆散佢哋。」

但Kerry依然堅持：「雖然你咁講，但咁係害緊佢哋，唔係幫緊佢哋。就算個故仔再淒美、再動人，唔啱就係唔啱，終究佢會後悔。」

「間屋係我嘅，我先係業主，我鍾意點就點，我而家話唔駛你幫手，唔該你走！」張太霸氣道，而身後的麥先生亦在「住客」Sita的攙扶下倚牆勉強站起來。

「就算間屋變凶宅都一樣無問題？」Kerry問。

「係，無問題，唔該你而家即刻離開。」張太斬釘截鐵道。

聽到張太如此堅持，Kerry也只好收手離開，而我也在跟張太道別後便跟著離開。

那天之後，我再也沒有看過張太的Whatsapp上線，她並沒有封鎖我，致電也只換來一句「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暫時未能接通，請遲啲再打過.....」，無人知當天我們離開後發生了什麼事，不知是轉了電話號碼，還是出了什麼事，雖然我有想過去拜訪查證，不過最後也作罷。至於Kerry當天為何如此反常，原來是因為他的一段往事，他之前有一位好朋友，正正就是因為人鬼戀而離世，至於故事我就不便多說了。

外區合作

外區合作

「Suki你好，我係同事Charles，我有個客人想搵你嗰面嘅樓買，可唔可以合作？」我在網上Sale相的一欄，選了一個蠻漂亮的主區同事Whatsapp她。

「Charles你好，無問題，你個客人想搵啲咩？」Suki很快便回了我訊息。

「佢想搵大約五百萬一房單位，新啲嘅，近鐵，十分鐘左右路程，佢上網見到個廣告之後問我嘅，」我把客人給我的連結發了給Suki，然後續說：「佢問哩個係咪真盤，點解平咁多，係咪有咩特別原因？」

一會後，Suki再次回覆：「你搵我就啱，哩個屋苑我好熟，上星期我先成咗間一房高層五百三十萬，超筍。至於哩間係真盤，不過有人喺入面燒完炭，所以平成半球，我就未去睇過，都驚，不過你個客想睇，我都可以帶佢去。」

「哦.....原來係凶宅，我同返佢講先，咁仲有無其他啱佢要求嘅筍盤，我一次過畀埋佢睇。」我回覆。

「有，你等等，我Update一次再覆你。」Suki秒回道。

故事的開端，要從一個相熟業主說起。這位業主叫李太，是我其中一個租客的業主，本來簽完租約後也沒什麼聯絡，只是她覺得我為人誠實又勤力，所以特意記下我電話。終於這次想再買樓投資的時候，終於再有我的用武之地。

本來我想她買本區，因為我不用跟其他人合作，佣金獨享，可是完全沒有適合她的，而她也堅持想要那屋苑，我只好找外區合作，畢竟收到一半總比做不成生意好，於是便有了以上對話。

「哩啲係啱你個客要求嘅盤，我都Update過一次，重點推哩間，高層一房五百五十萬，景觀開揚，望穿成個屋苑，夜景超靚。」Suki約過了半小時回覆我，並附上照片。

「好，我Send畀個客先，唔該。」我禮貌地回覆，然後將訊息轉發給李太。

「哩啲都可以約睇，你想幾時睇？」在李太已讀後，我再問道。

「我問問我先生先，應該今個星期六可以。」李太很快便回覆我，不到十分鐘更約好了星期六的下午二時，我跟Suki交代完後，便靜待星期六的來臨。

在這漫長的等待中，Suki有間中給我最新資訊，過濾後我也有轉發給李太。而在這些傾談對答當中，我亦更加了解李太的想法和要求，亦都知她的預算和計劃，這些都有助我為她推薦更適合的單位。

終於，萬眾期待的星期六終於到了，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和地點準時到達，Suki也一早到了。第一次看到她真人，比想像中更高大，大約是一米六的長髮女孩，長得清秀但一看便知不是斯文安靜的類型。

「Hi，Suki，個客下站就到。」我第一句便開宗明義說出她最關心的事。

「好啊，慢慢，我約咗業主，仲未夠鐘。」她簡單的回話。

之後我們也聊了一些自己區的新盤，希望對方有客合適，聊著聊著，李太和她先生也到了。

「Hi，Charles，好耐無見。」李太率先打招呼，李先生也象徵式的對我點頭。

「Hello，李生李太，好耐無見，同你哋介紹先，哩位就係我話哩區相熟嘅同事，佢叫Suki，一陣佢會帶我哋睇樓，佢係哩個屋苑嘅專家，個屋苑啱啱過SSD，頭十宗買賣有五宗係佢做，所以啲業主都同佢好熟。」我立即介紹他們互相認識，亦不忘對Suki讚賞一番。

「李生李太，我係Suki，今日會帶你哋睇五個單位，哩個屋苑有四個，另外仲有一個喺附近，舊啲啲但價錢完全啱你要求，而且係乾淨嘅。」Suki簡單介紹今日行程後，我們便起程了。

我們由地鐵站向目的地前行，大約花了十分鐘時間便抵達，這屋苑四圍被村屋和舊樓包圍，玻璃幕牆顯得有點格格不入，樓高十數層便已經超過附近所有建築，景觀開揚，直望地鐵站，整個城市景一覽無遺。

「哩度係我哋第一站，都係你廣告見到嗰個屋苑。」Suki向我們說。

「幾靚嘞，而且路程唔算遠，你啱啱話附近有另一個係舊樓，係咪隔離哩啲咁舊？」李太讚嘆之餘，不忘問問題。

「係呀，就係哩棟大廈。」Suki指向身後一幢粉紅色外牆的大廈，大廈看上去不是一般的舊，目測樓齡跟我年齡差不多。

「咁我諗可以唔睇哩間都得。」李先生直言。

「無問題，咁我哋淨係睇哩度喇，首先去咗一座先。」說著，Suki登記完便領我們行到一座樓下，期間不忘介紹屋苑環境和設施。要我形容的話，這屋苑有點像美術館，整個內園都放置著不同的雕塑，住這裡感覺可以提升藝術修養。

走過藝術氣息濃厚的庭園後，終於到了一座，簡單登記後，我們便上到第一個中層單位參觀。

「哩個單位一房三百零四呎，開廚，業主未住過，買嚟For投資，叫價五百六十萬。」Suki正向李氏伉儷簡單介紹這個中層單位。

「但可惜樓望樓。」李先生一語道破，現場氣氛瞬間跌到冰點，尷尬非常，我只好打圓場：「不過全新無住過，哩刻你哋都係諗住投資唔係自住，租得出有得升就Okay喇，到你哋要住嗰時都換咗幾轉樓，細變大嚟。」

Suki亦打蛇隨棍上：「係囉，哩面啱啱過SSD，啲業主平均都賺咗一球，升值空間好大，加上嚟緊政府發展大西北，哩個北部都會區近大陸，實升。」

「嗯……」李太聽得點點頭，狀甚認同，而李先生依舊冷若冰霜，理性冷靜的說：「哩間我哋記低咗，可以睇第二間。」既然客人要求，我們確認關好窗和燈後，便往另一單位出發。

我們乘電梯到低層，去到一個一房向內園單位，Suki再次介紹：「哩間三百一十呎，望正內園，最靚最舒服，亦都係你哋廣告見到嗰間，賣四百八十，不過仲有得傾。」

「哩間係廣告嗰間凶宅？」李太疑惑的問。

「係呀，不過我問過Banker都估到價，而且仲平過當初買入價，同埋你哋都有興趣想睇，所以都帶你哋睇吓。你哋唔係自住嘅話，其實哩間都唔錯。」Suki解釋道。

「個景同價係吸引嘅，但出過事好難甩手，Next喇。」李先生隨意看一看，又放冷箭。

正當我們轉身離開之際，突然聽到微弱的求救聲：「救命.....咳咳.....好辛苦，快啲救我.....咳咳.....」我們同時間轉頭尋找聲音來源，然而整個單位一眼看清，連能匿藏的櫃也都檢查了一遍，根本找不到第五個人的身影。

此時，李太察覺到異樣，急推著李先生出門，當李先生手接觸門柄一刻便立即被燙傷。

「快啲搵水沖吓先。」我對他們說，同時仔細尋找「住客」身影，卻心裡想：「無理由嘅嗰，成間屋都Feel唔到寒意，無理由有『住客』。」不意外地，對於「住客」的身影始終遍尋不獲。

「Suki，哩度單嘢係點嘅其實，你完完整整講一次我知。」我壓低聲線問她。

Suki對我突如其來的提問有點愕然，但也如實相告：「哩個單位個住客因為失戀，所以燒炭，仲要死咗一段時間先畀隔離左右發現，業主已經做過幾場法事，應該唔會再有嘢嘍度。」

「咁知唔知佢死嘍邊個位置？」我問。

「廁所。」Suki快而準的回答，我在聽到她的答案後，即時往洗手間方向望去，還是察覺不到異樣。

「我覺得可能唔係同嗰位『住客』有關。」我大膽推測：「或者仲有啲隱情係無人知。」

Suki露出詫異表情，但沒有作聲，或許是我嚇壞了她，我連忙解釋道：「Hey，唔駛咁驚，只係我推測啫，自殺嗰位住客知唔知係咩性別，幾歲？」

「好似係女仔，三十幾。」Suki想了想說。

「你估會唔會係佢自殺嗰時其實有咗，但啲法事只做畀佢一個，個BB就無份，所以而家留低咗個BB嘍度？」我推測說。

「吓？咁都得？」Suki半信半疑：「你又知？」

「Charles講得無錯，的確係BB鬼。」李太不知何時開始站到我們身後聆聽我們的對話，我們也被她突如其來的搭訕嚇了一跳。

驚魂甫定後，我問李太為什麼她這樣肯定，她告訴我們說她有陰陽眼能看得到，然後我再問那BB「住客」現時在哪，她卻說現在看不到，但還在單位內。

「睇唔見嘅『住客』應該點應付？」我心想。

「點解會見佢唔到？」這是我心裡第二個問題。

「你哋覺得點解會見佢唔到，但佢又真係存在喺哩間屋入面呢？」我決定集思廣益，希望會Brainstorm到些什麼可能的答案出來。

「啱啱聽你哋講，個住客自殺嗰時有咗，咁可能係個BB其實未成形，但已經有靈魂，所以就維持咗佢死嗰時嘅狀態，即係唔係人形，而係胚胎，或者受精卵？唔知啊，我亂噏。」李太的說話不無道理，雖然有點匪夷所思。

「咁即係我哋而家要搵粒受精卵出嚟？咁細粒好難見到啫。」Suki抱怨說。

「最弊唔搵走唔到呢，但我諗又唔會係受精卵嘅，最少都係胚胎，但既然未成形，咁一定係溝通唔到，只有靠我哋主動去搵，不過最大機會會喺佢死嘅地方徘徊，所以集中搵廁所。再講，好彩單位唔大，就算佢去咗第二度都易搵。」我嘗試令整件事顯得容易點。

「但我見唔到鬼嗰.....」Suki無奈的說。

「咁你幫手照顧李生。」我吩咐道，之後我便與李太一起地毯式搜索洗手間，終於在門後位置尋找到。

「難怪入屋完全無寒嘅Feel，佢太弱太細喇，又乜都唔識，又想要家庭溫暖，所以有人嚟就想留住，但又淨係可以重複臨死時嘅感受，所以淨係能夠做到焮著門柄，之後就要匿埋抖一輪。」我恍然大悟。

「咁點處置佢？」李太問。

我用卡片輕輕把「住客」胚胎托起，然後唸了幾句咒，EAA字樣由EA證飛出，把它纏住封印起來，之後對李太說：「我會返去幫佢超渡，而家快啲離開先。」

我們在客飯廳扶起李先生，一起步出單位。此時，Suki好奇的問：「隻鬼搞掂咗嚟？」我點點頭，拿出EA證答道：「而家佢喺度，不過之後我會超渡佢，個單位而家超乾淨，絕對抵買。」

「Charles，Suki，」李太突然開腔：「我哋之後睇邊個單位？」

「帶李生去醫院療傷先緊要啲嗰。」我有話實說，的確應該照顧傷者為重。

「我無大礙，隻手完全無傷痕又唔痛。」李先生伸出雙手讓我們檢查。

「咁得意嘅，頭先係單位入面明明好嚴重。」Suki不解道。

「我都唔知，但出到嚟就無晒事，可以繼續行程。」李先生剛經歷完靈異事件也可以像沒有事發生一樣，繼續堅持看樓，我不由得打從心底向他表示敬意及尊重，果然香港人怕無樓比怕鬼更甚，我們也樂於照辦。

接著我們看了餘下兩個單位，包括Suki重點推薦的，景色的確是十分驚艷，李先生也非常滿意，還即場還價，只是價錢偏低，未能成事。

「如果再有其他新放盤都通知我，同埋嗰間幫我傾吓，五百萬即簽。」李先生道別前留下這番話，也好，最少確定他是真的買家，雖然價錢比較離地。

至於那「住客」胚胎，我回到鋪後，將它交了給Kerry處理，我自己亦繼續跟進李氏伉儷情況，然而他們到現在還未買到心頭好，看來要花比較長的時才能成事了。

二手洋娃娃

二手洋娃娃

有時候，做地產這行會收到一些陌生的電話或Whatsapp，可能是客人，可能是行家，不過更多的是推銷和詐騙電話，但為了生意，基本上所有電話都會接。

正好這次收到的是行家的電話，她的名字叫阿Mi，是一個四十餘歲的母親，但不知為何，有特別多的客人。

「你好，我係細A，我有個客搵緊租盤，你合唔合作？」Whatsapp突然彈出的訊息是來自她。

正好這段時間生意淡泊，所以不離賭博，我便在她身上賭一把，一口答應，自始便開始了我們多單的合作成交，拯救了我命懸一線的營業額，而當中亦有靈異的事件發生。

這件事件，是我們不知第N次的合作，亦是唯一一次客人不是租新樓。

「哩個係我Friend，佢哋淨係想要嗰個屋苑，要兩房望園景，十樓以上，萬六蚊左右Budget，三個人住，無養寵物，兩星期起到租，你睇吓有無哩啲盤，一次過帶佢哋去睇。」這客人是她的朋友，很親近的那種，所以她很清楚客人需要什麼。

「得，無問題，我搵搵再覆你。」根據她的詳細描，我也很快鎖定了幾個單位。就這樣來來往往數個訊息，很快便約好了星期三的晚上去看房。

時間飛逝，但我也沒有浪費，除了事先問好業主要求外，還額外新增了一個單位可以看，而且業主還交鎖匙和簽閘紙，意味著這單位只要是紅色的成交，我便有業績。

終於，約定的日子到了，我早早乘地鐵去到借鎖匙，然後到達屋苑等候，還有十分鐘左右時間，剛剛好沒有遲到。

這屋苑相對遠離其他屋苑，要步行五至十分鐘，附近也只有數間國際學校，並沒有其他建築，對於某些人而言是偏僻，無論交通還是購物都十分不便，但由另一角度來看卻是清幽。

這發展商的大堂是出了名的富麗堂皇和有氣勢。大堂估計樓底有兩到三層樓高，一盞大的水晶吊燈在中央默默懸著，散發變幻莫測的燈光；大堂正前方架了長長的扶手電梯，供住戶上下花園平台；大堂兩側都是水池，有一小段石子路通往木造平台，上面有沙發可供就坐，我正坐在上面等候，而木造平台繼續延伸的話，便會到達每座樓的G樓，方便住戶回家。

在這舒適的環境中等待，時間很快便過去，阿Mi跟她的朋友也終於抵達了，一家三口，父親高壯卻不粗魯，十分溫文爾雅；母親比父親矮一個頭，話比較多，跟阿Mi「雞啄唔斷」，是典型的家庭主婦；小男孩剛升中學但只有小學生身高，非常活潑，經常有問題問。

「哩位係我同事Charles，我哋合作咗好耐。」阿Mi一見面便介紹：「佢哋係游生游太，我啲Friend嚟，佢哋個仔Marcus同我個女係同學。」

「你好，游生游太，我啱啱登記咗，不過座頭話你哋都要留一個名登記。」我邊說邊領他們到登記處

·游先生亦爽快的拿出身份證作登記，登記過後，我們一行五人便經花園平台到目的地。

「今日有三個單位可以睇，二座一間，六座兩間，都係匙盤，可以慢慢睇，我哋先去二座。」我邊行邊問：「係呢，點解會搵哩個屋苑嘅？平時啲客都好少特登話要哩度。」

「我哋有朋友住哩度，之前嚟過覺得幾靚幾舒服，單位又夠大，租金又平，所以就想搬入嚟。」游先生坦白回答。

我打蛇隨棍上，立即加把勁推銷：「係呀，哩度個環境幾正，我都鍾意，對山又靜，又有綠色嘢望，對眼好，同埋個會所又靚，擺獎嘅，所以我都幾鍾意。」

說著說著，我們已經來到第二座的樓下，簡單登記後，便上單位參觀。

單位五百餘呎，開則方正，一條小走廊連接門廳，雙露台設計，望園景，兩間房都在同一邊，沒有多餘的走廊，單位頗實用，而且內部保養不錯，雪櫃、洗衣機也蠻新，基本清潔即可入住，然而並不適合游先生一家，因為業主造了太多入牆的傢俬，所以他們看完後便很快對單位投反對票。

不過沒關係，這間也只是用作襯托，因為重點在六座的兩間。離開二座後，我迅速的帶他們到六座，先上高層單位，補充一點，三間房子的則也是一樣，只是景觀和裝修有別。

這單位並沒有入牆傢俬，只是有些傢俬在，感覺像還有人居住。單位看穿整個園景，還清楚看到人人稱讚的泳池，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朋友正正住這單位的三層下面，可以在露台互相聊天，這單位他們非常滿意，只要清理傢俬即可。

最後，我帶他們看中層的單位，這單位是同一柱的中層，景觀基本相同，而園景看得更多，泳池景更近，但賣點是業主換了智能電子門鎖，而且單位什麼傢俬也沒有，真正即租即住，價錢也是唯一符合他們預算的，這令他們兩難了。

到最後，他們要回家商量，我便跟他們道別，我還了鎖匙後也回家了。

就在我回家途中，阿Mi

Whatsapp我：「Charles，佢哋話對六座高層個間興趣大啲，但想聽日有太陽再睇多次，你得唔得？」

「幾點？應該Okay。」我回覆。

隔了一會後，阿Mi回答：「三點，不過我唔喺度，你可以？」

「可以呀，到時喺大堂等。」我回覆後便合上眼打盹。豈料不到一會，電話便把我震醒了，一看是阿Mi，帶著睡意的我合著眼跟她通話。

「Charles，你可唔可以問埋業主租金十六K，月尾起租得唔得？同埋啲傢俬可唔可以清理，你問完覆我。我個Friend都幾肯定租，聽日翻睇完無問題就簽得，你帶埋臨約，唔該。」阿Mi的一番話令我睡意全消，我雙手拍一拍臉，令自己精神起來，隨後立即致電業主馮先生商談。

「喂，馮生，我係Charles，啱啱帶咗客人睇完你單位，佢哋好鍾意，叫我同你傾傾啲租金同起租期，同埋單位啲傢俬。」我帶著興奮度對馮先生說。

「客人有咩要求？」馮先生用半鹹半淡的廣東話回答。

「佢哋一家三口住，無寵物，爸爸做酒店部門經理，有卡片同入息證明；媽媽係家庭主婦；仔仔係啱啱升中，讀傳統名校。佢哋想萬六蚊租，月尾二十三號起租，唔知得唔得呢？」我嘗試把他們家庭的優點說出來吸引馮先生。

「都可以，同我預期差唔多。」馮先生想也不想便答應了。

「咁就太好喇，不過租客仲想問埋啲傢俬清唔清得，因為佢哋本身都有，唔太啱用。」我續說。

「傢俬租客唔啱呀？都可以清，佢哋自己處理就得，要我請人搬租金就收返貴啲，但真係無樣啱？張床訂造啱晒尺寸，仲係油壓床收納到好多嘢。」馮先生回答。

「其實我聽日會同佢哋上去翻睇一次，到時我問清楚佢哋邊啲要邊啲唔要，唔要啲我幫你放上啲二手群組送晒出去喇。」我答道，而馮先生也同意：「唔好浪費，環保好。」

我把得到的答覆告訴阿Mi後，精神的我便開始尋找二手群組，這正是惡夢的開始，不要誤會，惡夢不是指靈異事件，而是指排山倒海而來的查詢訊息。

到了第二天約定的三時，我準時到達大堂，而游太和Marcus也在數分鐘後抵達，我們一行三人便朝六座單位出發。

這次在有太陽的情況下再上來，景色實在令我們眼前一亮。

「嘩！媽咪，你睇，望到海呀！」Marcus驚嘆。

「咦？係嗰！」這幾乎是我和游太的同時反應，同時她拿出手機拍了一張照片。

「真係估唔到原來哩度都望到海，上次夜媽媽上嚟，淨係睇到池園景，我長知識喇。」我跟游太說，的確，我不時也會在客人面前說這種話，會予人不專業不熟盤的感覺，但也會給人一種這人很真實的感覺。

「哩個單位超出想像，我哋決定租，不過租金、起租同啲傢俬.....」游太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說下去，但這只是一種說話技巧，而在阿Mi的提前情報之下，我也準備充足。

「琴晚見你哋好似幾鍾意個單位，我已經同業主傾過，傢俬可以全部唔要，不過佢都講話你哋盡量睇吓有無邊啲想留，始終訂造同環保。而傢俬清理如果你哋自己搵人搞，租金就一萬六千五，如果要佢搵人清就萬七，起租期可以月尾。」我故意把租金提高五百，萬一她再議價我也有五百元的空間調整。

「咁.....我同先生商量吓先。」游太特意營造一種要考慮的氛圍，好讓我著急再降價，果然是老江湖。

「好呀，你哋傾吓，我等你，睇吓邊啲傢俬留，邊啲傢俬唔要，同埋係自己清定業主清。」我也不是省油燈，直接引導她要考慮的方向，令她潛意識認定這單位她已經租了。

過了一會，游太跟游先生電話商量完後，走到我跟前對我說：「Charles，個單位我哋決定租，但租金有無得再平多少少，萬六得唔先得？啲傢俬我哋自己清，你幫我同業主傾傾，我哋好有誠意。」

「咁呀.....我試吓喇，你等等。」我走進廚房內，撥通了馮先生的電話，告訴他租客決定租，還問了如何送訂金給他後便掛線了。

這通電話後，我輕快的步出廚房，裝作高興的跟游太說：「我啱啱同業主傾完，講你哋好有誠意，訂金都帶埋，同埋會自己清傢俬，講到口水都乾，終於肯萬六蚊租，同月尾起租，而家簽埋份臨約，我收送訂畀佢，以免有咩變數。仲有，啲傢俬你哋睇吓有邊啲要邊啲唔要，我建議放上二手群組放晒佢，又環保又幫到人，重點係你哋唔駛出錢搵人清。」游太聽後也表示這安排非常好，我拿出臨時合約，問游太借了身份證後，便開始填資料，而游太也很感激我幫她談到好條件。而在我準備合約期間，她跟先生商量好有什麼傢俬會保留自用，其他不要的就讓我拍照放上二手群組。

游太簽完約後，我便拿著臨時合約和訂金，過海找馮先生，而他也很爽快的簽好了，到目前為止，所有過程也很順利，只是之前說過，惡夢由二手群組開始。

當天晚上十一時多，我想起了二手群組的事，便把相片連同介紹放上去，然而十數分鐘的洗澡時間過後，我再查看，我的PM已經有數十個未覆，還有在Post的留言查詢，這情況足足持續了數天才解決，而我也依先後次序決定了幸運兒，並約好了時間一次過搬走所有傢俬。

約好清傢俬的日子，我很早便在單位等待，因為第一組人是十一時來到，他們是拿桌和椅，過程也沒什麼特別；第二組人十二時到來，他們是拿床頭櫃，也很準時到達；第三組人是一點，他們拿的是床，床已經拆了，只待他們逐件零件搬走；最後一組人是兩點，他們拿的是玩具。

一直的順利，就被拿玩具這組人破壞了，不過不可怪責他們，因為有問題的是玩具而不是他們，他們也只是受害者。

玩具當中有一個造工平平的洋娃娃，嬰兒的那款，每個小朋友也曾擁有，我明白，一提起洋娃娃，大家總會想起Annabelle，或者Chucky，可惜全都不是。這洋娃娃是人身兔首，躺平眼自然閉上的那種，而且雙眼是紅色的，當然兔子紅眼是官方設定，不能說它詭異，只是每當看到它，總會有一種不自在的感覺，就像一種無形的壓力宣示著單位的主權，我們只是貿然闖入者。現在回想，大概我明白為什麼當初第一次查看這單位時會感覺還有人在居住，不是因為傢俬齊全，而是因為它的存在。

兩點的這組人帶了一個大約四歲的小女孩隨行，當她一看到這洋娃娃後便愛不惜手，把它攞得緊緊的，我本來也不為意，只是剛巧看到這兔子像翻白眼，起初我也沒有很在意，但目光就是不能從它身上移開，而在一瞬間，我好像看到它張開了口，露出憤怒的表情；而又在另一瞬間，我又好像看到它掙扎想掙脫，雙手捶打小女孩。

我決定認真檢查這洋娃娃，於是走上前跟小女孩搭話：「妹妹，隻公仔好得意喎，佢叫咩名呢？」

小朋友就是沒有機心、就是單純，也完全不怕陌生，她口齒還不太清的回答：「佢叫彼德兔。」

「咁你可唔可以畀哥哥抱吓彼德兔呢？哥哥都覺得佢好得意。」我溫柔的對小女孩說，而她也很快爽的把它遞給我道：「畀你抱一陣，陣間要畀返我㗎。」我點頭答應後便接過彼德兔。

而在我接彼德兔的一刻，它露出了半秒猙獰的樣子，不特意留意是不會看到的。這彼德兔洋娃娃比一般洋娃娃重，有一個剛出生嬰兒的重量，絕不是塞滿棉花能有的重量；而在它身上散發出的陣陣寒意

· 更能我確信它絕非一般洋娃娃。我從褲袋中掏出卡片，一手按在它的背上。

「無反應？」我已經按了半分鐘也未見它露出馬腳，令我對自己的判斷有點動搖。

「唔係嘅，一定唔會錯，佢係有啲嘢。」我加強自己信念，再說服自己多一次，這次拿出EA證套在它身上，並對彼德兔小聲說：「睇你忍得幾耐。」

然而，半分鐘又再過去，彼德兔依然沒有反應。「唔通真係我嘅錯覺？」我再次懷疑自己的判斷，而此時，小女孩走過來跟我要回彼德兔，因為她要離開了，我只好把彼德兔歸還。

我一直送她到升降機大堂，目送她乘升降機離開，升降機關門一刻，小女孩抱著它向我道別，與此同時，它向我做了一個鬼臉，嘲笑我的無能，我的大腦告訴我：「個細路女有危險！」而我的反射神經比大腦更快作出決定，按下升降機掣，可是門已關上，不再打開。

「哩度三十幾樓，行樓梯實追唔切，等Lift又有排，點算？」我腦內不斷尋找更快的途徑，可惜就是沒有比等下一班升降機更快的方法。

我看著升降機停在停車場，即是我後追攔截，唯一有機會的便是在屋苑出口守株待兔。有了這個定案後，我便乘升降機到大堂，再跑去屋企出口等待。

「不過一陣應該點令隻嘢現形？啱啱嘅方法都唔Work。」我腦內浮現了第二個問題，這問題直到我到了屋苑出口也想不到解決辦法。

十分鐘過去，還未看到小女孩的車出來。

二十分鐘過去，很多車進進出出，當中有消防車和救護車，唯獨是看不到小女孩的車。

三十分鐘過去，難道他們在我到之前已經走了？我決定到停車場走一趟。

落到停車場，整層都因為火警而封鎖了，聽說有一輛車失控撞到其他車，汽油泄漏導致爆炸起火，殃及十數輛車，司機和乘客活活燒死，唯獨有一個小孩只是奇蹟擦傷，沒有任何燒傷，意識清醒，只是嚇得不停哭泣。

聽到這裡，我立即把搜尋目標轉去意外生還的小孩身上，在重重封鎖線中，我找到了被救護員抱著的小女孩，她不斷掙扎想落地，並哭泣大叫媽媽，那種撕心裂肺的感覺至今我還記憶猶新，但我的注意力始終離不開她手上的彼德兔。

「一定係隻公仔搞鬼！」我內心已認定了這結論，於是我左穿右插，找上了小女孩，她看到我後，可能有一面之緣，感覺我是認識的人，所以更加泣不成聲：「哥哥.....媽咪.....」

「嗯.....哥哥知道，唔駛驚，有哥哥喺度。」我拙劣的安慰她：「嚟，哥哥抱抱。」我伸手接過她，她也很願意讓我抱，救護員也只好放手。

「可唔可以話畀哥哥知發生咩事？」我溫柔的問，但眼睛卻凶狠的盯著彼德兔。

飲泣著的小女孩努力抑制情緒，嘗試說出她所知的事情：「啱啱爹哋揸車車，我同媽咪喺後面同彼德兔玩，然後就『嘍』一聲好大聲，媽咪攬住我，彼德兔墊住我，所以我唔痛，然後媽咪就叫我落車，

然後就燒著咗，然後好多車車都燒著咗，彼德兔拉住我唔畀我去搵爹哋媽咪，我嬲死佢，我聽到媽咪喊……我想見爹哋媽咪，哥哥帶我去見佢哋，啱啱嗰個姐姐同彼德兔一樣，唔畀我去見爹哋媽咪，我都嬲死佢。」雖然她口裡說很生彼德兔的氣，但手依然緊握著它不放。

「哥哥帶唔到你去見爹哋媽咪住，佢哋去咗好遠嘅地方，暫時都見唔到佢哋住。」我強忍著淚水，同時對彼德兔的疑慮有所動搖，究竟它是善是惡？這真的是意外？還是它搞的鬼？它真的保護了小女孩？還是要害她變孤兒被遺棄，體驗它的痛苦？

在我正苦惱的瞬間，看到彼德兔望著小女孩的眼神，雖然只有一瞬間，但那種憐憫的眼神是裝不了的，而此刻，我好像忽然明白了什麼。

或許，彼德兔只是佻皮，並未打算害人；或許，彼德兔只是想要位新主人，繼續履行它玩具的使命，就像胡迪一樣；或許，彼德兔只是想保護主人，就像泰迪熊晚上會保護主人不被惡夢騷擾；或許，藏在彼德兔體內的不是鬼，而是精。

此事喚起了我內心早已封塵的一個想法：靈體有好有壞，不必一概而論全都收服，應該要先幫助引渡它們，而不是只懂消滅它們。不知何時開始，這初心失蹤了，現在能喚醒真的是太好了。

故事後續，小女孩被祖父母接走，不至淪落到住孤兒院，而彼德兔也一直陪伴在側。不知怎的，知道彼德兔陪伴著她，我竟然很放心，或許它令我想起了兒時一直陪伴著我的玩具，想起那時簡單的快樂，一段段不同的原創冒險故事，令我現在想起依然會心微笑。

而單位也順利簽約，而業主馮先生是明顯知道彼德兔的事，因為它在簽約當天問我：「啲傢俬都送晒出去？玩具公仔都送走咗？無咩特別事呀可？」我並沒有當面揭破，只是燦爛的笑著說：「放心，彼德兔搵咗個好好嘅新主人！」

細A發威，非同小可

細A發威，非同小可

其實同阿Mi合作外，也有一些其他的細A偶然會找我，他們之所以會做細A，很多時都是在大行打滾完，練就了一身功夫，儲了很多客底，厭倦了大行的壓力和打壓，所以最終選擇自己開或是轉去細A繼續從事地產行業。

大行跟細A的分別其實也不少，支援、客源跟盤源絕對是大行的優勢，然而就自由、薪酬和佣金而言，細A卻是令大行望塵莫及。

而這次合作的細A阿Mike，正正是由大行轉做細A的佼佼者。他曾經在黃色和綠色待過，而且業績也不錯，背著很多隻鷹，可是成家立室之後，想花多點時間陪伴小朋友，最終轉投細A的懷抱。

俗語說得好：像你這樣出色的男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出眾。

什麼？不是俗語？好吧好吧，其實這是周星馳《國產凌凌漆》的經典台詞，但用在阿Mike身上絕不為過。

縱使他不再在大行工作，但收入並無減少，反而還增加了，所以他已經擁有四個物業，三個放租一個自住，即使不工作，生活也不會太差，不過人有上進心，所以他依然努力工作，亦因為這樣，所以他找上了我。

「Hi，我係Mike，細A嚟，我有客想搵你個區租盤，合唔合作？」Whatsapp突然傳來這段信息，還附有他的卡片。

「多多指教，都可以，請問你個客想搵幾房咩Budget？」我回覆時也附上自己的卡片。

「我見到你網上有個廣告，萬三蚊一房，個間仲有無？個頭係咪都係哩啲價租到？」他說。

「係呀，個面差唔多價，個間筍，高層望到啲啲海，入伙一年，啲嘢都仲好新，匙盤隨時睇得。」我答完，之後想了想，再問：「你個客幾時起租，咩背景？」

「佢月尾就得，做工程師，冇入息證明，一人住無養寵物，最好有埋傢俬。」他迅速回答：「聽日收工時間，七點左右睇得？」

我看了看日程表，簡單回答：「得，聽日見，我準備多幾個差唔多價既單位畀佢一次過睇埋。」

「好啊，唔該晒師兄。」他回答後我們的對話便暫時停止了。

根據他的要求，我準備了數個租金由一萬二千五到一萬四千元的單位，準備帶他們看，當中各有特色，主要分佈在三個屋苑，都是比較新的。

「我聽日準備咗四個單位畀佢睇，喺三個屋苑，都係匙盤，其中有一個係齊傢俬，萬四蚊，哩間我覺得啱佢多啲。」我把明天的行程告訴阿Mike，好讓我們能互相配合，順利成交。

而阿Mike聽完我的部署後也表示同意：「就照你咁講去做，但嗰間有無得傾到萬三？」

「我問咗，一萬三千五實得，萬三就要再傾傾，但我聽佢口氣係有機嘅，睇啱再傾，不過安全起見，你揸揸價先。」我答道。

「得，無問題，咁聽日見喇，Charles。」語畢，我們便沒有再聊天，直到第二天的約定時間。

根據我個人習慣，我會在約定時間前一小時再確認一次客人情況，合作單也不例外：「一陣七點你客無變呀可？」

「係，我同佢約好咗七點喺地鐵站等。」阿Mike秒回我，我看到後便準備動身。

由我所在地方前往目的地，一般我預半小時車程，不要誤會，地圖上看其實很近，只是地鐵班次問題。

我六時十五分出發，六時四十五分到達，然後去借匙，七時準時回到地鐵站等他倆，時間計算得天衣無縫，而他倆亦在七時左右到達。

「Hi，Mike。」我首先打招呼，而阿Mike也禮貌回應：「Hi，Charles，哩位係陳生。」我跟陳先生也打了招呼後，便邊走邊介紹。

「今日會帶你睇四個盤，喺三個唔同屋苑，但都係新淨，入伙三年內。」我對著陳先生說：「你之前有無入過嚟？」

「好耐之前有，入嚟探Friend，嗰時都未有咁靚。」陳先生道。

「係呀，最近哩兩年先開晒啲嘢，而家唔同晒，方便好多。」我回答。

「係囉，我之前介紹客過嚟嗰時都未有商場。而家好好多，升唔少喇。」阿Mike也加入對話。

「啱呀，買哩度嘅業主咁耐以嚟都未輸過，抵住抵買。」我附和道。

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很快便到第一個目的地。

這是三個屋苑當中最新的，整個屋苑都用上大地色系，令人有種置身大自然的感覺，園林雖然不是很大，但有草有木有水，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市區，已經算不錯。屋苑有四座，而想推薦的單位也在這裡，是第一個目的地。

「哩個屋苑係暫時最新，入伙一年，Total有四座，我哋先去第五座，最近最方便嗰座。」我在大閘前邊登記邊跟他們介紹。

大閘完全登記後，便往第五座進發。這屋苑很有趣，只要一進電梯大堂門口，電話便會立即接收不到，要上到單位，或是離開大廈才又能接收到，不是我的台或電話問題，而是每個人都一樣，我懷疑是大廈秘密安裝了電話干擾裝置，不過這是題外話，跟這次事件沒有關係。

上到單位後，我依據慣例，先敲門後開門，這單位是一房單位，開放式廚房，中間設有Bar枱分隔廳

和廚房，傢俱齊全，高層有海景，一切也很完美，看得出陳先生也很喜歡，然而阿Mike看上去卻面有難色。他趁陳先生獨自查看房間時，拉我到一旁說：「哩個單位好似有啲味，係咪有咩事？」

「應該係渠味啫，開水沖返條渠就無事。」我隨口答。

「唔淨係渠味，仲有其他，你聞唔到？係酸酸味嚟。」阿Mike肯定的說。

我認真的吸了一下，並沒有察覺不妥，便對著阿Mike搖頭，他也只好放棄。

正好此時陳先生從睡房步出，對阿Mike說：「哩間我覺得幾好，其他都唔駛睇，就哩間，幾錢？」

阿Mike聽後，暗裡跟我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回答：「哩間一萬四千三，有啲啲Over你Budget，不過可以傾傾。」

「Okay，」陳先生爽快回答：「幫我問吓一萬三千五得唔得。」

聽到這句，我心裡暗爽了一下，而阿Mike也是一樣，但當然不可以一口答應，戲還是要演下去。

「陳生，一萬三千五我幫你試試，你係咪月尾可以起租？」我問。

「無錯，唔該你。」陳先生禮貌的道。

之後我進了房致電給業主，一輪交涉之後，業主也同意租給他，之後我便走出廳跟陳先生報喜，拿出準備好的臨時合約跟他簽，順利收到訂金，整個過程是前所未有的快速，不用十五分鐘便完成。

一切辦妥後，我們便送陳先生走，而我也去找業主。劇本本來是這樣進行，但阿Mike打斷了我。

「Charles，可唔可以上多次個單位？我搵到啲味嘅來源。」阿Mike凝重的說。

雖然我始終嗅不到，陳先生也一樣，但既然阿Mike堅持，我也願意配合去做，於是便帶他再去一趟單位查看。

上到單位，他整個人也變了，頓時認真起來，氣場也由平易近人變成生人勿近。

「陣味果然係哩度傳嚟。」他走到開放式廚房前說，但我依然嗅不出有什麼異味。

「跟住落嚟嘅嘢可能有少少匪夷所思，不過交界我就得。」他一臉認真，從衣領掏出一條項鍊，項鍊上掛了七個佛牌，正牌還是邪牌我不懂分，只是一拿出來，我便感到有點不適，有一種很強的壓力把我逼退數步，然後看到從佛牌中有數對手伸出，不斷向雪櫃方向延伸。

「Mike，咁係咪即係啲味嚟自雪櫃？」我不禁問道，阿Mike聽到後有點詫異，但只維持了零點三秒而已，然後回答：「係，我啲BB唔會有錯。」語畢便打開雪櫃。

雪櫃門一開，一陣刺骨寒氣和難聞的腐爛酸酸味立即襲來，依據這寒冷程度來推斷，最少也有「Ho use」級，是我拼了命也應付不了的級數，看來要寄望阿Mike和他的七個佛牌了。

阿Mike看著雪櫃面有難色，看來這次真的十分棘手，我亦有心理準備，一手握著EA證和頸繩，另一

手拿著數張卡片，準備隨時支援。

這動作維持了數分鐘，大家一動也不動，不過這也正常，畢竟高手過招，敵不動我不動，誰先動誰先露出破綻，在如此高水平的對決當中，通常都是一招便分出勝負，所以雙方也十分謹慎，而我的汗也由額角滴到地上。

就這樣又過了數分鐘，作為高手還是絲毫沒有動，但我的耐性已經磨光了，我不敢開口詢問，生怕會令阿Mike露出破綻，於是我慢慢移動到他身後，試圖看清雪櫃內的情況。

正所謂「不看由自可，一看把幾火」，這驚鴻一瞥實在不得了，雪櫃內並沒有什麼「House」級的「住客」，只有一份過期壞掉的肉，而那陣寒氣也真的只是雪櫃的冷氣而已，我的緊張感也一掃而空。

「嘩，仲以為有咩高級嘅『住客』，原來得嚟爛肉，仲等我咁緊張，一嚟肉唔駛郁都唔郁望住成十分鐘啊？」我無奈又帶點嘲笑的說。

「咦？乜你都係『真•地產』人？」阿Mike有點喜出望外，但很快又帶點失望的說：「不過你應該做得唔耐，所以未發現到。」他終於換了姿勢。

「發現啲咩？」我不解。

「嚟肉嘅故事。」他每個字我也懂，但連成句子我卻不明白。他看得出我未能了解他的意思、思維上追不上，便又再補充：「即係嚟肉你望真啲，你覺得似咩？」

我趨前仔細查看，發覺這件肉有點像一隻被保鮮紙包裹的乳豬，但又有那麼一點不太似，於是怯懦的問：「係咪.....乳豬？」

阿Mike聽到我的答案後點點頭並說：「孺子可教，近喇，不過唔係，佢係一隻狗仔。我推斷係上手住客留低，只係用途不明，唔知係用嚟做儀式、用嚟食定用嚟懷念保存。」

我聽到後有點寒意，不過憑客觀環境理性分析，得出結論：「我諗係用嚟做儀式似啲，或者係已經做完儀式所以放喺度，唔可以隨便郁。」

「估唔到你都有啲慧根，Exact7ly，所以我點解望住佢十分鐘有多，郁都唔郁，就係同佢溝通緊，可惜佢嚟嚟去去都淨係答我一個字，我同啲仔諗盡辦法都搞唔掂。」阿Mike苦笑著。

「咩字？」那時那種天真的直率反應，我現在回想也會恥笑自己。

「咪就係『汪』字囉，仲以為你有慧根，讚錯咗。」阿Mike開玩笑道，而我亦頓時感覺到面紅耳赤。

「我仲有個問題，咁大隻狗仔喺雪櫃，無理由業主唔清咗佢㗎？」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

「啱呀，見到當然會清喇。」阿Mike只是簡單的答道，當時我還傻傻的回答：「咁咪係囉，咁都唔清。」完全聽不出他的弦外之音。

「咁而家點做好？」我真心問。

「請走佢，哩個係唯一最低風險嘅做法。佢畀人做完儀式封印咗喺度，雖然唔知係咩儀式，但層樓仲咁新，應該唔會係有咩命案麻煩嘢，我諗係啲趨吉避凶、增強啲乜運物運嘅儀式。雖則我哋同佢溝通唔到，但可以透過佢畀我哋睇嘅影像推測到佢發生過咩事，咁就有辦法幫到佢。」阿Mike果然是老江湖，說得頭頭是道。

「咁點先睇到？」我又再表現出無知的一面。

「掂住佢，佢想畀我哋睇就會睇到。」阿Mike耐心的說：「睇嚟你真正入行唔係好耐。」

「一年多啲.....但未遇過咁嘅事，所以唔識。」我辯駁。

「唔緊要，」阿Mike向小狗伸手，同時向我遞出友誼之手並問：「你睇唔睇埋一份？」我點點頭，伸手握著他的手，然後靜心期待。

阿Mike把手放在小狗頭上，然後合上雙眼，亦不忘給我指示：「而家合理眼，心無雜念，淨係諗住想幫到佢，如果佢願意畀我哋幫，你就會睇到嘢。」

我遵循著他的指示，不一會，果然有影像在我眼前出現，雖然是零碎片段，但大概能拼湊出事件的原委。

首先影入眼簾的是一個十分狹窄的籠，沒有什麼活動空間，看到有數隻小狗在爭著喝奶，而一隻母狗躺在地上溫柔的看著牠們吸嘍乳汁。

鏡頭一轉，看到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士開心的隔著玻璃看著牠，還拉著疑似男朋友興奮的說話，最後這女士便抱著牠離開。

接著看到的是在這單位內的影像，剛才的男女坐在沙發上依偎在一起，女士抱著小狗，溫馨甜蜜的在看電影和自拍，還不時打情罵俏、卿卿我我，羨煞旁人，令我這萬年單身漢心中很不是味兒。

然後小狗給我們看到的是兩人吵架打鬧的畫面，兩人鬧得面紅耳赤，坦白說，我的心情頓時舒暢了。最後女士掌了男士一巴，男士也太紳士了，沒有還擊，只是轉身走入房。良久，他背著大背包走出來，女士拉著他想挽留，但他甩開她的手，頭也不回的走了，剩下女士跌坐地上嚎哭。

下一畫面便是女士抱著小狗談話，說著說著，情緒激動，雙眼露出殺意，把小狗狠狠摔在地上，再大力踩牠和踢牠，像踢足球般，這一幕看得我義憤填膺，想找出這位女士教訓她。這施虐過程幸好只維持了兩分鐘做告終，女士又變回溫婉的人格，無助的哭著抱起小狗道歉。不知怎的，我竟然感受到小狗此刻的恐懼感。

下一幕看到女士帶小狗去到一個神壇前跪下，神壇位處廳的正中央，上面放了女士和男士的合照、十數道符、兩枝燃燒中的蠟燭、數碗不知是米還是飯，還有一個大鐵碗，而神壇旁站著一個四十餘歲，穿著紅色道袍的神婆。

神婆唸唸有詞，然後燒了數道符並在女士頭上順時針繞了數圈，之後女士把小狗奉上，放在神壇上，神婆又唸了一輪後，拿出小刀在小狗的頸上輕輕一劃，鮮血隨即噴出，此時不知何故，我也感到頸被劃了一下。漸漸，血由噴出變成緩緩流出，直至流乾；而小狗由奮力掙扎，變成無力反抗；眼前畫面由清晰，變成模糊，到漆黑一片只餘下聲音，最後死寂。

這是死亡的過程，雖然並非親身經歷，卻仍然感到十分恐懼，那種無助是無法比擬的，雖然死亡並非結束，但依然令人生畏。不過已經看到死亡，即是應該劇終，於是我收回手，阿Mike意識到後立即出力緊握著我，我來不及反應，下一秒畫面便再次出現，但這次明顯有點不同，變成用魚眼鏡的模式觀看，而角度亦變成由高處往下看。

男士再次在畫面出現，他跟女士和好了，而且比之前更甜蜜，桌上放了很多喜帖和餅卡，電視上掛了一張婚紗照，電視旁亦放了一張男士和抱著小狗的女士的合照，但仔細看，相中小狗好像有那麼一點點不同，面畫面亦在這中斷了。

這次我沒有鬆開手，反倒是阿Mike把手收回，並說：「返來囉，睇完喇，知道係咩一回事喇。」

「我大概都估到，但之後應該點做？」我問道。

「你覺得隻狗仔畀佢主人拎嚟做和合法嘅祭品，係愛定恨？」阿Mike問。

「好明顯係恨喇，畀人虐待完仲要殺埋，最後仲搵咗第二隻狗取代自己喎，點會唔恨？」剛才的畫面依然歷歷在目，我的憤怒未被平息。

「你咁諗都好正常嘅，之但係隻狗係完全無恨，相反佢覺得幫到主人係件開心事添。」阿Mike氣定神閒地說。

「吓？」我完全不能理解。

「你資歷尚淺、道行未夠，睇唔出Feel唔到係正常，」邊說阿Mike邊走到一個層架上摸索，最終取得一塊狗牌，然後說：「掂，搵到。」之後再走到雪櫃前，對小狗說：「你可以安心上路喇。」

說完小狗便憑空消失了，我擦擦眼睛，不敢相信剛剛看到的事，驚訝的問：「點解條屍會憑空消失咗？」

阿Mike微笑回答：「因為佢心願已了，所以去投胎囉。」

「乜啱啱一直見到嘅都唔係實體，而係靈體？」我好像明白了什麼，但為了求證，還是問了，而阿Mike只是微笑著說：「唔知呢，走囉，Charles靠你返去整理份正約到時簽喇。」

簽正約當日再上單位已經沒有任何異味，而業主亦好像對此事全不知情，一切也很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單位的秘密只有我、阿Mike和上手租客知道，想當然我們會讓秘密永遠被雪櫃雪藏。

鬼來電

鬼來電

從事地產行業久了，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有真專家，對屋苑和樓市比Agent還熟悉；有扮專家，明明無認識但扮作專家搶著認叻；有問題老中青年，為問而問，天生無腦；亦有全職睇樓，當作逛街.....各種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問題要求，千奇百怪，日日新鮮，沒有你遇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當中有一個是印象比較深刻的，他每隔一、兩個月便會致電來問樓市情況，然後專家上身談樓市狀況，談得興高采烈，很多同事也遇過他，但當問他姓名時，他的電話便會立即掛斷。

一般人也認為他只是一個無聊人想聊天打發時間，包括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掛線後也沒多想，但當我接到他的電話第三次、第四次的時候，我發覺到有些異樣。

「Lo哥，嗰條友又打嚟搵水吹喇。」我掛斷電話後對Lo哥訴苦，Lo哥是另一Team的同事，跟阿佑、Kelvin和Terence同Team，是接最多次這電話的人。

「今次輪到你喇，Charles。條友我交過手好多次，聽到把聲就認得，有次我一嚟就問佢名同電話，佢就即刻收線。初初都以為佢係客，之後又以為係行家，但接多幾次就知其實係白撞搵水吹。」Lo哥跟我分享心得、侃侃而談。

「但我今次聽到的啲異樣。」我停一停，走到Lo哥身邊耳語：「我聽到佢背景好空洞咁，有啲風聲、回音同.....哀號，間中好似仲有啲咿哦嗯咁。」

Lo哥聽到後也壓低聲線答道：「其實我都聽到，而且佢每次劈頭頭一句都係一模一樣，無論語速、音調定成句句子都係，好似錄音機咁，似唔似嗰啲人死咗不斷重複做同一樣嘢咁？」

我聽到後心裡毛毛的，雖然我已經多次跟靈體接觸交手，但還是會有點不安，而Lo哥看到我有點害怕的樣子後便搭著我膊頭說：「唔駛怕喎，又唔係你害死佢，無事嘅，而且哩啲所謂靈異現象，其實好多時都係自己嚇自己，哩個人都係慣咗咁講嘢啫，如果真係鬼，點會每次之後都講唔同嘢又接得上仲咁Update？」

「又好似有啲道理喎。」我寧願相信Lo哥的解釋，也不願相信自己所聽到的，因為我也希望這只是虛驚一場，有些事情，遇不到總比遇到好。

如是者，很快我便把這次電話所聽所聞拋諸腦後，直至個多星期後我Whatsapp收到一條陌生訊息。

「Hi，我係M苑屋業主，想吓問最近細房兩交成緊咩價？」看到這段訊息後，我沒有立即回覆，但那被掩藏的記憶再被勾起，想不到連文字他也是說一模一樣的台詞，我心不自覺的寒了，究竟他如何得知我的電話？不過這次總算有他的電話號碼，可以撞盤嘗試找出他的身份。

我輸入他的號碼後，得到的結果係無紀錄，這只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從來沒有透過紅色做任何交易；一是他用了新號碼。

「頂，都係唔知佢乜水，試吓133打睇吓先。」我心還在想，手已經行動了。

「嘟嘟……」電話響了一會便接通，但只有令人心寒的空洞風聲和無意義的咿哦嗯。此時，Lo哥剛好回來，我便跟他記，並把訊息展示給他看。

Lo哥看完後，笑著說：「條友真係幾古怪，啲字嘅次序都打錯晒，但都仲睇得明。」

「啲字次序錯？」我立即查看，果然是錯了，但我剛才並無為意，也不覺得有出錯，還能通順的讀出整句句子，這就是人腦的神奇地方，通稱「腦補」。

「係啲，真係錯晒，咁仲顯得佢奇怪。」我對他再度起疑，心想：「之前電話背景嘅空洞聲、今次訊息嘅次序錯、同埋啱啱打通嘅空洞風聲，真係好唔尋常，究竟哩個係咩人，點解要咁神秘？」

「咁我唔覆佢算，覆嚟都唯氣。」我總結所有環境證供，最後下了這決定，Lo哥也表示認同。

自我收到訊息後，又過了平靜的數星期，這期間我不時會按進去對話查看他有沒有上線，但都是一無所獲，而他也沒有顯示最後上線時間、Status和頭像，雖然很好奇如果我回覆會是單別還是雙別，不過為免跟詭異的人扯上關係，這殺死貓的好奇心我還是鎮壓住好了。

而這平靜又被一個訊息打破，但這次不是那個神秘人，而是Lo哥。

「Charles，今次到我收到個Message喇。」Lo哥異常興奮的走來跟我說：「我覆咗佢，睇吓佢會點覆。」語畢，他向我展示對話，除了神秘人那句次序混亂的句子外，就是Lo哥回覆的「你係想知租定賣嘅成交價？」可是訊息只是單別。

「單別啲，覆咗佢都收唔到。」我跟Lo哥說。

「等佢覆囉，佢都終於與時並進，唔再打電話，所以你話點可能係鬼？一定係人喇。」Lo哥道。

「但佢點會咁啱搵到我咁電話？」我半信半疑的問。

「同佢傾咗咁多次電話，佢都有問過我咁點稱呼，之後上網搵到我咁電話一啲都唔出奇同唔難。」Lo哥解釋又似乎很令人信服。

「鈴鈴……」公司電話正好此時響起，一大早公司只有我倆，所以我很快便接了電話：「喂，紅色，有咩幫到你？」我嫻熟的說出台詞。

「呼呼……」話筒另一端傳來空洞的風聲，我把話筒遞給Lo哥，他看我的眼神便知發生什麼事。

「喂？喂？有無人？」Lo哥接過話筒後問了數遍也沒回覆，便掛了線。

才剛掛線，電話又響了。

「喂，紅色……」我接了電話打算繼續說下去，但話筒另一端依舊是空洞的風聲，我頓時轉了語調說：「你唔出聲我唔知你想要啲乜，幫你唔到啲。」對方依然沒回應，我補充了一句：「唔出聲我就收線喇。」話筒除了傳來風聲外便無其他聲音，我只好再次掛斷電話。

又一次，在剛掛線的瞬間，電話又響起。

這次Lo哥很迅速的拿起話筒，然後再掛上，而電話在剛掛上的一刻又再響起。

「今鋪嚟真啱，日光日白都咁猛？」我對Lo哥說，但他不慌不忙、輕描淡寫的道：「唔一定嘅，我估係用啲程式狂打Junk call嚟啫，邊有咁多鬼，整蠱造怪。」

「將啲話筒全部拎起晒，等佢打唔通先，過一陣就會無事。」Lo哥坐言起行，率先把身旁的電話筒拿起，而我也照做，雖然店鋪不算大，但也有接近二十個固網電話，所以每次電話響都像置身演奏廳般震撼，如今全都拿起，那些「嘟嘟」聲就像交響曲，在店內縈繞。

是否真如Lo哥所說是程式騷擾，還是鬼怪作祟，暫時我也不得而知，但電話打不進來，接生意的機會少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可能你會說一大早哪有客，但客人往往就是在出奇不意的時候出現，不過為了應付神秘人的騷擾，些少犧牲在所難免。

就在我們享有數分鐘的安靜之後，攻擊轉向我們的手提電話，無數的Whatsapp通知轟炸而至，全部都是那句次序倒轉的開場白，或者這真的不是Lo哥所說的程式攻擊，而是真的是來自地獄的攻擊。

「Lo哥.....」我看著他，他也看著我，我們四目交投，他彷彿看穿我想說的話，並以搖頭作回應，看來這次Lo哥也不能為這件事找出合理的解釋。

「我無開上網.....」Lo哥帶著惶恐並小聲的說：「睇嚟今次真係撞嘢。」

「最大問題係唔知佢喺邊，所以做唔到嘢，只可以Block咗佢。」我跟Lo哥說：「順便連電話都Block埋，咁佢就打唔到過嚟。」

最後，經我們一番努力和等待，這鬼來電終於停止了，店內的電話再沒有瘋狂響起，這次事件總算完滿結束.....才怪！

當我們以為無事的時候，在下午，所有同事也在店內的情況下，鬼來電再度上演。

「今朝都係咁.....我哋拎起晒啲話筒先。」我跟大家說，雖然大家也很疑惑，但還是很配合，立刻把自己的話筒拿起。

而坐在我旁邊的大師兄小聲的問我：「Charles，係咪有咩特別事發生？」

對於他的敏感，我感到有點驚訝，但為免嚇怕他和其他同事，我只好編了一個謊言：「畀人玩電話啫。」可是坐在後排斜對面的Kerry識破了我的謊言，把我叫出去密談。

「單嘢係咪『住客』做？」Kerry斬釘截鐵的問。

我猶疑了一會，先是點頭，然後又搖頭，最終開口道：「其實我都唔知，我覺得似係，但又好似可以解釋到咁。」

「哦.....咁講吓你有咩發現，等我分析吓。」Kerry說。

「單嘢淵源好長，由Phone in講起.....」我把整件事由頭到尾講一次，包括Lo哥的見解。

「咁聽落的確好多位都可以科學咁解釋到，除咗你話Lo哥無開上網都收到Whatsapp之外，我諗兇手

都離唔開『住客』。」Kerry得出肯定的答案。

「但連佢喺邊都唔知，可以點做？」我誠心誠意的發問。

Kerry也大發慈悲的告訴我：「我哋搵佢唔到啫，Peter搵到嘛。」

「Peter？」說真的，我都快忘記他的存在了。

「一陣我放返好個電話等佢打嚟，之後就叫Peter搵佢出嚟。」Kerry胸有成竹，然後我們便返回店內等後續發展。

電話在放好的瞬間便再次響起，Kerry接過電話，確認是鬼來電後，便命Peter追蹤來源，而Peter也不負眾望，很快的便有答案，但卻出乎眾人意料之外。

「個來源就喺隔離鋪。」Peter無趣的說：「仲以為有咩好玩嘅事，無事我走先，記得燒啲新Game畀我。」Kerry打了個「Okay」手勢，Peter便走了。

「喺隔離鋪？咩玩法？隔離鋪已經執咗，好耐無人出現喇啎，都無聽過話死過人。」我不解。

「過去望吓就知。」Kerry說完便動身前往鄰鋪，由門外查看裡頭情況。

這店本來也是地產鋪，是特許經營細行，但由於經營不善，最後全線結業，因為結業得很突然，員工並沒有執拾私人物品，店內的東西還很齊全。透過玻璃門望進去，內裡半個鬼影也沒有，依然維持著原本的狀態，完全沒有動靜。

「你試吓唔好淨係用肉眼睇，而係用埋其他感官。」雖然我不太明白Kerry的說話，但還是嘗試把專注力集中在耳和鼻上。

我合上雙眼，嘗試用聽覺和嗅覺去探索，還真讓我有發現。我隱約嗅到一些發霉味，聽到內裡傳來「嘶嘶」的聲音，還感到有些寒氣從裡面漂出來。

我把這些發現告訴Kerry，他點頭稱讚道：「第一次算係咁上下，雖然哩啲完全同單嘢無關，只係正常現象。鋪位丟空咁耐，有霉味係好正常；嘶嘶聲係嚟自啲老鼠，你睇吓；寒氣就因為冷氣，哩度中央冷氣，入面無人自然寒啲。」

縱使絲毫看不出是在稱讚我，但我沒有感到不快，抱著探索求真精神，我追問：「咁應該係聽到聞到啲咩先啫？」

Kerry認真的回答：「哩度有陣輕微燒焦味，同理會聽到電話按鍵嘅聲。依情況推斷，只係『Studio』，你搞得掂，當考試畀我睇吓你而家能力去到邊。考驗嘅係點樣喺入唔到去睇唔到佢嘅情況之下收咗佢，絕對需要你嘅創意。」

對於突如其來的考試，我沒有什麼異議，只是Kerry在旁觀看令我有點緊張。

「呼……」我深呼吸放鬆自己，然後在腦內思考如何行動：「點先可以知道佢確切位置呢？Kerry話要啲創意，即係點？」我左思右想，都想不到確切的答案，但Kerry還是在旁耐心等待。

「好喇好喇，橫死掂死，試咗先再算。」我專心搜索剛剛Kerry提到的燒焦味和電話按鍵聲，終於從長枱第一個位找到端倪，幸好位置離門不遠，應該能夠從門縫中飛卡片到達。

我回舖拿了數張卡片便開始計劃，然而我還是少年，實在太年輕了，所有卡片全軍盡墨，一張也沒有到達應去的位置。我雖然沮喪，但腦袋依然思考著應對方法：「飛卡片唔Work，只有直接放喺佢身上先得，但入唔到去又點放？」

這令我陷入了困局，「如果可以遙控到啲卡片就好。」這忽發奇想令整件事露出了曙光，我絞盡腦汁在想如何能遙控卡片，最終想到了一個可以一試的方法。

我到附近五金舖買了一卷鐵線，然後在卡片上打一個孔，用鐵線穿過纏好，好讓我可以控制方向，卡片又能堅忍挺拔。

一切準備就緒後，我便再次回到鄰鋪門前挑戰。我再次定位，以防位置有變，在確認了位置一樣後，我便把卡片由門縫伸進去，悄悄的伸到「住客」背後，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拍在他身上。

「啊.....」一聲慘叫，「住客」身影立即顯現在我眼前，是一塊黑炭！噢，我不應該對往生者無禮，正確的說法是一個被燒焦了的人，原來有燒焦味是因為他被燒死所致。

他現形後十分慌張，徬徨無助，不斷左顧右盼，我以為他在找破壞他隱身的我的影蹤，但原來是我誤會了，他正尋找的，是一個能隱藏自己，或遮蔽自己的地方或東西，為什麼我會知道？無法解釋，我就是知道。

「喂，唔駛匿埋喇。」我隔著玻璃門對他喊話，他聽到後先是嚇得彈起，然後完全靜止，最後平伏心情後慢慢轉個身來看著我。

「你做咩要玩我咁電話？」我沒有轉彎抹角，直直的問題。

「呀.....嗯.....嗯.....喔.....」從他口中發出一些無意義的聲音，就像是啞巴一樣，跟電話裡滔滔不絕、侃侃而談的他大相徑庭。

「你噏乜？當我Kai子呀？」說實話，我有點忿怒了，因為他把我當傻子般玩弄，話也不跟我說清楚。

「冷靜啲，佢既然係燒死，仲要燒到咁，佢喉嚨一定被高溫灼傷，聲帶受損，講唔到嘢好正常。我估計佢每次對白都一樣係因為身前記憶嘅錄音，所以你偶然聽到啲咿哦嗯就係佢真正嘅聲音。至於對答點解咁流暢完全對得上，估計係因為佢手上部電話。」Kerry指著他，我順勢看他的手，手上果然握著電話，Kerry續說：「部電話幫佢表達意思，類似《賭聖》入面個啞佬賭王洪光咁，而問名就Cut線，應該係佢自己都唔記得自己個名。」

「唔記得自己個名，但記得自己係業主問價咁搞笑？」這有點匪夷所思，我一時之間接受不到。

「好喇，接住落嚟你會點處理呢？」Kerry把難題留給我。

「要收佢就唔難，但我想幫佢完成心願，自己投胎，只係唔知佢有咩心願。」我納悶著。

「哩層可以喺佢嘅行為推斷出嚟，通常都唔會差太遠。」Kerry給了我一個大提示，我便順藤摸瓜，

得到一個答案。

「佢想知自己單位而家值幾錢。」無錯，這正是他每次劈頭問的問題。

不過問題隨之而來，「究竟佢單位喺邊個？成個M屋苑細兩房加埋有過千個，又唔知佢咩名，撞完盤電話又搵唔到，大海撈針，搵唔到啲啲.....」我再次跌入無底深潭。

「好耐無睇新聞，最近單演唱會意外到而家都仲未解決.....」在旁的Kerry自言自語，然而卻啟發了我。

「係囉，可以Check吓新聞。」我雙眼發光，在旁的Kerry偷瞄了我一眼，露出滿意的微笑。

我問了Lo哥第一次收到電話的日期，然後上網搜尋那段時間M屋苑和商場的一些意外新聞，最終找到了數宗關於失火的新聞，我每篇都詳細閱讀，可是因為私隱的關係，現在都不報導詳細肇事地址和涉事的人名，只會提及哪一座和用化名。

在數宗意外中，我最終鎖定了一宗商場火警，然後去問管理處關於事件的詳細始末。想當然，這絕對不會順利，但經多方留難、多番游說、多次協商之後，終於取得了重要線索。

「原來死者姓王，係二期十座三十C業主，咁就一切好辦，唔該晒。」我謝過管理處的人後，便回店查看這單位的資料，業主名並不姓王，應該是易手了，於是出了一個Full search，再在裡面尋找王姓業主。

「原來個單位早兩個月賣出咗，個價都靚仔，七百一十萬，算係近幾年高位，如果佢而家先賣，就賺少一百萬喇。至於業主.....的確係姓王，王國棟，個名好有啲個年代嘅Style，國家棟樑，幾好。嗯... ..遺產承辦，Search上面註嘅時間同火警時間都吻合，應該無錯。」我從查冊上面找到答案後，便再次過去鄰鋪，對空無一人的店內喊話：「王國棟，你個單位二期十座三十C喺兩個月前賣出咗喇，賣咗七百一十萬，係個好價，你可以安息，安心上路去投胎喇！」

我說完後，店內沒有反應，我嘗試再感知王先生，但這次始終遍尋不獲，沒有了燒焦味，沒有了電話按鍵聲，只餘下一片死寂。

「應該係已經搞掂，自己走咗。」我心裡想，轉身帶著滿足的微笑正想離開，Kerry卻一把按住我的膊頭，示意我不要走，我疑惑的看著他，他把目光由我身上移到烏燈黑火的店內，頭輕輕一動，示意我事件還未解決。雖然我不太同意，但既然經驗豐富的Kerry這麼說，我只好從新再去尋找一次。

我對著店，合上眼睛，盡量將注意力放在耳朵和鼻子上，將聽覺和嗅覺的敏感度調到最大，試圖找出王先生的蹤影，但店內始終沒有半點蛛絲馬跡，我如何找也找不到，只好向Kerry報以悽慘的眼神，表示求助，他看到後並未施以援手，只是簡單拋下一句話：「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

「吓？」我頓時變了丈八金剛，想追問的時候，Kerry電話響起，轉身接電話，拋下我一人面對困局。

「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即係點呀？佢隱咗形？隱咗形咁匿埋咗喺邊？要點搵？完全唔Get啲。」我在心內吐槽，但既然Kerry這樣說，一定有他的用意，我只要想通就行。

我一個人站在一間吉店前傻傻的看著、發呆的苦思，商場內的行人由徑自走過，變成有人遠遠駐足觀看，進一步者會走到店前與我一起仔細查看店內，更甚者會走來我身邊搭話，問我有什麼看，而我亦來者不拒，坦白告之，畢竟沒幾個人會把我的答案當一回事。

「吓？你講真㗎？唔怪之得每次我行過都覺得哩度特別陰森恐怖，特別唔舒服。」一個鄰鋪補習社的女職員的答案出乎我意料，想不到她沒有當我說笑，而更令我嘖嘖稱奇的是她接下來的說話：「而家經你講完仔細睇先發覺，原來喺假天花上面一直有對眼望住商場，哎呀，難怪會咁心寒喇。」說完她打了一個哆嗦，雙手交叉摩擦雙臂取暖，作了個寒冷狀便離去。

「假天花？」我抬頭望去，果然發現了王先生的蹤影，此刻我頭頂的燈泡「叮」一聲亮了，Kerry的說話我知道是一個提示，但萬萬沒想到原來答案就是這樣顯而易見，是我先入為主，把注意力全放在眼見的空間上，忽略了最適合藏身的假天花，想不到一個路人的隨口一句，竟能助我解窘。

「王生，你落返嚟喇，我係嚟幫你㗎。」我對著假天花上的王先生喊話，但並未如我預期中簡單解決。

「斷估都係要捉佢落嚟。」我再次利用鐵線把卡片伸向匿藏的王先生，然而這次沒有如第一次偷襲般順利，因為王先生已經警戒著我，所以他輕易的躲開了。

「Oh shit！佢去咗邊？」王先生在假天花上移動，被假天花遮著，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

「要諗計引佢出嚟，或者.....」我心生一計，拿出電話，回覆他的Whatsapp。

「你個單位七百一十萬賣咗。」傳送。

隨即，在假天花上傳來口哨聲，位置是我頭上的角落。

「王生，哩個係好價嚟，恭喜你。」再傳送。

口哨聲再次在同一位置響起，這樣便確定了他沒有移動，畢竟現在的情況是我看不到他，所以定位很重要，但同時，這亦意味著他看不到我，不知我下一步的行動。

我把卡片換成EA證，緊緊纏住，伸向傳來口哨聲的位置底下，然後唸咒，EAA字樣從EA證飛出，穿過假天花把王先生牢牢抓住，輕微的掙扎後，王先生便被拉到EA證內封印著。

「呼，今次真係搞掂喇。」我大大的呼了一口氣，整個人也輕鬆不少，Kerry也剛好掛線，或者一直是假扮通話吧，誰知道，反正他過來稱讚我就是。

「做得幾好，你終於發覺到佢，有時你要宏觀啲睇，咁先會搵到突破口，今次算你合格。」他搭著我的膊頭說：「畀張EA證我，我幫你做埋啲手尾。」說罷遞出左手。

「你會點做？」我不自覺的問了，氣氛瞬間降到冰點。

但Kerry卻不以為然，簡單答道：「當然係超渡佢幫佢快啲投胎。」其實我也很清楚這是標準做法，亦很清楚Kerry的為人，不會胡亂傷害生命。我把EA證交到他手上，他亦拿出自己的EA證，唸咒後，EAA字樣分別由兩張EA證飛出來，做了一個交接儀式，這是我首次看到這一幕，覺得很新鮮，還會互相鞠躬敬禮，十分有趣。交接過後，Kerry便把EA證還給我，然後著我先回店，他獨自離開，我估

計他是要去做儀式，所以也沒有多問。

「喂，Lo哥，偷偷地同你講，」在一個只有我倆在店的早上，雖然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我走到Lo哥前對他說：「嗰個玩嘢電話同Whatsapp我已經解決咗，之後都唔會再收到。」

Lo哥聽到後先是錯愕，然後很快調整好便回答：「果然英雄出少年，叻仔呀Charles。」並沒有如我預期般追問詳情，枉我還花數天想了一個驚天地，泣鬼神、山無陵，天地合、哀怨情仇，可歌可泣的故事準備跟他說，老油條果然懂分寸、知進退，不會過問一些他不應該知的事，我由衷的敬佩他。

至於王先生，估計經Kerry的幫助，現在已經喝了孟婆湯，排隊投胎了。

擺陣，轉運，風水師

擺陣，轉運，風水師

香港人迷信不是新聞，什麼東西也有人信：天主、耶穌、佛祖、阿拉、玉皇大帝、天后娘娘、土地、歷史人物、祖先.....這些迷信姑且還有一個對象，有些迷信卻只得信念和統計，例如：風水、八字、塔羅、水晶、生肖、星座.....當然每種迷信都有它背後值得支持的原因，我也不會挑戰他人的信仰，但這次恐怕會得失一部份人，還是先戴頭盔好了。

很多人買樓，甚至租樓前，都會看風水，有些人會事先問過風水師傅意見，專找一些合方位的單位；而有些人會初步找到合適的單位後，再相約風水師傅去看一次，如果是簽了約再約師傅還好，有些人是先帶師傅看一次，然後再決定簽約。當然，如果是匙盤，我多走一轉絕對無問題，不過很多時遇著是要約業主開門的單位，帶師傅看一次再決定是否簽約，很多時業主會很反感。

什麼？不明為什麼反感？無他，一個陌生人對你另一半指指點點、評頭品足，我相信無人會喜歡吧！如果結論是正面還好，但若果是負面呢？可想而知，遇著這類客人，很多時會比較難處理，而偏偏我就遇到幾次，而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失敗的經驗還是佔大多數，所以風水師對我們地產Agent來說，真是一個又愛又恨的存在，但就我的經驗來說，風水師絕對是我的敵人。

面對深信風水的客人可以說很簡單，也可以說很困難，總之一切都是成也風水，敗也風水。這芸芸數次的經歷中，有一次是很深刻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喂，係咪Charles？」電話裡傳來陌生女聲。

「係，你好，請問有咩幫到你？」我禮貌的回答，通常故事都是這樣展開。

「我喺網上見到有個盤放租，係某某屋苑嘅三座H單位，萬五蚊租金，哩個盤仲有無？」對方說得很詳細，我一找便找到。

「哩個單位仲未租出，係匙盤，隨時可以睇，你想幾時睇？」我立即邀約。

「一陣三點可以？」看來她很急著找單位。

「無問題，咁一陣三點直接喺屋苑樓下等。係呢，請問你點稱呼？」我追問。

「我姓陳，另外想睇埋同屋苑窗向西門向東嘅單位，你準備埋一陣一次過睇埋，唔該。」陳小姐把她的要求清楚說明，這對我來說是件好事，可以減少無謂的時間浪費。

「好，無問題，另外想問問係幾多人住？有無寵物？」我詢問她一些業主比較想知的問題。

「一個人住，無養寵物。」她簡而精的答道。

「得，無問題，一陣見。」我說完後，雙方說完再見便掛線，而我亦根據她的要求開始約業主。

我對著盤機、拿著Floor plan，逐個單位對方位，最終發現符合要求的只有一個。

無錯，這就是我對風水師又愛又恨的地方，合適的盤源主宰著最後成功與否，選擇多寡對最終結果有很大影響。

「無計，唯有淨係睇哩個，都好嘅，無得揀，唔駛左諗右諗。」我試圖安慰自己，但內心實則很沒安全感，畢竟只得一個選擇，成敗得失也只有一次機會。

我慣性睇樓前都會先致電業主，做一次Update交代租客背景和問底價，好讓我能提升命中率，這次也不例外，但我還是隱瞞了風水這個元素。

兩點五十分，我抵達了屋苑樓下，鎖匙亦已經借了，發了個訊息跟陳小姐說：「我到咗，你慢慢。」

一分鐘後她回覆：「下站到。」

三點，架著墨鏡、戴著鴨舌帽的陳小姐準時到達，跟她打招呼和介紹今日行程後，便去登記。這屋苑登記比較麻煩，一般都只要登記名和證件便可以，但這屋苑偏偏還要發一張不會查看的參觀證，這張證件還要一百元按金，對於不喜歡帶現金的我，這屋苑我通常都會跳過。

登記完後，我邊行邊跟陳小姐介紹屋苑：「哩個屋苑勝在環境清幽，稍稍遠離其他屋苑，自成一角，而且佢個園景幾靚，個泳池同會所係區內出晒名，仲擺埋獎。望山景就寧靜，望園景就超靚，啲人住落都好少搬走。」

雖然我落力介紹，但她好像不太感興趣，只是機械式點頭表示認同，弄得我也沒趣，這更好，什麼都不用說，做回自己。

由保安室到電梯大堂再到屋苑平台，花了七分鐘，幸好三座就在平台門口左面，轉彎就到，交了探訪紙給座頭便上單位。

單位是在十八樓，而H單位是在右面走廊尾二的單位，一出電梯門，一陣涼風撲面而來，這程度是「一房」級別，縱使不難應付，但希望不是來自H單位，這樣我便可以省點功夫。

「幾好啲，估唔到佢走廊都有冷氣，幾涼爽。」這是見面後，除了打招呼外，陳小姐的第一句說話。

「冷氣？咪玩喇，邊有咁好有冷氣，又唔係酒店，九成係唔知邊個單位有『住客』。」我心想，然後抬頭一看：「頂，又真係有冷氣啲，真係酒店咁啲，好彩我無衝出嚟柒啫。」然後我立即回答：「哦，係呀，哩度幾好啲，走廊都有冷氣，唔會話好熱，喺哩區我睇咁多次樓，都係得哩度先有。」陳小姐又是禮貌的點頭，沒有再回覆。

不消幾步，便來到H單位前，我敲門後便拍卡開門，智能門鎖著實方便，避免了不知將鎖匙向左轉還是向右轉的尷尬。

門一打開，一陣撲鼻的渠味向我襲來，這絕對是多月沒有灌水沖渠的味道，但這單位才新放盤兩星期，照理是去不到這程度的，除非是已丟空了一段時間，又或是本身的住戶沒有用水，不過這可能性應該是零。除了渠味，這單位沒有其他大問題，只欠簡單清潔而已。然而，這一切陳小姐都看似不介意。

啊，先介紹一下這單位格局，一進門左面是洗手間，內設浴缸；有一條約一米的走廊便到廳，客廳飯廳合二為一，盡頭有一露台，擁無敵山景，放眼望去，除了山，還是山；而洗手間前兩步便是廚房，

U型枱，儲物和置物空間十足；廳盡處的左面又有一條一米長走廊，三面分別銜接另一露台和兩間房，房沒有什麼特別，都是四正實用的設計，擁有特別大的窗用作採光。

陳小姐一面看，一面拿著迷你羅庚四圍度，我並沒有作任何介紹，只是跟著她身後等她發問，這是我一貫做法，不打擾是我最後的溫柔，可是她始終沒有問我任何問題，整個過程就這樣安靜的結束。

沒錯，就是這樣平淡的結束了，我們落到樓下，陳小姐邊行邊對我說：「哩個單位初步睇都幾啱我，我覺得都唔錯，可唔可以幫我同業主傾傾，萬三蚊得唔得？另外我想之後約埋師傅上嚟睇多次，得唔得？」

「師傅？」雖然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但從她口中親耳聽到時難免還是有些詫異，但這詫異只出現了零點幾秒便被我的專業所取代：「無問題，反正匙盤，睇幾次都得，只要未租出就Okay。」

「另外想問埋你做邊行，幾時起租？哩啲業主都會想知，對傾價有幫助。」雖然已經知業主底價是一萬四千元，但都即管再問問。

「我做娛樂行業，隨時可以起租，只要價啱，師傅話得就簽得約。」陳小姐繼續邊行邊說，雙眼始終無看過我，但我總算明白她的造型了。

「好，咁你再講我知幾時睇，我都同業主傾吓。」我說完後，她只是點一點頭，始終沒有停下腳步。直至走到商場，她終於停下腳步，轉身看著我，正式對我說：「啱啱唔該晒你Charles，我走先，我約好咗再同你講。」說完便頭也不回的消失在人群中，而這次是我第一次清楚看到她的臉，原來是某位半紅不黑的女歌手，我相信就算她不遮也沒有幾個人能認出她。

其實客人是誰對我也沒有什麼影響，畢竟我只是做生意，對著什麼客人我都會敬業樂業的去做，西客除外。與陳小姐分別後，我再致電業主，報告情況跟商量價錢，不出我所料，業主最低也要收到一萬四千元，不過這也沒什麼問題，畢竟已經便宜了一千元。

當晚，我收到陳小姐訊息，約我第二天同樣時間再去一次單位，我爽快的答應了，還跟她說了業主的意見，她只以簡單的「嗯」回應我。

在同樣的時間和同樣的位置，我再次等待，而陳小姐亦都準時到達，身後還多了一個三十來歲，梳著油頭的男士，我想他就是陳小姐口中的風水師傅。

「嗨，陳小姐，我哋行得，去登記先。」我率先開口，怎料換回來的是陳小姐的阻難：「等等先Charles，師傅未到。」

「What？乜哩個All back友唔係師傅？」我心打了個突，確實有點尷尬，但只要我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於是我倒抽一口涼氣，故作鎮定的說：「噢，我仲以為佢係添，唔緊要，慢慢，唔急。」

本以為這之後會迎來尷尬又漫長的死寂，怎料油頭男立即開口道：「你好，我叫Eric，係Veronica既經理人，多多指教。」

他這一著令我有點措手不及，我連忙回答：「你好，我叫Charles，係帶你哋睇樓嘅Agent。」

Eric跟Veronica性格南轅北轍，Eric喜歡聊天交友，跟我侃侃而談，什麼也搭得上話題，我打從心底

佩服這類人，整個傾談過程我想維持了不下三十分鐘，完全沒有冷場，直到真正的師傅到達。

「喂，Yoki，哩面。」陳小姐向師傅招手，師傅叫Yoki，她看到後便立刻走過來。

Yoki師傅出乎我意料之外，打破我對風水師傅定必有一定年紀的框框，竟然是一位目測二十來歲的女士，這亦令我懷疑她道行是否足夠。她有一頭清爽及肩微曲短髮，標緻的五官，略施脂粉已經比很多女明星好看，身材嬌小玲瓏，若非她手持羅庚，根本想像不到她竟然是風水師傅。

我對Yoki師傅點點頭，便示意大家出發。一輪登記過後，我們再次到達三座十八樓H單位。走廊依然涼風送爽，單位依然渠味橫行，Eric和Yoki師傅走入單位時都眉頭一皺，但均很專業的轉瞬即逝。

Yoki師傅在單位內不同地方都度，然後告訴陳小姐和Eric這些方位應該放什麼來提升運氣、應該放什麼來趨吉避兇、應該放什麼來化解惡運等，他倆認真的用電話一一記低，不知不覺便花了三十分鐘，終於來到最後的露台——那個連接走廊其中一面的露台。

Yoki師傅站在露台上，羅庚的指針不停轉，就像平時看鬼片般，完全沒有停的意思，轉的速度快到差點可以當風扇，我見勢色不對，連忙請她回單位內，我出去查看情況。

不出由自可，這一出就令我後悔了，這露台寒氣逼人，比冷氣開到十六度還寒冷，這是上次我沒有走出去所以忽略了之故，想不到這「住客」竟然這麼乖，只在露台不入屋內，雖然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但亦只能由我來低調解決，我心這樣想，殊不知Yoki師傅搶先一步對陳小姐說：「哩度有污糟嘢。」

陳小姐聽到後大驚，連忙問：「咁有無得化解啊，Yoki？成個屋苑得返哩個單位啱晒我，無其他盤，錢唔係問題，最緊要搞得掂。」原來陳小姐不是驚靈異之事，而是驚破壞單位風水。

「唔緊要嗰師傅，個『住客』，即係隻鬼我搞得掂，你幫佢諗點擺陣化解返喇。」我為了做得成生意，自告奮勇與「住客」單挑，奈何Yoki師傅始終搖頭表示不能化解：「我唔建議你住喺度，因為佢令成個單位能量逆轉，反而吸乾你嘅運，我諗我哋快啲離開好啲，留耐啲都會有影響。」

「唔緊要，陳小姐，我幫你搞掂佢先，之後一定有辦法嘅。」我先給陳小姐打一枝強心針。依據寒冷程度，「住客」最多只是「三房」級別，「三房」對於身經百戰的我絕對無難度可言，地方縱然狹窄，但以我現在的功力，絕對綽綽有餘。

不過我想先弄清楚「住客」不入屋的理由。我收起所有武器，向「住客」表示善意，然後開口道：「你出嚟喇，我無惡意㗎，只係想幫你，我見你只係留喺露台唔入屋就知你心地善良，畀我幫吓你。」

我說完後靜待「住客」回應，一分鐘、兩分鐘.....不知過了多少分鐘，依然未收到它的回覆，於是我再度喊話：「你出嚟同我傾傾等我幫你，我哋四個都無諗住傷害你。」

話音剛落，空氣瞬間跌至冰點，寒風刺骨，我往後退一步，想躲回室內，但門卻緊閉著不能打開，我冷得抱著自己，瑟縮一角，直打冷震，這寒冷程度直逼「天台」，糟糕了，這已經遠超我能應付的範圍，既不能退，又沒有地方躲，只有跳樓逃這一選項，不過以十八樓來說這是不設實際的想法，大概我已經被關在一個開放的密室內，要上演一次真人版密室逃脫戲碼才有一線生機。

此刻我的腦袋正以快過量子電腦的速度想解決辦法，突然，一切也停止了，眼前出現一個四、五歲左右的小男孩，他就是「住客」的真身！說也奇怪，他現身後，整個環境竟又變得暖和起來，跟剛才的

冰點溫度截然不同，現在的是秋天的清涼感覺。

「嗨，小朋友，你點解會困咗喺度嘅？哥哥幫你帶你走好無呢？」我溫柔的說，但「住客」小男孩垂下頭沒有回應。

我見狀，便再度對他釋出善意：「小朋友，我知你好乖嘅，講畀哥哥知發生咩事，等哥哥幫你。」說完後我擠出一個親切的笑容，想不到這反而嚇壞了他，令他後退了兩步。

「小心……」我伸出手捉實他，生怕他跌倒，想不到他竟頓時目露兇光，令我的手伸到一半便收回來，並道歉道：「唔好意思，不過哥哥係想幫你，我知你唔係曳嘅小朋友嚟，講我知發生咩事，我實幫到你。」

或者由於他的怒視而第一次跟我對望，看到我誠懇真摯的眼神，終於放下戒心，慢慢打開心扉，回答了我：「媽咪話唔可以同陌生人講嘢。」頓了頓之後續說：「浚浚曳，唔執玩具，媽咪罰浚浚出露台罰企，唔准入屋。」

原來是出於這原因，所以他始終沒有進室內，真是一個聽話的小孩，但為何會死呢？而且的確這單位並不是凶宅，不在「翻新」名單內，難度是有遺漏？還是另有內情？儘管我很想知道答案，但問「住客」死因是大忌，除非他自己顯示，所以我還是把這個謎藏在心裡，成為我心裡心裡有個謎的其中一個。

「浚浚唔曳，浚浚好乖，一直都聽媽咪話留喺露台無入屋，係乖孩子，而家哥哥帶你走，同你搵媽媽好無？」我再次向「住客」小男孩伸出友善之手，這次他終於伸手回應，就在我們兩手觸碰的一刻，一段畫面在我腦內播放，我知這就是他生前最後的記憶。

視角是小男孩第一身，他正在用積木砌戰機，零件都散落一地，媽媽行過時未有留意地上的積木，結果踩了上去，痛得彈起。而小男孩第一反應不是發脾氣責怪媽媽，反而是展現出超越同年的成熟，第一時間關心媽媽情況，豈料媽媽正因事氣上心頭，借機發洩，破口大罵並施展現今世代的禁術——「藤條炆豬肉」，打得小男孩嚎啕大哭，連忙道歉，最後更被罰關在露台反省。

從「住客」小男孩傳送給我的片段和感受得知，被關在露台應該是常用的懲罰手法，對他也真的起到作用，而且更造成心理傷害，但這次卻是最後一次了，並且造成了媽媽一生的遺憾。

「住客」小男孩跟以往一樣，哭著乖乖的低頭罰企反思，以往都是半小時內媽媽便會讓他進去，不幸的是這次只過了數分鐘，有隻蜜蜂飛來，「住客」小男孩害怕便左右避開，想不到蜜蜂以為是受到攻擊，捨身還擊，一針刺在他的小手臂上，蜜蜂身亡了，但他亦因過敏性休克倒地，畫面也在此中斷。

雖然看不到後續發展，但我猜想應該是之後媽媽發現，報警求助，而在送院途中或之後搶救不治死亡，由於不在單位內過身，故不計算在凶宅內，但也因為「住客」小男孩最後的記憶是在露台，所以死後依然停留在這露台，等待媽媽的原諒。

而這位媽媽的臉也很面善，我終於明白為什麼「住客」小男孩會突然變得溫馴，而風水師傅Yoki為什麼急急腳想離開。

「Yoki師傅，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解鈴還需繫鈴人，雖然你唔係有心，但你點都要面對，唔通你真係咁忍心咩？」我背著她大喝，雖然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想必是被我嚇壞了。

「我都唔知你亂噏咩乜，Veronica、Eric，我哋快啲走，哩個單位唔啱你，而家成個風水格局同磁場已經破壞晒，住左保守估計衰足九年，用咩方法都救唔到。」Yoki師傅再次催促陳小姐和Eric離開。

「真係無藥可救。」我搖著頭說。

「住客」小男孩拖著我，充滿童真的眼神凝視著我，真是我見猶憐，奈何我竟然不能幫他如願，令他聽到媽媽的一句原諒。

「對唔住，我幫唔到你了結心願，但總算見到你媽媽一次。」我對著「住客」小男孩說：「我都唔可以咁無責任心留你喺度，你點都要投胎，等我帶你行。」我拖著他的手，不知何時，兩行淚水已從他的眼睛流下，我伸手替他拭去淚水，然後拿出EA證，將他好好的安置，好讓之後Kerry能幫助他。

這一切辦妥後，我閉眼深呼吸數次，調整好情緒，便打開之前開不到的露台門進廳，然後勉強擠出寬容的微笑對陳小姐說：「搞掂咗喇，而家乾乾淨淨，咩事都無，你可以安心咁住。」

然而陳小姐面有難色，想當而然是受到風水師傅Yoki的影響想拒絕我，我只好再加誘因令她心動：「我問咗業主，佢可以平一千蚊，如果你快起租，我試吓幫你再傾。」

陳小姐聽到後有一點動搖，她望向Eric，Eric把視線投向Yoki師傅，示意陳小姐詢問她，陳小姐便順勢把視線轉移至Yoki師傅身上，露出懇求的眼神，但她堅決的搖頭，陳小姐也只好不好意思的回絕我的好意。

「Okay，唔緊要，咁唯有睇吓之後仲有無啱你要求嘅單位放租，有嘅話再報畀你。」我打圓場道，陳小姐也點頭道謝，然後我們一行四人便離開了。

事後我翻查新聞，完全找不到關於這次小孩慘劇的報導，大概是傳媒認為無新聞價值所以沒有採訪，所以我也無從判斷Yoki師傅是否真的是小男孩浚浚的生母，抑或只是人有相似，只不過從她的行為舉止看來，應該八九不離十。而小男孩也交由Kerry接手，很簡單便往生投胎了。至於陳小姐，最後她也租到合適單位，只是不是我做到罷了。

所以你說，害我錯失了一單生意，我怎能不把風水師當敵人呢？

停車場結界

停車場結界

在從事地產這段日子內，要數最難分清的，一定是車位。一般來說，單位就算無相無片無VR，最起碼也會有平面圖，即使公司無，就算自行上網尋找也不難。

車位卻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什麼都沒有，就算上網找也不一定找到，想找停車場的平面圖比登天更難，即使真的幸運地找到，要正確指出車位位置也不易，為什麼？因為有些停車場初初會分住戶車位和時租車位，數字有機會一樣，只是前面的英文字會不同。但假以時日，發展商計劃有變，把原有的時租車位也放售的話，災難便發生了。

真實例子，我試過遇到業主弄錯自己車位的字母，把PC記錯成RC，兩個車位位置相差十萬八千里遠，幸好數日後她發現了及時糾正，否則真的有客人租或買時才發現的話，隨時由胸有成竹變成「渣都無淨」，而通常這情況之下，雙方遷怒的對象往往是我——地產Agent。

除了停車場平面圖難找外，停車場出入口也不是易找，特別是當你並非住戶，不能進出大廈時。而關於停車場，我有一個經歷相信大家會有興趣想聽。

這位客人是在網上認識的朋友，無錯，從事這行有時也挺悶的，也會用Apps在網上認識朋友，雖然有聽說過交友Apps有很多金融妹、美容妹、保險妹、援交妹、網上情緣之類，但未聽說過有地產Agent在交友Apps找到客人買樓吧，畢竟動輒數百萬金額，但我偏偏成為了這個唯一。

起初我也沒有說要她買，只是普通閒聊，聊到職業後她就好奇問我負責的區域，我告訴她後，她便問我關於該區車位的問題，既然問到，我當然不會白白錯過機會，簡單介紹後她表示有興趣，還說跟家人商量，再約時間過來看，通常用「跟家人商量」都是一個推搪的藉口，加上她說要想想如何跟家人解釋跟我的關係，這令我更加有理由相信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口，但我卻顧不上太多，每隔數天便問她一次，終於約了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這個地方是由十多個私人屋苑組成的地區，規劃完善，有海景、有山景、有園景。十多個屋苑中，只有兩個停車場是可供非業主購買。而這區的车位租金回報也不差，二手二百餘萬買到，可以租四千元左右，而且車位買賣無三年SSD限制，可以隨時賣，所以很值得投資。

為了這次車位的買賣，我從這兩個停車場中，精選了八個車位，談好價錢，準備一擊即中，當中有兩個是我認為機會比較大的，因為位置好，價錢也在她預算內。

到了當天，她跟家人駕車抵達，而我也登記入內，約好在屋苑內等，然而保安守衛森嚴，登記進內也要經過重重關卡，所以比預期花了更多時間。甫見面，我便跟她們道歉：「唔好意思，哩面保安嚴謹啲，啱啱登記耐啱。今日準備咗八個車位，首先喺哩度第四期有五個，另外隔離第二期有三個，我哋而家睇咗哩面先。」說完便帶她們到停車場，坦白說，這停車場我也是第一次來，車位在哪我也不太清楚，只好見步行步。

先打個岔，介紹一下這次的單元主角。首先是買家朱小姐，二十出頭，從事市場策劃，一頭長髮，穿著寬鬆的白色衣服，配搭黑色Legging，白波鞋，身材肥胖，但樣子還好，看得出是潛力股，不過已成人妻。

另外還有是幕後的真買家朱先生，六十多歲退休人士，擁有一頭三七分界的白髮而不失英氣，簡單的Polo衫和運動褲，看不出擁有數個單位。

而朱先生身旁的是朱太，同樣是退休人士，雖然穿著樸素簡單的T恤牛仔褲，但總是散發著一點文化氣息，氣質果然不會受衣著所影響到。

最後一位是遲來的朱小姐丈夫馬先生，身型略胖，跟朱小姐天生一對，穿著西裝，斯文而且笑容可掬，更驚喜的是雖然天氣炎熱，穿著西裝，更是下班趕來，但竟然沒有汗流浹背，這調節體溫的能力令我嘖嘖稱奇。

人物介紹完，繼續停車場之旅。落到停車場，總共有兩層，我們先看B1，這裡有三個安排好的車位，我帶他們左穿右插，好不容易才找到這三個車位，他們也十分認真，每個車位也認真查看，抄低價錢，還拍照做記錄，差點連平面圖也畫出來。

到我們打算落B2時，馬先生來到了，我們一行五人便先出發到B2，然後才回來看B1，其實整個過程大致跟之前一樣，沒有什麼特別事，他們亦鎖定了其中兩個大單邊、比較易泊的車位。

第四期看完後，我們便步行到三分鐘路程的第二期。第二期是整個區最大的屋苑，總共有十座，無論佔地、伙數、還是車位數也是最多，停車場也有四層，分別由G到L3，而故事亦在這裡發生。

我們登記進內後，穿過住客大堂，乘電梯到L3，查看第一個車位，按照規劃，我們是先去L3看一個，然後經過L2到L1再看另一個，最後到G看最後一個，接著離開，但世事永遠不會太順利。

這個停車場本身也很大，畢竟是由十座大廈的基層組成，每層車位也三百多個，不熟悉地形的我，要尋找指定車位也不容易，幸好有驚無險，最後還是找到。

這個停車場跟剛才的不同，剛剛的是地底停車場，所以照明系統做足，燈火通明；而這個由於不是地底，故多採用天然光，燈光是有，但沒有很亮，整體來說是有點暗，但也未至於陰森恐怖，始終途中還是有用戶泊車出車。

我們看完L3後，便沿車路落L2，至於為什麼要沿車路，是因為我們沒有住戶證或密碼進入屋苑。一進入L2，燈光依然昏暗，而且感覺更是鬱悶又帶點寒氣，幸好這層沒有車位看，故只是經過，不必停留。這停車場的進出分為兩條路，分布在停車場的一左一右，中間目測距離接近一百米。這設計的好處是進出的車輛能有效分流，不會在同一條斜路上對峙。而我們本該是一直沿路落到L1，可惜偏偏我們選錯了進而不是出的斜路，正當我們打算落L1時，剛好有輛車駛上來，我們只好行到L2讓路。

「咁得意嘅，啱啱部車好似倒車上嚟咁。」我對在我身旁的朱先生說，但他沒有反應，我聳聳肩當沒事發生，繼續行。

斜路落到一半，朱先生開口回答我：「啱啱部車.....好似好面善。」不是吧朱先生，一般房車的設計造型都大同小異，看過也不出奇，你這回答是在愚弄我吧？

「哦，乜係咩？我又無點留意，點解你會覺得面善？」我努力裝傻的問。

「啱啱我哋喺上層嗰時好似見過佢駛走，不過我諗應該係車有相似。」朱先生簡單帶過，我心內也吐槽：「咪就係囉，架架車都差唔多㗎啦，好彩你自己都咁講。」

走著走著，不知不覺，我們已經沿斜路而下繞了兩個圈，朱小姐此時語帶不滿：「乜哩層咁高嘅，我哋兜咗兩個圈都未落到去。」

「轉埋哩個彎應該到。」馬先生安慰其妻道。可是我們接下來轉多了六次彎還未到，朱小姐爆發了，正想開口大嚷發洩不滿之際，我搶先說：「唔對路，無理由兜咁耐，我哋係咪Miss咗出口？」我明知沒有，但還是這樣說，試圖令大家減低恐慌，以為只是自己失誤造成，不過實際發生什麼事，我已心裡有數。

我們面面相覷，良久，朱太才開口道：「我哋沿路行，應該無Miss，係真係無出口，會唔會……」朱太欲言又止，其他人包括我都屏息以待，但此時朱先生站出來喝止：「唔好亂噏，無啦啦做乜嚇人，吐口水講過。」於是朱太不再說下去，只是耍手擰頭的說是自己胡亂猜想罷了。

不過我並不同意，雖然會引起大家的恐懼，但要突破這困局是要靠眾人幫忙，並不能單單只靠我一人。於是我開口接朱太的話：「我……」誰不知我才說了一個字，其他人還沒有聽到，便再有一輛房車從下駛上，眾人見狀大驚，連忙靠牆站讓路，房車像沒有看到我們般，轉了彎然後直接衝出斜路消失了。

大家驚魂甫定，紛紛破口大罵，只有我和朱先生異常冷靜，我們對望了一眼，由他的眼神看得出是希望我站出來跟大家宣布這個結論，於是我只好硬著頭皮上。

「大家冷靜啲先，我有嘢想講講。」我清一清喉嚨，順道深呼吸一下令自己冷靜，然後大聲宣布：「正如啱啱朱太所講，我哋去咗另一個世界，或者可以稱為結界。我哋喺度與世隔絕，原來世界無人搵到我哋，哩個世界無人見到我哋，啱啱架車係好例子，同埋我懷疑哩度嘅時間流動係同我哋本身世界相反，係倒序，或者叫時光倒流，所以架車係倒車咁上嚟，但其實係現實世界，佢係正常咁落斜。雖然係咁，但都有一件好事宣布！」

大家聽到我說有好事，表情由驚慌、驚懼、驚嚇變成驚喜、驚訝、驚嘆，湊過來想聽清楚，我也不賣關子，直接說明：「好事就係，我哋唔駛再無止境落斜，可以行返平路入返停車場。」

除了我和朱先生外，大家都面帶疑惑，朱小姐率先開口：「點睇都係斜路無出口，邊度有路行？」

我立即答：「眼前所見係幻覺，有無聽過鬼打牆？或者叫鬼遮眼？我哋而家就係咁嘅情況，但啱啱架車畀咗提示我哋。」說完我便指著剛剛房車消失的地方。

「點睇都係斜路，無路啲。」馬先生說。

「睇唔出破綻先叫幻覺，我行畀你哋睇。」朱先生搶先我回答，並身體力行朝出口進發，大家專心看著，十分緊張，呼吸也暫時停止，吞口水也生怕太大聲會影響到朱先生；相反，朱先生氣定神閒，昂首闊步，頭也不回的向出口走去，跟我們的緊張形成強烈對比。

他越近出口我們便越緊張，突然，他停下腳步，轉身向著我們，造了一個直豎姆指的手勢，然後一跨步，整個人隨著進出口逐吋消失，先是左腳掌、小腿、大腿，之後到右手、前臂、上臂，接著是頭、身，然後輪到左上臂、前臂、手，最後就是右大腿、小腿、腳掌，整個人在我們眼前消失了。

「睇嚟係真，我哋都快啲跟上去。」朱小姐興奮的說，在旁的朱太和馬先生也躍躍欲試，但我還是硬生生的阻止他們。

「冷靜啲先，而家唔好咁快下定論住，我哋要睇多陣，等朱生指示。」我對他們說。

「即係點？我老公都安全過咗去，仲等咩指示？」朱太疑惑的問。

「就係睇吓個面係咪真係安全有路，定其實係.....」我不知如果說下去，但看得出他們明白我的意思。

「咩話？你唔確定個面係咪安全就叫我Daddy去送死？你會唔會過份咗啲？佢有咩事我唯你是問！」朱小姐生氣的說，而一旁的馬先生則安慰著她，而我也百辭莫辯，只好保持沉默。

在這尷尬的死寂中，突然傳來自天堂的號召：「你哋都快啲入嚟，哩面安全！」是朱先生！他安全無恙，實在可喜可賀。未到我開口，他們已經飛奔而去，我也緊跟其後，一起進入。

「哩度係？」馬先生先開口。

「哩度係我哋啱啱行過嘅L2。」朱先生指著牆上的字說：「不過又唔係我哋啱啱行過嘅L2。」大家聽後也變成丈八金剛，完全理解不到朱先生說話為何這麼矛盾。

「我諗我明點解。」朱小姐突然變得像某IQ一百八十的高中生名偵探般，直接道出答案：「字係寫L2，但仔細啲望吓啲車，你會發現有啲唔同。」

我們聽到後仔細查看各輛汽車，發現了異樣，朱太還嚇得跌坐在地大叫起來：「紙.....紙紮嘅！」

「係，不過朱太你放心，暫時哩度都無嘢會傷害我哋，正如我之前所講，我哋入咗個結界，除咗我哋講嘅時間倒流之外，睇嚟仲係一個紙紮嘅世界。」我扶起朱太，之後續說：「我咁推斷其實仲有一個根據，就係我哋經過L2想落L1時遇到個架車，朱生有提到架車好面善，本身我以為只係架架車都大同小異，但其實應該真係同一架車，只係時間倒流先倒車上嚟。但隨住我哋喺斜路轉多咗幾個圈，入個結界入得更深，哩個世界都漸漸同死人嘅世界結合，變成紙紮世界。」

「我唔理係咩世界，重點係我哋點先返到出去？」朱小姐心急如焚，馬先生也點頭認同。

「老實講，我唔知。」縱使這是絕望真相，但總不能一直給他們假希望。

「唔好為難佢，佢都唔想。」朱先生此時替我解圍，我差點感動得要以身相許。

「雖然暫時未搵到出返去嘅辦法，但我相信有入口就實有出口，只要我哋繼續行繼續探索，就實會搵到。」我拍心口對大家說：「我哋一齊行，唔好分開。」眾人也只好硬著頭皮出發。

「頭先我哋喺斜路度轉咗幾個圈，會唔會我哋向上轉返咁多個圈就出得返去？」馬先生大膽提出意見。

「值得一試，反正都無比而家更差嘅情況可以出現，一試無妨。」朱先生說。於是大家向斜路方向走去，根據剛剛的經驗，雖然看不到斜路，但只要踏出去，斜路便會在。

馬先生人如其名，一馬當先踏出去，他的身影在我們眼前消失了，但聲音卻依然存在：「點解嘅？哩度係邊度？」聲音傳來的方向是我們身後，我們循著聲音望去，馬先生完完整整的站在本應是另一面

斜路的位置。

「喂，馬生！」我對他大叫：「你放心，你好安全，我哋喺度呀！」馬先生聽到我呼喚後抬頭看過來，心稍為定下，本想走過來跟我們會合，但才走了兩步便停下，轉身往斜路跨過去，神奇的事出現了，他跨了過去的半身是我們這邊，未跨的半身則留在那面。

「件事好清楚，我哋被困喺哩個空間。」我總結，大家難免失望，朱太更當場昏倒，要朱小姐攙扶。

「之不過，大家又唔駛咁絕望，我諗個空間硬要留我哋喺度，除咗因為馬生喺先嘅假設有機會係正確之外，應該係有啲嘢想我哋幫佢解決。」我向大家闡述我的觀點。

「有啲咩要我哋幫？要我哋幫咪講囉，唔駛困我哋喺度啲啲。」朱小姐發脾氣：「困住我哋，我哋仲點會幫你？癡線！」

「唔理點都好，不如我哋分頭調查吓先，可能搵到出路。」朱先生說，我也附和道：「無錯，大家都試吓睇吓，十分鐘之後再喺度集合。」之後各自劃分負責的區域便出發。

我負責的區域是比較深入、沒有陽光只有燈光、泊著電單車的位置，剛好這有連接住宅大堂的出入口，但要密碼或住戶證才能進入。我極速查看完整個區域後，也沒發現什麼異樣，於是集中火力研究怎樣打開住宅大堂的出入口。可惜無論我怎推怎拉，它都是紋風不動，而眼見十分鐘時限將至，只好回到集合地靜待他人佳音。

「點呀點呀，有無發現？」朱太看到我回來，著急的問，而其他人都已經在了，只是從他們的身體語言來看，多半也沒好消息。

「我都無發現，」我坦白的回答，朱太頓時失望了，不過我並非想賣關子，只是話未說完而已，我繼續說下去：「只不過我見到遁去住宅條樓梯，我一個人打唔開，可能要大家幫忙。」

正當我以為我帶給他們希望之際，馬先生開口了：「無用㗎，我試過丟嘢出外面，點知喺另一頭飛返入嚟；亦都有試過搵嘢撬開道門，係撬開咗呀，但我探頭望入去，係一個只係得黑暗嘅空間，老實講，我就唔敢試，於是我試過用條皮帶伸入去睇下會唔會又係通返返嚟，點知條皮帶伸落啲啲啞，就畀人扯住咁，好彩我放手放得快，唔係我都畀佢哋扯埋落去。我哋真係徹底被困咗喺度，走唔到。」

聽到馬先生的說話，不難想像他們為什麼絕望，我知道此時我要說一些正面、積極、具鼓勵性的說話，但我無論如何都想不出來。

幸好，這窘境被一輛倒車駛進來的車打破。我們看著車由斜路位置駛進來，然後熟練的泊好，雖然看不到司機下車，但我——我不確定他們是否跟我想的一樣，所以不用我們——看到曙光了，我雙眼發光的看著他們，而他們竟然同時也雙眼發光的看著我，看來這次可以用我們都看到曙光了。

「你哋係咪諗緊同我一樣嘅嘢？」朱先生問。

「雖然我唔識讀心，但我諗應該係。」我回答。

「你哋係咪諗緊喺部車駛入嚟嗰刻我哋衝出去？」朱小姐問。

「我係。」朱太點頭道。

「我諗緊係等啲車進或者出個刻，我哋跟住衝。」馬先生說。

「咁即係大家諗嘅嘢都係一樣。」一個循環後，又輪到朱先生發言。

「咁我哋大家守住出口，同時留意停車場其他車動靜，隨時衝去入口。」我製定計劃，守株待兔固然不是一個主動的好辦法，但以目前情況來說，是唯一一個可行的辦法，只是不知要等到何時何日。

幸運地，我們還是被幸運之神眷顧的一群，才剛等候十數分鐘，便有一輛車駛離停車場，我們立即衝上前緊跟著它，此時朱太提議：「不如捉實架車，或者爬上去，咁實無死。」大家聽到後都以行動回應，紛紛以不同姿勢爬上車，情況有點像印度人乘車一樣，如果想像不到，你可以上網搜尋，包你大開眼界。

汽車越駛近斜路，我們越緊張，甚至駛到斜路出口時，我還緊閉雙眼心裡祈禱，直到感覺到身體傾斜，確實在下坡路，我才張開雙眼。

「快啲放手！」來自朱先生的提醒，我才發現原來他們都已經離開汽車，只有我還捉實它，我連忙鬆開手跳下車，然後若無其事般跟大家說：「我哋快啲走返上坡，轉返幾個圈，去返現實世界。」

「等等先，要轉幾多個圈先啱？」朱小姐問。

「好似.....五個？」馬先生不確定。

「唔係，好似係九個。」朱太也不是很清楚。

「乜唔係八個咩？」朱先生提出。

「唔係喎，好似係七個。」朱小姐說：「你記唔記得幾多個？」突然將矛頭指向我。

我是真的記不清楚，但關乎到大家的生死，又不能亂說一個數字蒙混過去，我只好坦白道：「其實我都唔記得，不過點都最少有五個圈，我諗我地應該可以逐個試試，只要停車場唔係泊紙紮車就應該啱。」

大家都認同我的想法，於是由五個圈開始逐一嘗試，終於在第八個圈時，汽車變回正常，不再是紙紮。但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都挺危險，我們根本不知道結界進入得有多深，不知道哪層真正的汽車才是屬於我們原來的世界，一切也只是賭博，幸好我們賭中了，不過誰又知是否真的是對呢？

「呼，終於出返嚟。」朱小姐嘆了一口大氣。

「太好喇，終於甩難。」朱太也終於面露笑容。

「咦？喂，個道門開咗，係入返屋苑嘅，我哋快啲趁佢關之前入去。」馬先生說完便狂奔過去，我也緊隨其後。

馬先生一踏入門內便踏空了，整個人往下掉，幸好我在他身後立即捉住他，他才不至於掉進無底深潭，但我卻不夠力拉他上來，便大呼求助：「快啲嚟幫拖，我哋中伏！」

聽到我的呼喊，本來慢行過來的三人立即三步併作兩步跑來，看見我們的處境，第一反應不是幫忙，而是嚇傻了。朱小姐指著無底深潭驚叫：「好多隻手呀！」

此時我才第一次看清楚無底深潭的真面目——無數隻鬼手伸出來抓人，就像海底植物般無目的的隨波逐流地擺動，直到碰到獵物才向目標猛力襲來，難怪我拉不動他，原來我跟那麼多「對手」為敵。

「幫拖呀！」我再次求助，這才把他們三人的注意力拉回來，合我們四人之力，艱難的把馬先生從鬼門關救回，此時的馬先生已滿身大汗，之前優異的調節體溫能力已蕩然無存。

看到這，可能各位又會吐槽，不是說賭中了嗎，為什麼還在結界內走不出來？放心，有這想法很正常，我們的確回到之前的L2，但還未逃出結界，因為還欠一個步驟。

死裡逃生的馬先生絕望的躺在地上，魂不附體的說：「我哋點都走唔到出去，會死喺度。」

「亂講！」朱先生立即打斷他，並說：「哩度唔係屬於我哋嘅地方，我哋一定返到去！」說完便環視四周，尋找出路。

「但我哋仲可以點？去到哩度都走唔返出去，Daddy，你講我哋仲可以點做？」朱小姐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朱先生一言不發，我也明白，不是他不想回答，而是他根本不懂回答。

此時，一直神隱的我為了刷存在感，吐出了一句話：「不如我哋諗吓啱啱誤闖嘅過程，睇吓係咪Miss咗啲咩？」

「我哋啱啱無咩特別，都係咁由L1行落嚟，無咩特別做過乜。」朱太憶道。

「係囉，我哋仲有咩做啫，咪一路跟住你行囉，你帶路嘅。」朱小姐附和。

雖然真的是這樣沒錯，但感覺好像有什麼被遺忘了。

「有架車，有架車駛上嚟，我哋為咗避開佢，所以入咗嚟L2。」朱先生說。

Bingo！這就是我所說被遺忘的事情。

「係喇，我記得我仲話架車倒車上嚟好怪，我哋就係差哩架車！我諗應該係我哋同佢嘅時空重疊咗，所以先入咗嚟，只要有架車又係咁駛入嚟，我哋跳返出去，咁就真係脫險！」我推論，還說得頭頭是道，他們聽得津津有味。

於是我們又陷在漫長的等待中，不知等了多久，直到終於聽到有車聲，大家立即精神百倍，集合起來準備跳出結界。

「大家準備，三、二、一……」我倒數著，最後發號司令：「跳！」大家比跳大繩還一致的跳起來，然後一起歡呼，攙作一團，慶祝安全返回現實世界。

「咦？咁啱道門開咗，我哋快啲去搭Lift走。」馬先生指著往住宅的出口邊說邊跑去，我也再次緊隨其後，大家也滿心歡喜的一起跑去。

一馬當先的馬先生一踏進內，又再次跌入無底深潭，我也再次出手相救，牢牢抓住他的手，跟鬼手鬥

力，合眾人之力再次救出馬先生。再次獲救的馬先生崩潰了，而朱小姐也泣不成聲，朱先生摟著朱太太，就像是最後的道別般，而我則忙著思考究竟是哪裡出錯了，遺漏了什麼關鍵的東西。

「哈，估唔到想買個車位都搞成咁，而家買靈位就差唔多。」朱小姐苦笑著，但眼淚並未停下。

「哩度真係好啱做我哋嘅墓地，又鬱悶又寒，完全係地獄Feel。」我感覺到馬先生變得有點瘋了，開始胡言亂語，但多虧他的這番說話，我找到關鍵了！

「大家聽我講，我知道點出返去喇！」我興奮的對他們說，但他們已經無人理我，只沉溺在自己的內心小劇場，認定已經要死在這裡。

擒賊先擒王，這家人的靈魂人物是朱先生，我首要的任務是令朱先生重燃求生意慾。我走上前，雖然不好意思打擾，但我還是在他耳邊大嚷：「我知點出返去，我知之前Miss咗喇咩，我哋一直都做啱，只係做漏咗一步！」縱使我力竭聲嘶的說，他還是對我不加理會，我只好使出最後手段。

我出盡全力分開朱先生與朱太太，然後「啪」的一聲，雙掌拍在朱先生的臉上，用疼痛令他返回現實，而這方法果然萬試萬靈。

「你癡撚咗線？做乜無啦啦打我？」他怒氣值爆標，衝我來就是一拳，我不躲也不避，或者說我根本反應不及，用臉硬接了他這拳，眼鏡被打飛，口裡還有一絲絲血腥味，但我站穩住腳，用我人生最大的聲音說：「我知點返去現實世界！」

朱先生沒有反應，我以為他聽不到，打算再說一次，但他阻止了我，語調平靜的說：「你唔駛畀假希望我哋。」老實說，他這反應是我始料不及的，一下子我也不懂應對，思考了一會後，我才想到這個答案：「反正你哋都預咗死喺度，咁試埋我個方法都無妨，成功嘅就一齊獲救，失敗嘅都係繼續喺哩個世界，無損失啲，仲多咗次機會，點計都係賺。」

他聽後覺得我說話不無道理，於是召集眾人再試一次，我亦跟各位解釋我的見解和方法：「哩個方法係要多謝馬生啱啱嗰句說話嘅提醒，令我諗返起落嚟L2時嘅第一感覺，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做嘅都無錯，我哋而家的確係返翻去我哋第一次嘅L2，走唔返出去只係方法錯，我哋複雜咗。」我說到這裡，他們還是沒有什麼反應，跟我預期的有很大落差，他們的絕望程度超過我想像，我只好繼續說下去：「簡單嚟講，我哋誤入結界，唔係因為架車駛入嚟嗰時我哋跳咗入嚟，而係一落到L2嗰時已經誤入咗，即係話要走返出去，只要簡單咁沿斜路行返上L1就得。」

我一口氣把話說完，但除了朱先生外，其他人都依然故我，聽不進我的話，朱先生見狀，便厲聲疾呼：「你哋一個二個頹夠未？難得人哋仲諗計幫我哋脫險，你哋仲唔珍惜？真係打算死喺度？我就諗住聽佢講行一次，你哋跟唔跟隨得你，我哋行！」他說完便一枝箭行走了，我猶疑了一秒便跟上去，不過我邊行還是邊留意後面眾人的情況，他們四目交投，很有默契的站起來跟上我們，我偷偷瞄了朱先生一眼，發覺他偷偷笑了，好一個激將法。

走到斜路前，大家停住了腳步，深呼吸後，我對大家說：「信我，今次一定無錯，雖然我好想咁有信心咁同你哋講，但我真係無百分百嘅把握，我會身先士卒，如果見我無返嚟報平安，你哋就再諗辦法。」說完我邁出人生重要的一步，但手卻被拉住了，是朱先生。

朱先生看著我，雙眼炯炯有神，把我也震攝了，他有威嚴的說：「我哋大家一條船，齊上齊落，一齊行喇！」語畢便拖著我的手，這才發現他們早已手牽著手，我感動得差點哭了。

我們一字排開，一起踏出逆轉命運的一步。

溫暖的陽光照著我們疲憊的身體，寒氣頓時驅散，一陣送爽清風把鬱悶都吹散，我們終於回來了。

大家開心得摟在一起，笑中帶淚，都忘了這是車路，直到有車駛下來響安，我們才回過神，站在一邊讓路，之後再走向L3。

「我哋一定唔會考慮哩個停車場。」這是脫險後朱小姐的第一句說話，這完全不意外，經歷完這件事，換了是我也不會選這裡。

「不過第一個，」朱先生補充：「有幾個我哋都有興趣，我哋返去商量吓再覆你。」原以為這次會失敗，想不到還是有機會。

「今次你做得好好，畀咗一次咁特別嘅睇車位經驗我哋。」馬先生這句我分不清是讚還是彈，不過我還是當讚賞好了。

「後生仔，我哋好欣賞你嘅表現，搵哩區一定搵返你。」朱太滿意的笑，看來這次我成功征服了他們這一家的心了。

「多謝晒，我都唔好意思，令你哋遇到的咁嘅事，之後有咩幫到手即管搵返我，而車位你哋睇吓最後想要邊個，我實幫你哋傾個好價。」我盡力掩藏未平伏的心情，冷靜的說：「我送返你哋去之前個屋苑。」

如是者，這次誤闖停車場結界的事件便暫告一段落，而後續發展，我做成了這單生意，佣金收足，還替朱小姐找了一個好租客，租出一個好價錢。

至於為什麼那停車場會有這麼一個結界，後來聽說是因為以前那裡是亂葬崗，所以亡靈特別多。發展商在那裡大興土木的時候，雖然也有做過法事，不過遠遠不夠滿足這麼多亡靈，所以當初事故也不少，只是都被發展商用錢擺平罷了。而為什麼現在住戶不受影響呢？聽說玄機在住戶證上，信不信，由得你。

DSA大亂鬥

DSA大亂鬥

「Charles，我幫你報咗名，嚟緊你代表我哋去參加DSA。」一早回到公司Kerry便對我投下震撼彈。

DSA · Distinguished Salesperson

Award，中文是傑出銷售人員獎，是一年一度銷售界的盛事，各行各業的銷售人員皆可以報名參賽，想不到銷售能力平平的我會被選為代表，令我懷疑是不是被逼交人才隨意抽中我的，看似獎勵，實則是懲罰。

「吓？我唔掂喎，個機會畀其他人好啲，佢哋勁啲。」我推搪。

「無人比你更適合，你處理咗咁多單『住客』，成個區你係排第三多，而且我都測試過你嘅能力，上次隔離鋪單嘢呢，所以先揀你，你會同另外兩個同事一齊去。」Kerry不容我拒絕。

「DSA喎，關『住客』咩事？」我不解。

「DSA · Dark Soul Award。」Kerry說。

「Dark Soul？隻Game？我無玩過，真係唔掂嘅喎。」我繼續推卻。

「唔係隻Game，而係我哋行內真•地產從業員先參加得嘅比賽，到時會見到唔同行家對付『住客』嘅方法，你當去見識吓學吓嘢都好，當年我都有參加過，仲拎咗全場總冠軍。」Kerry解釋說。

「有啲咁嘅比賽？幾得意咁，哩個我有興趣。」我得知真相後，立即躍躍欲試。

「比賽會喺下個月十一號舉行，嗰日正正係農曆七月十四，哩段期間公司會有堂安排畀參賽者上，一陣會畀個QR Code你，你自己入Group，啲課堂你盡量出席。」Kerry說完後在褲袋掏出一張簡介給我便離開了，留下我一人顧店。

他離開後，看著這張手寫的簡單傳單，我感到這比賽有點兒戲，於是嘗試上網搜尋相關資訊，但一無所獲，看來這個比賽保密功夫十足，只有相關人員才會知道。不過想想也合理，畢竟鬼怪之事在社會上依然被視為是迷信的無稽之談，放在枱面公開於眾某程度來說也是禁忌，我只好等公司安排才能知道更多相關資訊。

然而，過了一天，我依然未收到入Group的QR Code。

「我仲未收到個QR Code。」第二天一早，我Whatsapp Kerry。

「唔記得同你講，入Group都係考核之一，個QR Code已經畀咗你，你要自己搵出嚟，今晚九點係Deadline，其他兩個已經入咗Group，係差你一個。」Kerry回覆。

「What the

fuck？」我心裡想：「我要喺邊搵出嚟？完全無收到相關Message啲。」我把昨天到今天收到的訊息重新看一遍，確保並沒有遺漏什麼重點，但依然找不到。

「可能個QR

Code唔係經Message畀我，而係其他途徑，例如琴日有咩人嚟搵過我畀過嘢我咁，但琴日又好似真係無人嚟過搵我啲.....」我依然毫無頭緒。

我打開抽屜，無意中看到昨天那張簡陋的傳單，我拿出來再次仔細查看，逐隻字看清楚，沒有特別，翻轉後面看，是一張白紙，不，準確的說是四個角都有污跡，不是全白紙。

但，那些污跡好像有點特別，我嘗試把四個角摺合起來，但由於是A4紙，所以要花點心思才能將四個角靠在一起。終於，一個QR

Code出現在我眼前，我連忙掃瞄再入Group，同時鬆了一口氣，這個入場考核總算過關了。

整個Group只得七人，分別是我們三個參賽者、參賽者的對上經理，以及DSA教官，我一入Group，便受到教官的熱烈歡迎。

教官叫Ben，聽說是DSA六連霸，為後世創造了一個很難跨越的障礙，由經驗豐富的他執教我們，絕對是已經把冠軍獎盃捧在手中一樣。而另外兩位師兄是Ray和Wilson，暫不作詳細介紹，畢竟我對他們認識也不深，只能說他們都是男生，資歷比我豐富。

「既然人齊，咁我就講一次接住落嚟哩一個月嘅安排，其實都好簡單，DSA係一個情境題嘅考核，按照可行性、複雜性、故事性、事件帶嚟嘅影響、耗時、損傷程度、技巧七個範疇由七位評審嚟決定勝負排名，所以嚟緊每個星期四朝早我哋會見一次，到時我會準備定啲情境畀你哋，期待你哋嘅表現。」Ben說。

接著的課堂主要都是紙上談兵做Past

paper。Ben將過往參賽的題目給我們三個參賽者去試，但只限於口述答題，並沒有動手實踐，而Ben則在我們完成後給予意見，並教我們一些技巧好讓我們拿到更高的分數。到最後，他終於準備了一次真實的情境，這完全是模擬DSA的情況。

我們去到一個盛傳是凶宅的單位，這單位也不一般，是樓底特高的高層四房套連工人房和儲物房的單位。這單位特別寒冷，是入骨的寒冷，而且除了物理上感到寒冷，連精神上也感到寒冷，是那種令我膽怯、想逃走的心寒感覺。我從未遇過這種程度的「住客」，我想最少也有「複式」級數，甚至乎是「House」或「Villa」也說不準。

我內心怯了，連帶動作也很僵硬，反應也慢了。

不消一秒，我已經被吊在半空，我被「住客」掐住頸半天吊不能呼吸，但我竟然沒想過要還手掙扎，因為我還處於被它震攝的狀態，什麼反應也沒有，要不是另外兩位師兄出手相救，恐怕我已命喪於此，全書完了。

我跌坐地上，這一跌的痛楚令我回神，我迅速站起，後退數步，跟「住客」保持距離，並拿出卡片和頸繩準備作戰，而兩位師兄也同樣跟「住客」保持距離，先觀察情況，制定策略再出手。

「個個都唔郁，唔會知隻嘢有咩能耐嚟啲，總要有人做餌。」我心想，於是對兩位師兄喊話：「我哋齋睇唔行動係唔會有結果，我哋要合作，將勝負拋埋一面先，搞掂佢最緊要，我去做餌，你哋乘機睇

吓佢嘅攻擊習慣、移動模式等等，搵佢嘅弱點出嚟，然後再集中攻擊。」

他們聽到後也同意，無他，畢竟誘餌不是自己，最危險的事不用自己冒險，誰也會同意，於是我便承接了這個最危險的任務。

我先繞「住客」一圈，放下卡片形成結界，試圖限制它的行動範圍，可是如我所料，這只是徒勞，它完全視結界為無物，一手伸過來想抓我，這次我懂得反應了，向右閃身避開，再借勢繞到它背後，以卡片直接攻擊，攻擊無錯是直接命中，但對「住客」造不成任何傷害。

既然攻擊不奏效，那便要換個方式，於是我使出嘴遁，開始跟「住客」對話：「雖然我唔知你點解會被困喺度，但我哋可以幫你，你講我哋知發生咩事。」雖然我在說鬼話，但在旁的Ray和Wilson似乎都聽得懂，不愧是師兄。

「住客」對我的善意選擇以拳頭作回應，它轉身就是一拳，幸好我看穿它的意圖，所以再次躲開了，接著再次對它喊話：「我哋真係想幫你㗎，你信我哋，講我哋知咩事。」它依然沒有回應，再度向我攻擊，我向後一退，被絆倒跌坐在露台，它乘勝追擊，抓起我伸出露台外，我被懸空吊在六十多層樓高，是真的害怕膽怯，再不能裝作沒事，畢竟在生死邊緣，它一鬆手，我便會變成肉醬，我驚慌的大叫：「唔好放手呀！我未想死住呀！救命呀！」

就在這千鈞一髮間，「住客」消失了，我亦被Wilson牢牢的抓住，拉回露台。

「唔.....唔該晒。」我嚇得魂不附體、面青口唇白，久久未能恢復。

「Well done！」Ben拍著手走過來說：「你哋配合得好好，遠超我想像，哩個組合有意思、有意思。」

雖然我不知道我們哪方面配合得很好，亦都不清楚Ray和Wilson是如何收服那「住客」，但我還是很感激他們，他們的實力遠超我之上，這次DSA恐怕是他們的囊中物，我只能陪跑，我太小看這比賽了。

「Wilson，你頭先嗰吓弱點攻擊時機把握得非常好，仲睇啱時機救埋Charles，Very good。Ray，你嗰吓補刀準確無誤、一招斃命，而且封印佢嗰吓Timing拿捏得非常好，哩個Combo滿分。最後Charles，你係三個人入面表現最好嗰個，知道分開三個個體係唔會成功，於是團結大家，發揮一加一加一大過三嘅能力，而且仲身先士卒，利用自己摸清個『住客』嘅底，令隊友可以睇穿佢從而決定點行動，而且仲製造咗個超好時機畀隊友攻擊，今次MVP仲唔係你？」Ben對我們稱讚有加，但這更激起我的羞愧之心，因為我根本沒有Ben所說的想法，一切都只是他美化了我的行動，我只是一個累贅。

「好在有你，唔係我哋實全軍覆沒。」Wilson搭著我膊頭說。

「係啊，唔係你提出合作嘅話，我哋單打獨鬥實畀佢逐一擊破。」Ray也走過來插嘴。

「但DSA唔係單打獨鬥嘅比賽咩，又唔係分Team鬥，有咩用？」我不解。

「單打獨鬥係無錯，但適當咁知人善任、互相合作、取長補短係無問題，規則無話唔得，評分標準都只係按照可行性、複雜性、故事性、事件帶嚟嘅影響、耗時、損傷程度、技巧七個範疇，點喺哩七個範疇攤分先係最重要，過程係點，Who

cares？」Ben解釋，然後分享自己的經驗：「我當初六連霸，靠嘅都係Team，唔係我自己一個，而哩個亦都係我最想傳遞畀你哋嘅訊息，發揮團隊威力，咩都可以做到。」

得到Ben傳授的重要心得後，我充滿信心，終於等到期盼已久的比賽當日，然而俗話說得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這次比賽除了令我增廣見聞，認識更多行家的「翻新」方法外，亦對這機構的所作所為感到不恥，甚至對整個行業也嗤之以鼻。

比賽於早上十時在會展舉行，由於太緊張的關係，我很早便起了床，所以九時半已經抵達會場，但想不到現場已經逼滿了人，由於場地未開放，所以大堂估計最少有三百人在等候。

「今日加油，我去唔到現場同你哋打氣，但我相信你哋實有好成績，Good show！」Ben在Group傳來訊息，而我們也不約而同以同一個Emoji手臂回應。

「你哋咁夾，實掂。」Ben回覆之後便沒有再說話了。

「你哋喺邊？我已經到咗。」我問道。

「喺廁所。」Wilson回覆。

「MTR。」Ray說。

「我一個人好滂，快啲嚟喇。」我本身打算傳這句，怎料大門正好打開，於是我把字刪了，改成：「你哋快啲，啱啱開咗門。」

我隨著人群進內，去到報到處報到，排了十五分鐘隊，終於領到名牌，並跟指示去到指定座位就坐。

坐下後，我終於有時間看清楚整個場地。場地佈置就像演唱會一樣，前面是一個大舞台，後面是觀眾席，絕對能夠容納數百人，而台前分別是評判席、嘉賓席和參賽者座位，依座位數目粗略估計，參賽者人數有約五十人，除了四大行外，還有一些細A，看來這次業界的盛事是不分大行細行及門派的，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報名參加。

終於，在比賽正式開始前，Ray和Wilson也到了，而在嘉賓致詞後，比賽也正式開始。

DSA比賽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個人賽，參賽者需在十分鐘內收服由大會安排的「住客」，評判會選出十位表現出色的參賽者晉級第二部份的決賽，而住客的級別是「Studio」，坦白說，作為進入決賽門檻，這標準也太低了。至於第二部份，雖然都是個人賽，但卻是混戰，時間不限，十位參賽者施展混身解數，收服「複式」、「House」或「Villa」隨機一個級數的「住客」，所以Ben上次準備的實戰課堂，正是模擬決賽。

為了節省時間，初賽每組也有四名參賽者同時作賽，Wilson是第一組，我是第六組，而Ray則是第十組。作為打響頭炮的第一組，除了紅色外，大會還特別安排黃色、藍色和綠色四大行同場獻技，結果Wilson不負眾望，說了幾句話，「住客」便乖乖的進入卡片被收服，以最快時間完成，觀眾也報以熱烈掌聲，至於其餘三位參賽者也在五分鐘內完成。

雖然看到Wilson輕鬆完成，但我還是很緊張，不斷的搥指甲，根本沒有心情觀看其他人的比賽，有違我當初參賽的初衷。直到大會召集第六組參賽者集合我也聽不到，要不是Wilson提我，我應該會錯過了比賽。

我戰戰兢兢的走到集合處，看到同組另外三位參賽者，分別是一個綠色和兩個細行，他們一臉輕鬆，好像志在必得，與我形成很大的對比。

「有請第六組參賽者上台！」聽到司儀的宣布，我一步一驚心的走上台，去到我被分配的位置上，封印了「住客」的卡片已經放好在台上，只待司儀發聲號令便會釋出，此刻的我心如鹿撞，心跳直逼每分鐘二百次，心臟都快負荷不了。

「你哋有十分鐘時間，比賽開始！」司儀話音剛落，「住客」便從卡片釋出，可是眼前出現的「住客」卻令我動不了。

「點.....點解你會喺度？你唔係應該投咗胎咩？」我不能相信眼前的景象，一時之間手足無措，因為我眼前出現的，正正是之前我幫助過的少女——那個慘被當生椿活埋的小女孩——離開回憶後又變回少女身形的她，跟之前有一點點不同，她的眼神帶著重重的怨恨，我跟她對上了眼，她那怨恨的眼神我永世難忘。

此刻的我百味雜陳，我幫她跟家人重遇，家人報警起回遺骨後，在屋苑已看不到她，不是已經順利投胎了嗎？為什麼現在會在這裡出現？這中間究竟出了什麼意外？我很想開口問她，但她好像不認識我般，無情的向我襲來。

面對這情況，我大腦清楚下達了躲避並還擊的指令予我的手和腳，然而我的手腳卻像自己有獨立腦袋一樣，沒有執行大腦的指令，而是選擇原地站著，雙手打開，迎接「住客」少女的衝擊。

「住客」少女一手伸進我胸膛握著我的心臟，生死盡在她掌握中，但我並無反抗，而是選擇擁她入懷，並溫柔的在她耳邊說：「我唔會還擊，唔會收你，都唔會封印你。我唔知哩段時間你發生咩事，搞到對所有嘢都咁怨恨，但我同之前一樣，都會幫你，信我。」

「住客」少女聽到之後並沒有如我預期中感動並變回正常，而是對我心臟再施加壓力，握得更緊，我的心更加絞痛，不過不是生理上的痛，而是感覺上的痛，再一次證明電視和電影用愛感化敵人的橋段是騙局。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但絕不能傷害她，於是我只好選擇喚醒她內心深處的小女孩，大體方法離不開都是喚醒她的記憶。

「我知你本身唔係咁嘅，之前咁耐你都無傷害過我，仲帶我去睇返你發生咩事，你唔想害人嘅，只係想搵返屋企人啫，而家都已經搵返，你唔需要咁做，我可以再帶你返去。」我痛苦的說，不知是習慣了還是說話奏效，心好像沒有這麼痛了，但望著少女的臉，依然是兇神惡煞。

此時，觀眾席傳來歡呼聲和拍掌聲，原來已經有參賽者率先完成了這個回合，耗時不過兩分鐘多一點。雖然我無餘力偷看其他兩位參賽者的情況，但我相信進度一定比我好。

說實話，我也十分焦急，但我還是不能出手傷她，我相信她變成這樣一定有苦衷，只要我能解開，她便會回復正常。

「我知你本質唔壞，哩度無人會傷害你，你唔駛武裝自己，我會保護你，我咁耐都無呃過你，係咪？」我向她報以親切的微笑，同時間，我的心也不再痛了，但她依然維持兇神惡煞的樣子，只是這次加了兩行眼淚。

她把手從我胸口抽出，再一次伸進我腦內，久違的熟悉感覺再次浮現，涼意滲透在腦內，眼前一黑，

腳步一浮，身體很重，但個人很輕，我再次進入了「住客」少女的回憶。

時間點是我替她找到家人後，屋苑圍封了噴水池，準備動土起骨前的數日。由於她已經完了心願，見到屋企人，只要遺骨被帶回好好安葬，她便能去投胎，不過一切的美好期待卻在這一天灰飛湮滅。

畫面看到少女開心的坐在噴水池邊，縱使其他人看不到她，她依舊開心的和每個過路人打招呼，可以看得出她的心情是多麼愉快興奮。突然，遠處出現一班穿西裝的人浩浩蕩蕩的走來，少女同樣笑面迎人打招呼，怎料帶頭的那個油頭西裝男一手抓住少女的頸，一手拿著卡片便把少女往卡片擠，粗暴又有力的將她封印在卡片內，卡片頓時多了一隻鷹的圖案。更過份的是，他隨手封印完少女後，竟若無其事的繼續和身後的跟班談笑風生，有人問他發生什麼事，他竟然說只是有蒼蠅，完全不把少女的生命視作一回事。

我看到這裡已經忿怒值破標，她又無害人，而且都差不多能安息投胎，為什麼要這樣對她？而油頭西裝男又異常的眼熟，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他是誰，這令我充滿怒火之餘再加上納悶，感覺超糟糕。

而少女的記憶並未因為被封印而中止，少女把手伸進我腦內，眼前畫面快進，停在了一個監獄之內。這監獄跟一般所見不同，周圍貼滿了符、掛滿了十架，細小的牢房內卻住了十數個「住客」，只要身體稍動，便會因為觸碰到牆上的符或十架而受傷，在這高壓且惡劣的環境下，即使是對「住客」也是極不人道，他們當中有部份更發展出暴力傾向，開始攻擊其他「住客」，而少女則是在這過程當中逐漸黑化，最終變成殺戮機器而得以生存，這有點煉蠱的味道。

看完這一幕後，腦內涼意再次湧現，這次畫面停在一個熟悉的面孔上，那人不是誰，正正是Ben！他正在和一個燙了大卷髮的中年女人交談，這女人正是剛剛的主禮嘉賓之一、DSA的主席李女士。他們有說有笑，最後Ben把少女拿出來展示，並叮囑：「今次哩個唔簡單，普通狀態之下都只係散發住『Studio』氣息，但只要佢入咗殺戮Mode，起碼變成『四房』級數，要小心啲用。」

「咁得意？咁可以好好玩吓，喺蠅量級應該無對手啦？」李女士望著少女，露出奸詐的笑容。

「我敢寫包單，一定屈機，不過咁，今次哩個真係唔易煉出嚟，所以個價呢.....」Ben欲言又止，李女士也識趣道：「得喇，識你咁耐，每次都無點我嘅，我又點會虧待你？哩個我用『四房』價同你買，最緊要係幫我贏到多啲獎金。」語畢便拿出電話即時轉帳，Ben確認收款後便把裝著少女的容器交給李女士。

看到這一幕，我回想起剛才的油頭西裝男，的確長得和Ben有點相像，難道他一直幹著這種勾當？可是少女沒有給時間我細想，畫面再次快轉，這次定格在一個像MMA的籠內，少女對面站著一個鹹濕伯父，很明顯他也是一個「住客」，而籠外坐滿觀眾，他們不斷吶喊助威，氣氛熱烈，而觀眾席上層有數個包廂，李女士正正坐在其中一個包廂內看著。

「哩個一定係有錢人地下比賽。」我的直覺告訴我，因為觀眾席和包廂中都有數個城中名流是我在報紙上見過的，而且我相信是用了某些技術才能令觀眾都看得見「住客」，可能是全息投射什麼的，然而，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很土炮的用牛眼淚，但無論如何，這比賽都是一個有錢人的惡趣味遊戲。

「上啊，買重你！」、「鹹濕伯父快啲食咗佢！」、「戰女貞德秒佢喇！」、「加油啊！」隨著陣陣的吶喊聲，我的注意力再次聚焦到籠內，少女還是之前我認識的樣子，面對鹹濕伯父的步步進逼，她不斷後退，直到碰到鐵籠，那觸電的痛苦表情令我知道原來鐵籠是有做手腳的。

鹹濕伯父越逼越近，更使出他的祿山之爪攻擊少女，少女只有挨打的份，不斷避不斷擋，場上觀眾的

吶喊聲越叫越大，似乎很享受這場比賽。反觀李女士面有難色，握實拳頭，十分肉緊；而在她身旁的壯健運動裝男卻意氣風發、洋洋得意，估計鹹濕伯父是與他有關。

不過，一切就在一秒之間徹底改變，甚至乎快到我不敢相信我的雙眼。全場鴉雀無聲，李女士站起來拍手大笑，運動裝男跪地抱頭痛哭，鹹濕伯父攔腰分成兩半，少女眼神充滿怨恨，卻十分空洞。良久，在場的人才懂反應，掌聲雷動、歡呼聲響徹天際。

看到這裡，大概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故事未完，眼前畫面再次快轉，這次是李女士怒氣沖沖的指罵在牢獄中的少女：「你件廢物，知唔知頭先累我輸咗幾多錢？做鬼做得你咁廢，咁鍾意衝去籠度自殺呀嘛？好，我成全你！嚟緊哩屆DSA，你就做其中一隻垃圾鬼界人殺啦！」

看到這裡，我已經完全知道事情的始末，腦內的涼意也全無，跌一跌的感覺告訴我已經回到現實，少女的怨恨眼神也不復見。

「時間得返三十秒，仲有一位參賽者未成功，唔知係咪就咁要取消資格呢？」司儀的說話提醒我原來還在比賽，少女也有所覺悟，她化作一縷輕煙，主動鑽進我的卡片，就這樣，我的初賽也完成了。

落台後回到座位，Ray立即走來對我說：「啱啱見你企喺度差唔多十分鐘郁都唔郁，幾驚你會衰，估唔到你都幾識搞氣氛。」

「搞笑咩，梗係唔係喇，嗰個『住客』係我之前幫過嘅，啱啱我哋聚舊，睇返佢發生咗咩事啫，而哩個比賽同埋阿Ben.....」我正猶疑應不應該繼續說下去，卻被觀眾「嘩！」的驚嘆聲搶去了風頭，原來台上其中一位參賽者拿出了她的法器，唸咒完畢便瞬間把台上的四個「住客」都秒殺了，其他三位參賽者都十分無奈的看著她，她是其中一間細A的參賽者。

這情況司儀和評判都是頭一遭遇到，討論幾分鐘後便宣布其餘三位同台的參賽者喪失資格，因為他們沒有成功收服「住客」。

「條女有啲料到啫。」Wilson說。

Ray也點頭同意道：「估唔到細A入面都有咁堅嘅人，仲要係條索女，搞到我都興奮埋。」他似乎已經把我剛才的說話拋諸腦後了。

或許是被那女參賽者激發出潛能，Ray在台上也以不足三十秒的時間率先收服「住客」，刷新賽事以來最快的紀錄。接著的數組初賽參加者其實也沒多大印象，但都能順利過關，整個初賽下來，也只有那三個可憐蟲未能成功收服「住客」鐵定出局。

至此，初賽也順利完成，評判退庭商議，參賽者待午飯後便會知道結果。

「我有啲嘢想同你哋講，」等餐期間，我按捺不住要跟Wilson和Ray說出一切：「哩個DSA唔係啲咩好組織，連阿Ben都有問題。」

他們聽到我的說話並未顯得驚訝，只是一臉「願聞其詳」的樣子，我亦將少女給我看到的畫面，加上我自己的分析，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想不到他們的反應異常平淡，只是隨口問：「咁你想點做？係咪真係有用？」確實，我沒有想過要怎樣做，或者說我根本不打算做什麼，我人微言輕，說出來也沒人信，而憑我自己一個也不能推倒它的運作，只好安份守己，自己不成為其中一份子就好了。

「我真係想就咁就算？」我問自己，而答案是肯定的：「唔係，我點都要發聲，哪怕係無人理，但係要搵到個好時機先得。」

午飯過後，參賽者們陸續回到比賽場地，靜待大會宣布決賽名單。

「歡迎大家再次返到嚟，我都知大家一定好緊張，而決賽名單已經出爐，我哋掌聲邀請今屆大會首席評判Steve嚟同大家宣布，有請Steve。」司儀說完，全場掌聲雷動，而Steve也手握名單，施施然上台。

「Hello，大家好，啱啱大家都應該食得好飽，希望一陣決賽唔好留力，全力表現自己！」Steve先暖場，說一些開場白，然後便宣布入圍名單：「接住落嚟哩十位參賽者喺芸芸參賽者入面脫穎而出，除咗實力有返咁上下之外，佢哋嘅Present方法亦都好賞心悅目，令我哋幾位評判都留低好深刻印象，以下落嚟聽到名嘅十位晉級決賽嘅參賽者請上台。第一組Wilson、第一組Koey、第十組Ray、第七組Mary、第四組Daniel、第九組Frank、第十一組Apple、第五組Queenie、第八組Eva同第六組Charles。」

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在決賽名單中，我們紅色三人也成功晉身決賽，而剛才令觀眾嘩然的細A參賽者Mary也順利晉級，而其他的人，對不起，真的沒有印象記不起。

Steve宣布完後便返回評判席，留下司儀和我們十位在台上，而司儀也沒有閒著，立即講解決賽規則，然後便宣布決賽開始。

「乜咁趕呀？」我脫口而出，下一秒便知原因了。

還未感受到寒氣，決賽的「住客」已經空降下來，先淘汰了兩個閃避不及的參賽者——Eva和Frank。這股寒氣我從未感受過，跟其他不同，不是溫度上感到寒冷，寒氣是由我自己骨子裡滲出來的，大概這是「Villa」級吧！這「住客」並不是什麼龐然大物，又不是什麼恐怖怪物，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男性，鋼條身型，身手敏捷，樣子有點模糊，但感覺正氣，在他身上看不出半點惡意和恨意。

「哩個『住客』唔通係……」Wilson正想說出口，便被「住客」以極快的腿功打斷，瞬間中了三腳，差點透不過氣。

此時，Mary拿出她的法器，唸咒準備攻擊，可是「住客」並沒有給她空檔，箭步上前就是一拳，法器也「嘣」的一聲一分為二。

此時，綠色代表Daniel正使出混身解數，對「住客」破口大罵：「仆你個街，你條撻樣垃圾，我屌你老母臭閻，我唔撻柒怕你個坭鳩坭，夠膽就過嚟郁我呀蠢鳩廢柴！一隻傻鳩鬼都夠膽喺度也文也武，未撻死過，等本大爺收撻柒你個廢鳩撻屎皮！」你沒看錯我沒聽錯，綠色正是用粗言穢語，靠惡來令「住客」害怕，從而收服他，這正是地道的港式方法。然而，不知是Daniel修為不夠，還是「住客」太過厲害，這次竟完全不奏效，不要說收服，就連丁點的削弱也辦不到。

說時遲那時快，「住客」迎著Daniel的粗口攻擊，跑過去一個飛腿向他踢去，千鈞一髮之際，Ray出手相助襄助，推開Daniel以避開攻擊，並領導大家說：「哩個時候我哋應該團結合作，唔好單打獨鬥，每少一個戰力，我哋嘅贏面就幾何級數咁下降。」

「同意。」各人都表示願意合作，唯獨Apple不肯。

「我自己一個都搞得掂，唔駛同你哋合作，唔好拖我後腳，行埋一面睇我表演喇！」黃色代表Apple自大的說，然後在褲袋拿出聖經和聖水，灑向「住客」並大聲朗讀。

「住客」一臉疑惑，無受影響之餘，怒氣值更直線上升，現場變得越來越寒冷，聖水也結了冰，Apple見狀，連忙拿出十字架項鍊對著住客大喊：「魔鬼，我以主耶穌基督之名命令你，立即消失！」

說也奇怪，「住客」聽到這句後，面容扭曲、雙腳無力跪下，然後更像孫悟空聽再緊箍咒一樣在地上打滾，狀甚痛苦。Apple看到此情此景，露出勝利者的笑容，洋洋得意的對著全場宣布：「你哩隻魔鬼，喺我主耶穌基督面前都只係一隻螻蛄，根本不值一提，消失喇！今次DSA仲唔係我贏？哈哈哈哈哈！」

然而就在Apple狂妄的笑聲中，忽然傳來驚叫，接著便是痛苦的呻吟聲，最後以Apple的倒地聲結束這一幕，速度之快根本無人知發生什麼事，全場都靜了，比在戲院更安靜。

「住客」做了幾個拉伸，鬆了鬆筋骨，又再精神抖擻的站在眾人面前，我也被他的頑強生命力所震攝，不禁驚嘆：「唔通佢真係無敵？喺戲入面都已經係，估唔到現實都係.....」

「Hey, come on! 唔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Ok?」藍色代表Koey說：「我哋要團結，而家已經無咗三個戰力，得返七個，當中有一個已經武器都無埋，即係得六個戰力，要贏哩隻『Villa』唔易。」

Mary聽到便嗆回去：「咩無戰力？我無咗件法器都仲有其他方法對付佢！」一時之間，火藥味甚濃，我連忙滅火道：「稍安無燥，大家坐埋同一條船，唔好籠裡雞作反，我哋應該槍口一致，一齊搞掂個『住客』。」

她倆聽完我說話，縱使不服氣，但還是勉強停止爭吵，而Ray也開口：「我哋首先要搵到佢嘅弱點，再趁佢無防備嘅時候嚟個致命一擊。」

Wilson接著說：「我哋要一個誘餌，兩個牽制，三個攻擊，一個封印，邊個有信心就自己報名。」

大家默不作聲，互相禮讓，無人作出選擇，看來誰也不想做第一個，既然如此，我只好做第一個來帶動其他人。

「我做餌。」我自告奮勇，再次選了最危險的工作，不知是我帶動有工，還是最厭惡的崗位已經沒了，其他人很快便選好位置，準備作戰。

「作戰計劃係點？」作為另一個細A代表，一直沉默的Queenie問。

「誘餌吸引『住客』注意兼搵佢破綻，兩個牽制就限制佢行動令誘餌，即係Charles容易啲搵，搵到之後三個攻擊一齊攻佢弱點削弱佢，最後作為封印嘅我就吸佢落肚封印。」Wilson解釋：「哩個係理想做法，實際就執生啦！」

大家聽完後似懂非懂，但為了整個計劃能運作起來，作為第一個齒輪的我便率先行動，拋下一句「我上喇」便衝出去。這是我首次近距離看這「住客」，模糊的樣子隱約看得出是一個名人，個子不高，跟我相約，他雖然是「Villa」，但非帶惡意的惡鬼，反而樣子帶著興奮，下意識告訴我他的惡和寒氣並非因為怨恨而累積成，反而是因為他真的強大，所以寒氣自然伴隨他，換句話說，他只是單純強大而已。

「唔通佢同少女一樣，都係經歷過啲咩比賽，唔聽話再畀人用嚟做炮灰畀人收？」我不禁腦補他的經歷，為他的出現找一個合理的解釋。忽然我靈光一閃，為何不直接問他呢？於是我簡單直接問道：「你咁犀利，點解會喺哩度出現？係咪有咩苦衷？我哋會幫你，你即管講畀我哋知。」我向他釋出善意，但他並未理會，換來的是他的反擊。

他速度奇快，我還未來得及反應便已站在我眼前，伸出手，剛好跟我有一個拳頭的差距，天真的我不禁心裡暗嘲：「估唔到咁都錯判個距離。」但原來少年我真是太年輕了，他打開拳頭合成掌，指尖剛好碰到我心房，接著我便感受到心房有被炮彈擊中的感覺，而我亦應聲彈飛到牆上，足足有六米遠，要不是有牆阻擋，絕對會被擊飛更遠。

我想站起來，然而四肢不聽使喚，一動也不動，其他人見狀也膽怯了，不自覺的後退數步，剛剛的位置分工已經蕩然無存，誰也不敢發號司令。

「大家唔駛驚，佢唔會係無敵嘅，牽制住佢再慢慢削弱佢就得，同佢鬥磨，我哋人多實贏，最緊要互信。」我雖然四肢動不了，但還能說話，可是他們聽完我的一番說話後依然無動於衷，我心裡非常著急，想著要是我能動的話便可以再次充當誘餌，讓他們放心攻擊。

可能上天有靈，聽到我的心願，我真的能動了，我立即再上前線單挑「住客」。

「雖然我Level唔夠睇唔清你個樣，但係從你嘅身型、動作、招式可以睇得出啲端倪。你一直係好多人嘅英雄，屈喺度係咩咗你，你有咩心願未了所以唔走？還是你對你嘅死依然耿耿於懷，未接受到個真相？」我嘗試再尋找他未投胎的原因，但他依然無反應，而且亦都迅速跳來攻擊我，幸好這次負責牽制的Mary和Queenie出手夠快，硬生生把「住客」定住，我才幸免於難，不過任誰也猜到，這個結界只能短暫限制他的行動，才過數秒，他便視結界如無物，可以自由進出了。

「我哋最多只可以限制住佢五秒，而且隨住使用次數越多，限制到嘅時間就會越短，你哋要快啲搵到佢嘅弱點。」由於用了大量氣力限制「住客」，Queenie喘著氣說。

「住客」突破結界後，便繼續向我攻擊，我完全想不到應對方法，慌亂之中只好想到什麼便說什麼：「你唔走係咪想成為地上最強？」

「住客」聽到之後，明顯遲疑了零點一秒，然後便送我三腳，有趣的是硬接三腳的我並未被擊飛，也沒有感到疼痛，只是再一次四肢乏力跌倒在地，我還未來得及弄清原因，身後遠處便傳來少女的痛苦呻吟聲，原來剛才我能動是因為少女上了我身幫助我，而剛剛的攻擊亦是她替我擋下。

一時間，感動、憤怒、悲傷……各種感受同時湧上心頭，我腦內充斥著「一定要幫少女報仇」的想法，雖然不確定，但我還是要賭一次，我躺在地上對大伙喊道：「我搵到方法令佢有一瞬間嘅鬆懈。牽制嘅人，我想你哋趁佢鬆懈個刻拉住佢，令佢好似『大』字咁打開雙手雙腳無得擋，死都要拉住，你哋係關鍵。攻擊嘅人，唔駛講咩武德，直接用大招攻佢，一個人無論點練，都有幾個位係練唔到，打架永遠必勝嘅兩招——撩陰插眼同插眼撩陰。同埋今次同平時嘅Case唔同，哩個『住客』擺明就係想同我哋格鬥，唔用拳頭令佢信服係唔得，一定要打到佢服。到最後，封印嘅人，當佢畀我哋打殘之後，你就立即封印佢，唔好畀佢回氣。你哋一陣收到我暗號就行動。」我一口氣說完我的計劃後，便用僅餘的力氣滾到牆邊，依牆而坐。

「等等先，我哋點打到佢？會穿過佢㗎啲。」Daniel一臉迷茫。

「兩個方法：一，佢攻擊我哋嗰一剎，佢都要實體化先打到我哋，只要捕捉到嗰吓就得；二，雙手纏住或者夾住頸繩呀、卡片呀、佛珠呀之類，總之任何可以接觸到『住客』嘅嘢就得。」Ray解答了他Daniel的疑問，並再三囑咐：「大家記住，今次同平時唔同，佢係撩架打，唔可以好似平時對付『住客』咁，幫佢了左心願就得，大家執生，Good luck！」

Ray把我的對白也搶了，不過也好，畢竟以我現在的狀態，也未必能完整說完整段話。眼見大家也準備就緒，作戰計劃也是時候開始。

「喂，我估到你係邊個，喺條女屋企食完止痛藥就死咗，你梗係好唔忿氣，始終正值壯年，套戲又拍到一半，知你想拍埋佢，做地上最強，而家畀次機會你同我哋打，唔好睇小我哋，我哋係今次最強嘅七個人，你唔認真啲隨時會輸。我哋有晒Cam，可以將你嘅英姿拍低畀全世界睇，我哋無劇本，靠實力，打過痛快！」我對著「住客」叫陣，他果然受我挑釁，接受挑戰。

我艱難的靠牆站好，伸手叫他進攻，他也毫不客氣，三步併作兩步跑來，以一個招牌飛腿向我飛來，眾人都屏息以待我的暗號，眼見快要踢中我，他們也很著急，就在臨中之際，我大叫：「飛雲！」

想當然，「住客」不會明白，畢竟不是他年代的事，但我們所有人也知道是機會來了，眾人立即行動。我接了他一腳後，用盡最後的力氣在他實體化的一刻捉著他的腳，他亦不是省油的燈，眼見被我捉住便立即解除變回靈體，幸好Mary和Queenie反應夠快，在他變回靈體前按計劃分別拉住他的雙手。Mary除下腰帶一甩，腰帶便纏住他的左手；Queenie則拿出滿身的佛牌，召喚當中的靈來捉實他的右手，使他「大」字張開。

與此同時，攻擊組的Ray、Koey和Daniel也在這僅有的三秒內同時瞄準「住客」的弱點展開攻擊。Ray咬破指頭，在雙拳上畫上符咒，狠狠的打在「住客」男人最痛之處；Koey召喚式神，同時不留手的瘋狂插「住客」的眼；Daniel在手上套上寫滿各國粗言的手帶，發瘋似的攻擊其下體。

果然不出所料，這樣的攻擊非常奏效，「住客」捱了一輪猛攻後，整個也變得軟弱無力，而我也早已無力再捉緊他的腳，再度依牆坐下，Wilson看到這難得的機會，趕緊完成最後的功夫，一口氣把「住客」吸進肚內封印，這就是為什麼地產Agent很多也挺著大肚臍的真正原因。

縱然「住客」飽受一輪猛攻，但武術家的意志令他不曾輕言放棄，奮力頑抗Wilson的吸力，甚至開始取得成功，逐漸擺脫。

「咁落去Wilson會唔夠氣。」我心想，此時Peter之前的教晦閃過我眼前，我用力叫喊：「用卡片捲成飲筒咁吸，威力會勁啲！」Wilson聽到後立即照做，「住客」面對吸力加倍的Wilson，由於剛受到致命攻擊，體力不計，慢慢不敵，而Ray亦趁此時推了一把，一招旋風地堂腿把「住客」掃跌。由於「住客」沒了支撐點，就像一縷青煙般輕易被吸進Wilson肚內，無從反抗。

一切也在Wilson封印「住客」、司儀確認後結束，觀眾也終於鬆一口氣，並報以如雷的掌聲和歡呼聲。在台上與「住客」搏鬥的十數分鐘，好像完全沒有聽到觀眾的聲音，不知是他們也肉緊得不敢作聲，還是我專注得自動屏蔽了其他雜音，總之現在聽到的歡呼聲是有史以來最動聽的。

Ray和Wilson走來扶起我，而我則示意他們帶我去少女處。少女傷得很重，面容痛得扭曲，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身體漸漸透明化，我眼前的景象亦莫名的變得模糊，良久才意識到原來是我的眼淚不受控的流下。

「有無辦法救佢？」我問，雖然我已經知道答案，但我還是希望有奇蹟發生、有高人指點，然而Ray

和Wilson都默默的搖頭，就像醫生宣告病人搶救無效，正式死亡一樣。

一片愁雲慘霧瀰漫在我頭上，眼看少女的身影逐漸在我眼前消失，我連給她最後的擁抱、謝謝她替我擋下致命一擊也做不到，我頓時覺得自己實在太遜、太渺小。

「有一個方法可以救到佢。」神的聲音永遠在最絕望、最緊急、最壓軸才出現，又或者是因為去到最後關頭，所以才特別深刻、特別重視、特別神。

「不過哩個係一個禁忌嘅方法，會不斷消耗你嘅生命。」神之聲清脆響亮，縱使背景聲音很吵，但每隻字我也聽得很清楚。

「你願唔願意承受哩個一生嘅咀咒去救返佢？」我感覺到神就在我背後跟我說話一樣。

「我願意，無論要承受咩我都願意，我應承過佢，會幫佢！」我對天大叫，好讓神聽到我的決心。

「得喇，我聽到喇，我喺你後面啫，唔駛咁大聲嘅，嗌到我耳都聾。」突然有人拍我的膊頭，我回頭看原來是Queenie，她就是神的聲音。她繞到我的面前續說：「方法好簡單，將你嘅血滴幾滴畀佢飲，同佢訂立契約，等佢成為你嘅使魔，咁佢就會翻生，共用你嘅生命力，直到你死為止。而佢打後嘅命運就好睇哩段時間你嘅表現，始終係超脫咗輪迴，好彩嘅話可以成精，但唔好彩嘅話就同你一齊死，人死就變鬼，鬼死就咩都無，會永不超生。」

「我而家唔幫佢都係永不超生，我梗係搏一鋪。」說完我咬破指頭，把血滴在少女嘴角，可能她聽到我們的對話，所以把血喝了。

「要輸幾多血畀佢先夠？」眼見少女還是半透明的狀態，我著急的問。

「我啱啱都講過，好睇你表現。」Queenie不緩不急的說：「你要佢做你使魔，一滴血都夠，但你想佢成精，就睇你之後嘅日子餵幾多血畀佢。無人知餵幾多會得，只係知你孤寒嘅話就實唔得。」

聽完Queenie的解說，我立即再大力擠壓指頭，務求令更多的血能灌進少女嘴內，而此時司儀說些什麼，其實我也聽不到了，Ray、Wilson和Queenie也一樣，我們全神貫注在復活少女身上，直到司儀來拉走Ray，我們才知道原來頒獎禮已經開始，而Ray是這一屆DSA的冠軍。

雖然我應該為Ray送上祝賀，但我確實沒有這心情，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少女依然呈半透明，唯一不同的是她雙頰開始變得紅潤有血色，表情亦不再那麼痛苦，明顯情況有所改善。眼見事情有起身，我亦不敢怠慢，連忙把另一指頭也咬破，加速供血，我感覺到她大口地吸啜我的血液，我覺得很高興，因為這代表她正在復元。果不期然，她漸漸由半透明變回實色，相反，我眼皮越見沉重，快要撐不開，怎料不到一分鐘，我雙眼一黑便昏倒。

再次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三日後在醫院病床上，在我床邊的是我媽媽，而在天花板的是少女，她徹底復元了，渾圓的雙眼精靈的看著我，露出一個天真爛漫的笑容，迎接我的回歸。

Preview旅行團

Preview旅行團

自從跟少女搭檔後，「翻新」輕鬆簡單了不少，這段期間我的運氣也變得很好，客人雖然沒有很多，但每個客人也很順利，命中率接近百份之百，令我更加有信心續牌繼續待在地產這一行。

另外，由於跟少女朝夕相對，所以我也了解到更多關於她的事和經歷，漸漸我們產生了一種很微妙的關係，放心，這故事絕不會變成什麼狗血愛情人鬼戀，這依然是關於我做地產遇到的靈異事件的故事，只是我們的關係像搭檔又像兄妹，在身邊很近但又不能接觸。

以防大家忘記了少女，我簡單再介紹一次。她名叫Michelle，來自中產家庭，因被拐帶成為生樁而香消玉殞，亦因為這樣，我見過她的家人。她後來被Ben——現在還逍遙法外，但其實法律又真的奈何不了他——捉拿轉售圖利，在黑市擋台比賽，直至落敗後被憤怒的DSA主席李女士安排在DSA作為初賽的犧牲品，命運之神令我和她重遇，在DSA中最後成為我的生命共同體使魔。

近日，由於二手市場成交量減少，我老闆的老闆Raymond決定將目光轉移至一手高佣新樓，囊括全港所有樓花和即簽的新盤，為了令我們有更深刻印象，特意舉辦了一個全港新盤一日遊。有旅遊巴和酒樓午餐，跟街坊福利會的香港一日遊無異，除了景點是新盤和完全免費外。

但作為真•地產從業員，我清楚知道此行的背後目的。我們十二點出發，地點遍及九龍和新界多個熱賣中的新樓和豪宅集中地，包括聚寶盆金鎖匙、大西北、北部都會區等，行程非常充實。

我們第一站是去聚寶盆金鎖匙，這裡位於城市中心點，是未來政府和文娛康樂中心，多項大型基建配套已經如火如荼的興趣當中，而該區的樓盤也熱賣中，有些已經入伙，而這次旅行團，我們去參觀一個現樓和一個興建中的樓盤。

這個現樓屋苑總共有兩期，一條馬路之隔，弧形玻璃幕牆是它的特色，整棟大廈以落地玻璃設計，採光度十足之餘，還可以盡覽整個海景，非常吸引。我們由主區同事帶領，跟從發展商安排，到高層參觀各種戶型，這一層是發展商用作供買家參觀之用，暫時不賣。

我們一上到去，海景、園景均令我們讚嘆不已，而且實物比起示範單位更美觀，可能是因為景色的加持。而在這屋苑內也感覺不到任何寒氣，證明其中沒有發生任何死亡意外，十分安全。

我們看完後，主區同事帶我們到另一個屋苑地盤參觀，當然我們不能進地盤，所以是到附近的地方查看，順道傳授我們介紹此區的心得和順序，好讓我們能一擊即中。

而這地盤位處公園旁，尚在興建，並沒什麼東西可以看，而且我們跟地盤有一些距離，所以感覺不到是否有寒意，所以只能當普通的Preview。

看完之後，我們便去享用午膳，也沒什麼特別，大家歡愉的吃到飽吃到撐.....才怪，這酒樓寒氣甚重，想不到這次行程第一次遇到的不是「住客」，而是「食客」。

奇怪的是，這團人當中，真•地產Agent為數不少，但大家都習以為常，沒有行動，而Raymond跟酒樓經理也很熟絡，並無提起什麼異常之事。

我對此事很上心，看到那些「食客」不停在客人和食物之間穿梭，實在不能接受，於是跟Kerry反映，豈料他竟回答道：「唔好理，當睇唔到就得。」

試問這答案又怎能令我釋懷呢？於是我反駁：「咁好難當睇唔到喎，成間酒樓都係。」

Kerry看到我如此執著，便耐心加以解釋：「佢哋互惠互利，哩啲都係遊魂野鬼，哩度經理畀佢哋有三餐，佢哋幫酒樓招生意擋惡鬼，一直都係咁，快啲食嘢喇。」經Kerry解說後，我總算勉強接受，但還是十分警戒，以防有什麼突發情況出現。

萬幸的是，整個午飯也安然無恙，還吃得十分飽，看來這班「食客」都是全心全意為酒樓，算是另類員工吧！飽吃一頓後，我們便開始下午的行程。

下午行程是大西北之行，經過接近一小時的車程，終於到了目的地。這地方有數個樓盤，都是低密度住宅，層數不多，甚至有洋房，而且相對來說價廉物美，唯一缺點是交通，由於沒有鐵路接駁，所以人煙罕至，雖然已經入伙多時，但還有好一部份未賣出，故此佣金也相對比較高，畢竟Agent也要靠佣金開飯，所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亦因此來到這裡。

雖然作為現樓，但入住率低，人氣不足，又位處綠化十足的地方，自古有傳樹下是聚集靈體之處，所以甫下車便感覺到有些許寒意，我相信這是附近遊魂野鬼之故，而非屋苑內有「住客」。

我們經這區的同事帶領，分別參觀了分層和洋房數個戶型的單位，最後老闆Raymond說：「哩度大家自由行十五分鐘，之後喺會所集合。」說完後Kerry便招我過一面對我說：「係時候做嘢，你負責園林小徑個面，同佢哋講話數唔好行咁近就得，唔駛殺生。」我點頭示意後便計時獨自行動。

走了大約兩、三分鐘，我到達目的地，在這裡不太感受到寒氣，看來沒有很多遊魂野鬼在這集結，我來回巡視了一遍，依然感覺不到異樣，由於時限將至，我便在外圍部份埋下數張卡片，形成結界之後離開去集合。

順帶一提，有時在屋苑地下，或是單位內會看到有地產Agent卡片留下，其實跟聖經用處一樣，說明該區域正受保護，千萬別拿走它，否則後果不堪切想。

我準時回到集合處，並沒有幾個人在，正好此時Kerry打來，我接電話後第一句便聽到他焦急的問：「喺邊度？」

「喺會所集合個度。」我並未意識到有什麼大事要發生，只是簡單回答。

「快啲入嚟會所，去室外泳池。」他急著說完做掛線，雖然我仍然不明就裡，但從他的語氣和急著掛線可以看出，某個事情大概不妙了。

我急急跑進會所，問職員怎去室外泳池，但職員卻支吾以對，看似不太希望我前往，我對他表明身份後，他才願意告知，或者這次情況真的很嚴峻。

我加快腳步，以比保特慢數秒的速度跑去泳池，眼前景象實在難以置信：整個泳池全都是「住客」，多到插針也插不入。我看得目定口呆，我從未一次過看到這麼多的「住客」聚在一起，那寒冷程度不是蓋的。Raymond看到我，便對我說：「Charles快啲過嚟幫手，哩啲都係附近嘅孤魂野鬼，幫手整好個結界，等我哋入面一次過超渡佢哋。」此時我才發覺，坐在泳池四周的都是經理級以上的人，我趕緊到空位幫忙穩定結界。

之前一直好奇他們究竟怎樣幫助「住客」升天，今次終於有幸近距離親眼目到，總算不枉此行。他們手中拿著卡片，口中唸唸有詞，然後把卡片火化，遊魂野鬼們隨著縷縷輕煙飄到天上，乘風而去，最後隨煙消散。

由於今次數量眾多，數位經理重複了這個過程十數次，隨著最後一隻遊魂野鬼煙消雲散，歷時接近半小時的超渡大會終於都完美落幕。

「多謝大家幫手，今次做得好好，我哋可以出發去下個目的地，時間用多咗，有啲趕，大家快啲上返車。」Raymond說完，大家都有秩序的分別由電梯和樓梯疏散，不消三分鐘便回到旅遊巴士繼續行程。

由綠化十足的大西北屋苑離開後，我們下站是北部都會區，這裡現在還是鄉郊地方，接下來的十數年便會沙塵滾滾、肉眼所及都是地盤，最終成為又一個的石屎森林。這個地點我們只是乘車經過，概述一下未來發展而已，畢竟唯一興建中的屋苑大體還是爛地一塊，剛開始打樁，只有少量地基。

路過這地點之後，便向下一個低密度半山豪宅進發，這並非港島的半山，而是新界傳統豪宅集中地的半山，雖然這屋苑不易到達，而且名字俗氣老套，但一聽便開宗明義知道是富豪住的地方，夠簡單直接，還遙望馬場景觀，十分開揚。由於這屋苑已經是現樓有住客，所以我們也有幸一窺富豪之居是何模樣。

屋苑由多間洋房和數棟十層高大廈組成，名字雖然老套，但設計卻現代感十足，簡潔白色外牆搭配落地大玻璃，整個屋苑呈現年輕和活力，在路上還看到數個小孩在玩耍，不用大人陪同，證明屋苑保安良好，而他們滿口普通話，果然住土豪名字屋苑的都是土豪，有錢人是住不起的。

可能你會問，土豪跟有錢人有什麼分別？在我而言，土豪是大陸詞語，有錢人是香港詞語，分別就是這麼簡單明瞭。

發展商為我們準備了十三號屋，這是一棟兩層連天台的別墅，擁有一個百多呎的私人花園，還有兩個車位的私人停車場，屋內更有升降機直達地下到天台，十分夢幻，而樓底更有五米高，光是大門已經有三米高，氣派非凡。

單位一直懸空，而屋苑更在半山上，被群樹環抱，論陰森和少人程度，比剛剛的大西北屋苑有過之而無不及，偏偏卻沒半點寒氣，這令我很意外。

「哩度點解可以咁『乾淨』？」我忍不住問Kerry，卻被正好路經的Wilson聽到，於是他搭嘴道：「因為哩度起個時已經搵師傅做晒嘢Set晒結界，所以外來嘅係埋唔到嚟，而入面嘅又未有人釘，所以咁『乾淨』。」

看到我恍然大悟的樣子，他意猶未盡的續說：「你留唔留意到一入門口個對石獅子？同埋Floor plan個屋苑範圍形狀同佈局，仲有好多戶人家門口嘅大象擺設？哩啲都係佢個陣，除咗用風水令哩度住嘅人丁財兩旺之外，仲保護平安，免受唔同事物騷擾。」經Wilson詳細的解釋，我總算徹底明白了。

參觀完十三號屋，主區同事帶我們去了一號屋，這是三層高，有天台，有花園，有私人地庫停車場的別墅。地庫停車場有四個車位，其中有兩個是充電位；地下一層是大廳，千餘呎，能直通花園，廚房及工人套房也在這裡；上一層是三間客房，各配備獨立洗手間和露台；三樓是主人房，除了套房外，

還有書房；再上便是天台，發展商還附送燒烤爐，有來去水；當然，貫通地庫至天台的電梯也是標準配置。

站在天台放眼望去，整個屋苑一覽無遺，而且山下的城市景色也盡收眼底，想像得到如果在晚上，這個夜景能征服多少少男少女的心，縱使不是維多利亞港的景色，依然不負東方之珠的美名。

參觀完後，我們便乘旅遊巴離開，離開時我特意看了一眼入口的一對石獅子，不知是錯覺還是什麼，我竟看到它們炯炯有神的看著我，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它們不只看我一個，而是看著每一個進出的人，一盡守護神的責任。

告別半山豪宅後，我們向最後的目的地進發。這個屋苑也是半山低密度豪宅項目，位處九龍其中一條核心公路中，遠眺維多利亞港的醉人景色，亦是傳統的豪宅集中地之一，只是與剛才看過的相比，這裡絕不隱世，沒有被樹木環抱，雖然沒有了豪宅的神秘和隱蔽，但交通顯然更方便，背山面海，景觀也更開揚沒遮擋。

旅遊巴駛上私家路進入屋苑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棟棟的洋房和別墅，還有兩座六層高的大廈。屋苑採環保設計，純白色外牆反射陽光，有助室內降溫；每層的落地玻璃增加採光度，減少開燈耗電；北山南海使得屋苑冬暖夏涼，減少冷暖氣的使用量。這些都是設計原意，但真正效用又有多少呢？留待看倌自行判斷好了。

我們一行人跟隨這裡的主區同事和發展商代表Yancy帶領，先去五號屋參觀。這是一棟洋房，三層高，沒有花園，只有小小的前庭，但價錢已經是天價。單位內部比想像中細小，地下是廳、廚房、工人房、洗手間和儲物室，樓底也是五米高，第二層是兩間客房，第三層是主人房和客房各一間，全部均有獨立洗手間，再上便是天台，而這間洋房不設電梯，地庫連接停車場，有兩個車位。

我逐層參觀拍照，每個角落也走過，沒有任何異樣。最後走到天台，只有心曠神怡的感覺，完全想像不到「住客」會出現在這裡。放眼望去，景色一絕，無可挑剔，只是樓梯走得比較多，只好苦中作樂，當作鍛鍊。

參觀完五號屋，我們便去參觀九號屋，這是一棟別墅，這屋苑的別墅有一個特點，就是每一棟都有一條私家車路直達門口，而且地庫還有獨立停車場，可以泊三架車。

我一進門，有種熟悉的感覺，因為終於有點像電視看到的富有人家的家了。有氣派的三米高大門以雙門設計，一開門便看到千餘呎的大廳，大廳樓高兩層，一和二樓的設計是能看到大廳，而水晶大吊燈則莊嚴的在廳中散發光芒。跟其他別墅設計一樣，門外是獨立大花園，超過二千呎，當然也能泊車；屋內地下層是大廳、廚房和工人套房，還有儲物室和洗手間，更設有電梯直通地庫停車場到天台；一和二樓都是客房連獨立洗手間，每層分別有兩間，每間更有向山露台，而房間的大小最少有三百呎，媲美某些屋苑的兩房單位；三樓是主人套房、書房和保護屋，無錯，這單位是設有保護屋的，Yancy還重點介紹說：「哩間保護屋防彈防爆，入面可以透過閉路電視睇到全屋狀況，一旦門咗門反鎖咗，除咗喺入面打開之外，就只有保護屋嘅製造商有後備鎖匙同密碼開得返。」經她一說，我才留意到這屋內每個角落都有閉路電視。

正當大家都很期待能一窺保護屋內的構造之際，Yancy續說：「不過好遺憾，早兩日道門畀客人錯誤門咗，又咁啱反鎖咗開唔返，所以要搵製造商嚟開返，不過佢哋係杜拜，所以要啲時間先嚟得到，今次睇唔到住。」

「真可惜，無得一睹保護屋嘅風采。」某位同事說，雖然我也很好奇，但都沒有辦法。

聽完Yancy的介紹，我們便自由探索，這次我先乘電梯上天台，由上而下去參觀。別墅本身已經比洋房多一層，而且選址又比洋房高一格，所以站在天台根本是無遮擋，整個南九龍和維多利亞港景色都能清楚看見，而天台更附設燒烤爐和洗手盤，隨時能烤肉舉辦派對。

看完天台後，我落去三樓，看看傳說中的保護屋外觀是怎樣，豈料我找遍三樓全層也遍尋不獲，保護屋果然名不虛傳，外觀也有保護色，保護性十足。幸好Yancy也剛剛帶隊介紹這層，我乖乖的聽她解說，原來保護屋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它就在連接睡房和書房中的走廊默默隱匿著。

我走到保護屋前，終於發現那近乎完美隱藏的門縫，還有偽裝成牆燈的手柄，這完美的偽裝簡直令我嘆為觀止。當我走近研究時，卻感到保護屋內有十分輕微的寒氣滲出，我不確定這是因為冷氣還是「住客」，於是我拜託Michelle道：「幫幫手，睇吓入面咁情況，我Feel到有啲寒。」Michelle用手做了一個Ok手勢便穿門而入。

「隨時隨地都可以穿牆真係方便，我都想有哩個技能。」我羨慕非常，而Michelle也很快的回來稟報。

「入面凍得好犀利，有一班超級惡鬼喺度，我耍晒佢先放返我出嚟。」Michelle心有餘悸，嚇得面青口唇白——雖然她本身已經面青口唇白。

我連忙去找Kerry，把這發現告訴他，這些時候當然「有大食大」。我逐層尋找，終於在花園找到他：「間保護屋唔係自己門埋反鎖，而係『住客』作祟，Michelle話係一班超級惡鬼，我喺門外淨係Feel到少少寒，應該係保護屋隔咗一隔先得咁少漏出嚟。」

「保護屋？帶我去睇睇先。」Kerry匆忙的著我帶路。走了逾半百級樓梯，我和Kerry來到保護屋前，絲絲寒氣從門縫滲出，他把手放在門上，合上雙眼，一會後便冷靜地說：「哩幾隻嘢本身已經唔簡單，『Villa』走唔甩，但最麻煩嘅係我哋入唔去到同佢交手，只可以靠Partner，但我哋啲Partner無咁高Level，搞唔掂。」

「咁點算？搵埋Raymond幫手？」我真心不知該如何處理。

「搵埋就一定，不過就算搵晒所有經理嚟，都可能唔夠做。」Kerry憂心忡忡。

「我搵咗佢先，再一齊諗計。」面對「Villa」，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這件事。

我再一次逐層尋找目標，但這次找遍全屋也找不到，最後只好帶著完成不到的任務返回保護屋前跟Kerry報告。

「點解唔打電話？」Kerry當頭棒喝，我才記起電話不只是上網、拍照和玩遊戲的工具，有夠蠢。

致電求救後，Raymond不消五分鐘便帶著一大班經理前來助陣，了解情況後迅速下了一個決定：「引佢哋出嚟！」說完後使命其中一位經理問Yancy拿平面圖。

「間保護屋唔算話好大，班『住客』喺門口左面聚集，好彩間隔四正無走廊，令到成件事都易好多。」Raymond邊解說邊在平面圖上畫上戰術：「我哋要引佢哋出嚟其實好簡單，一班惡鬼喺間無人住嘅屋入面，最缺係咩？」

「嘢食！」其中一位經理Kenny答。

「啱咗一半，係要用熱辣辣香噴噴嘅嘢食先真，我哋用嘢食香味嚟引佢哋出嚟，不過有一樣嘢唔可以忽略，就係點解佢哋要霸住間保護屋唔出嚟？入面有咩特別，令到佢哋要屈晒喺入面唔出嚟？」Raymond繼續Brainstorm眾人。

「因為佢哋覺得咁細嘅空間已經夠，唔想霸晒成間屋阻到人？」另一位經理Lucas嘗試答。

「貪佢夠隱蔽無人知。」另一位經理Ken答。

「係因為入面有足夠食物而且夠凍。」說話的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人——Yancy，她悄悄混進來我們也無人發現。在成功獲得我們注意後，她繼續道：「因為唔知困喺入面幾耐，所以放咗好多罐頭以備不時之需，另外都有獨立供水同通風系統，以免被人落藥落毒，所以細細間屋其實冷氣好足，而且因為隱蔽性嘅關係，入面係無窗，加上都唔會失驚無神有人入去，啲靈體係特別鍾意哩啲又凍又陰又無陽光同人氣嘅地方。」聽完Yancy解釋，我們對保護屋的賣點又認識多了一點。

「咁有咩方法可以引到佢哋出嚟？」我很自然的問她。

「我唔知喎，交返畀你哋諗喇，無咩事我出返去做嘢先。」說完後她便急急腳的走了，好像害怕會被鬼攻擊般。

「好，集中返先，啱啱Yancy畀咗好多新情報我哋，我個計劃有少少改動，大家聽住，引佢哋出嚟哩個大方向無變嘅，不過我諗住加埋計逼佢哋出嚟，實行威逼利誘。利誘方面就搵嘢食引，大家都知佢哋係索咗當食咗，所以要搵啲好香嘅嘢食透過保護屋嘅獨立通風口引佢哋出嚟，咁可以精準啲，同時大家嘅Partner要幫手做媒。至於威逼，就靠大家喺保護屋外面盡做，用盡方法令保護屋唔再舒適，有符貼符、有卡片貼卡片，喺門縫度攝入去都得，靠大家幫手。」Raymond一口氣說出他的計劃，最後加上一句：「大家明唔明白、有無問題？」眾人都點頭表示明白，之後便分工合作，至於我，就被分配到利誘組，在通風口發放誘餌和等待「住客」自投羅網。

由於地點所限，附近並無任何餐廳、街市、超級市場或便利店，所以我們只好就地取材，在Yancy協助下在其他保護屋拿了數個杯麵滾熟，杯麵的香味異常撲鼻，是最強的誘餌，不要說是鬼，就連人也能引到，加上我們的Partner推波助瀾做媒，在「住客」身旁扮遊魂野鬼假裝被香味吸引，令整個計劃事半功倍。

至於威逼組，我不清楚他們怎樣做，但我相信他們的確做到本份，因為我很快便感到「住客」們的寒氣了。在通風口的出氣處，我們早已佈置好天羅地網，只要一出現便不可能逃脫。

「大家準備好，就快到。」Raymond話音剛落，數位「住客」便由通風口飛出來，不偏不倚的落在我們的結界內，想逃也逃不了。

「大家做嘢！」Raymond一聲令下，大家立即圍著結界拿著頸繩，分別套在不同的「住客」身上再唸咒，很快「住客」們便投降不作反抗，被經理們超渡了。

「今次真係掂掂食碗麵，嚟，大家食麵唔好睇。」Raymond輕鬆的說。

我也放下戒心，準備大快朵頤之際，Michelle拉著我，悄悄在我耳邊道：「仲有一隻唔知去咗邊。」

「吓？認真呢？但我已經Feel唔到任何寒氣喇喎，啱啱應該已經一網打盡，無漏網之魚。」我懷疑道。

「唔係呢，啱啱得四隻，但我入保護屋嘅時候係好清楚見到有五隻，所以啱啱個四隻都只係嘍囉，佢哋嘅首領仲未出現。」Michelle肯定的說。

雖然我對此抱有懷疑，但還是跟Raymond說了，而他的反應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咩話？竟然仲有一隻？等我仲以為已經搞掂晒喺度慶功，好彩你講我知啫Charles，我哋搵埋最狡猾嘅哩隻出嚟先。」雖然當中有人懷疑這消失的「住客」首領是否存在，但Raymond這位領袖從未懷疑，對我這小人物都深信不疑，還大器的接受意見，承認自己的過失，實在難得。

Raymond先聯絡威逼組的經理問清狀況，從對答看出，那邊也發現不到消失的「住客」首領，然後Raymond迅速的下了指示：「大家三人一組，以九號屋為中心，直徑一百米範圍，逐個角落去搵，搵到通知大家。」

我們地毯式搜索，除了已經入伙的屋不能搜索外，其他都已經無死角無遺漏的尋找，但始終找不到他，大家都開始有微言，而Raymond鑒於時間所限，加上真的找不到，所以決定收隊。

「最後一次，睇多一次間保護屋，Michelle唔會呢我。」我哀求Raymond，他也只好答應，陪我走最後一趟。

來到保護屋前，我命Michelle進去尋找一次，真的找不到便放棄，Michelle也同意。她進去後，我們耐心的在外面等，不知不覺，三分鐘已經過去，實在有點久，我對保護屋內的Michelle喊道：「Michelle，你搵唔搵到？用嘅時間有啲耐，搵唔到嘅就真係要走喇，大家都等緊我哋。」奈何我的喊話沒有任何回應，裡面也靜得有點詭異。

又過了一分鐘，她還沒有出來，我有點擔心了，向Raymond求助：「佢會唔會喺入面遇到意外？你派個Partner入去睇睇得唔得？」但Raymond沒有回應，靜靜的站在門外，一動也不動，我拍打他也沒有反應，於是我只好拼命拍門，希望能得到回應。

兩分鐘轉眼已過，無論屋內還是屋外，始終沒有反應，我只好向Kerry求助：「今次弊喇，Michelle喺保護屋入面好耐都無反應，Raymond又成碌木咁企喺度郁都唔郁，唔知發生咩事……」

「我即刻過嚟，好好睇實Raymond，佢而家好脆弱。」Kerry拋下這句後便掛線，我聽從他指示，嚴密的保護Raymond。

一分鐘後，Kerry抵達，他二話不說派Peter進去保護屋，然後跟我解釋：「Raymond而家靈魂出竅，應該入咗去幫手。」才剛說完，Peter氣急敗壞的出來道：「入面好危急，我都唔知點算，你哋都入嚟一齊幫拖。」

「應該點……」我話還未說完，Peter便向我撞來，我無預警的被他撞跌在地，正想破口大罵之際，眼前卻看到我站在保護屋前，而Kerry在我身邊伸出手跟我說：「快啲起身。」原來我現在是靈魂狀態，我意識到後便二話不說衝進保護屋，第一時間映入眼簾的這一幕令我很吃驚——「住客」首領腳踩著Michelle，手掐著Raymond靈魂的頸，大家都看似快不行了。

我沒有多想，立即衝過去賞他一記「風雷電」，他對突襲沒有防備，向後退了兩步，被踩住的Michelle和被掐住的Raymond都因而脫險。吃了我一腳的「住客」首領沒有因為我們人數佔優而求饒或落

荒而逃，相反，他的嗜戰本性令他十分興奮。

「你哋哩啲咁嘅卒仔，嚟多幾百個老子我都唔驚。」說完他便朝我們衝來，把我們像保齡球樽般撞倒·Strike·

我們人仰馬翻，還未來得及站起身，他便再次衝來，把我們撞個四腳朝天，他眼見我們無還擊之力，便得意洋洋的說：「食濕米，唔好以為老子好似班嘍囉咁易對付，今日就要你哋永不超生！」他說完便隨手捉起一個人，而那人正是我。他雙手捉著我雙臂，用力拉扯，想把我一分為二！

「啊！唔好呀！好痛，救命！快啲放手呀！啊！」我撕心裂肺的叫，叫聲響遍天際，但「住客」首領並未因為我的求饒而網開一面，相反，冷血的他越聽越亢奮，越聽越起勁，越聽越用力，我彷彿已經感到我的皮膚被撕開、肌肉被撕裂，就快要分成左右兩邊，此刻的我只希望有奇蹟降臨。

可是，我不是奇蹟之子，奇蹟並未降臨我身上，我的靈魂被他無情的拉扯，我只能成為待宰的羔羊，絕望的等待著生命終結，我閉上眼放棄掙扎，祈求來生投胎能有好命運。

「唔係，靈魂死咗無得投胎，只會永不超生，從此消失！」這可能是來自我靈魂深處的勸告，有點似Michelle，但我已經無力逆轉，下一秒我便感到重重的下墜感。「原來真正死亡係咁嘅感覺。」我心想。

「Charles，擘大眼，反擊喇！」又一把來自靈魂深處的聲音勸我反擊，這次是Peter，但我已經永不超生，還有用嗎？

「咁」、「咁」，清脆的兩把掌聲，我感到臉頰被搵得發紅。「乜永不超生係會受咁嘅痛苦？不過都死咗，無所謂啦。」我徹底放棄。

「醒未呀？睇嚟兩巴都唔夠，你仲未死，快啲嚟幫拖，Michelle頂唔到幾耐。」這次靈魂深處扮的是Kerry，他繼續說：「你係咪真係死咗，擘大眼睇吓咪知！」

無錯，只要我張開眼就能確認，但我很害怕，我害怕張開眼看到的是左右兩個分開的畫面，我害怕張開眼看到的是被一分為二的我，我害怕張開眼看到的是其他被「住客」首領屠殺的同伴，我害怕張開眼看到的是.....是無勇氣面對絕境，放棄同伴的自己。

「擘大眼、擘大眼呀Charles！」我跟自己吶喊，但雙眼依然緊閉，我只好用手強行把雙眼打開，你猜猜我看到什麼？答案是什麼也看不到，你不信可以自己試試。

然而，突如其來的痛感令我終於張開了眼，這是蛋蛋碎裂的痛楚。

「擘大眼喇咩？真係死咗你又點會Feel到痛？」Raymond帶點怒火說：「你仲喺度詐死？」我望向Michelle，她這個狀態我曾經見過，是她在鐵籠時的暴走狀態。

「Charles，你受唔受到㗎？」Raymond關心的問，我點頭，下一秒他便進入傳說中的惡人模式，對我破口大罵：「你真係受到㗎嘛？你個廢柴，你個腦裝草㗎？打緊仗你竟然詐死做逃兵？虧個女仔要代父從軍幫你頂救你一命，你柒唔柒呀？仲唔快啲幫拖？」我聽到目定口呆，不知怎反應，Raymond看到後便補救說：「唉，真係唔好意思，一時之間講得過份㗎，你受到呀可？你話受到㗎嘛。」我點點頭，然後答：「我Ok無問題，你講得啱。」

經過Raymond的當頭棒喝，我終於回復正常，眼見Michelle越戰越吃力，我一定要快點想出辦法幫助她，但越是著急便越想不到，而Michelle也在此時被打飛了。

「Michelle.....」我正想上前查看她情況之際，腦內靈光一閃，辦法便出來了。

「我哋人多，正所謂蟻多摟死象，我哋就有機會。佢可以同時對付幾多個？一個？兩個？三個好未？但我哋有五個，雖然哩個狀態無武器用到，但我哋用本身實力都應該夠做，我喺發現到佢嘅弱點！」我大聲的對眾人說。

「弱點？哈哈哈哈，老子無哩樣嘢，唔駛虛張聲勢。」「住客」首領自信得有點自大。

「你咪即管睇吓我係咪搵到囉，不過我可以預告，五招之內你必倒。」我堅定的對他說，他的氣勢差點被我壓過去，心也虛了一虛。

「咁佢弱點係咩？」Peter輕聲的問。

「咪就係佢嘅自大囉。」Kerry輕描淡寫的答，我也點頭認同。

「咁點樣五招之內解決佢？」負傷的Michelle問。

「無咩方法，純粹靠嚇，只要佢有一絲嘅猶疑，就係我哋打開勝利之門嘅缺口。」Raymond果然是老江湖，完全洞悉了我的計謀。

「同埋Plan

B就真係我哋人多，每人分別捉實佢一隻手或者一隻腳，都仲有一個多出嚟可以攻擊，我唔信咁都傷佢唔到。」我為自己的小聰明而沾沾自喜，接著又很認真的說：「我哋點都要搵返啲武器同道具嚟對付佢，赤手空拳真係搞唔掂，好彩喺咁班經理攝咗好多卡片入嚟，我哋而家雖然掂唔到郁唔到啲卡片，但佢嘅功效依然喺度，我哋要推佢過去，用咁大量嘅卡片削弱佢，再收服佢！」

制定好計劃後，我們便開始進攻。先是由Peter和Michelle作先鋒，他們以矯健的身手躲開「住客」首領的攻擊繞到他背後，還未作出攻擊，「住客」首領便以一個轉身橫鞭拳重重的打在他倆身上，將他們擊飛，與此同時，我和Kerry也立即衝前展開攻擊，但萬萬想不到背對我們的他竟然像背後長眼般，完美的躬身退後躲過我們的偷襲，還分別捉著我們的頭，用盡全力壓向地上，我頓時眼冒金星、視野模糊。

然而這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順勢捉緊他的手，以鎖技將他關節鎖上，一時之間不能動彈，然後大喊：「Plan

B！」大家聽到我的指示，立即一湧而上，但畢竟「住客」首領也是「Villa」級數，絕非省油的燈，雖然右手被我鎖死，但只用左手便足以化解他們四人的夾擊。

「哩次只係第一招，你已經無咗一隻手。」我故作得意的說，但事實是要鎖死他的手已經用盡了我的力氣。

「老子駛驚你班蛋散？一隻手指都粹死你哋！」「住客」首領的確遊刃有餘，並非吹噓。

「而家嚟第二招，睇路喇。」我說完後，用膝頭突襲他的膝後關節，令其雙腳一軟，跪倒在地，Kerry他們也沒有浪費大好機會，一窩蜂湧上來壓在他身上，分別鎖著他的手和腳，令他一時間動彈不得

「老闆，差你一擊！」Kerry對Raymond說，而Raymond也早已準備好，跑過來跳起，雙膝準確無誤的擊中「住客」首領的尾龍骨。

「啊……」他慘叫一聲，然後發狂的大笑，並興奮的說：「廢物真係廢物，以為咁就可以對付到老子？搵痕都唔得啲，等老子仲以為你哋真係有料到，原來得把口，好悶，唔等喇！」語畢，他便站起來，雙手一甩、雙腳一踢，把本身鎖住他的眾人都輕易甩開，之後不滿的說：「五招太慢喇，以你哋班垃圾嘅實力，五百招都無可能傷到老子，等老子一招收你哋皮喇！」

他甫說完便立即向我們進攻，首當其衝的是Peter，他像球一樣被踢到牆邊再反彈回來；然後便掀起Kerry，凌空抽射，把他的數條肋骨也踢斷，幸好靈魂狀態是無肋骨的；接著下個目標是我，我用盡力氣滾到卡片陣中，希望可以對他產生到牽制作用，然而首先受影響的卻是我。卡片陣令我動彈不得，我被卡在邊緣，換言之，「住客」首領不必走進陣中便能把我撿起，這與計劃原意相違背，我需要外力把我推進陣中。我雙目光四處搜索，希望找到幫手，正好此刻Raymond跟我四目交投，我求助的眼神他好像也心領神會，他痛苦的爬起來，用盡僅餘的氣力向我「飛剷」，我滾了兩個圈，正好滾進卡片陣中央，可憐的Raymond卻成為了代罪羔羊。

「咁鍾意爭住死先？好，老子就成全你，送你上路先！」「住客」首領一把抓起Raymond便向天花板擲去，然後乘他自由落體之時再施以一招「昇龍拳」，Raymond立即被打得昏了過去。

「垃圾。」「住客」首領只拋下這句評語，然後再次將矛頭指向我：「你唔好以為老子會唔記得你，你好快就跟住佢哋上路，真係好，黃泉之路有伴，啊，唔係，黃泉之路你哋班廢柴已經無得去，魂飛魄散之路你哋有伴喇，哈哈哈哈哈！」

「哈，咁大口氣，你好耐無刷牙？鹿死誰手都未知，睇吓我點逆轉勝。」我口裡逞強，但實際把握連一半也沒有，畢竟不知卡片陣對他影響有多大，同時我又因為卡片陣而動彈不得。

他完全沒有避忌，徑直走來，不知是因為注意不到卡片，還是因為卡片對他完全無影響，我一生最漫長的五秒在這刻出現了，他越行越近，動作沒有因為卡片陣而有半點減慢，看來我大限將至了。「住客」首領走到我面前，舉高雙手，合十併攏，形成「砂煲咁大個拳頭」，用盡全身氣力向我狠狠捶下來，這一擊即使無傷的我硬接也會被打成傷殘，何況現在的狀況？我已經有消失的覺悟，但放棄絕不是我的作風，雖然我四肢被卡片陣鎮壓而動不了，但我的口還能說話，所以我開始唸咒。

不知是咒語有效，還是卡片陣本身的威力，「住客」首領的全力一擊竟在中途停下，而他整個人也動不了。仔細一看，他整個人被無數的細線纏繞，他越是掙扎，細線纏繞得越緊，而這些細線都是由卡片伸出，而細線的另一端，分別綁著Raymond和Kerry，此刻的他們雖然昏迷不醒和受了重傷，但先前施的咒還在生效，這是我不知情之下他們佈下的保險，想不到竟然大派用場。

「Michelle，靠你喇！」我大吼，而她亦已經先我一步行動，以暴走狀態縱身一躍，直直衝向「住客」首領的背後，一手把他的頭切下，頭跌在地上滾了數米遠，而身體則失去動力慢慢倒下，我承認這結局有點血腥，但若然不是這樣，恐怕我們也不能活著離開。

大戰過後，Kerry和Peter雖然身負重傷，但勉強還能動，他們叫醒了昏迷的Raymond，而Michelle則利用那些細線，把我從卡片陣中逐點逐點的拉出來。

「好喇大家，真係唔該晒你哋，今次好精彩，不過我哋都係快啲出返去先再講，靈魂離開身體越耐越危險。」Raymond著我們快點離去，但我忍不住問：「我要點先入得返去？」畢竟我是第一次靈魂出竅，而且是被打出來。

「好簡單，交界我就得。」Peter笑道，既然他這樣說，我也只好相信他。

我們避開卡片陣，穿過保護屋的門，再次看見我們的肉體，Raymond和Kerry純熟的走進去，不一會，肉身便動了，而我則依Peter的吩咐，站在我的肉體後面，不待我準備好，我便再次受到Peter的撞擊，又一次跌倒跪在地上，分別是這次回頭已經再看不見我站在原地，我已經回到自己身體內，這感覺真奇妙，是久違的質感。

我回頭向Peter道謝，並對Michelle說：「今日你都叻喇，辛苦晒你，返嚟抖抖休息吓先，我返到屋企畀啲補品你食。」所謂的補品，正是我的血。

「好喇，今次用多啲時間，要快啲上車回程。」Raymond催促我們，但大家都跑不動，只能一拐一拐的走回車上。

隨著旅遊巴回程，這次的Preview旅行團亦邁向尾聲，這次對我來說的確是獲益良多，亦都非常驚險，希望下一年的旅行團可以平凡一點。

至於那棟跟「住客」首領大戰的別墅，後來被有無上治外法權、威力無遠弗屆、人人聞風色變、維持國家統一的某個政府機構以五億多元買下。如果當初我們沒有「翻新」，不知故事會如何發展呢？一切只能以What if自行腦補了。

5G靈異工廈

5G靈異工廈

香港的地產界，一般都會分為住宅部和工商部，當然中間又會再細分為內地和世界各地，這些就不提了，畢竟我未遇過一定要了解的內地或外國樓盤，反而工商廈就有不少。一般來說，工商部很喜歡我們住宅部，雖說會分薄他們的市場，但住宅部為工商部帶來的卻是大量的買家，所以大家合作關係良好，不存在利益紛爭。

買工廈商鋪跟住宅有數個很大的分別，對投資者十分有利。

第一，工廈商鋪不限制持有量，不會因為同時持有多過一個物業而要交雙倍印花稅，而住宅則規定一個名只可以持有一個住宅物業，持有第二個便要交雙倍稅項。

第二，工廈商鋪沒有禁售期，可以今日早上買入，下午便賣出獲利，不像住宅有三年禁售期，未過禁售期賣出要交SSD。

第三，買全新的工廈商鋪也不需要入飛抽籤，看中門快落訂即可，相反住宅則經常要抽籤，很多時都是白忙一場，最後什麼收獲也沒有。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住宅跟工廈商鋪相比也是有優勢的，凡事一體兩面，視乎你看事物的角度而定，但我不打算詳加敘述買住宅對比買工廈商鋪有什麼好處，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問Google大神。

回來這次故事的發生地點，一棟號稱全港首個全5G的工廈，它座落於以塞車聞名、每日被人問候無數次娘親的地區，這區正進行翻新變天，將來會成為另一個CBD，發展和升值潛力無限。

既然有賣點，價錢又便宜，又是已經絕版的單位自己有來去水和洗手間，因此這個5G工廈，Raymond無論如何都要我們去Preview。

這是一個很炎熱的早上，我們一行人自行到工廈地下集合，由於我來得早，得已進入有冷氣的大堂等候，其他遲到擠不進的便要在室外邊曬邊聽了。

工商部的同事準備了價單和平面圖，分發一人一份後，便開始介紹，他的內容我已忘記得七七八八，只是記得價錢很便宜，五百餘萬有三百多呎，十分吸引。

經過一輪介紹後，終於到這次的戲肉——實地參觀。這工廈十多層高，地下有一間電競中心，還有Cafe，而每層也是十個單位，有大有小，當中有些單位甚至層數已經賣出，而我們參觀的是五樓，這層是發展商特別留住不賣，當作示範單位，而走廊給人的感覺像酒店，置身其中完全不覺得是工廈。

由於每個單位都自設洗手間，所以跟住宅的Studio無異，而且發展商還提供三種地墊和三種牆紙款式供買家選擇，絕對是理想的蝸居，難怪工商部同事剛才介紹時意有所指的說：「單位有埋廁所，自己可以裝埋熱水爐，點同客Sell自己可以再諗吓。」的確，五百餘萬在市區買三百多呎的確是挺便宜的。

但，一定要跟大家說明一點，工廈住人是犯法的，大家千萬不可以以身試法，但工作到累，休息一下還是可以的，大家懂的便懂。

由於整棟工廈都鋪設了5G網絡，所以設計也相當智能，只要用專用手機App便可以進出大廈和單位，還能控制冷氣和燈，遙距開門給別人也不是夢。

整個參觀過程也很平安順利，沒有異樣，十個單位也一一參觀完，這次Preview總算順利結束。我們一Team人相約在樓下集合再一起午餐，但等了良久，還是不見Rita蹤影。

「Rita佢係咪自己行咗先？」大師兄Chris問。

「你估佢係你咩，成日突然失蹤幾個鐘，我打畀佢問問。」Alex挖苦道。

「啊，你個Alex呀。」Chris扮作生氣，但不能反駁，畢竟是他自己不爭氣，有太多被人抽揸的地方。

「唔得，無人聽。」Alex說。

「咁等多陣，可能去咗廁所。」Kerry說。

十分鐘過去，其他人也散去，只剩下我們還在原地等待。

「唔對路喎，不如上去搵吓。」Fion提議，大家都點頭贊成。

「留返一個喺度好啲，一陣佢落返嚟我哋上晒去，到時又搵餐懵。」我說。

「你喺，咁我留喺度等喇。」Chris自告奮勇，大家也沒有異議，始終就算他跟上去也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一行人再次踏足五樓，可能是因為現在沒有人的關係，走廊感覺變得很寬闊，跟剛剛的肩碰肩完全是兩個光景，現在才是適合Preview的時間，剛剛的走馬看花實在不值一提。

我們逐間房間查看，途中不斷呼喚Rita，但都得不到回應，直到最後的尾房，才聽到一絲絲很微弱的求救聲，乍聽之下，跟Rita的聲音十分相似。

「Rita，係咪你？」Fion問，但門的另一面只是繼續喊救命，沒有對Fion的提問作出回應。

「唔好理咁多，搵人開咗門先講。」Justin說，因為門用的是智能鎖，我們從外面根本無從入手，只好尋求主區同事協助。

經Kerry聯絡後，剛剛跟我們Briefing的工商部同事牛哥趕過來替我們開門。門一打開，並沒有任何靈異情況出現，只有Rita站在門後等待門開啟。

「你做咩會自己一個喺度？」Justin問。

「我喺等啲人走晒影咗幾張相諗住走，點知門就門咗仲Lock埋，我開都開唔到，電話又收唔到，喺度叫救命又無人，好彩你哋返嚟搵我啫，唔係都唔知要困幾耐。」Rita帶點哭腔道。

「頭先我哋出面問你，你唔答我嘅，你聽唔到咩？」Fion問。

「吓？有咩？我一直坐喺門後面都聽唔到嗰，係啱啱聽到密碼鎖嘅聲我先企返起身啫。」Rita驚訝的說。

「唔緊要，我哋快啲落返去先，大師兄喺樓下等緊。」我說完之後便隨即聽到很大的「嘍」一聲，大門又關上了，我們用盡辦法嘗試開門都不得要領，大家都被困在這三百多呎的單位內，求助無門。

此時，我隱約感到些許寒氣，開始四處張望，尋找源頭，很快便在那智能管家處找到答案。

我帶Kerry走到一邊，小聲告訴他我的發現，而他當然早我一步便知道，還想好了對策：「哩隻係Studio，對你嚟講只係碎料，低調處理咗開返門等佢哋走咗先再收服佢。」我給了他一個Okay手勢後便開始行動。

我走到智能管家前，拿出兩張卡片，一張放在它上面，一張放在我掌心捂著它，它的螢幕像失靈般顯示出亂碼，接著便聽到門鎖被打開的聲音，Rita看到很好奇問：「Charles，你點打開佢㗎？」

「電子嘢故障啫，搵幾吓就無事。」我作了一個大話，畢竟有關電子的事物，女生一般也懂得比男生少，所以很容易蒙混過關。

Justin打開門後，其他人便立即離開，只有我托詞說想去洗手間，讓他們在樓下等我一會，他們本身也有點猶疑，但有Kerry助功便不同，他一句後大家便乖乖的離開，而我也可以專心辦正事。

「你出嚟喇，已經無晒其他人，你有咩原因要留喺度唔走，講出嚟我會幫你。」我對「住客」喊話，可能是它等級較低，沒有多加反抗，很順利便現身於我面前。

這位「住客」是一個斯文的上班族，但大概是失敗的一群，雖然穿著襯衫西褲，但衣衫不整，又滿臉鬍渣，頭髮亦很亂，架著一副黑框眼鏡，樣子一般，有點呆，身型亦有點胖，簡單直接的說，是一個失敗的肥宅。

「你做咩唔投胎要留喺度？」我再問一次。

「.....」他害羞的垂低頭沒有回應，還避免跟我有任何眼神接觸，良久，他才拿出電話，兩隻姆指在屏幕上飛快的移動，最後智能管家便開口：「因為我嘅發明被人偷咗，我要搶返佢返嚟。」原來他剛才輸入的文字，透過智能管家說出來了。

「你嘅發明？畀人偷咗？係咩一回事，可唔可以詳細講一次我聽。」我既關心又好奇，這可能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住客」肥宅點點頭，開始透過智能管家轉述他的經歷：「我本身係一個讀Program出身嘅大好青年，同幾個志同道合嘅同學畢業出嚟自己搞咗間公司，但一直都無咩人睇得上我哋嘅產品，最後因為種種原因，當初並肩作戰嘅戰友都一個一個咁離開，到最後間公司得返我一個撐住。」我聽到這開端，無疑是一個勵志的創業奮鬥故事。

「咁之後應該有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喇我估。」我忍不住插嘴。

「住客」肥宅苦笑一下，邊輸入一連串說話，智能管家邊說：「做戲咩你估，邊有咁好彩。我自己一個人撐，最後都係撐多一個月，就因為覺得太孤獨同搵唔錢而選擇摺埋間公司，奪埋心水去搵工。」

我聽到後露出無奈的樣子，本以為是熱血的故事，怎料只是一個肥宅作為Loser的經歷。

「咁又唔駛咁失望，因為反轉嘅劇情而家先開始。」他開始興奮起來，整個人也激動得顫抖，樣子也變了，有點歇斯底里，直接自己說出口：「我好好彩，好快就搵到哩間公司請我，本身諗住平庸咁打份工，安穩咁生活就算。點知有一日，間公司內部搞咗個新產品開發比賽，目的係想搵啲有潛力嘅產品推出市場，作為曾經創作過好多唔同產品嘅我當然立即報名，仲一口氣將幾個產品用嚟比賽，我嘅產品都好出色一定可以大賣，只係差一個機會無人賞識。」他說到這，突然跪下，雙手緊抱自己身體，我也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一時之間也反應不來。

幸好他很快便繼續說下去：「哩個智能管家就係我其中一個產品，亦都係最終獲勝嘅產品，但哩間無良公司竟然將我嘅作品改咗少少嘢，再是但搵咗個皇親國戚係發明者，偷走咗我嘅產品。係我蠢，嗰時唔識申請專利，搞到乜都無晒，我試過嚟公司投訴，得返嚟嘅回覆當然話哩個唔係我嘅發明，公司另有計劃，叫我期待吓。我頂，咩另有計劃？當我係乜？想咁就打發我走，我翩翩地都有爆料畀東張，但都無回音，於是我決定靠自己雙手，將我嘅親生仔搶返嚟。」說到這裡，我聽得出他的激動中是有一點不忿，亦有點悲傷。

「你點搶？同埋有啲咩改咗？」我問道，但其實心裡有另一個想法：「會唔會有一種可能，其實真係人哋原創，只係咁啱撞竅，而唔係公司偷咗再改呢？」

「嘻嘻嘻，我點搶？個Program我寫嘅，源代碼喺我手上，我Hack入去有幾難？」他樣子變得很奸險，我也不寒而慄，但他並沒有停止，反而越說越興奮：「我忍辱負重，一直扮晒無事，再用我嘅職權因利成便，終於等到機會畀我Hack入去，點知間衰公司竟然連代碼都改埋，搞到我花咗唔少功夫，但好彩都難唔到我。佢將我嘅發明改到面目全非，又加埋啲咩購物功能、襯衫功能、陪玩功能、湊寵物功能咁，九唔搭八，我全部都改晒佢，直接用我嘅源代碼將啲唔需要嘅嘢清洗乾淨，哈哈哈哈哈。」「住客」肥宅說得興起，一時忘形，令全個單位的燈不斷開開關關。

「冷靜啲先，你咁樣做應該都已經還咗你心願，神不知鬼不覺，點解最後會死咗，仲附身喺個智能管家度？」我不解的問，但同時更肯定我的推論正確。

「哼！講起就慘！」他突然情緒一轉，變得很憤怒，燈開到超亮，水喉也開到最大，然後怒氣沖沖的道：「我明明將個智能管家改到咁Perfect，佢哋竟然唔領情，硬係要個翻版，仲睇返CCTV捉咗我話要告我，你話係咪荒謬？佢哋偷我發明呀！竟然仲惡人先告狀，乜世界？無天理！」說到這裡，他怒氣「爆燈」，我說的是真的爆燈，「嘍」，地上全是玻璃碎片。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看來他死後還未弄清事情真相，真是枉死，可是我也不能放任他，儘管真相殘忍，但我還是要告知他來結束這次事件。

「阿乜生.....」我開口才發覺到現在還未知他的名字，而他亦立即答道：「莊生。」

「唔該，阿莊生，」我立即糾正，再說下去：「對於發生喺你身上嘅嘢我都覺得好抱歉，之不過，假如，我話假如啱吓，你有無一刻諗過，其實佢哋真係兩件唔同嘅產品嚟呢？因為.....」未待我解釋，「住客」肥宅莊先生便大發雷霆，把冷氣調到最凍，還開大水喉，用冷水噴向我，幸好我反應快才能避開，躲到水噴不到的位置繼續說下去。

「你冷靜啲先，聽埋我講先，我唔係鳩噏，而係聽完之後得出嘅想法。」我嘗試解釋，但他依然不想聽，可是又奈不了我何，畢竟眼耳口鼻中，耳是唯一不能自主暫停其功能的。

「點解我會話其實係兩件唔同Product呢？其實你自己應該都知，始終連源代碼都完全唔同，一啲你嘅影子都搵唔到，而且加咗咁多你無嘅功能，我相信你睇返交上去嘅嗰份參賽計劃書就搵到答案，哩啲唔係後期加上去，而係本身就冇，作為公司方，見到相同方案實會多加比較，但係你嘅功能佢有，你無嘅功能佢都有，咁點會唔揀一個有更多功能嘅呢？唔理啲功能有無用，但有就係有，好似而家啲電話咁，都有好多功能㗎，但你實際用到嘅又有幾多？不過你唔好理，佢就係加埋入去，用唔用得著係你嘅事，但佢加咗就係多一個賣點，百貨撞百客，總有人因為咁而買，而佢又可以賣貴啲，有咩壞？」我一口氣說完後，他整個人當機了，無論我呼喊他還是搖晃他，他還是無反應。

「唔通一時之間訊息量太大，佢Load唔切？抑或佢始終接受唔到所以呆咗？」我不禁猜想，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定係佢附嘅智能管家度太耐，個人都電子咗，要Reboot？」

正當我打算尋找他的Reboot鍵的時候，他終於又活過來，並哭著說：「其實我又點會唔明你講嘅嘢，我只係接受唔到啫，由Hack唔到入去嗰刻我已經知，但我真係好唔甘心，點解我得唔到好機會？明明我嘅發明咁好，Idea領先人咁多，但我推出就無人問津，人哋推出個劣質版就仆倒去買，哩個世界公平咩？」

看到他這憤世嫉俗的想法，令我想起很多失敗的人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際遇不好、運氣不佳，但卻忽略了別人付出的努力、遇過的挫折、跌倒再起身的勇氣，這就是成功與失敗的差別。

「你又唔駛咁灰嘅，或者咁諗，你嘅Idea係真係掂呀，如果唔係都唔會面到世，雖然面世嘅唔係你嘅出品，但最少證明咗你有眼光有遠見先。」我壓抑著想罵醒他的衝動，嘗試安慰他。

「.....」他默不作聲。

「點都好，而家總算了結咗你嘅心願，解咗個你心結，可以安心出行、安心上路喇！」我繼續笑著說。

「唔得，」他再次透過智能管家發聲：「我死都唔會走。」

「但你已經死咗.....」我嘀咕。

「.....」他再次陷入沉默。

「放心，我哋會幫你好好超渡，包你順利投胎。」我繼續遊說。

「唔得，我仲要報仇。」智能管家冰冷的機械聲完全無法表達「住客」肥宅莊先生的情緒。

「報仇？無喇喇報咩仇？你都知個發明唔係畀人搶走，仲有咩仇好報？」我大惑不解。

「報殺死我嘅仇！」他再次開口。

「你係被謀殺？」我聽到後很吃驚。

「無錯，係間公司聯埋個皇親國戚一齊殺死我！」他又再次暴怒，水又噴得滿地都是。

「願聞其詳。」我簡潔有力的答。

「既然你誠心誠意咁問，我就大發慈悲咁話你知。」他用了這句名台詞作開頭，果然是不折不扣的肥宅。

「佢咁話要告我，我又點可以坐以待斃？我一定要反擊，證明我嘅設計更優勝，係佢咁無眼光，我要佢咁求返我！我知哩棟工廈會用個個智能管家，所以我決定潛入嚟做啲手腳，點知個智能管家真係太流，竟然漏電將我電死咗，就係咁我就順便附咗喺度，你話係咪間公司同個個皇親國戚嘅錯？」他又又又再再再以歪理當作道理。

「莊生，我聽完之後都好同情你嘅遭遇，亦都估到係因為死咗人但個智能管家都無停用，所以你就喺度惡作劇，等啲人認為個智能管家唔掂，去投訴個製造商，造成輿論壓力，逼間公司回收產品。」我推論道，而他也點頭，證明我追看多年金田一和柯南並無白費。

「之不過呢，你咁做其實都無用，你喺度咁耐，搞咁多嘢，但個智能管依然都仲喺個市場上流通緊，但反而你就越作越多孽，仲影響埋自己投胎，有咩謂呢？你已經被佢毀咗一次人生，唔通你仲想被佢毀多次？計我話呢，你應該聽我講跟我走，等我幫你超渡，咁你就可以快啲投胎喇。」我再次向他展現我的誠意，向他伸出友誼之手。

「唔得！唔好！唔制！唔可以！」他又再發飆：「搞唔死佢我誓不罷休！」看來他真的冥頑不靈、固執得很，我也不能再放任他了。

「敬酒唔飲飲罰酒？咁就唔好怪我唔客氣。」我拿出一張卡片，以食指和中指夾緊屈曲，再輔以手腕力一甩，卡片就如飛鏢般直飛，插在智能管家上，亦正好插在「住客」肥宅莊先生額頭，他立即變得無力，跌坐在地。

「唔好……」他哀求道，但我並未理會他。

「你本來就唔應該留喺度，勸極都唔聽，難怪你啲產品會無人問津，你啲Partners會離你而去，你太自我中心，聽唔到人咁嘅聲音，哩種人注定失敗！」我厲聲訓斥他，不知怎的，我就是特別討厭這種人。

我拿出EA證，把頸繩套在他頸項上，然後唸咒，EAA字樣便飛出來佈滿他全身，再拉他到EA證內封印著，雖然他最後的掙扎很淒厲，但我已經鐵了心，沒有理會。

「住客」肥宅莊先生被我收了之後，整個單位回復平靜，但畢竟被他弄得一團糟，我只好從後樓梯偷偷離開，以免被發展商發現要我賠償。

「Charles，你咁耐嘅，我以為你又畀間屋困住咗。」Rita一看到我便說。

「唔好意思，啱啱肚痛痾耐咗。」我隨便作個理由蒙混過關，但明顯其他人不太接受。

「唔好講咁多喇，大家都餓，我哋去食嘢先。」Kerry替我解圍。

如是者，這次5G工廈Preview之旅便告一段落，「住客」肥宅莊先生亦交由Kerry善後。而我翻查資料時亦發現，智能管家的製造商對他的死亡雖然作低調處理，但之後卻推出了一個入門版的智能管家，根據產品描述，這無疑是「住客」肥宅莊先生的發明，只是他再也看不到這一幕了。

鬼影幢幢

鬼影幢幢

「嚟緊東九龍有個新盤開賣，聽講好猛料。」鄰Team的Lo哥對Kelvin說。

「有幾猛？開價好平？」Kelvin問。

「唔係，係哩個盤前身猛。」Lo哥答。

「早幾年咪有單迷李倉火燭嘅，後來拆咗咪起樓，就喺哩個盤。」他們的經理Patrick開口道。

「咁咪好邪？」鄰Team另一同事芙蓮姐說。

「咪生人唔生膽，又唔係你害佢，怕咩？再講，哩個世界邊有咁多鬼。」Lo哥搶白道。

這是今天下午我偷聽到鄰Team的對話，然而，相似的對話在傍晚時在我們Team也出現了。

「聽日十一點我哋會去Preview東九龍個新盤，大家準時。」Kerry在會議最後宣布。

「聽講個盤前身係出過事。」Justin說。

「吓？咁咪好驚？」Rita顯得有點害怕。

「勁驚囉，會唔會有鬼㗎？」Fion也直話直說，令Rita更加害怕。

「唔會有嘅，哩啲做晒法事超渡晒㗎嘛。」我嘗試安撫她們。

「有無聽過佐敦嘉利大廈？」Alex不懷好意的說，明顯是想嚇她們，但想不到她們竟然搖頭表示沒有聽過，Alex只好當沒說過，不多加解釋，怎料卻有人衝出來認叻。

「我知，嗰時大火燒死咗好多人，後來拆咗重建，但都有好多靈異事件，啲人會聽到有人叫救命、聞到燒焦味、甚至見到燒燬咗嘅人，做幾多法事都無用。」Chris說，他就是認叻的人。

「嘩！乜咁恐怖？哩個盤我唔做喇。」Rita和Fion異口同聲說，Kerry雙眼厲了Chris一眼，他也知道自己說錯話，連忙解釋：「啊，你個Alex呀，引我講錯嘢。啲啲都係江湖傳聞，無根據嘅，嚇吓人啫，唔可信嘅。」可是已經於事無補，她倆已經認定那是猛鬼公寓。

「放心啫，一定唔會有鬼。」我十分肯定的說，她們對我的肯定帶有懷疑，所以我繼續說：「你估個發展商買塊地返嚟之前知唔知發生過咩事？你估佢為咗工人安心、買家安心、住客安心，會唔會有啲咩儀式特別去做，會唔會喺棟樓入面再加啲保護？做咗咁多功夫，你覺得仲有啲咩會留得低？而且成單嘢都係死咗兩個消防，邊度會有你哋諗得咁恐怖。」

她們聽後，一時之間未能意會，前後花了約十分鐘才終於明白，但我們早已討論完畢了，她們也同意翌日一起去Preview，但其實她們也不能不同意就是。

時間一轉，已來到翌日的十一時，我們準時去到示範單位，參觀過發展商搭建的數個不同戶型的清水和有改動單位後，我們便去到大樓模型處等待發展商的代表以及主區同事Briefing。

這都只是例行解說，沒什麼特別，反正就算這屋苑真如嘉利大廈般有嚴重鬧鬼事件，也不會出現在示範單位。

在Briefing後，因為示範單位跟屋苑所在都是同一區，所以Kerry便著我們去看地盤：「最近我哋區都未有咩新盤好推，今次哩個個價收到風應該啱射，係我哋射程範圍之內，所以要認真去睇睇。」

「睇地盤會唔會見到啲嘢嘢？」Rita擔心的問，害早已忘記此事的Fion也一塊擔心起來。

「日光日白呀阿嬋，邊會有呀？」Alex搶白，大家千萬別誤會，雖然Alex看似經常針對她，但其實我們是很好關係的，反而是關係太好所以才會互相開玩笑。

「咩阿嬋呀？我唔係大你好多啫。」Rita反駁。隨著我們的你一言，我一語的互動，大家也帶著歡笑向地盤進發，早已忘記了什麼鬼鬼怪怪了。

步行了十數分鐘，便來到地盤所在。這屋苑會新建一段天橋接駁原來的天橋，然後直達地鐵站，所以即使打風下雨也不太怕。我們行到將會接駁天橋的部份，遙望地盤，還只是一塊滿是地基的工地，什麼雛形也未有，而且看似範圍很小，跟剛才規模很大的大樓模型相去甚遠。

「由地鐵站行過嚟五分鐘多啲，可以當係地鐵站上蓋盤咁Sell啲。」Justin說。

「而且哩面已經好多年無新盤開，所以一定有好多人有興趣。」Chris也說。

「勁啲大師兄，果然係做一手嘅材料，留意到啲我哋留意唔到嘅嘢。」我對Chris使用了突擊，他無力還擊，只好弱弱的說：「啊，Charles你個死仔，我都已經無講啲咩嘢喇。」

「點呀肥婆，係咪無鬼呀？」這次到Alex向Fion發動攻勢。

「死喇你，我好肥咩？」Fion完全錯重點，捏了一下自己的肚，然後說：「最近真係肥咗啲，我好努力減啲喇，一陣唔食晏。」

「唔食嘢減唔到嘅，要做多啲運動同食得聰明啲先得。」我立即向她拋出一些專業知識，畢竟我曾經也從事這一行。

「好喇，睇就睇完，而家大家可以收定客先，等佢開價就可以射，而家去食飯先。」Kerry總結。

「我唔食住，我喺附近行吓睇吓個環境。」我對Kerry說，似乎他也立即意會到我的含意，只是簡單拋下一句「咁你一陣自己返鋪頭」便離開了。

在這裡我要先替自己辯護，不是我不合群，只是我真的很少會吃午餐，而且在剛才的地盤中，我還看到工地鬼影幢幢，很不尋常，所以絕對不能袖手旁觀，否則這班建築工人都會成為替身，到時真的會變成猛鬼公寓了。

我在工地外圍繞了一圈，試圖尋找那麼多靈體出現的原因，可惜沒有半點頭緒，加上礙於地盤還在動工的關係，除非我偷走進內，如果不是便無法調查。

「我老實咁講話有鬼索佢咁命，佢咁肯定唔會信，唔會肯放我入去，應該點做先得呢？」我邊行邊思考對策。

「扮工人？唔得，入去有晒登記，又要有牌，無可能。扮行錯路？點行錯都唔會行到入地盤喇，唔Work。真係無咩計，睇嚟只可以喺外圍兜圈，喺天橋度離遠睇吓入面。」我苦無對策，呆站在地盤入口傻傻的看著。

整個地盤的靈體等級都不高，只是數量多得驚人，它們所集合形成的寒氣也不容忽視，我在入口三米外也感受得到。更誇張的是，工人們每人也有一個背後靈跟著，運氣不好的工人甚至有三個依附著他。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縱然每人也有一個背後靈，但地盤動工到現在數月，還未發生過一宗工業意外，這真是令我嘖嘖稱奇，但再想深一層，難道它們正密謀一次極大的事故嗎？

一想到這，我不由得打了一個哆嗦，如果這想法成真，我現在更加不能袖手旁觀，我人微言輕，但如果是Raymond跟發展商開口，可能事件會有轉機。

「無錯，一定得。」我自己鼓勵自己，然後便走回天橋，居高臨下再觀察多一會，並拍下照片和短片作證。

皇天不負有心人，就在我拍攝期間，正好看到有一個背後靈按捺不住，要出手索命，把本身吊著工字鐵的鋼索弄斷，好讓工字鐵飛墮形成工業意外，這背後靈真的心狠手辣，明明用鐵枝都可以，但偏偏要選工字鐵，令工人完全沒有生還機會。這幕看在我眼裡，不由得大叫一聲：「小心呀！」但工人根本不會聽到，換回的反而是途人奇異的目光。

「Michelle！」我急忙召喚她幫忙，但遠水救不了近火，眼看鋼索就快斷開、工字鐵搖搖欲墜，竟然有另一個靈體衝過去加入行動，還把本身的背後靈趕走，獨自弄斷鋼索，幸好有剛才的小爭執，工人才有時間離開，「嘍」一聲，工字鐵跌下也沒有造成傷亡。

「又跌？日日都好準時兩點就一次，準時過鬧鐘。」剛好經過的婦人跟旁邊的先生說。

「不過每次都無造成傷亡，真係好彩。都唔知點解咁多次都唔紮實啲，咁落去真係遲早一鑊。」先生回答，隨著他們遠去，我也聽不到後續的對話。

「每日一劑都無事？啲背後靈咁廢？」我對此事有點好奇，突然靈光一閃，有一個想法在腦內閃過：「唔通係因為啱啱第二個靈體？睇佢啲衣著有啲似消防員，如果可以近啲睇到就好。」我呆望著地盤發呆。

Michelle看穿了我，開口道：「你入唔到去啫，我入到啲。」之後便飛了過去找那第二個靈體，一會後便帶著他一起飛回來。

「你.....你係消防員？」我驚訝道，而他亦點點頭，不知怎的，由他點頭那一刻起，我便覺得整件事也很合情合理，因為消防員的職責之一是救人，雖然當初殉職，但做鬼也繼續貫徹自己的使命，保護活人不受傷害，真的很偉大。

「但我記得單嘢好似有兩個消防員殉職㗎，另一個呢？」好奇的我忍不住問。

靈體消防員聽到我這樣一問，整個也被愁雲慘霧圍繞，如果有背景音樂的話，一定會是奏起那一首由

二胡拉奏的、不知名的、經常在舊電視劇和電影中悲慘場面會響起的音樂，他頓了頓，調整好情緒便說：「阿升佢就係我點解仲要喺度嘅原因。」

「哦？」我很自然便吐出這個音，而靈體消防員也繼續說下去：「阿升同我一齊殉職之後，佢諗歪咗，覺得個世界欠咗佢，想要報復，於是唔知喺邊度搵到一班孤魂野鬼，要喺度搵人陪葬。」他把我的疑惑一語道破了。

「我唔係無勸過佢無阻止過佢，但可能我牙力唔夠勸佢唔掂，佢已經諗埋晒一面，我又去唔到制止佢，唯有喺有事發生之前盡救。」他言語中帶點自責。

「點解去唔到制止佢？」我追問。

「因為佢身邊有四大高手保護。」靈體消防員越說越激動：「我太廢，一個唔夠打，我好驚就嚟保護唔到啲人……」

「突然變到咁武俠劇Feel嘅，」我吐糟，然後又認真說：「我總算知點解個地盤會有咁多鬼搵替身，其實我本身都想去幫手，但我入唔到去。」

「有無試過鬼揸眼？」他隨口說。

「鬼揸眼？係啲，點解我諗唔到？」我被他一言驚醒夢中人，但很好便理智再上線，覺得行不通：「地盤咁多工人，計埋Michelle都係得兩個去揸眼，點揸得切同揸得晒？」

「鬼揸眼唔一定係揸對方嘅眼嘅，你諗吓先，鬼揸眼嘅效果係咩？」他問。

「令佢睇唔到某啲嘢？」我嘗試作答。

「Bingo，咁你諗到我嘅方法未？」他拍了我一下膊頭，讚揚我的慧根。

「你意思係令佢睇唔到我，唔一定係喺佢咁身上落手，而係可以喺我身上落功夫？只要揸住我令我隱形就得？」說完我都有點難以置信，總覺得是匪夷所思。

「Hey man ! You got it。無錯，就係咁，你有無試過想搵一樣嘢，但你搵極都搵唔到，叫埋人搵都搵唔到，點知轉個頭就發現原來一直喺你眼前？」他問。

我在記憶中搜索了一下，發覺這情況經常發生，便點點頭，他見到後便繼續說：「咁唔駛我多加解釋，至於點操作呢，就交界我地，我會稱哩個方法做『鬼遮人』。」語畢，他和Michelle便圍著我轉了數圈，之後對我說：「搞掂，行得！不過記住一樣嘢，千祈唔好行出哩個圈，否則就會破法；另外，哩個法對鬼係無用，只有人先見你唔到，記住。」

「Okay。」我簡單應了一句再配合Okay手勢，便跟著他們大搖大擺的進地盤。甫進入地盤，我感到很多無形的壓力，亦感受到四面八方有很多對眼虎視著我，我只好加快腳步，避免不必要的戰鬥。

或者是有靈體消防員的帶領，那些孤魂野鬼始終沒有行動，我們暢通無阻的去到地盤老大——另一靈體消防員阿升面前。阿升身處的是地庫層，平時人跡罕至，又陰森詭秘，絕對適合作為最終Boss的藏身之所。

「歡迎光臨寒舍。」阿升用熱情又陰險的聲音對我們說：「阿傑，乜咁大禮呀？你終於諗通咗同我一齊報復，所以帶個人嚟上貢等我原諒你？」

只見阿傑低頭冷笑了一聲，然後說：「咪傻喇！」之後抬頭看著阿升，厲眼喝叱：「我帶佢嚟就係要阻止你！我諗通咗，既然勸你唔掂，咁強硬啲都要做，我唔可以畀你再行差踏錯落去！」

「阿傑啊阿傑，點解你係都要冥頑不靈？咁即係無偈傾喇？咁唔好怪我唔客氣。無論你帶咩人過嚟都係無用，唔會有人過到我風水電土四災。人啊，喺大自然面前真係好渺小，太渺小喇！」阿升說完，整個人也燃燒起來，而他的四大高手也不知從哪裡突然冒出來。

一時之間，整個空間寒氣極重，大概是「四房」強度，要我一個對付他們，恐怕很難全身而退，不過正所謂輸人不輸陣，我強裝鎮定，輕鬆自若的問：「你哋幾個都算係高手，個個都可以獨當一面，點會甘心Under佢？唔通你哋無人想做大佬？」本來打算藉此令他們的合作出現裂痕，可是他們就似行屍走肉般，樣子木訥，完全沒有感覺和反應。

「睇嚟你哋真係好甘願做傀儡，生前仲做唔夠，死咗都想繼續做？」我並未放棄，繼續遊說，但他們繼續步步進迫，面無表情。

「我唔想收咗你哋，只想幫你哋投胎，但如果你哋依然執迷不悟，就咪怪我唔客氣。」我口裡逞強，但心裡顫抖得有如黎克特十級地震般，奈何他們沒有停止的跡象，依然維持同樣的表情向我來襲，我只好拿出我的武器——卡片和頸繩準備應戰。

「阿傑，睇嚟你搵咗個淨係得把口、無料到嘅人嚟送死，我真係多謝你呀。」阿升猙獰得很，差點整個人也笑翻在地。

「你.....你掂唔掂嚟師兄？」阿傑也被阿升影響，對我的能力產生懷疑。

我大力深呼吸，吸入一大口氣再慢慢吐出，心裡平靜了不少，然後自信的笑道：「啱啱的確有啲怯，但冷靜完之後，我已經睇穿咗佢哋，或者正確嚟講係睇穿咗佢！」

阿傑一時之間追不到我的思維，一臉迷茫，我也不多加解釋，只是拋下一句「睇我表演喇」便迎戰。

風水電土四災對應的是颱風、海嘯、雷擊和地震，他們每人也有各自的看家本領，的確，凡人面對大自然的憤怒攻擊自然是無力抵抗，畢竟人類實在太渺小了，但卻被我發現唯一的破綻。

我以打籃球習得的過人技巧，一個低身瞬步便繞到他們四災身後，然後手持卡片胡亂揮舞，最後他們四個便手腳無力、無視關節限制、手腳扭曲的軟攤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阿升看到後立即倒抽了一口涼氣，看得出來有點慌張，而阿傑則傻呼呼的還未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只懂問：「點解佢哋好似扯線公仔無人操控咁跌晒喺地嘅？」

「原因你啱啱已經講咗。」我冷靜的答。

「吓？唔明。」阿傑是真的不懂，不是扮作無知。

「因為佢哋真係扯線公仔，有咩可能我啱啱對佢哋講嘅嘢，佢哋連一絲臉部變化都無？連眼都唔眨喎，唔奇怪咩？然後再諗深一層，我連『Villa』都遇過，都未見過有任何一個識用魔法，大佬，你哋係

鬼嗒，唔係妖魔，點會識用魔法？所以越諗越唔對路，再望埋阿升，自從哩四隻嘢出現之後，佢啲手指無停過，雖然好輕微，但都係畀我發現到。然後再仔細望埋周圍，好彩人眼識調節，啱啱適應咗黑暗環境，你望吓四圍，有好多冷氣風口位，你就知點解凍咗咁多，我都差啲畀佢大到，我估佢應該最盡都只係『兩房』，淨係識故弄玄虛。」我一口氣解釋清楚，阿傑終於恍然大悟，作為對比，阿升則害怕得滿頭大汗。

「精精咁你就束手就擒，慳返大家啲時間同功夫，否則就唔好怪我唔客氣。」我氣勢十足，指著阿升說。

「呢段時間建立返嚟嘅嘢，我唔會咁輕易放棄，我要擺返屬於我嘅嘢！」阿升進入失控狀態，向我飛撲過來，我擺好姿勢準備迎戰，可是.....

「小心呀！」阿傑二話不說衝出來替我擋下他，害我白擺了帥氣姿勢。

「阿傑，你都要睇吓個形勢先得㗎，明明我Pose都擺好，準備好型咁擋住佢㗎嘛.....」我抱怨道。

「Sor，不過身體自然反射就咁。」阿傑一邊道歉，一邊輕鬆捉著阿升。

「好惡，你幾時勁咗咁多？」阿升奮力掙扎，但完全掙脫不了阿傑雙手。

「佢勁咗係正常㗎，日日都有唔同情況畀佢當鍛鍊，邊似得你做山寨王，玩扯線公仔？」我狠狠的嗆他一番，然後再問：「究竟你想擺返啲咩？點解唔肯投胎，要喺度搵替身，仲收埋一大班遊魂野鬼一齊害人？」

「哈，做咩呀，想用嘴遁說服我？我唔受哩一套㗎㗎，慳返啖氣暖肚喇！」阿升雖然身體反抗不到，但嘴巴依然不肯屈服認輸。

「Okay，fine。我只係想知，之後同返你屋企人講啫，睇嚟都係唔駛幫你轉達啲咩遺言。」我拿著EA證向他走近。

「我.....我走得咁突然，我都想返去見佢哋最後一面，所以我先喺度搵替身頂咗我等我可以自由活動.....」阿升聽到我提家人，便向我哭訴。

「機會過咗，我已經唔想知。」我走近阿升，雖然他不斷哀求我，讓我轉達他的遺言，但我並未理會，口裡唸唸有詞，然後EAA字樣由EA證飛出，我立即令阿傑放手，好讓EAA字樣能緊緊縛著阿升，繼而拉他進EA證封印他，正當他臨被拉進去之際，我無情的瞪著他說：「有咩遺言，留返你哋遲啲有機會見到先講喇！」之後他便消失了。

「估唔到你咁無情。」阿傑對我的表現有點愕然，有點吃驚的說：「連遺言都唔幫佢轉達，佢生前已經講唔到，估唔到死後都依然講唔到.....」

「我好似係講留返見到先講㗎，況且我哋仲要處理出面嗰班遊魂野鬼。」我並沒有望向阿傑，只是邊收拾邊往地面走去。

甫步出地庫，數十對詫異的目光頓時投向我，我才意識到阿傑和Michelle對我施展的「鬼遮人」效果已經消失，我只好趁被趕走前速戰速決。

「咦？奇怪，」我掃視整個地盤，竟然發現不到半個靈體，不要說沒有半個因為只有一個這等「捉字蟲」的說話，我意思是所有靈體也無影無蹤了，我十分困惑的問同樣跟我一樣困惑的阿傑：「點解會無晒影？」

「我都唔知.....不過既然阿升單嘢搞掂咗，咁我都要走喇。」說完後阿傑便跟我道別。

「等等，有啲嘢我要問埋你先。」我叫停他，問了他一個問題後，他燦爛的笑著跟我說：「我都知你唔係個種人，拜託你喇，我先走，記住幫我同佢講我會等埋佢。」

跟阿傑道別後，我致電給Kerry告訴他事情的始末，並跟他說我要先去一個地方才回去，而他也批准了。

經過長途跋涉的乘車之旅，途中睡著了三次，終於去到大西北的某個公屋單位前，我收拾好心情、調整了思緒、深呼吸後鼓起勇氣按下門鈴。

「嚟緊，等陣。」屋內傳來一把沙啞的女人聲，不一會門便打開了，是一個白髮斑斑的老婦，目測最少年過七十，她身後又傳來了兩把稚嫩的聲音：「係邊個、係邊個？」老婦叫停了一男一女兩位應該是唸幼稚園或初小的小朋友，然後禮貌的問：「先生，請問你搵邊位？」

「唔好意思，咁唐突打攞你，我叫Charles，係阿升嘅朋友，請問阿升太太喺唔喺度？」我微笑問道。

「佢去咗返工，六點就收工返嚟，你入嚟坐低等陣。」老婦熱情的招待我，眼見她盛情難卻，我也不好拒絕，便應邀入內坐下。

幸好有兩位活潑的小朋友，時間不算難熬，我還嫌過得太快，不知不覺間，阿升太太已經回來了。

「唔好意思，要你陪我對子女玩，自從阿升走咗之後，佢哋都無咁玩過。」阿升太太說，她是一位樣子秀麗的女士，只是因為現在要扛下家庭這重擔而有點憔悴。

「唔緊要，佢哋咁可愛，我都唔介意陪佢哋玩。不過今次我係專登嚟搵你，唔知方唔方便同你單獨講兩句？」我斬釘截鐵的問。

她點點頭後便帶我走到露台，並著兩位小朋友去做功課。到露台後，我也不瞞她說：「其實有嘢要講嘅唔係我，而係你老公，一陣見到嘅嘢都係真，你唔好嚇親。」給了她心理準備後，我把卡片遞給她，教她把卡片屈曲成一圈以看到阿升，接著便拿出EA證釋放阿升。

「師傅，求吓你畀我見多次老婆子女同阿媽，我想同佢哋講多兩句，見多佢哋一面先走。」阿升一出來便苦苦哀求我。

「老公.....」阿升太太泣不成聲，而阿升聽到熟悉的聲音也轉身望去，接著的感人場面和肉麻說話我不好意思描述太多，總之就是還了他的心願，讓他看到家人，並在他小朋友睡覺後才離開。

雖然整個過程只有阿升太太一人看到他，但他也已經心滿意足，還差點給我蓋響頭，最後他亦順利前往投胎。

「唔好要阿傑等太耐，佢去咗幫你探路先。」說完後他便消失於我眼前，而我亦是時候下班回家了。

撈客即地獄

撈客即地獄

當初從事地產這行，見工的時候，我問了我經理Kerry兩個問題：「駛唔駛著西裝？點搵客，係咪要喺街撈？我聽講要打架。」而他很肯定的答：「唔駛著西裝，Smart casual就得，除咗開會嗰日。喺街撈客當然係方法之一，但而家已經無晒打架爭客，搵客仲有好多其他方法，我哋Team就多數上網搵客。」

由於他給我的信心，所以我最後決定入坑做地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令我有從事這行的念頭，就是小時候看到港台節目《獅子山下》的其中一個單元《做地產》，由誰人主演我還歷歷在目，不過我不打算多講，只是看完後覺得這行很容易而且能賺大錢，所以當要轉行時便鼓起勇氣嘗試。

入行後成績雖則中規中舉，但總算跟當初所想出入不大，的確是挺易做得成，一個內向與不善言辭的人也能在銷售行業上混飯吃，這是何等的神奇！

但有一樣事情我是一直很害怕，也做得不太好的，就是「撈客」！然而，這件事終究還是要發生。

初入行時已經嘗試過一次，但當初因為只是入行數天，自己也不會給自己壓力太多，認為沒有是正常。可是這次不同，畢竟已經入行一段時間，還是沒有就說不過去，所以這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說到「撈客」，我們Team最出色的必數大師兄Chris，所以這次我跟他做拍檔，他去哪我去哪。

這次的樓盤是港島南一個新的鐵路站上蓋項目的其中一期，港島區價值當然不菲，所以是全港所有地產Agent的焦點所在，大家各出奇謀，在馬路以肉身擋車、同事互相搶客對罵、行家之間爭奪客人打架.....沒有最過份，只有更過份，你想像到想像不到的事也時有發生，這次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不過這些都不及我所遇到的事精彩。我跟Chris選了在一個三樓的露天停車場守株待兔，這是一個不錯的決定，遠離人群，沒有爭吵，但相對地，潛在客戶也少點，不過不代表沒有，因為我們在這等了一會，便已成功找到一個，還順利的帶他到示範單位參觀，只是最後他沒有入飛，但這也證明地點選得對，這是一劑強心針。

而事情發生在我們第二天「撈客」時，我倆一如以往在露天停車場行動，雖然一直嘗試，但還是未成功，直到傍晚五點半左右，太陽西沉，燈光昏暗，就在我們打算收隊之際，細小的引擎聲和微弱的汽車燈光在沿著斜路慢慢攀升，我們兩眼發光，隨時比它的燈還亮。

「Last chance！今次到你去。」Chris推著我前進，的確，這次是輪到我出動。待汽車停定泊好後，我拿著價單上前，禮貌的問剛下車的女士：「嗨，睇唔睇示位啊？對面有個地鐵盤開賣，喺區內隔咗咁多年嘅第一個住宅項目，開價都好吸引，好多人睇，示位喺隔離喳。」

女士對我的主動先是有點錯愕，然後禮貌的答：「好，我都有興趣，不過我約咗個Friend要搵咗佢先，你介唔介意等我半個鐘？」聽到她這樣有禮的推搪，我心已經知道是無望了，但秉持著不放棄任何機會的精神，我還是答應了，還和她交換了電話，約好半小時後在這會合。

「點呀？」Chris問。

我聳聳肩，攤開雙手道：「佢話要搵Friend先啫，半個鐘之後佢返嚟再同佢去睇，不過咁講都係流多啲喇，雖然交換咗電話。」

「咁等多半個鐘囉。」Chris說，碰巧這也是我心裡所想。

半小時很快便過去，天也已經黑齊，現場只有發黃的燈光在拼命完成使命，在遙遠的入口處，有個朦朧的身影正向我們走來，或許燈光太暗的關係，我一度看不到她的腳，甚至好像看到她變成半透明。

「Hi·Charles！」直到她主動跟我打招呼，我才能清楚的看清她。

「欸，好彩有等啫，啱啱半個鐘，真準時。」Chris推一推我說，我還在回想剛看到的情境，一時之間想不到怎樣回答他，只能報以尷尬的微笑，而他亦已經替我打了招呼。

「既然大師兄都見到佢，咁應該係我頭先眼花啫，唔好諗咁多。」我想通後便向她揮手。

「半個鐘啱啱好，我哋行得。」想不到她比我更積極。

「嗨，我叫Chris，係Charles同事，請問點稱呼？」Chris替我問了她的稱謂，我差點也忘了。

「你好，我姓陸，Nice to meet you。」陸小姐禮貌的說。

「咁我哋行喇，示位八點門，仲要排隊，今日晏晝好多人排隊要等好耐，排得嚟時間唔係得返好多。」我立刻切進主題，之後便帶領他們出發。

去到示範單位樓下，可能已經入黑，人龍已經消散了，整條路暢通無阻，只餘下十數人在等升降機，我連忙解釋：「而家晚飯時間，所以啲人去晒食飯，咁先無咩人，唔駛逼真好，可以仔細慢慢睇。」畢竟我跟她說這樓盤很受歡迎，現在卻跟我描述的有如此大落差，一定要打圓場。

「唔緊要，我自己本身都一直有留意開，都等咗好多年，所以點都睇睇。」陸小姐說完升降機便到，我們進去按六字直上示範單位現場。

「叮噠！」我們已經到達現場，通常示範單位一出，都會有工作人員收卡片和播片，亦會有一些Agent在等落單的自行參觀者即場「撈客」。但這個示範單位很特別，竟然一個工作人員和等待機會的Agent也沒有，冷氣還有點大，可能是人少的關係，要不是前面有其他客人，我還以為已經關門了。

「咁得意嘅，哩個時間啲人就收晒工？」我小聲的跟身旁的Chris說，而他也跟我一樣覺得很奇怪。

「陸小姐，我哋入去睇咗條介紹片先。」我轉身跟陸小姐說，只要我把現場的一切都當成理所當然，她便不會覺得奇怪，這是我的對策。

「好啊，我都好鍾意睇哩啲片。」她笑著說，完全沒有覺得現場有異樣，看來我的策略很成功。

我們和同升降機的客人進入放映室後，門便自動關上，影片亦隨即放映。

「原來係智能示位，難怪唔見有工作人員喇。」這次換Chris在我耳邊小聲道。

這條短片時長約五分鐘，介紹了樓盤的資料和優勢，拍得實在很吸引，但有種說不出的怪怪的和毛毛的感覺，不過最緊要是陸小姐覺得滿意，為什麼覺得她滿意呢？因為我看到她的雙眼已經發光了。

介紹影片結束後，另一面的門打開，我們離開放映室，去到示範單位，發展商今次總共搭建了五個示範單位，分別是無改動的一、二和三房單位，以及有改動的二和三房單位，我們都逐一參觀，不得不說這屋苑的開則很好，除了三房單位入門有一小段走廊外，其餘都沒有走廊位；洗手間不管是主人套廁還是客廁都有窗，是明廁；單位用料如洗手盤、水龍頭、煮食爐、洗衣機、雪櫃、蒸焗爐等亦是豪宅才選用的高級歐洲牌子，而冷氣機和門鎖則是頂級日韓牌子出品，整個單位沒有什麼能挑剔。

「哩個盤都幾唔錯喎，價錢係點？」陸小姐率先發問，看來她已經入局了。

「你想要幾房？想投資定自住？」我不著急，逐步逐步套她口風。

「自住，暫時都係我自己一個住，我屋企人應該要過多幾十年先會落嚟陪我，到時我都換咗唔知幾多次樓嚟。」陸小姐若有所思。

「哦，佢咁係上面？唔緊要，咁你可以Target一同兩房，一房夠住，兩房可以當埋書房，而且遲啲賣出去再換都易啲。」我盡量將她的選擇增加，好讓她能更易買得到。

「都係，有道理，咁分別幾錢？」她認同我的說法，暫時一切也很順利，不過往往說到價錢和要她真正掏錢才見真章。

「今次第一Round，價單最抵，一房唔駛八百萬，兩房都係一千萬起啱，港島區加地鐵盤，哩啲價超抵，而且易賣易租，升值潛力大，必賺。」我盡力放大優點，將價錢輕描淡寫帶過。

陸小姐聽得猛點頭，好像很受落，此時大師兄Chris發功：「我帶你睇埋大樓模型，你一定更加鍾意。」之後我們便走到模型區，這裡人流明顯較多，但也更寒冷，而人們大都在「傾單區」坐下，低著頭聚精會神的聽Agent計數和登記入飛，Chris亦乘勢道：「你睇吓幾多人入飛，哩個盤好搶手，買到就賺。」陸小姐繼續點頭。

「哩個就係大樓模型，」我指著維肖維妙的模型說：「哩個就係起好之後嘅樣，個園景都好靚，而且哩個盤係第一期，佢哩個位望內園唔只係自己個個，仲會睇到之後成個區嘅景，望穿晒，哩柱兩房就係個景最靚嘅。」

聽到我講解後，陸小姐更認真觀看，想必她腦內已經幻想到自己住進去後的畫面，突然她定睛看著我，問：「會所有咩玩？」

我還以為她有什麼難題要考我，原來是關於會所，我便帶她到旁邊另一個模型查看，這是會所模型，它清楚展示會所所有設施，陸小姐看了後很滿意，我跟Chris打了一個眼色後，他便行開了，留下我跟陸小姐繼續觀看。

數分鐘後，我聽到Chris的呼喚，他終於找到位置，於是我便帶陸小姐去坐下，開始「劈單」，不過甫坐下便被奇冷的椅子振奮了一下，幸好沒有影響我的表現。

「睇完之後，係咪兩房興趣大啲呢？」我問，而她亦直說：「係，我都鍾意大啲，兩房都幾好，個景應該都唔錯。」

「咁嘅話，你本身預幾多Budget？我同你計一計數，睇吓你有咩選擇。」我拿出紙筆準備說緒。

「我預計就千二萬左右，應該買到？」她擔心的問。

我看一看價單，然後答：「無問題，今次啲兩房千二萬都有大約二十間選擇，另外我建議你到時真係無晒兩房的話，一房都照殺，咁你買到嘅機會會更大，因為全部一房都唔駛一千萬，任篤。不過問多一樣嘢，你收入大約幾多？」

「我自己就大約八萬一個月，加埋有三百幾萬積蓄，應該夠？」她顯然顯得很擔心。

「喺波叔Plan之下，千二萬樓最盡借到九百六十萬，你有三百萬首期夠晒，我就用千二萬嚟計，首先入飛十萬本票，哩十萬會計返入樓價，真係咁唔好彩抽唔中都會退返畀你，本票我哋可以幫你出，你碌十萬卡畀我哋就得，之後一客兩飛，你有兩個機會，下星期五就抽籤，星期六就揀樓，咁千二萬嘅樓，壓測七萬九千幾你當八萬，啱啱好，月供三萬九千幾。臨約當日畀五個Percent訂，即係六十萬，然後七日內上律師樓簽正約畀多五個Percent同埋三點七五Percent稅，即係六十萬加四十五萬，之後就到收信可以收樓時再畀多十個Percent，即係百二萬，咁你就啱啱好借足九百六，仲有啲律師費幾萬蚊，加埋晒都唔駛三百萬，所以你千二萬內基本任揀。」我詳細的計了一次，好讓她明白自己的購買力有多大。

「咁無問題的話，而家幫你搞埋入飛手續，你畀張身份證我，另外十萬你諗住點畀？碌卡都得。」我「打蛇隨棍上」，不讓她有清醒的機會。

「好，我碌卡。」說完她便掏出身份證和信用卡，我亦拿出我的EA證和卡片，Chris把「三寶」和信用卡拿到我們紅色的房間辦理手續，而我則繼續跟陸小姐討論單位景觀和該如何佈置。

過了十分鐘，Chris才怒氣沖沖的回來，手裡拿著兩個已經資料齊全的File，他先把信用卡還給陸小姐，然後再把File交給發展商，我察覺到勢色不對，很想作一個藉口行開問清楚Chris，可是我走開後如果有其他Agent過來搭訕陸小姐便得不償失，所以我還是留了下來，繼續跟陸小姐聊東聊西。

「陸小姐，估唔到你都見識幾廣博，咩都吹到啲。」我發自真心的欣賞她。

「我份人之前咩都鍾意睇鍾意玩，所以乜都知啲啲咁。」她謙虛的說。

於是，我們古今中外、上天下海無所不談，不知過了多久，一個怒火中燒的Chris便回來了，他坐下後也顧不得有客人在，開口第一句便是粗口：「仆佢個街騷撚線，啲人都唔撚係做嘢，講嘢鬼食泥咁，做嘢又慢吞吞，最後仲要我自己整，入飛都要自助咁。頭先我哋間房無人已經奇怪，估唔到個發展商仲怪。」

我踢了他一腳，再立即打圓場道：「嘩！睇嚟個盤真係好受歡迎好多人搶，搞到啲員工都忙到唔得閒理要自助，今鋪抽中就真係發喇！」Chris意識到自己剛才的錯誤，連忙點頭認同，幸好陸小姐被我替她Build的Dream迷住，並未察覺不妥，這才躲過一劫。

入過飛拿到籌號後，我們便離開，臨走前在升降機內，我不忘跟陸小姐宣傳：「下星期四會截飛，星期五會抽籤，到時睇吓個結果，我再同你睇吓點部署，如果你有親戚朋友想入飛都記住搵我幫手，或者係想買樓租樓都得。」

「好啊，以後我啲朋友有需要一定會介紹畀你，你咁幫得手，不過我啲親戚朋友可能未有咁快得。」

陸小姐笑著說。

「哦，唔緊要啊，幾時都得，最緊要你肯介紹畀我。」我也報以微笑，然後我們便步出升降機，打算送她回到停車場。

「做咩咁熱鬧嘅？」Chris被門前大量的警察和記者引起了好奇心，轉身對我們說：「不如睇吓發生咩事。」之後便逕自走了，我們也來不及回話，只好跟著他。

「發生咩事，點解咁多人？」Chris問其中一個忙著拍照的記者。

「你唔知咩？死咗人呀，聽講係劫殺，一刀插中心臟，即時死亡。」記者說，而陸小姐聽到後，感到有點噁心，搗著胸口，有點透不過氣的感覺。

「咁大鑊？咁兇手捉到未？」Chris問，而同時我亦跟陸小姐說：「可能哩面人多空氣唔流通，我帶你行埋一面抖抖。」

陸小姐臉色蒼白，雙唇已無血色，看來很嚴重，而此時Chris亦跑了過來，他就像嚇破膽般，看到陸小姐的情況便驚叫出來，然後拉我到一旁，顫抖的說：「個陸.....陸小姐，佢有古.....古怪.....」我看到他驚魂未定，便安撫他說：「佢係唔舒服得比較勁啫，無咩古怪。喺喇，我正想去同警察講哩度有個病人要去醫院，你幫我睇住佢，我去搵警察先。」

「唔好！」他一手拉著我，繼續顫抖的說：「我唔想同佢獨處。」

「駛唔駛咁驚呀你大師兄？塊臉白啲啫，咁都驚成咁？」我取笑道。

「唔係呀Charles，你認真聽我講，我啱啱喺個面見到條屍，就係陸小姐！」Chris說完偷瞄了一眼我身後的陸小姐，然後立即緊閉雙眼，而我聽到後則一時未能接受，確認一次問：「認真？會唔會燈光暗睇錯啫？人有相似啫？」

「一定唔會錯，我好肯定！衣著、髮型、樣都一樣！」他言之鑿鑿，我也不禁轉頭看一眼陸小姐，只見她臉如死灰、整個人比雪還白、全無血色，而胸口位置被血染紅了一大片。

「陸小姐，你.....」此時我立即回想遇見她開始的事，發現原來我忽略了很多重點，身為真•地產Agent的我，竟然為了開單而完全無視那些奇怪的人事物，實在不合格。

「對唔住呀Charles，我最後都幫唔到你。我淨係記得應承咗你會去睇，所以我返去搵返你，而我聽完你介紹之後都真係對個樓盤好有興趣好想買，只不過事與願違，嚇親你咁唔好意思.....」陸小姐說完最後一句話後，便慢慢消失了。

「鬼呀！」Chris大叫後便暈了，再醒來的時候，他已經身在醫院。當他問起我陸小姐的事時，我矢口否認，說只是他的南柯一夢，還騙他因為「撈客」站太久，累倒了，所以送了他去醫院休息。

起初他還是不太相信，還跟我說了他的「夢」：「個夢好真，我覺得係真，唔係夢，諗返起都好邪，『六六六』嗰，六點陸小姐六樓，邪到呢.....」我也不知如何應對，只能跟他說他看太多電影了。

然而Chris不肯放棄，繼續跟我分享他的「夢」：「個夢真係好真，我仲記得示位無咩人，條片又死氣沉沉，啲演員無笑容，仲要黑白色，個場啲人都係無表情，而且又凍，連我咁房嘅Admin都無人

· 碌卡都要我自己整，入飛的職員又好似乜都唔識咁，要我自助，你話怪唔怪？」我苦笑說：「你想開單想到癡咗線喇一定，發夢都諗住開單。」

「仲有更奇嘅事，」他仍不肯罷休：「我哋入完飛，同陸小姐落返樓，就見到有單劫殺案，個死者就係陸小姐，之後我就見到佢慢慢消失喇。」說完他自己也打了一個哆嗦，與其他發現，倒不如我先下手為強，自己先開口：「勁嘞，又一次證明人暈咗係聽到嘢嘅，你想像力真係太豐富，今日新聞真係講緊個面有單劫殺案呀，你一定係暈咗嘅時候聽到電視講，之後又太想開單，所以個腦就將啲嘢Mix埋一齊，唔做作家真係咗晒呀你。」

Chris被我說得糊塗了，開始相信我的說話，俗話說得好，只要不斷說同一個謊話，便會成為事實，我已經驗證了。

不過回想起來，我又何嘗不是因為太想做得成一手買賣，所以完全忽視了當日的線索提示呢？人煙稀少、異常寒冷的空間和物件、陸小姐奇怪的說話，大概當日是去了地獄版的示範單位，介紹了地獄版的樓盤。因此當時場地的客人少也很正常，畢竟在地獄，他們每位也有大宅和工人，根本不需要買樓。

這件事之後，大師兄不久便離職了，官方說法是因為他營業額不足，所以要離開，但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斷發惡夢到當天的事情，恐懼揮之不去才離去。

而我，雖然已經習慣跟鬼魂打交道，但還是為了令大師兄蒙受不能計算的心理陰影而自責。縱使我並未離職，可是我已經申請調回做普通地產Agent，不再接觸「住客」。至於Michelle，我依然有供養她，跟她繼續形影不離，只不過她不必再為我去衝鋒陷陣罷了。

我的真•地產Agent之旅大概到此便正式結束，但願如此好了，畢竟我也不清楚，誰知日後還會發生什麼事呢？或許有一天，在命運的巨輪下，跟我去看樓的會是你，希望屆時不會遇到「住客」吧！